

海公大紅袍

繡像仿宋完整本



廣益
書局
刊行

小引

海公大紅袍一書。世傳晉人義齋李春芳先生編次。其中暢敘忠臣俠客。義士烈婦。之奮發作爲。轟轟烈烈。是以奸刁險惡之巨奸大慝。賊子亂臣。爲陪襯。益見其烈焰衝霄。讀者不能自禁其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更有進者。且將改變其日常生活態度。兢兢業業。以求不負其一生。嗚呼。是誠大紅袍意外之魄力也。烏可以不傳。是書之寫忠民愛國也。則有正氣歌之雄聲。有出師表之熱烈。海瑞一微員耳。而存此愛民忠國之志。百折不撓。誠貧賤不移。富貴不淫。卒至兆民愛戴。廓清朝宇。河山一新。而邦國以寧。其情其景。誠可以震山獄。而泣鬼神矣。其寫孝也。則如歐人亞米契斯所著愛的教育。讀之而情不自禁。淚不自禁。誰無父母。提攜捧負。畏其不壽。一旦羽翼成矣。敢便相忘。誰無人性。而欲打倒孔家店。倡言非孝。雖然。爲兆民爲國家。則斷然棄置家庭。是亦不失爲俊傑。特非頑劣所可竊假耳。不然。社會尙未根本改造。則日倡非孝。徒爲亂臣賊子造機會耳。其言義也。節也。則有令人肅然容動。悚然心躍。極目雲山。而冥想不已。綜之。本書將有明末葉之社會情形。及各式人等。聚之一處。粉墨登場。而以海瑞爲之主。海瑞所以經百難而不折不撓。以致於成者。初惟賴有一顆純潔熱烈活潑忠愛之紅心熱心耳。故始終以大紅袍爲之象徵。是大紅袍所以名此書者歟。本書時而整襟危坐。正言厲色。時而嘻笑怒罵。滑稽涕突。時而水盡山窮。令人急煞。時而絕處逢生。一邨又現。令人痛快。時而綺麗淫耀。時而危言如箭。然而始終不失其中心者。其唯愛民忠國。亦唯有一純潔的愛字。足以包括耳。作者心頭有一純潔熱烈活潑之愛。又受當時社會國家現實之壓抑。慈苦狀狀。一旦決裂。發而爲文。則不覺其以愛爲經。以悲憤爲緯。但覺滿紙是熱血赤淚。字字活躍。句句動心。使讀者不得不爽然於昨日之非。而發露其至性至情者矣。妙文至此而不爲之傳。是大罪孽。茲者中華固赫然民主共和矣。而二十二年來。我人何日而非在腥風血雨之中。我民何日而不在水深火熱之下。彼特權階級者。又何嘗而非嚴嵩張居正趙文華之流也。上下爲惡。而社會則競尙虛僞。奸刁陰惡。虛浮欺詐。不信無恥。幾爲處世之聖經妙訣。於是而正義不張。公理泯滅。社會日益銷沉。腐敗黑

暗。士氣淪亡。人慾橫流。伊於胡底。思之痛心。安得海瑞其人。出而一洗河山。重振士氣。不屈不移。以造成一種風氣。而團結此一盤散沙耶。雖然。非異人任。則凡我同胞。誰人不可爲此耶。惟問是否有此赤心與毅力耳。是則大紅袍一書。誠不得不急急行世矣。第該書流傳於下級社會。見鄙於雞林名宿。今日談社會革命之新文學家。更棄不顧。而書坊獨不思及。任其自然。訓至訛誤百出。不堪一讀。有心人某君者。以金陵萬卷樓虛舟生所鐫原本。囑爲整理。因於公暇。逐回校正。並加標點。其思想有不合於今日者。並不妄改。蓋所以見彼一時代之映畫。非可與此一時代同日而語也。事竣。因致介紹詞如上。惟嗜痂者。知所取舍也。

桐鄉潘明愛真於廿二年深秋

繪圖大紅袍目次

第一回	海夫人和九畫荻	一	第十八回	抗權辱打旗牌	六二
第二回	張寡婦招婿酬恩	五	第十九回	賊國公畏賢起敬	六五
第三回	喜中雀屏反悲失路	八	第二十回	聖天子聞奏擢遷	六九
第四回	圖諧鸞枕忽感居喪	一二	第二十一回	海瑞竭宦囊辱相	七三
第五回	嚴嵩相術媚君	一五	第二十二回	嚴嵩獻甥女惑君	七六
第六回	海瑞正言服盜	一九	第二十三回	張志伯舉薦庸才	八〇
第七回	奸人際會風雲	二二	第二十四回	海主事奏陳劣蹟	八三
第八回	正士遭逢坎坷	二六	第二十五回	青史筆而戮首	八七
第九回	張老兒借財被騙	二九	第二十六回	紅袍諷以復儲	九〇
第十回	嚴家人見色生奸	三三	第二十七回	賢皇后重慶承恩	九三
第十一回	張仇氏却媒致訟	三七	第二十八回	奸相國青宮中計	九七
第十二回	徐指揮守法嚴刑	四〇	第二十九回	怒救奸臣獲罪	一〇〇
第十三回	三部堂同心會審	四四	第三十回	恩逢太子超生	一〇四
第十四回	大總裁私意污文	四七	第三十一回	馮太監笞杖討情	一〇八
第十五回	張貴妃賣履訪恩	五一	第三十二回	鄧郎中困園救賊	一一一
第十六回	海剛峯窮途受勅	五五	第三十三回	赦宥脫囚簡授縣令	一一五
第十七回	索賄枉誅縣令	五八	第三十四回	訪查赴任捕拿土豪	一一八

繪圖大紅袍 目次

四

第三十五回	酬禮付謀窺惡徑	一二二	第四十八回	黃堂守連結賊魁	一六七
第三十六回	竊書失檢受奸殃	一二五	第四十九回	逃性命會司審巨盜	一七〇
第三十七回	機露陷牢冤屍求雪	一二九	第五十回	登武當誠意燒頭香	一七四
第三十八回	案成斬暴奉旨和番	一三二	第五十一回	小嚴賊定計盜變童	一七七
第三十九回	詐投遞入寨探情形	一三五	第五十二回	老國奸誣奏害皇叔	一八一
第四十回	計燒糧道營賜救璽	一三九	第五十三回	禮聘西賓小嚴設計	一八四
第四十一回	設毒謀私恩市刺客	一四二	第五十四回	雞奸庠士太守逃官	一八一
第四十二回	施辣手藥犯滅口供	一四六	第五十五回	王大監私黨欺君	一九一
第四十三回	畏露奸邪奏離正直	一四九	第五十六回	海尙書奏闡面聖	一九五
第四十四回	賣兇殺害被獲依投	一五三	第五十七回	剛峯搜闖調任去釘	一九八
第四十五回	催貢獻折服安南	一五七	第五十八回	繼威劾奸矯詔設禍	二〇一
第四十六回	捏本章調巡湖廣	一六〇	第五十九回	僕義妾貞千秋共美	二〇五
第四十七回	巡按臺獨探虎穴	一六三	第六十回	臣忠士鯁萬古同芳	二〇九

繪圖大紅袍

第一回 海夫人和丸畫菽

詞曰：人生南北多歧路，將相神仙也要凡人做。百代興亡朝復暮，江風吹倒前朝樹。富貴功名無憑據，費盡心機，總把流光誤。濁酒三杯，沉醉去，水流花謝知何處。

這幾句鄙辭，不過說人生世上，承父母之精血，秉天地之靈氣，生而爲人，人爲萬物之靈，自當做一場刮目驚人的事業。雖不能流芳百世，中正綱常，使人誌而不忘，以爲君子，亦當遺臭萬年，此亦君子小人之兩途耳。然君子之流馨，事愈遠而人心愈近；小人之遺臭，事雖近而人心欲遠之，惟恐其稍近也。君子觀之，能不悚然而懼乎？吾於是有說，却說前明正德間，粵省瓊南有海璇者，字玉衡，世居瓊之睦賢鄉，離瓊山縣治不過數里。玉衡娶妻繆氏，乃同縣繆庠生之妹也。繆氏生於詩書之家，四德三從，是所稔悉，自適海門以來，夫妻和順，相敬如賓，真不愧梁鴻之配孟光也。玉衡屢試不中，遂無意功名。終日在家，詩書自娛，行善樂施而已。又過數年，玉衡已是四十三歲，膝下無兒，夫人繆氏每以爲憂，常勸丈夫立妾，以廣子嗣。玉衡正色道：「吾與汝素行善事，况海氏祖宗，皆讀儒書，歷行陰德，今吾諒不至絕嗣，姑待之。」繆氏道：「相公之言，可謂不礙於理者。然妾今年四十，天容將止，誕育之念已灰，不復望弄璋弄瓦矣。故勸相公納妾者，乃是爲海氏宗祖起見。相公何故不以爲然？」玉衡笑道：「夫人所知者情與理也，但今之世，人心僥薄，循理者少，悖理者多。但見人家妻妾滿室，相爭紛紛，爲丈夫者不無偏愛，本欲取樂，而反增嗔惱，吾不忍見之。使璇命果有子，夫人年尚壯健，豈不能育子耶？」璇如合絕嗣，即使姬妾羅列，亦不過徒事酒色而已。何益之有？夫人看見丈夫如此堅執，也不再說。此後夫婦更加相愛，玉衡歷行善事，家雖不豐，而慷慨勇任，凡有親友隣里，稍可資助者，無不竭力爲之。於是又過三年，繆氏夫人年已四十三歲，一日天忽大雨，雷電交加，陰雲四起，暴雨奔騰。玉衡正在書房閒坐，忽見一物從上而下，惡貌猙獰，渾身毛片金光奪目，奔向玉衡書案之下，倏然不見。玉衡知是怪異避劫，乃任其躲藏，反以身障翼書。

案少頃雷電之光直射入書房。向着玉衡身上射來。這也古怪。那雷公一到玉衡身傍便滅。如是者約有半個時辰。那雷聲漸漸退去。火光亦息。玉衡不勝驚惶。隨走開書案。此時天氣復亮。雨止雷收。只見那怪獸從案下出來。向着玉衡作叩首之狀。玉衡明知其故。乃叱之去。那物出了書房。不向外邊。却往裏面去了。玉衡誠恐夫人受驚。即隨跟進。方至內堂。就不見了。心中好生疑惑。只是事屬怪誕。隱而不言。未及半月。夫人竟然癸水不至。初時尤以爲年老當止。三五月間。不然覺腹中隆矣。此際方知繆氏懷孕。玉衡大喜。對繆氏道。天庇善人。今日信否。繆氏亦笑道。此乃相公福德所至。妾藉有賴矣。玉衡道。凡人好善。天必佑之。况夫人貞淑賢德。幽閑婉靜。不才亦拳拳好善。感格上天。憐念海氏。特賜麟兒矣。從此心中歡喜。更勇於爲善。光陰迅速。日月如梭。不覺近十月胎期滿足。早晚就要分娩。海公預早雇了乳母。穩婆。在家伺候着。一夜海公方纔合眼睡熟。忽見三人身穿青衣。手持金節。向前揖曰。奉玉帝勅賜汝一子。汝其善視之。旋有人擁一怪獸入海公見其與前次避雷的獸無異。便問道。既蒙玉帝賜子。怎麻將這獸物帶來。持青節者笑道。你那裏知道。此乃五指山之多獸也。性直而喜啖猛虎。衛騎鳥在山修煉七百餘年。數當遭劫。故彼曾避于君家書案之下。君乃善人。神鬼所欽。故雷火不敢近君。即回復王旨。此獸因君得免其劫。但是上天有制。凡羽毛苦修。性未馴善。不遭雷劫。即當過胎出世。先成人形。後成正果。今上帝憐汝行善有功。故特賜與汝爲子。日後光大海氏門戶。者誠此子也。說畢。將那獸推到內堂去了。忽聽得霹靂一聲。玉衡吃了一驚。不覺醒來。却是南柯一夢。忽見了環來報。夫人產下一位小相公。玉衡聞言大喜。正應夢中之事。急急來到房中。見嬰兒已經斷臍。包裹停當。玉衡持燭一看。果然生得眉清目秀。心中大喜。口中不言。一面安慰妻子。好生調養。吩咐了環們。小心服侍。三朝洗兒。彌月請酒。自不必說。乃取名海瑞。這也不在話下。且說玉衡因有了兒子。萬事俱足。遂飄然有世外之想。把功名二字。真是置之度外。正是有子萬事足。無官一身輕。海公無事。以兒爲樂。或到名山勝境去遊。也覺優游。時光易過。又是幾年。海瑞已經七歲。在孩提之中。性至孝友。更兼資格聰明。耿真無私。每與鄰兒共游。飲食之物。必要公分。食若有多。取者。瑞必罰之。玉衡教他讀書。過目輒能成誦。又過了三年。海瑞年已十歲。無書不讀。詩詞歌賦。靡有不通。是年玉衡一病身亡。海瑞哀痛欲絕。

夫人亦痛哭不已。瑞痛父身亡，未能盡子道，意欲結廬于墓之側，少展孝思。夫人勸阻曰：汝雖性至孝順，但汝年紀幼穉，郊外荒涼，倘有不測，吾何賴焉？此欲盡孝而反增不孝也。瑞聞母諭，遂止。在家守制，夫人便晝夜令他誦讀。雖夏暑不輟，未幾服闋。瑞年已十三，或有勸瑞應童子試者。瑞對曰：吾年尚幼，經史未通，若出應試，必被人笑，徒費筆墨。不如閉門苦讀，待我淹貫了，然後去也。亦未爲遲。夫人聞瑞在外，如此答友之言，私喜曰：此兒不務矜浮，日後必有實學。於是更加約束。母子二人，切磋儼如師弟一般。瑞性好菊，不喜趨承，常有品菊詩曰：

繞籬一二費平章，五色迷離滿徑香。晚節豈容分上下，逢門畢竟育低昂。范材誤訂名多誤，酈水空傳種最良。欲向澹中尋更澹，鬢絲愁落滿頭霜。

伴菊詩云。

柴門重閉日悠悠，願向閑花穩臥遊。俗骨不堪同入夢，芳心曾許獨幽深。性情淡處常相對，清冷香中過此秋。莫遣風仙借婢職，夜深牆角已低頭。

夫人見其詩雅淡，知瑞他日晚節獨堅，必爲一代忠臣者。常謂之曰：你終日讀書，不求聞達，究何有益哉？瑞曰：兒苦讀書，非不欲進取，但念母親年屆喜懼，兒恐一旦成名，就要遠離膝下，故此忍隱，不欲爲母親憂也。夫人大怒曰：爲人子者，不欲揚名顯親，豈欲吾死後你方進取耶？馬鬣雖封，銘旌七尺，吾亦不得而親見也。瑞聞母怒，跪而慰藉，謝罪不迭。夫人怒始稍息。瑞從此益勵詩書，以圖進取。次年學院案臨，瑞便出應試。果撥芹香，夫人喜曰：你得一衿，吾死瞑目矣。簪花同席諸友，勸同省闈，以奪秋魁。瑞每以母在家無人侍奉，終日不欲行。及至其母聽了瑞答友之言，遂勉之曰：你每以我在家無人侍奉爲辭，不欲相離左右，但功名大事，我尙強健，你可前去，不必望念。瑞見母如此吩咐，不敢有違。遂打點行李，會齊諸友，望著海康而來了。雷州捨舟登岸，趕路一夜，月明風細之下，瑞在旅店裏睡不着，偶步園中。時已三更，向後店中諸客俱已熟睡，仰望星斗滿天，萬籟俱寂。忽聞有人說道：昨夜前村張家祟鬼，我們正好前去尋些飲食，偏偏又碰着這位海少保在此。土地爺好沒來由，却要派著我們在此伺候。他老人家便安然坐着，好教人不

忿氣呢。一人道：你莫怨他，他乃是一方之主，你我都是受他管的，怎麼不聽使令？這是應該的，不必多說，恐怕這老兒聽見了，又要責罰呢。一人道：怕什麼？此老太不公道，但是有得奉承他的，便由人去橫行滋鬧，若是似我等窮鬼，他便專以此勞苦的來派著呢。一人道：你且說他怎的不公平呢？那人道：即此張家一事，就可見其不公矣。張家的女兒，昨因上墓拜掃，遇了這個王小三，在路上撞見了，欺他孤兒寡婦，隨就跟了回去，作起祟鬼，他家好不驚慌，不知他被他弄了飲食，那日張寡婦到此老兒處禱告，求他驅除，這老兒初時甚怒，立刻拘了王小三到廟，說什麼要打要罰他，後來王小山慌了，即忙應許了些金帛，這老兒便喜歡到極處，不但不來責法，他反至助桀爲虐，任他肆擾呢。一人道：怪不得張家今夜大設飲食，他便安安穩穩的前去受領，却道我們在此伺候，這海少保呢？一人道：怪不得你說他，海瑞聽得明白，纔知是鬼在此議論，暗喜自己有了少保的身分，不覺咳嗽一聲，倏而寂然，海瑞亦回房中安息，自思土地亦受鬼賄耶？心中大怒，至天明起來，洗梳了，諸友便要起程，海瑞道：且慢着，今日有一奇事，待我弄來你們看看，諸友不解其故，忙問道：荒郊野店有什麼奇事，不如莫管閒事，趕路要緊呢。海瑞道：列位有所不知，這裏有一張家，他是個寡婦，有一女兒，被野鬼王小三攪攪，大索祭祀，本坊土地反與鬼通同攪攪，你道奇麼？諸友問道：你怎的知道？海瑞便將夜聞鬼言備細告知，但不說出自己是個少保，諸友聽了，各各驚異，況且都是少年，未免好事，各人都慫恿海瑞，要看他怎麼處那土地，海瑞便向店主人問明，那裏是土地廟，並張家的住址，用了早飯，便望着那土地廟而來，正是正氣能驅魅，無私可服神。畢竟海公到了那裏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批評〕海公乃正氣之人，故到處鬼神欽服，非因少保而諸鬼伺候之也。若有祿之人，便有鬼神陰護，則不勝其鬼，不勝其神矣。然其鬼神所欽者，無非忠正二字。剛峯先生之傳，世多傳誌，閱之皆屬荒唐，惟此書却與剛峯行述相近，吾信而讀之，似近情理。如南詞之海公傳者，則不足信矣。然此書之張寡婦女兒，既是海瑞原配，而海瑞有應少保身份，每到一處，必有神鬼伺候，其妻應有少保夫人身份，何得有野鬼到家滋擾？此乃使海公至其家驅逐鬼邪，而得佳偶耶。

第二回 張寡婦招婿酬恩

詩曰 三生石上舊姻緣。萍水朱陳百載堅。信是嫦娥先有意。廣寒已贈一枝先。

話說海瑞在旅店。因先夜聞得衆鬼說。那土地不公。縱容野鬼。王小三在張家攪擾。圖其祭祀飲食的話。遂忙用早膳。攜著諸友。取路先來至那土地廟。只見那廟是靠着路傍的。高不滿三尺。闊有二尺。上塑神像。惟是香烟冷落。廟內的蛛絲張滿。有一張尺餘高的桌案。塵積寸許。衆人見了。不覺大笑曰。如此荒涼冷落。怪不得他亦要受些賄賂。不然十載都沒有一炷香呢。海瑞聽了。不勝大怒。便指著那神像罵道。何物邪神。胆憑城作祟。肆虐村民。今日我海瑞却要與你分割。個是非了。爲神者正直聰明。爲民捍衛殃難。賞善罰惡。庶不愧享受萬民香煙。何乃不循天理。只顧貪婪。既不能爲民造福。到也罷了。怎麼却與野鬼串通。妖魅人閨秀。走石揚砂。百般怪祟。嚇婦女楮帛。索詐祭食。此上天所不容。凡人所共憤。吾海瑞生平忠正。俠直。午夜捫心。對天無愧。羞見這等野鬼邪神。遂以手指著。喝聲還不服罪。說尙未畢。那泥塑的神像。一聲響。竟自跌將下來。打得個粉碎。衆人見了。哈哈大笑。內中一人道。雖然土地不合。到底是個神像。今海兄如此冒瀆。故神怒示警。竟將本身顯聖。海兄總當陪個不是纔好呢。海瑞聽了。怒道。你們亦是這般糊塗。怎麼還不替我將這烏廟拆了。反來左袒。真是豈有此理。衆人看見海瑞作色。乃道。海兄正直無私。卽此鬼神亦當欽服。如今既已示辱於神。這就算了。我們還是到張家去走遭。看是怎的。海瑞道。如此纔是正理呢。一行人遠離了土地廟。取路望著張家村而來。話分兩頭。暫且按下不表。再說張家村。離大路不遠。村中烟戶二百餘家。都是姓張的。那被魔的女子。就是張寡婦的女兒。年方一十六歲。名喚宮花。生得如花似玉。知書識禮。又兼孝順。其父名張芝。曾舉孝廉。出任做過一任通判。後來因爲作反。死于軍前。夫人溫氏。攜著這位小姐。從十歲守節至今。事因三月清明。母女上山掃墓。豈料中途遇了這野鬼。王小三欺他孤寡。跟隨到家。欲求祭祀。是夜宮花睡在床中。忽見一人披髮吐舌。向他索食。宮花嚇得魂不附體。大喊起來。那野鬼便作祟。弄得宮花渾身發熱。頭目昏花。口中亂罵亂笑。嚇得溫夫人不知所措。請醫診治。俱言無病。爲祟所侵。夫人慌了。想道。此病定是因上墳而起。細細訪之。始知路傍有一土地廟。字想

道山野墳墓之鬼。必土地所轄。便具疏到土地廟中禱告。求神驅逐。祭畢回家。誰知宮花愈加狂暴。口中亂罵道。何物溫氏。胆敢混向土地廟處告我麼。我是奉了玉旨勅命來的。只因你們舊日在任時。曾向當天許過愿心。至今未酬。上帝最怒的是欺誑鬼神。故此特差我來索取。你若好好的設祭就罷。否則立取你等之命去見上帝呢。溫夫人聽了。自思在往時。自己却不會許過甚麼愿心。女兒年幼。是不必說的。就是老爺在日。忠直居心。愛民若子。又沒有什麼不好之處。且平日不喜求神許愿的。怎麼說有這個舊愿。自古道。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這是小事。就祭祀與他。亦不費得什麼大錢財。總要女兒病愈就是了。乃向宮花道。既是我家會許愿。年深日久。一旦忘了。故勞尊神降臨。今知罪咎。即擇吉日。虔具祭儀。酬還。伏乞尊神釋放小女元神。復體。則氏合家頂祝於無既矣。只見宮花點頭應道。你們既知罪戾也罷。後日黃道良辰。至晚可具楮鏹品物。還愿罷了。溫氏唯唯答應。至期即吩咐家人買備祭品香燭之類。到了點燈的時候。虔誠拜祭一番。只見那宮花便作喜悅色。說道。雖然具祭。只是嫌太薄了。可再具豐盛的來。明日三更。吾即復旨去也。溫氏又只得應承。這一夜宮花却也略見安靜些。次日夫人正要吩咐家人再去備辦祭品。只見宮花雙眉緊繃。十分驚慌的模樣。在床上躡伏不安。口中喃喃。不知何語。夫人正在驚疑之際。只見家人來說道。外面有一位秀才。自稱海瑞。能驅邪逐魅。路過于此。知我家小姐被了邪魔。如今要來收妖呢。夫人聽得半信半疑。只得令家人請進。少頃海瑞領著那幾個朋友一齊來到大廳。兩傍坐下。溫夫人出來見了衆人。見過了禮。便問道。那一位是海秀才呢。衆人便指著海瑞道。這位便是。溫夫人便將瑞細心一看。只見他年紀最輕。心中有幾分不信。便問道。海相公有甚麼妙術。能驅妖魅。何以知道小女著祟。請道其詳。海瑞道。因昨夜旅店聽得有幾個鬼。私在那裏講本坊土地。放縱野鬼作祟。索祭的話。故此前來驅逐妖魅。溫夫人聽了好生驚異。心中却也歡喜。說道。小女倘得海相公驅魔。病得全愈。不敢有忘大德。便吩咐家人備酒。海瑞急止之曰。不必費心破鉢。我們原是爲一點好意而來。非圖飲食者也。再三推讓。溫夫人道。列位休嫌簡慢。老身不過薄具三杯家釀。少壯列位威氣而已。海瑞見他如此真誠。便說道。既蒙夫人賜飲。自古道恭敬不如從命。只得愧領了。但是不必過費。我們纔得安心。溫夫人便令家人擺了酒菜。就在大廳上坐下了。

隣居的張元前來相陪海瑞等在廳上歡飲。溫夫人便進女兒房中來，只見宮花比前夜大不相同，却似好時一般。見了夫人進來，便以手指着榻下的一個大瓦罐，復以兩手作鬼，入罐內的形狀。夫人已解其意，即時出到廳上，對衆人說。知海瑞便道：「是了，這是個邪鬼，知道我們前來，無處躲避，故此走入罐內，可即將罐口封了。」那時還怕他走到那裏去，衆人齊聲道：「有理。」於是夫人引導來到綉房，小姐迴避入內，海瑞便問罐在何處。夫人令侍婢去拿，只見侍婢再三撥不起來，說道：「好奇怪，這是個空罐，怎麼這樣沉重。」海瑞道：「你且走開，待我去拿。」便走近榻前，俯着身子，一手拿了出來，並不見沉重，笑道：「莫非走了麼？」衆人說道：「不是，他既走得去，就早走了，又何必入罐？」自古道：「鬼計最多。」故此輕飄飄的，想哄我們是真呢。」海瑞道：「我不管他，只是封了就是。」遂令人取過筆墨，先用溼泥封了罐口，後用一副紙皮貼在泥頭之上。海瑞親自用筆寫着幾個字道：

永遠封禁，不得復出。海瑞筆親封。

寫畢，令人將罐拿了去，將他在山脚下埋了。溫夫人一如所教，千恩萬謝。張元便讓衆人復出廳前飲食。夫人便私問宮花道：「適間你見甚麼來？」小姐道：「適間只見那披髮的惡鬼，慌慌張張的，自言自語道：『怎麼？怎麼？』」海少保來了，左顧右盼，似無處藏躲之狀，忽然歡喜，望着榻下罐子，將身搖了幾搖，竟把身子縮小了，鑽在罐內。孩兒就精神爽快好了。故此母親進來，不敢大聲說出，恐怕他走了，又來作祟。適間那位是海少保，他有何法術，鬼竟怕他呢？夫人聽了，心中大喜。他乃是一個秀才，鬼竟稱他爲少保，想必此人日後太貴，忖思女兒的命，也是他救活的，無可爲報，不知就將宮花許配了他爲妻。我膝下有了這樣的半子，儘可畢此餘生了。於是便將海瑞聽見羣鬼之言，方知你的病源，故此特來相救的話，說了一遍。宮花聽了，嘆道：「如此好人，世上難得。况兼又有少保的祿命，不知他父母幾年紀，纔得這個兒子呢？」夫人道：「吾兒性命，都虧相公救活的，無可爲報。吾意欲將你許配這海恩人爲妻，我家得了這樣女婿，亦足依靠。光耀門閥，二則你身有靠，不枉你的才貌。心下如何？」可否呢？」宮花聽了，不覺脹紅了臉，低頭不語。夫人知他心允，便着人請了張元進來，細將己意告知，並乞張元說合。張元道：「此事雖好，惟是別府人氏，姪女嫁了他家去，未免要渡重。」

洋甚是不便。如何是好？夫人道：「女兒心已允了，便是我亦主意定了，就煩叔叔一說，就感激了。」張元聽說，便欣然應諾。走到前邊，對着海瑞謝了收鬼之恩，然後對着衆人說：「夫人要將宮花許配海瑞之意，海瑞聽了，謝道：『豈有此理？小娘乃是千金之體，小生何敢仰扳。』况小生是爲好意仗義而來，今一旦坦腹東床，怎免外人物議？這決使不得的。」煩老先生善爲我辭可也。說罷，便欲起身告辭。張元道：「海兄且少屈一刻，老朽復有話說。」海瑞只得復行坐下，便問道：「老先生有何見教？」張元道：「相公年紀恰與舍姪女差不多，况又未曾訂親，今舍姪女既蒙救命之恩，天高地厚，家嫂無可酬報，要將姪女作配，亦可稍盡酬謝之心。二者乃是終身大事，又不費海兄一絲半線的聘禮，何故見拒如此？想必相公嫌我們微寒，故低昂不合，是以却拒是真呢？」海瑞聽說，忙答道：「豈敢區區之事，奚足言恩？瑞乃一介貧儒，家居遙遠，敢累千金之體耶？故不敢妄攀，實非見棄，惟祈老先生諒之。」張元復又再三央懇，衆人見了，也替張元代說道：「海兄何必拘執至此？夫人既有此意，理當順從纔是呢。」海瑞道：「非弟不肯，但是婚姻大事，自有高堂主張，非弟可得而主之也。故不敢自專呢。」倘蒙夫人不棄，又叨張老先生諄諄教諭，敢不敬從。但是未曾稟命高堂，不敢自主，以增不孝之罪，尚容歸裏徐徐商議可也。」張元聽了這話，是他堅執不從，只得進內對夫人說：「夫人笑道：『叔叔可問他們，現寓何處？店名甚麼？』吾自有妙計，包管叫他應允。」就是張元乃出來陪着衆人問道：「列位今在誰店作寓？」衆人道：「現在張小乙店中暫宿一夜，明早即欲起程，因有尊府之事，故耳遲遲，明日定必起程。」說完，海瑞決意告辭。張元只得相送出門，不勝感謝。海瑞稱謝，與衆人回店中去了。正是：姻緣本是前生定，五百年前結下來。畢竟海瑞後來可能與張氏宮花成親否，且看下回分解。

〔批評〕姻緣固註前生，然海公無心得偶，斯亦奇矣。張氏有福，何得榮授一品夫人之誥，此時乃有王小三之鬼爲祟，以吾觀之，益非天地有以使其然，則海公偶宿旅店，行程匆匆，素無一面，何以便成眷屬耶？海公無心得此佳偶者，蓋天地有以報正人者也。王小三之鬼與土地羣鬼，乃是海張之執柯者耳。

却說海瑞與衆人回到旅店。諸友皆言道頭親事應該允諾纔是。如此美緣。怎麼交手失去。海瑞但笑而不言。暫且按下不表。再說那溫夫人見海瑞堅執不肯。遂用一計。着堂叔張元問明海瑞住址。便令人請了族中一位紳衿到來。求他作伐。這紳衿姓張名國壁。乃是進士。曾任過太平府知府。以疾告休的。與張芝是個九服叔姪。爲人正直多才。素爲鄉間仰望。遠近皆欽服他的。所以夫人請他來。當下國壁來到。與夫人見過了禮。坐下茶畢。夫人道。今日特請賢姪到來。非爲別事。要與你妹子說頭親事。非賢姪不可。望勿推却。國壁道。妹子的病現在未痊。如何便說親事。夫人笑道。却因你妹子的病一旦好了。所以立要說親呢。國壁聽了愕然道。怎麼說妹子的病一旦好了。却要請教。夫人將海瑞封禁野鬼王小三之事。並海瑞爲少保之言情細說。知所以。要以將女兒許配與他。怎奈不肯之故。國壁道。怎麼竟有這些奇事。我到要會一會這個人呢。夫人道。只因這海秀才未曾稟過父母。故不敢應允。我想他是個識理的人。必重名望。故喚賢姪代說。彼必允矣。國壁道。甚好。但不知住在那裏。夫人道。就是前面張小乙店中。國壁即動身去。時已將暮。急令小乙進去通報。小乙領命走到客房。正見海瑞與那幾個同幫的。在那裏用飯。小乙便上前叫道。海相公外面有人拜你呢。海瑞道。什麼人。姓甚名誰。與我相識的麼。小乙道。是我們這裏的一位大紳衿。張國壁大老爺。他說是特來拜訪。駕上等語。海瑞滿肚思疑。自忖素無一面之交。何以突然而來。且去見了。便知。遂同小乙出來。就在大櫃傍見了。彼此就施禮坐下。國壁道。適仰斗山。今日得識荆顏。殊慰鄙懷。曷甚幸甚。海瑞道。學生不才。廁居海濱。尚未識荆。敢請閱閱。國壁道。不敢。在下姓張名國壁。尊駕昨日相救的那女子。就是舍妹。海瑞聽了。方纔醒悟。便說道。原來是張老先生光降。有何見諭。國壁道。特爲舍妹而來。適蒙先生收妖。俾舍妹之病一旦全愈。家嬸沾恩。既深。無以爲報。故愿將舍妹待奉巾櫛。少報厚恩。何期先生拒棄如此。使家嬸有嫌于中。故令不才趨寓面懇。倘不以弟爲可鄙。望賜俞允。則弟不勝仰藉矣。海瑞道。後學偶爾經過貴境。忽聞鬼語。故知令妹著魔。原爲好奇所致。有何恩德。敢望報耶。適蒙夫人會挽。張元先生代說過了。後學只因未稟母命。不敢自專。非敢見却也。惟老先生先諒之。國壁道。先生之言。足見孝道。但事有從權。君子達變。今家嬸所殷殷仰望者。足下也。足下既有拯溺之心。又何必峻拒若此。倘得一言爲定。則勝千金之

諾矣。海瑞見他說得有理，才好再却。只好勉強應道：「既蒙老先生諄諄見教，後學從命就是。但要待赴場後歸裏家慈，方可行聘國壁道。這個自然，總是得足下一言便訂，遂告辭歸家，告知夫人、溫夫人大喜，以爲女兒終身得人，即宮花聞之亦喜。母女二人私心默祝，望其早日成名，以遂心愿。暫且按下，再說海瑞送了國壁出門，詢問店主，人方知國壁是個進士，曾任黃堂，即回房對諸友說：「衆人莫不代他歡喜。次日海瑞便與衆人上路，回頭留下一柬，交與張小乙。若國壁來此，就說是我爲着場期迫近，故爾匆匆就道，不獲辭謝。總伺場後相會，就是。叮嚀而去，便與衆人望高州起岸，一路而去，飢餐渴飲，一十餘日，纔到省城。海瑞初次觀場，况兼又未曾到過省城的，落下了客寓，便到街上去游玩。所有海幢、廣孝、坡山、西禪、白雲、蒲涌諸般勝景，無不遍覽，一連走了七八天。正遇天氣大熱，此時是七月時候，三伏將收，秋風乍起。海瑞走了回來，身子是滾熱的，洗了一個冷水的澡，又冒了些暑，到了晚上，竟病起來，渾身火熱，請醫診視，皆言傷暑，不覺日如沉重起來，心念功名，又恐誤了場期，心中愈加煩悶。日復一日，直至八月初旬，尤自慊慊伏枕，不能步履。海瑞此際自知急難全愈，進取之意已灰，諸友紛紛打點入場。海瑞是眼巴巴的，看着心中好生難過。又過了十餘日，場期已過，他們俱已回寓，聽候發榜。有一位自以爲必售的，誰知發榜是中得一名副榜，乃是文昌縣人，姓劉名賈。賈海瑞此時病漸愈，遂借諸友勉強下船回家，一路無聊，時復嗟嘆，自怨命運不齊，功名無分，乃作落第詩一首，聊以自遣。諸友見了，慰道：「海兄大才，故此大器晚成，何必戚戚。海瑞道：「列位有所不知，非弟念切干祿，但弟在家奉慈母命，諄諄勉勵，今一旦名落孫山，將何以報老人？故爾戚戚也。諸友聞之，無不嘆其純孝。一日到了雷州，海瑞想張國壁之約，昔曾言定，今雖功名不就，豈可失信于人？遂與諸友分路，望張家村而來，復到小乙店中住下。張小乙便向着海瑞作賀道：「海相公是必高中了衣錦而歸，可喜可賀。海瑞聽了，默然良久，嘆道：「名落孫山，漸愧慚愧。小乙道：「怎麼相公如此高才，反落了？這是何故？海瑞便將在省患病，不能入場的事，備細說知。小乙笑道：「這是相公氣運未到耳，且自歡心成了親事，再回去罷。海瑞道：「做親却這不能，只是我會與張老爹有約，故今日特來拜訪，煩貴友人代爲相傳一聲，說我在店等候一會，即便起程。小乙應諾出來，便到張府報道。海相公回來了，只因在省患病，不能入場，空走

一遭如今回來了。特命我來相請大老爺至店中一會。即便起程的。這等說。國壁聽了。笑道。何令人之不偶也。遂即與小乙來到店中。見了海瑞。勸慰道。大器晚成。文星未顯。足下不必介意。只是徒勞跋涉耳。海瑞自覺十分汗顏。乃道。才無學。即試不售。只以家慈有命。不得不隨衆觀場也。昔蒙老先生之約。故後學不敢有負。紆道特來踐約。伏望善言。拜上令嬪。容返里與家慈商議。遲日報命。國壁道。蒙君一言。勝如金諾。不必多贅。但君新愈。須當保重。倘蒙不棄。少留時日。稍盡賓主之情。若何。海瑞道。後學本擬明日即行。今蒙老先生厚意。少駐一天。明日到府請安。二人又談了些羊城的新聞。然後相別。國壁再三叮嚀而去。再說那溫夫人。正在盼望著海瑞成名的捷報。忽見國壁來說。海瑞回來了。因病不會進場。現在已到這裏。見我。明日便要起程回家。親事一項。要稟過了母命。然後回覆等語。小姪再三挽留住了。故此特來說知。溫夫人聽了。心中悶悶不樂。說道。功名二字。到也平常。只是你妹子心中大事要緊。只恐回去後便要拋撇了。這便如何是好。賢姪要想個妙策出來。務要成了親事。方免浮議呢。國壁聽了。想得一。想道。如今我却有一計。明日小姪請他到家飲酒。先將妹子抬到我家去。預備下洞房。將酒灌醉了。送他入洞房。過了一宵。這就乾坤定矣。不知嬪娘意下如何。溫夫人聽了大喜道。此計甚妙。依計而行。就是。即煩賢姪回家備辦。明日清晨送你妹子過來。便了。國壁依允。即時回家。收拾房子。筵席不題。溫夫人便對女兒說。知宮花允諾。夫人大喜。便即時預備。不多贅。再說海瑞本欲見了國壁。即便登程。誰知國壁感意殷殷。故此無奈住了。次日清晨。國壁就着家人來至店中。見了海瑞。遂拿出帖子說道。家爺請相公午間小酌。海瑞看了帖。即對來人說道。承你家老爺寵召。下午即詣尊府。原帖繳回。煩爲善言。說不敢領。當家人應諾回去。海瑞即便整冠束帶。忽催帖又到。海瑞遂隨著張府來人而來。到了張府門首。只見一座高大門樓。上有金字匾額。是中憲第三字。隨有家人開門。只見國壁衣冠而出。迎接到大廳上坐。海瑞道。後學承老先生見召。老夫人處理應叩見請安。伏望指引。待後學叩詣國壁道。豈敢拙荆年老多病。常臥床褥。不敢當先生貴步。隨有家丁獻上香茗。茶罷。復讓到書房裏來。海瑞進內。果見明窗淨几。四壁琴書的。是一個幽雅所在。海瑞道。老先生真是雅人。觀此幽居。足見風采矣。國壁又謙了一回。家人擺上酒殼。就是國壁海瑞對酌。殷勤奉勸。海瑞本量淺。三杯

之後，便覺酩酊。國壁是個有意的，再三相勸，漸以大斗奉敬。此際海瑞已有八分醉意，欲待不飲，怎奈國壁再三央懇，敬勸一則是主人美意，二來是個長者，却不過了，只得勉強再飲。已着十二分酒醉，須臾之間，竟覺頭目暈花，身不由主，坐不安席。一陣湧酒上來，就按捺不住，當在筵上嘔吐狼藉，人事不曉，伏在椅上。國壁知他醉，便進內對溫夫人說：「知此事，溫夫人已將女兒宮花小姐，送在新房內。國壁大喜，即喚侍婢扶挽海瑞入房，到床上安歇，反扣着房門而出。這纔是。」一枕邯鄲甘醉夢，三生石上強栽蓮。畢竟他二人可能成其親事否，且看下回分解。

〔批評〕天作之合，自然人不能強，今觀海公信然。夫溫夫人之愛海公者，一則爲報恩，二爲女兒終身大事，非但爲少保之榮，而勉以女贅之也。宮花之欲墜海公者，亦爲救己深恩，二者順承母命，自非貪夫榮貴可比。

第四回 圖諧鴛枕忽感居喪

却說衆丫環將海瑞送進房中，反扣雙扉而去。那宮花小姐，躲入床後，只聞鼻息呼呼，心中不勝忐忑，直至三更，海瑞方纔醒來，開目只見燈燭輝煌，身臥于紗帳之內，錦衾角枕，粉膩脂香，便坐起床上，暗想道：「適間是與張太守共飲，何以得至此地，看此情形，乃是幽閨深閣，幸喜是我一人，在此偃息，倘有女眷在此，則我之寃何以自鳴？正在暗想之際，忽聞床後輕輕咳嗽，海瑞聽得不勝驚疑，只道有鬼，乃正色道：「何物鬼魅，敢在我跟前舞弄，會不知收禁妖魅之事耶？」只聽得嬌聲婉言，答道：「君試猜之人耶？鬼耶？海瑞道：「吾以正直居心，不論是人是鬼，陰陽總屬一理，但我今日爲張太守召飲，偶爾在此，並非有意入人閨內者，即非鬼物，可即出見。」宮花小姐自思終身大事要緊，吾已奉母命贅伊爲婿，即是名正言順的夫婦，豈不可見他，遂走出床後，冉冉而來了。燈下一手執屏障，而說道：「相公不必驚疑，妾實非鬼物，乃是張姓之女，溫夫人即吾母也。昔妾身被邪魔多蒙相公驅逐，俾妾病退身安，家慈以相公深恩難得，故欲使妾侍君箕帚，挽家叔元家兄國壁說合，蒙君見諾，不棄細流，約以樵黃期候定情。今場期已遇，相公因病，未得觀場，此所謂得失有數，功名不以遲早者，君何怨對如是，豈達士所爲耶？今夕妾奉母命侍奉君子，祈望原諒，毋以怪物見斥，則幸甚矣。」海瑞聽了，方纔醒悟，方知適間國壁再三強飲，皆因爲此，遂正色道：「小姐請坐，尙容剖達，不才以一介儒生，毫

無知識謬蒙令堂大人不以寒微見棄。願將小姐姻配村愚。實難高扳。故小生屢屢堅辭。誠以一介寒酸。不敢累小姐也。迨國壁先生強就執柯。小生勢不容辭。故勉應台命。今者名落孫山。見人每爲汗顏。誠不欲見夫人者。然午夜捫心。豈容爽約。故不避嫌疑。是以特爲紆道拜謁。張太守是欲明訂後約。即當歸稟命於母親。以遂此三生之愿。不虞張公設弄。陷瑞於此。小姐且請便。自古男女授受不親。幸毋自棄。小姐聽他如此推却。似有不納之意。因說道。妾非文君。紅拂等輩。緣今夕奉慈命與君花燭的。君何出此言。使妾無所倚靠耶。海瑞笑道。小姐之言差矣。吾與花容素未親炙。昔者偶爾之事。何須頻荐齒頰。雖然令堂主張如此。然終身大事。若非太廟告祭。洞房花燭。奚能成合。惟小姐思之。母蹈非禮者也。宮花聽了。知他是一個非禮勿言。非禮勿聽的人。乃道。君固君子。但今夕與君同室。就如同床一般。明日如何持論。此妾實所以無自解也。惟君思之。海瑞聽了。這一句話。自思彼必欲我與他成親。以全此事。我若不肯成親。是負彼之心。與夫人之德也。况明日張氏戚屬。無不知者。今夜果然冰玉自信。明日諸眷屬豈肯信耶。况張氏既奉母命于歸。使彼空守洞房。獨對花燭。于理于情。似大不合。遂以身佩的一枝椰子雕花的墨盒。除了下來。放在桌上。指謂宮花道。小姐之心。不才早已稔悉矣。但小生素性梗直。最惱淫佚。非小姐之故。亦非海瑞之誤。乃令堂之意也。於妳我何與。但不才善體人情。洞悉世態。今有些微之物。敬奉妝台。倘蒙不棄。即賜收下。宮花道。蒙君不棄。贈記物。妾當什襲寶藏。以爲定聘可也。於是大聲叫門。時已五更了。環們聽得急急到房。將門開了。小姐隨到溫夫人房中。說知如此。如此這般這般。溫夫人笑道。真君子也。未幾天明。夫人便吩咐家人。先備下酒筵。即請國壁進內。說道。海瑞真乃誠實君子。亦卽所謂坐懷不亂之柳下惠。程明道再生。亦過不如此。殊令人敬仰。今請汝來。可爲他訂定行聘日期可也。國壁應諾。便來到房中。只見海瑞端端正正。坐在那裏。看見國壁進來。便卽起身迎接道。先生險些陷我於不義也。國壁道。洞房花燭。人生最樂之事。何說陷君。於是二人攜手出了房門。來至中堂。溫夫人早已伺接。海瑞見了。便走上前見禮。遂口稱夫人。夫人怒曰。君何背義若此。昨夜小女方侍君子。今早便忘却耶。岳母二字。豈亦吝之乎。海瑞聽了。只得陪着笑臉。改口道。岳母大人請端坐。容小婿拜見。便拜將下去。夫人急忙親手挽住道。不用大禮。只此就是。此時海瑞既稱

了。垢就要行起子壻之禮來。函壁亦與對拜了幾拜。妹夫大舅相稱。夫人上坐。海瑞居于客位。國壁主席相陪。須臾了。環家僕等俱上來叩見新姑爺。並與夫人賀喜。夫人大喜。各各有賞。海瑞道：小壻因患病未得觀場，致負岳母之望，殊增慚愧。今又蒙岳母不以才才見棄，曲意完全，使小壻感激靡既，殊不自安。夫人道：功名得失自有定數，何須介意。小女既蒙救活，今既事君子賢壻，歸家即當稟明令堂，早來娶去。吾非以聘物為望也。海瑞拜謝道：小壻一介貧儒，仰叨岳母大人格外垂青，今即旋里，稟命家慈，隨納采幣，就是。溫夫人便吩咐家人擺酒，家人們領命，須臾之間，席已擺齊。海瑞便要把盞，夫人不肯，就令家人擺下，如行家人禮一般。三人勸酬之間，備極歡洽。席中又說了些親熱的話。海瑞乘機告曰：小壻來時，直至於茲，屈指三月，家慈不免倚闥望切。小壻明日便要拜辭。溫夫人道：令堂切念賢壻念親，兩般都是美事。明日即當送賢壻回府。海瑞當席間拜謝，盡歡而散。夫人仍留海瑞宿於房內。宮花小姐却只悶悶而坐。海瑞乘燭待旦而已。到了天明，海瑞即便出房，見了夫人一番言語，伸謝，隨即令人到小乙店中取了行李，望著夫人拜了四拜。夫人再三叮嚀，自不必說，并請了國壁前來代送一程。海瑞那肯當此，出了張府的大門，便就分袂。國壁是必要送，海瑞無奈，只得與國壁攜手同行了幾里。海瑞說道：小弟就此拜別，不勞遠送了。國壁道：吾固知千里送君終當一別，但情不能已，殊屬戀戀。弟有鄙句奉贈，雖然不成章句，不過略展微忱耳。因口占一律，依依不捨。海瑞亦有留戀之意，謝道：叨承尊舅厚意，並惠佳章，足徵親愛，不才敢不以狗尾續全貂耶。亦口占一律，以為酬答之意。國壁道：句語特書，用意醇深，不失詩人之旨。妹丈誠明敏之資也。海瑞稱謝不置，相與珍重，而別。望著瓊南一路進發，不一日已抵家門。海瑞見了繆夫人，倒身下拜，自稱孩兒不肖，為着蝸角虛名，遂至遠離膝下，有缺甘旨，又因初到省垣，水土不服。於七月初旬，忽然染起病來，睡臥床上四十餘日，不能步履。眼看諸友進場，好不暗羨。及放榜後，始覺健康，當覺十分不得意，沒奈何，即欲買舟而回，却怪二豎歪纏，直至此際方回。殊缺晨昏之禮，幸望母親鑒原，恕孩兒不孝之罪。於萬一夫人道：功名遲早自有一定之數，此却不必介意。起鳳騰蛟自有時候，不得強爭的。汝且寬心，奮志經史，就是海瑞。唯唯而退。回到書房之內，自思張家之事，固不敢說，然亦不敢隱諱。左難右難，無計可施，只得對那書僮說知原委，令

其向夫人說知夫人聽了兒子不費半文又得美婦遂喚瑞細究其詳海瑞不敢隱諱即在旅店步月如何得知張家女被鬼魅的事備細說知夫人道彼女若何兒曾見過否海瑞又將那夜以酒灌醉送入洞房的事盡說情實夫人私喜兒子誠樸便許允了吩咐家人到街坊上擇日吉期備些各項禮物前往行聘只因路途遙遠並請迎親的吉期約以本年臘月十五迎娶温夫人念着女婿清貧况且路遠便如所請重賞來人回去家人們歸到海家備言新親家之德好不歡喜便是夫人亦喜歡過望未免將就些收拾一間新婦房屋製幾套新郎的衣服不覺又是十二月初旬吉期逼近夫人預早央挽了近房的族老前往迎親這裏温夫人預先備了妝奩極其豐盛至期將女兒打發出閣並令妥當的媳婦丫環親送過海恰好十五日辰時彩輿到門海瑞此時與宮花小姐成了親夫婦相敬如賓鄰里嘖嘖讚羨况且張氏爲人性最好順事姑過於孝母繆夫人見他如此孝順心中歡喜視張氏勝如親女姑媳和洽眞足稱也未幾繆夫人一病不起百計千方調治不愈張氏與海瑞親侍湯藥衣不解帶備極艱辛何期天年有限大數難逃至次年正月月底繆夫人竟嗚呼哀哉了海瑞此際幾不欲生盡哀盡禮七七修齋建醮超度把那有限的家資去八九過了百日把繆夫人的靈柩送上山去與父親合塋葬畢居家守禮幸賴張氏勤儉凡事經理得宜所以海瑞得以稍暇閉門讀書終日埋頭足了履外端俟服闋進取正是 養成羽翼冲天漢飛入秋霄到月宮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批評〕夫人一生貞烈備嘗艱苦一日有子有媳可謂志意滿足矣何期修短有數不得久享豈非海公終身抱憾者乎温夫人之賢堪不減當日東床之雅酒醉新郎不足爲奇而海公不苟合之感德一生行事於茲概見矣

第五回 嚴嵩相術媚君

却說海瑞喪母親幸賴張氏維持家事海瑞就守制在家奮志經史暫且按下不表再說那正德皇帝自即位以來此時天下承平帝性好色耽於安逸選民間女子萬人以充官掖只是無子不以爲憂其時正在昏迷之際雖有三五大臣極諫勸其早建儲君帝只不聽未幾帝有疾皇后大恐每對帝言及國儲之事帝曰方今諸王正盛虎視眈眈於寶

位。朕若接近派之子建儲，恐啓諸王之衅，故未有定議。今朕病矣，儲嗣故宜早建。微卿言，朕竟忘之矣。於是宣文華殿大學士朱琛進宮密議。這朱琛亦是宗室親臣，原是太祖嫡派，爲人忠直耿介。故帝甚信之。今宣進龍榻之前，屏退內侍，問道：寡人心有隱憂，卿能知否？朱琛俯伏奏道：陛下之隱憂，臣竊料之。帝曰：卿事朕最久，必知朕意，卿試言之。朱琛側，帝曰：朕登九五以來，曾未見後宮誕育。今年老病沉重，誠念皇業之艱難，欲建儲嗣，以承大統。不知宗室中誰最賢德，可堪入嗣。朕躬試舉爲朕言之。朱琛道：陛下欲立近派，則在諸王之中，立其最長者。若欲立賢能仁慈者，則當訪察外藩。若有此等賢能，宣入朝來。陛下面訓，以承大統。則天下幸甚矣。帝曰：朕見諸王之中，子弟輩各皆安逸慣習，不知治道。若以爲主，則天下生靈不勝其苦矣。且諸王之中，每懷虎視之心。若立一人，餘者則各相謀爲不軌，立起爭端，不持不能安天下。承社稷，適足以滋外患而傾宗廟矣。故欲訪察外藩而入繼，卿歷事年久，訪探必悉，倘有賢能堪紹大統，爲朕言之。朱琛道：臣昔奉命豫章時，曾見信陽王之裔孫朱某某，賢能廉介，禮賢下士。今現爲吉州別駕，所在大著仁聲，百姓倚之如父母。陛下誠能召入，以紹大統，則天下幸甚矣。帝便問別駕朱某某爲誰。朱琛奏道：文皇帝朝凡有五服親王，俱蒙分封藩鎮，維屏國家。信陽王乃文皇帝之從弟，分封於廣信。今朱某乃信陽王之七世孫也。信陽五傳失爵，故朱某某以蔭生授吉州別駕。昔臣在豫章，常與朱某某計及大事，無一不知。所言事多奇中，性且廉儉，不事奢侈，好交結名流，是以知其能統天下者。不知陛下聖意如何。帝曰：如卿所言，足當入嗣大統，即可召之入朝。便欲發詔往宣。朱琛奏曰：若陛下要詔朱某某，若以詔召之，是速其禍。帝問何故。琛答曰：今諸王日恆眈眈于寶位，恨不得陛下立時寶天，好爭大寶。今恩詔一出，滿朝無不知之。倘有妬忌者，邀殺於路。此際如何是好。是欲貴之，反陷之也。有失陛下大事。此決不宜發詔迎入明矣。帝聽了，沉吟半晌，乃道：卿言不誤，然則如何萬全爲朕言之。琛曰：以臣愚見，不若以反間之計行之，可保無虞也。帝問何計。琛答曰：陛下今發緹騎，將他鎖拿回京。衆人不解何故，皆恐波及。再着一人與他隨行的，如此則可保其來京矣。伏望陛下睿裁。帝點頭稱善，計議已定。朱琛謝恩。次日帝傳旨，着廷尉緹騎三十名兵

部火票一紙，立即到江西鎖拿吉州別駕朱某某到京問話，親封紫金鎖鍊，然後一並前往。原來皇家分藩的，向有規矩。凡是皇上宗室親派，不問所犯何事，理應拿問者，皆從大內裏發出紫金鎖鍊，然後緹騎方敢拿人。此際兵部差官奉了金鎖，領着緹騎，一路望着江南大路而來，暫且不表。再說那吉州別駕朱某某，初生時光紅滿室，異香經數日不散，及長又生得面如冠玉，脣若塗朱，龍眉鳳目，兩耳垂肩，兩手過膝，真乃龍鳳之姿。天日之表，自幼便有大志，爲人至孝，以父朱某某蔭得今職。朱某某自爲吏治，民愛之如父母。在這吉州一十六載，雖三尺之童，無不喜他。當下正在公堂議事，忽報朝廷緹騎差至。朱某某聽得不知如何，故不覺失色，只得出迎。那差官到了堂上，口宣皇帝聖諭。朱某某急忙俯伏在地，差官高聲道：「欽奉聖旨，鎖拿罪官朱某某進京問話，不得稽延。」說畢，就有緹騎來將朱某某衣冠剝下，取出紫金鎖，將朱某某鎖了，不容分說，竟自蜂擁出了署門而去。望着大路進發，將印信交于該撫，令人委署。此際朱某某魂不附體，又不知所犯何事，只是暗中自忖，滿肚驚疑。然既鎖拿，只得由他們所爲，遂一路都是擁護而行，並不把那囚車他坐。這個是相官留官，護情之處。所過地方，守土之員亦來迎送，皆因各人知他爲人好處，是以有此。朱某某幸賴他們留情，在路上到不覺十分淒楚。暫且按下，却說江西廣信府分宜縣，有一人姓嚴名嵩，家住城內，年紀三十餘歲，父母雙亡，家資有限。這嚴嵩又喜交遊，揮金如土，不幾載就弄得上無片瓦，下無立錫，流落江湖，無可資生。乃以測字相面爲生，日夕在江西一帶地方去混過日子。此人胸中略有才學，且口才舌辯，大有過人者。所以在江湖上，很可以混得過去。這日恰好嚴嵩正出門做生理，將布篷撐起，擺在路上打尖鬧熱之處，好去趁錢。誰知道這日是兵部的差官，領着緹騎押解朱某某起身時，已將午，一行人到了打尖之處，各皆下馬落店，用點心止飢。嚴嵩正坐在篷子內，一眼看見了朱某某，不覺悚然起敬，自思：這是一個大貴人的相格，何以如此？遂隨入店內來，只見朱某某紅光滿面，紫氣沖霄，暗思：此人不是等閑富貴，乃是九五貴格。觀此氣色，早晚就是一個帝王了。如何反在縲絏之中，甚屬不解。心中此時正恨無由可入，況是個犯官，不敢上前說話。乃在桌子對面坐下，喚人取酒過來，飲下三杯，乃佯作醉狀，朗聲笑道：「人人說我是個神仙，怎麼並無一人知我。前來問問，休咎。」朱某某聽了，忽然觸動隱情，便對桌問道：

繪圖大紅袍 第五回

一八

先生知陰陽歷嚴嵩道相面第一命理卦理瞭如指掌朱某某道在下正有一件心事待問休咎先生肯見教否嚴嵩笑道不用尊駕開口便知心事朱某某道你試說來如果靈應厚謝先生嚴嵩道亦不用說出只我寫在紙上務要合着你的心事纔算呢衆人看了都要試他的靈驗齊聲合口道好好好好如果靈驗我們大家都要問休咎嵩道沒有紙筆如何寫得其時店小乙在傍着說道有有遂三脚兩步把紙筆取了來嚴嵩取紙在手蘸飽了筆坐在椅上寫了幾句

君勿憂令我更樂縲絏雖加非罪過十年民牧歡太平一日冲霄歸鳳閣夢夢憂樂樂樂一判今人不覺此會祥雲龍見角

寫畢又在旁寫了幾行小字其略云

若問休咎今日却見紫氣冲天面有紅光逢凶化吉雖有驚恐日後大安

遞與朱某某手上接了來看不禁大笑道是了於是衆人也要爭看朱某某將紙遞了出來衆人看了都道靈驗內中差官看他靈驗也向嚴嵩求問前程嵩向他面上看了幾下說道好好好得官早乃執筆寫了幾句道

羨君高耳有浮輪即日當朝一品官刻下身會與日並今宵也要伴龍孫

寫畢遞與差官看了不覺驚得呆了自思此人如此靈驗莫非是個神仙前來點化我們不成遂與朱某某來到樓上攔了嚴嵩細細問他休咎嵩道相貌乃是一定之格不能強說得的若要知其人如何心事若從相貌看去無不吻合朱某某道先生你可知我是個什麼的人嵩道只要尊駕寫上一個字來我便知道朱某某便隨口說了一個問字嵩想了一想說道再請尊駕親手寫一個字來合測便知時朱某某手拿鞭竿即向地上一畫嵩連忙跪下說小相士有目無珠伏望萬歲恕罪朱某某急止之曰我乃犯官如今被拿進京的怎麼說我是萬歲這就是不驗了嵩道你說不驗待我解與你聽頃言問字者以手按着左邊是這個君又以右手着右邊仍是個君字左看是君右看是君七上加一就是一個王字豈不是君王麼是以知之朱某某大笑道先生錯解也遂問道今我被拘至此此去京城可能生還

否。嵩將一紙寫了篇言語，遞與那朱某某觀看。朱某某接來展開細讀一遍，不覺滿面喜色。那差官不知其故，便接過手來仔細看去，見了不覺吐舌，正是。因此幾句話，歡喜上眉尖。畢竟這嚴嵩寫的是什麼言語，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 海瑞正言服盜

却說嚴嵩取紙筆寫了一遍言語，遞與朱某某看了。那差官便上前接來細看，只見上寫着：

詳觀貴相雙眉八彩，兩耳垂肩。書云：耳主家業，眉權運氣。耳輪豐厚，主承大業。更喜廓高弦朗，必膺社稷。書文云：堯眉八彩，此古帝王之貴相。主運氣旺，而統八方之貴。觀此二者，其餘龍行虎步，雙手過膝，亦主天日之兆。今際天庭略暗，故稍有縲紲之驚。更喜紫氣輝於天堂，早晚即登九五。據實詳觀，祈爲自愛。

那差官看了不覺吃了一驚，道：先生之言，無乃太過耶？嚴嵩道：非在下荒唐，實乃依書而說。在下博觀羣書，所有奇門遁甲、風鑿諸書，無不遍覽。惟風鑑之書，獨得其奧，故敢自信。實非大言欺人。朱某某聽了，半信半疑地笑道：此去若能保得生命足矣。焉敢過望。倘如君言，他日敢不厚酬。嚴嵩曰：在下閱人多矣，從未有如君者。此去若不膺大寶，在下當去此雙目。那差官道：誠如君言，則某亦藉榮光矣。嚴嵩道：大丈夫遇真明主，而不傾心待之，交臂失去，誠爲可哂。今將軍眉間喜氣正旺，早晚必爲總闡，如不靈驗，愿以首級相賭如何？那差官道：誠如君言，他日敢忘啣結，敢請問閱。嵩道：在下是分宜縣人氏，姓嚴名嵩，會讀詩書，只因屢試不售，遂無意功名。後因家中多事，家業飄零，無奈流落江湖。幹此行當言之殊深汗顏。朱某某聽了道：閣下即具此大才，何不再理舊業？倘他日得志，正可與國家作用，豈可自棄耶？嚴嵩道：在下亦非不欲讀書進取，只爲家貧，膏火告乏，不得已輟業的。朱某某嘆道：貧乏困人，真是大難爲計。遂喚從人在行李中取了五十兩銀子相送與他，並叮嚀道：先生持此，即可改業。倘一朝得志，自有用處。嚴嵩叩謝時，已日暮，不能前進。朱某某就吩咐在這店中暫住，下明日再行。那差官應諾，吩咐將牲口喂了，行李搬到店內，是夜朱某某特留嚴嵩作伴，與其暢論大計。言語中窺朱某某大喜道：倘不才果如君言，當屈先生總理政務。嚴嵩聽了，即便叩頭謝恩，說那差官姓張名志伯，現爲兵部武庫司之職，原是個武進士出身，今奉差來提朱某某，見嚴嵩之言十分信而無

疑。又見他說是早晚當爲總閫。心中大喜。便加意奉承。故此朱某某說聲如何。他就凜遵。更加趨奉。當下張志伯對朱某某面前說道。嚴嵩之言。諒不荒唐。但愿別駕早應其言。則某亦叨榮矣。朱某某道。誠如其言。將軍他日功亦不小。張志伯連忙叩謝。一宵已過。次日起行。嚴嵩相送十里餘方回。自此嵩舊業復興。晝夜苦讀。自不必說。再說張志伯一行。望着大路而行。飢餐渴飲。夜宿曉行。不覺已抵都城。因是聖旨。不敢停留。即時到部。銜差該部立即入奏。帝見朱某某已到。即時宣進宮來。朱某某俯伏榻前。叩安伏罪。帝賜平身。勅令開鎖。召至面前。謂曰。朕年老病重。勢將不起。念先皇創業艱難。不敢村托非人。故特召卿來京。託以後事。卿體念朕意。務以愛民省斂爲首務。則社稷自安。朕亦無憾矣。朱某某叩首奏道。臣乃外職。無才無德。焉敢妄居大位。况陛下現有諸王在藩者。不下十餘人。豈無一二賢能。堪以繼紹大統者。臣不敢奉詔。惟陛下諒之。臣實不勝幸望之。至帝曰。凡爲君者。總天下之權。羣黎共戴。須當擇有德者繼之。不論親疏。朕意已決。卿勿再辭。不必多奏。朕甚厭聞。朱某某不敢再奏。只得奉詔。帝令內侍領朱某某。到昭陽恭謁國母。隨令左丞相草禪位吉詔。以朱某某爲太子。繼紹大統。這詔書一出。朝中文武誰敢異議。擇於本年八月初三日庚午。帝親以玉璽授朱某某。朱某某拜受。命訖。然後陞殿受諸臣朝賀。三呼萬歲。却不敢改建年號。以正德尙在故也。帝聞知。遂親書嘉靖元年四字。令人授朱某某。朱某某接着。當天禱告。先謝了恩命。然後將嘉靖元年四字。頒發天下。遂尊朱某某爲嘉靖皇帝。尊正德爲太上皇帝。尊皇后爲國母。皇太后冊妻氏爲皇后。掌昭陽正院。陞唐元直爲文華殿大學士。董芳源爲華蓋殿大學士。其餘文武官員。皆加一級。所有正德爺行事的律例。一一遵依。概不改易。厘毫。所以臣民悅服。陞張志伯爲步軍總督。都指揮。隨即發詔。頒報各省藩王。未幾。正德病更重。召嘉靖至榻前。遺囑後事。是夜三更。崩于宮中。嘉靖大哭。幾次暈去。復甦。如喪考妣。即傳左右丞相入宮。共議喪事。發哀詔。頒行天下。帝哀毀過度。幾已染病。皇太后轉以爲憂。時以溫旨慰之。百日小祥。帝奉正德靈柩。葬於敬陵。小心侍奉。太后太后大喜。特賚恩旨。令帝追尊父母爲百帝后。帝再三辭謝。太后曰。父母養子者。原以子貴而身榮。而人子亦藉以報父母也。今汝尊爲天子。豈可令先父母漠漠無榮耶。汝其凜遵。即舉大典。無負至意可也。帝遂命六部九卿議擬。六部議得。太后現在。不宜加

尊太字。宜以皇帝皇后尊之。帝允議。遂尊父爲孝昭皇帝。尊母爲孝昭皇后。大祥後舉行大典。大省鄉榜。加中七名。中省加五名。小省三名。這恩旨一下。天下各省遵行。時海瑞亦已服闋。聞得有這個恩典。卽對妻子說。知打點赴省入場。張氏道。妾愿君取得功名。回歸掃墓。少報公婆劬勞之恩。則幸甚矣。海瑞道。深荷娘子維持家計。使我無內顧之憂。此去倘得僥倖。卽當早回。以報娘子也。遂約了幾個朋友。同幫前往。海瑞此際已收拾一切。遂擇吉起程。那鄉中親友相助的。程儀資斧。共有一百餘兩。海瑞就留下五十兩在家。餘者盡藏於書箱之內。次日告過了租。到爹娘墓拜祭畢。與諸友起程。張氏叮嚀相送出城。方纔分別。是夜海瑞與諸友宿於店中。其時有偷兒王安張雄二人。慣在店中偷劫客人財物。因知海瑞有了盤費銀兩。遂隨到店中。亦宿在這店內。是夜三更以後。二人便來動手。海瑞此際却不曾合眼。只聽房門響處。知是有賊來到。遂起身坐在床上。以觀其事。少頃房門開了。二人潛步而入。若聽床上。海瑞故意作呼。呼鼻息之聲。見一人以手指着帳內作喜狀。旋以手指皮箱。那人在身上取了一把鑰匙。便來開鎖。須臾將箱內的衣服。并銀子拿了一空。正待要走。那被海瑞跳下床來。以身敲着房門。二人驚慌無措。便欲奪門而走。原來海瑞雖是一個儒生。不知身上倒有力量。以手掙著兩扇房門。二人再不能扳扯得動。二賊驚惶無地。諒難得脫。只得將衣服銀兩放下。跪在地上叩頭哀懇道。小人有眼不識泰山。致有冒犯。實緣貧困所逼。今望相公寬宥。下次再不敢如此。海瑞大笑道。天下儘可謀生。何以作賊。身犯王章。身名俱喪。二君今晚幸是遇我。倘若遇着別人。只怕君等被拴矣。吾看你二人年力尙壯。何事不可作爲。卽食力傭工。亦可資生。一旦甘心做賊。吾誠爲君等恥之也。罷。你等既知悔。我亦不苛求。且放你去罷。遂走到床前。讓二人出去。二賊自思。那裏有這等好人。我們須要問他一個名姓。日後亦好報答與他。遂復走回海瑞床前。叩了幾個頭。謝道。小人不合偷竊相公銀兩衣服。被相公拿住。以爲萬死不贖。今蒙相公如此大義。釋放我等。正所謂死而復生也。恩同再造。德被三天。小人等雖係竊賊。亦曉得知恩報恩的。敢懇相公尊姓大名。明示俾得小人等日後啣結。海瑞道。我姓海名瑞。乃瓊山縣人氏。現在睦賓鄉內居住。亦不望爾等報答。但願你們改邪歸正。便是報答我一般。請問壯士高姓尊名。那王安道。小人姓王名安。這名張雄。二人都是綠林中朋友。只因家貧。無可

謀生不得已而爲此事。如今蒙海相公這番恩典教訓，我們自願改邪歸正，再不做賊了。海瑞喜道：「你等既改邪歸正，但是無資可作營生，吾亦稍可相助。隨將銀包解開，每人賞他一錠五兩重紋銀，說道：『你們且拿去作個小營生，覓個糊口之計罷。』」二人看見他如此慷慨，那裏肯受謝了。說道：「蒙海相公釋放，已自感激了，還敢受賜麼？」銀子是決不敢受的。如今小人們既不做賊，無處安身，情願隨著海相公做個家人，執鞭隨鐙，也是好的。不知相公肯賜收錄否？」海瑞連說：「不敢。」君等皆有爲之士，豈可屈於吾下？還是拿了銀子去找些生理糊口的。是王安道：「小人們見了相公如此大義慷慨，那裏捨得？必要求相公收錄，說罷，跪在地下不住的叩頭，哀哀求懇。海瑞見他們如此懇切，乃扶起道：『你等既欲相隨我，但我乃是一個窮秀才，如今要到省城赴科，只恐你們受不得這些苦楚呢。』」二人齊道：「但得相公肯賜收錄，小人等現有米飯，還可自行預備，不須相公憂慮。」海瑞道：「這個却不能用你的。既然如此，就要聽我的話，方纔可以相隨。不然不敢爲伴了。」二人道：「相公有甚的吩咐？」小人們無有不依的。求相公教誨，就是海瑞道：「一不許你等盜劫他人銀錢衣物，二不許貪婪，三不許飲酒滋事，四不許管人閒事，五不許賭博，兼之朝夕俱要在我身傍，凡事俱要公道，不得一毫私徇。此數者稍有一件不從，吾亦不敢奉屈了。」二人齊聲應諾道：「相公吩咐，怎敢妄爲，無不凜遵的。」海瑞卽改張雄爲海雄，改王安爲海安。二人此後就改邪歸正，甘心服役。次日海瑞便將二人之事對衆友說知，無不服其大義，正氣能化偷兒之頑梗，正是：只因正氣人欽服，冥頑到此亦生靈。畢竟海瑞這回赴科，可能得中否？且看下回分解。

〔批評〕 王安張雄二賊本是個歹人，致甘爲盜，無如見了海瑞，不幾句言語，他便頑梗盡化，良心發見，並悉願隨左右，改邪歸正，真是正氣令人欽服，而二人亦可謂勇於改過者，自屬可嘉。故海公棄瑕取用，亦二人之幸也。曹操最稱奸詐，惟見關公則凜然起敬，不敢出一詐語，不是曹操愛關公處，正是關公正氣足以折服之，觀此亦然。

第七回 奸人際會風雲

却說海瑞收了海安海雄二人，會同諸友，渡過重洋，望着雷州進發，並去探望岳母張夫人及張國壁，數載相逢，訴不盡契闊的話。張夫人備了一席豐盛酒筵，與女婿潤筆席中，備極歡情。夫人道：「姑爺，我看你這回面上光彩，今科必定

高中的海瑞道。叨藉岳母福庇。倘若僥倖。博得一榜歸來。亦稍酬令媛一番酸處矣。夫人道。小女三從不諳。四德未聞。幸配君子。正如蒹葭得倚玉樹。何幸如之。海瑞道。不是這等說。小婿家徒壁立。令媛自到寒門。躬操井臼。備嘗艱苦。小婿甚屬過意不去。倘叨福庇。此去若得有名榜上方不負他呢。二人在席說盡衷腸。是夜盡歡而散。就在張家下榻。次日國壁又來相請過去。酒至半酣。國壁笑道。吾老矣。恐不復見妹丈飛騰雲霄也。海瑞慰之曰。舅不必過慮。生死有命。富貴在天。又豈人所能逆料者乎。相與痛飲。次日張夫人送了十兩程儀。復招往作錢國壁亦有盤費。相贈海瑞告別。即與諸友起身。望着高州進發。而來舟車並用不止一日。已抵羊城。覓寓住下。考遺才。却幸高列在着寓。靜候主攷。到來。是年乃是江南胡瑛爲正主考。江西彭竹眉是副主考。二人都是兩榜出身。大有名望的。這胡瑛現任太常寺卿。帝甚重其爲人。故特放此考差。彭竹眉原是有部屬。亦爲帝所素知。二人啣了恩命。即日就道。八月初二日。已抵省垣。有司迎入公署。至初六日。一同監臨。提調各官入闈。初八日。海瑞與諸友點名進院。三篇文藝。珠玉玲瓏。二場經義。三場對策。無不切中時弊。大爲房師嘆賞。故得首荐。至揭曉日。海瑞名字列于第二十五名榜上。此時報錄的紛紛來報。喜煞了海安海雄二人。那些同來的朋友。沒一個中的。是年庚午科。瓊屬就是中了海瑞一人。諸友皆來稱賀。到了會宴之日。海瑞隨同諸年友。詣巡撫衙門。簪花謝聖。好不鬧熱。過了幾日。海瑞就要回家。或止之曰。兄不日就要領咨入京會試。今又往返。豈不是耽延時日。不若莫歸。打發家人回府報喜。就是海瑞道。不然。古人云。衣錦不還鄉。夜行可吟。今我雖不是甚的身榮。然既僥倖。必要親自謁墓。少展孝意。况拙荆在家切望。豈可因往返之勞。致父母之墓不謁。拙荆倚門。不能覩丈夫新貴之榮耀耶。吾決不忍爲此。聞者無不敬服。海瑞拜謝道了。房師並會過諸同年。即與諸友同伴回瓊。一路上好不歡喜。却喜得有以報命於岳母。并張國壁也。非止一日。來到雷州。海瑞便要到岳家去拜謁。恐諸友因此耽擱。便令海安持書付諸友之後。回來報知。自與海雄來到張府拜謁岳母。夫人看見女婿得中喜的手舞足蹈。自不必說。即命家人備酒稱賀。海瑞道。還有舅兄處。亦要走走。夫人聽了。嘆口氣道。國壁前月死了。至今停喪在家。猶未出殯。海瑞聽了。不覺放聲大哭道。惜哉舅也。痛哉舅也。連酒都不吃。直望着張府而來。直至靈前。哭倒在地。原來

張公無子，祇有嫡姪張遂承嗣。此際海瑞哭了又哭，直至張遂來勸，再三慰止。海瑞道：「始以赴場之日，與公話及斯時，尊大人即懼會死，吾猶以正理慰之，不虞今日果死矣！回憶昔日之言，真乃今日之讖也。再不料轉瞬之間，即成隔世之悲，徒增雙淚，不見故人，說罷又哭，乃取筆墨親提一律以唁之。」張遂看了，不禁泣下。少頃，張夫人着人來請回去飲酒，就請張元來相陪。海瑞心切國壁，是日酒席之間，不盡歡。次日海瑞即欲回瓊，張夫人道：「賢婿路上勞頓，昨又過舍，姪那邊哀毀太過，暫且息兩天，然後回去不遲。」老身還有話說。海瑞道：「小婿住便住下，只是夫人有話，即請見教。」夫人道：「今喜賢婿高中鄉魁，即當赴試春闈，但此去經年累月，小女無人照拂，老身意欲接了小女回來住着，待等賢婿高魁，再作道理。一則賢婿心無內顧之憂，二者小女亦有老身照管，你道好麼？」海瑞自思，果是自己去了，家中無管理之人，夫人的話誠爲我計者也，遂拜謝道：「小婿屢承岳母提挈，今幸僥倖，怎奈又以妻子帶累府上，小婿於心何安？夫人道：「自家兒女說什麼帶累二字？」海瑞再三稱謝，住了兩天，便拜辭而去。不一日，已到家門，張氏聽得丈夫回來，喜不可言，即時相迎入到堂中，先與丈夫相賀，然後對拜了四拜。海瑞又對着張氏拜了兩拜道：「僕若不得夫人內助，何能用心讀書，致有今日。」張氏道：「操持井臼，乃是妾身本分，老翁何必如此說話？折煞妾身也。」海雄也上來恭見了海瑞，便將他二人之事對張氏說。知張氏道：「改邪歸正，便是好人，可嘉可尚。」安雄二人謝了，隨有各戚友牽羊担酒，迎門稱賀。海瑞足足忙了三四日，方纔清淨了些，隨將岳母之意對妻子說。知張氏自無不允的，夫妻兩口把家中各項托與鄰親看守。一日來到張家，母女相逢，喜不必說，更可喜者張氏昔日之同輩姊妹，相別數載，今一旦歸來，人人都稱他做奶，其樂可知。過了兩日，夫人便將銀子一百兩，相助海瑞爲上京使用，即便催促起程。海瑞收拾了行李，帶領海安海雄一路望着省城而來，一路念着夫人恩惠，不置到了省城，已是十一月時候。海瑞急便即時具呈到藩司處，領那進京水腳，誰知藩司衙門自有陋規，凡是新舊科舉子，領咨進京會試路費，必要在庫科內用些銀子，方纔得快。若是沒有陋規，他們便故意延擱。海瑞那得有銀子與他們使用，所以一直候了十餘日，還不見有牌懸出了，不禁焦燥，若是銀子到也罷了，惟是咨文十分緊要，若是沒有了，便不能前去會試的，是以十二月初旬，海瑞心中好生着急，又不肯

使陋規無奈候着那藩司出府攔輿喊稟。那藩司方纔知到書吏舞弊。方將銀子發給出來。咨文申送到巡撫處。即將舞弊書吏革責不題。海瑞急急到巡撫處。領了咨文路票。立即僱船。此時所有會試的都去了。欲要自去。一只又因盤費有限。無奈只得搭了江西的茶葉船前進。暫且不表。再說那嚴嵩從得了這五十兩銀子。即時改業。晝夜苦攻詩書。以圖進取。未幾聞得朱某某果然登了大寶。改元嘉靖。不覺驚喜欲狂。自負道。嵩自此只憂富貴。不憂貧矣。是年學院按臨。即便進了學。他本來有點小聰明。這一回連捷就中了舉。此時一舉成名。就有許多朋友資助。竟公然請咨上京。他原籍江西。進京又是捷徑。不一月已到皇都。到了三月初九日頭場。嚴嵩在場內分外精神。三藝俱完。二三場經策越發得意。誰知嘉靖自登極以來。心念嚴嵩不置。但是無由可召至。忽閱各省鄉榜。看見嚴嵩名字在上。乃喜曰。此人今已入彀。吾在豫章時。稔悉此人才學。今已得荐。此人若進士點狀元。朕有賴矣。時張斌在側。親聽自聞。訐之。次日欽點大總裁。帝以目視張斌。即放張斌爲大總裁。斌乃吏部侍郎。亦是江西人。以會帝意。故自一致點名之時。默囑點名官。暗記字號。並知會房師。簾官。要知首荐嚴嵩的卷子。及揭曉時。嵩高高中在第九名。進士殿試傳臚。亦列高等。到臨軒對策。帝大喜悅。欽賜狀元及第。即用爲翰林修撰。兼掌國子監。一時寵幸無比。暫且安下不表。又說海瑞一則誤了日期。二則搭了的却是貨船。從長江而走。比及到得京都。已是四月。眼看不得進場。住在那張老兒的豆腐店中。即欲回家。海安海雄齊道。老爺千里萬里。經了多少跋涉。方纔來到京都。雖則未得入場。今日空回。豈不是徒勞往返麼。不如且在這裏老兒店中住下。再等下一科。亦不致抱恨呢。海瑞道。雖然住在這裏等候。是極好的事。但家中盼望。却怎好。海安道。不妨。奶奶如今現在老夫人府中。如今夫人料理。即使十載不回。亦不用掛心的。況且同年李純陽老爺。新點了翰林。也要在京候了散館。方纔回去。在省時。與老爺最稱相知的。即有什麼薪水不敷。亦望他資助。決然不吝的。海瑞聽了。自思二人之言。也自有理。便道。如此且等一科。修書回家報知。使他們免得掛念纔好。遂立時修了書信。就挽了傳驛。遞回粵東。轉寄瓊雷。從此海瑞便在京等候。就在張老兒豆腐店中住下。再說那張老兒本是南京人。只因少年時到京都來。娶了一房妻子。仇氏自嫁到張老兒手上。並未生男。數載之間。產下一女。却也奇怪的事。當那仇氏

生產女兒之夕，只聞天上音樂嘹亮，比及分娩之時，只見異香滿室，生下地來，却是帶着一個紫色包，將來剖開時，却是一女，因見此異張老兒，知此女日後主貴，却也歡喜，全不以生女爲恨，及至七八歲，便生得如花似玉，仇氏略知詩書，恰好道女兒又喜的文字，不去遊嬉，却也母親教他識字，自己取了個名兒，喚做元春，正是：只因生相多奇異，致有椒房寵信恩。畢竟那元春後來如何大貴之處，且看下回分解。

〔批評〕張老兒老客他鄉，幸得一女，足以自解，偏偏有此美貌，在老兒之心，不過嫁得個大官人家，生個兒子，母憑子貴而已，却又何暇計及椒房之貴戚也已。嚴嵩得時，海瑞兩番失路，莫非定數，又烏得尤人。

第八回 正士遭逢坎珂

却說元春自幼好隨著母親學習認字，却也古怪，他的母親不過略識數行而已，惟這元春不上二年間，竟比他的母親多識幾倍字，却這般聰慧穎悟，非常所以儼然一個女才子一般，每日只管央父親去買各項書籍，以及各家書鈔，回來細看不數月，竟會作起詩來，這張老兒看他如此聰明，心花都開了，愛如掌珠，諸事多不敢拘他，雖屬小小經紀，家道貧難，然元春要說要那一本書看，他便十分委曲，都賣了來與他，再不道這豆腐店的女兒，竟堆了一案的書籍，其妻仇氏見老兒過愛，得很常諫道：「我們如此清貧，有了個女兒，只望他做些針線，添補家計，怎麼還順著他混亂，花費錢鈔，東一部西一本的，買着許多書紙，做什麼？我當日亦是父母把我貴氣，教我讀書識字，只望我後來不知怎的，帶惹他後來嫁到個胡經歷，不五年，我便做了寡婦，此時父母又死了，哥嫂不情，無奈纔嫁了你，如今只落得做一個當爐擗春的卓文君，看來女子識字，十個中再沒一個好命的，今後再休嬌縱慣他，還是叫他做些針線，幫幫家用的纔是呢。」張老兒道：「這也是女兒生來的性情，管他則甚，然做些針線，亦是正事，你的女兒，你難道說不得他的麼？」說過之後，其母便屢屢止這元春，不要讀書做詩，做活幫家纔是，這元春聽了母親的言語，不敢不遵，便日裏幫着母親做活，夜邊稍暇，乃得背地執意書卷，不忍釋手的去看，其時元春已是十五歲了，海瑞在他店小住的時候，常常見他，然海瑞是正氣的人，雖見了這般如花似玉的美女，却也不留心他，所以元春見了他，不也十分躲避，張老兒看了海瑞

這樣至誠常道我兒這位海老爺自從到我們店中以來再不會偷眼看人說過一句無禮的話況且又待我們這般情義。只如家人父子一般。你也不必故意躲避了。況且他常在這裏住的。要躲避奈房子又小。怎麼躲避得許多呢。因有了這句話。元春故此不用故意躲閃了。暫且不表。再說那嚴嵩自從得幸常在帝前供奉。帝惟言是從。惟計是聽。一時顯赫無比。此際已爲通政司了。在京建府第。買僮畜婢。娶了兩房夫人。終日與張志伯在外面賣官鬻爵。廣收賄賂。他的家人嚴二。自稱爲嚴二先生。在嚴府門下。很得主子重用。而嚴嵩亦倚爲爪牙。算得心腹家人。這嚴二便倚着主子的權勢。在外邊重利放債。抽剝小民。這京都地方。最興的是放官債。并印子錢。何謂印子錢呢。譬如民間有赤貧的小戶。要做買賣。苦無資本。就向着他們放債的借貸。若借了一千文。就要每日攤勻若干文。逐日還他。總收以利加二爲率。每日收錢之時。就蓋上一個私刻的小鈴記。以爲憑據。就叫做印子錢。其利最重。貧民因爲困乏。無處借貸。無奈爲此。原是個不得已的事。這嚴二就幹了這門生意。終日裏便去放印子債。人家曉得他是嚴府得用的家人。那個敢撻他的。所以愈放愈多。得利不少。是年京城大旱。糧米昂貴。張老兒生意又淡。兼欠下地稅。奉官追呼。迫如星火。正在無法借貸。一日張老兒送豆腐到嚴府裏來。此刻嚴二正在門房上坐着。看見張老兒雙眉不展。沒情沒緒的。因問道。老頭子。我見你這幾天。眉頭緊綳。却到底爲甚事來。張老兒見問。嘆了口氣道。不瞞二先生說。這幾日竟開不得交了。所以愁悶呢。嚴二道。你家口有限。靠着這老店。很穀滋藉。怎麼說開不得交。難道官債私債。被人催逼麼。張老兒道。正是爲此。近來糧昂貴。店裏生意又甚淡薄。所以都不敷用在往時。這有十餘夥客。在我們店裏住。如今竟沒有只得一位。海老瑞不在店中吃飯。主僕三人。自開火的。不過每月與我一兩的房稅。如今地稅又過了限。府裏公差日日登門追呼。又沒有去借貸。所以煩悶呢。嚴二笑道。這些地稅。有甚大事。要這樣煩悶。張老兒搖首道。不是這般說。我們經紀的人。若欠了錢糧。那府裏提將去。三日一比。五日一卯。只怕這老屁股。經不得幾下大毛板呢。嚴二道。如此利害麼。何不向住房的先付過些房租抵納。也免得受苦呢。張老兒道。說來好笑。我在這都城。開了二十年的客店。不知見過了多少客人。從沒有見過這位海老爺。如此慳吝的呢。嚴二道。他既是個老爺。想必是個有前程的。要體面的人。怎麼這

般慳吝。張老兒這他不是有職缺的人員，乃是廣東的一個窮舉人，又沒氣運，是前次進京會試，走得遲了，來到店中，已是四月，過了場期，又不回去走一遭，是以在我們店中住下等候，不獨有限的銀子，可憐他主僕三人衣服也不多，得兩件。這位海老爺外面這一件道袍，自到店來，就不會離了身上，一直至今還是穿着呢。他與翰林李老爺是個同年鄉親，每到院裏去，都是這一件衣服，即此就可以見得，只是他為人誠實，再不多一句話的，却也廉介。自到店來，水也不會白吃過我們一口，如何便向他開口呢？嚴二聽了，不覺大笑起來道：「這個窮舉子，還想望中麼？罷了，我看你是一個老實的人，遇了這樣急迫之候，我這裏借與你幾兩銀子，開了這個交，如何？張老兒聽得嚴二有銀相肯借與他，恰如坐監逢赦的一般，滿面堆下笑來，說道：「二先生，你老人家是個最肯行善的，若肯相信，挪借幾兩銀子，免我吃苦呢。這是再造之恩，利錢多少？子母一併送還就是。」嚴二道：「我的銀子是領了人家來的，亦要納回利息，與那主兒的，只是每兩扣下二錢，加三行息，一月清楚。若是一月不能清償，利就是張老兒聽了，自思八扣加三的銀子，如此重利，是用不得的了，只是事屬燃眉，舍此更是別法，可以打算，自忖不過吃些虧，一個月還了他，就是好過明日吃棒，終然拖欠不得的，且顧了這眼前寬了一限，再作道理，打定了主意，便向嚴二道：「這是本應的，但得二先生肯信，我們就頂當不起了，不知二先生肯借我多少呢？」嚴二道：「你要借麼？十兩罷。」張老兒聽得肯借十兩，除了幾兩交納，還剩得幾兩，充本錢，一發好得很，便道：「這就是二先生相信得很呢。」小老不知將何以報大德，嚴二道：「周急之事，常有亦不用你報答，只要你依期交還就是。」若要銀子時，可即寫個借券來，我就有銀子給你的。」張老兒道：「小老不曉得怎麼寫法，求二先生起個稿兒，待我照着寫罷。」嚴二道：「這個使得，便引了張老兒到房內，自己磨墨飽筆，寫了一紙借券稿兒，自己讀了一遍，隨與張老兒觀看，張老兒連忙接來一看，只見上寫着：

立借券人某現住某處，今業某生理某店，只因急需，無法挪借，蒙嚴某慷慨，代挪紋銀絲錠十兩，每兩每月加息三錢，以一月為限，依限子母交還，如有遲誤過限，另起利息，并本計算，今次有憑，立券為照。嘉靖某年 月 日 立借券某的筆

張老兒看了，却不解得後面這兩句，只道是一月不還，又與一月利息的意思，隨執筆照蓋寫了，一字不會增減，畫了花押後，遞與嚴二觀看，這嚴二接了借券，笑道：「果然一字不差的，遂收了券，隨在床上枕畔取了一錠來，交與張老兒。」
手上海道：「這是八兩頭，除了扣頭，共算十兩，這是上足成色的元絲錠兒，你親自看過，此際天色將昏，張老兒略看了一看，便納于懷中，說道：『好的，你老人家是個至誠的，那裏還有偽假的銀子呢？』千聲多謝，萬句蒙情，出門而去，滿心歡喜，一直望店中而來，時已將晚，只見妻子怨道：『怎麼去了這半天，可憐那府裏兩個公差，又來呼喚，不見你，被他狠狠的罵了，說了好言語，還不肯走，說是堂上十分嚴催得緊，明日掃數了，若是不納了這項銀子，恐怕帶累他們，他們是難做情的，這般說，竟坐着等你全去見官呢。』虧了海老爺並兩位管家小哥哥，費了多少唇舌，方纔勸了他去，已經約了明日一早清款，你却不知在外邊做些甚麼，到這個時候纔回，却不知家裏了張老兒道：『你不必操心，我有主意在此，包管明日有銀子上納，就是不住的微笑，只管叫取晚飯來吃，其妻怨埋道：『偌大年紀，全一些不知憂慮，四處無門可貸，還在那裏說夢呢？』張老兒道：『這不是夢，是實話，你不信，我把件東西你看看，遂在懷裏拿出銀子來，放在桌上道：『這都是夢話麼？』妻見大喜，也不問銀所自來，夫妻大喜，用過夜飯，一宵無話，次日張老起來，要將銀子到銀號裏繳納，找回些來充本，及至了銀號的，那銀號的看了說聲：『不好的，把張老兒嚇呆了，正是：』只因以己忠誠處，今日方知中奸謀，畢竟張老兒怎麼了，且看下面分解。

〔批評〕嚴二恃主權勢，重利放債，盤剝貧民，明屬王法不容，人神共憤，復又故以假銀騙陷老人，真是目無三尺，令人髮指，此等小人，只知損人利己，却不顧天眼昭昭耳，張老兒爲官稅追呼不得已，而向斯人告貸，豈虞嚴二故意騙陷，以君子之心而待人，其受欺夫復何怨。

第九回 張老兒借財被騙

却說張老兒聽得那銀號的掌櫃說銀子不好，心中大驚，呆了半晌，說道：『怎麼見得是不好的？』那掌櫃的道：『這明明是夾鉛的，外面用銀子包皮，這就是不好的，休要強辯，難道我們當了這一輩子庫號，還不認得麼？』張老兒此際無以自

憑只得叫苦。便三脚兩步走出了銀號。直望着嚴府而來。要尋嚴二的晦氣。比及到得嚴府。問時。那嚴二跟隨嚴嵩入朝去了。又不知幾時方回。沒奈何只得在對面一家門首蹲着等候。自怨不小心。有了這項銀子。都不看過。却上了人家的當。倘若不認。這怎麼好。又想着嚴二是個大有作爲的人。料然是被人家騙的。却不是故意與我的。且看他昨日這般好心。看承我。他決不肯不認的。只管在那裏胡猜亂想。足足等到午時。方纔回來。這嚴二隨着主子馬後。忽然一眼看見了他。更佯作不會見的。隨着主子進去了。故意不出來。張老兒是送慣豆腐的。所以府中的人也大家相識。可以自由出入的。便問嚴二先生。在裏面做甚麼。或曰。他如今現在上面伺候爺的飯。飯畢還要幫爺簽押發稿。幾多事情。那裏得空閒出來。你要見出。只可明日來罷。張老兒道。小老要將一件東西交還與他呢。既是差事不得空。敢煩尊駕代爲交與如何。這人道。使不得。他的性情是最古怪的。我們同輩。差不多都不與他交談。你有什麼東西。且待明日當面交與他罷。說畢。各有事去了。這老兒只得又在門首等了許久。天色差不多要晚。將下來。肚中又餓。方纔走回店中。甫入店門。只聽得裏面幾個公差的聲音。在那裏大驚小怪的說道。躲得去的不成麼。張老兒此際無奈。走到裏面見那一衆公差。道不躲的。我來了。公差見他回來。罵道。真是個頑戶。怎麼走了去。躲着。這時悄悄回來。料道我們去了。所以走回來吃飯。睡到天明。一個黑早就走了。這個方法。是你拖欠錢糧的伎倆。如今我們却不管你有沒有。我只帶你到堂上去面回官去。便一手揸着張老兒的胸膛。扯住便走。張老兒慌了。大叫且慢且慢。有話慢慢商量。他的妻女都來相勸。公差那裏肯依。只顧亂拖。彼此相嚷。却驚了海瑞也來勸。公差道。海老爺。你不要管這閒事罷。海瑞道。列位。且息雷霆。容某分說。否則任你們的主意。就是內中一人道。如此略鬆一鬆手。諒他也走不上天去。且聽海老爺有什麼話說。公差聽了。方纔放了張老兒。海瑞道。張東家。這是錢糧。不是私債。該早日打算。亦免得有今日。你如今且說有什麼打算呢。張老兒嘆道。列位。又那裏知道。我這樣委曲。錢糧的欠款。那有不上緊的道理。如昨日我去了這一天。也是爲着此項。不知用了多少唇舌。纔向一家貴東。借了八兩銀子回家。祇望今早去號裏交納。誰知是夾鉛的。即到原主回換。又怎曉得銀主就偏偏有事。不得空閒。連面也不會得見。直等到這時候纔回。大抵要明日方能殼回換呢。煩列位

再爲寬限一日如何。公差嘆道：虧你幾十歲的人，說出這樣孩子的話來，你又不是三兩歲的孩子，怎麼銀子都不看一看好歹，就竟收了去號裏上納。這話哄誰？張老兒道：不是我說謊，列位不信，待我拿出來與你們觀看便知。遂向腰間取了那錠假銀出來，放在桌上。衆人看了，只冷笑不肯相信。反說是故意借此假的推却。便問道：這銀是從那裏借來的？我們却還要問你一個用假銀的罪名呢。張老兒道：那不干我事，現有原主在呢。公差道：你說銀主是誰？張老兒道：不是別人，就是新通政嚴府的家人嚴二先生。借與我的。公差聽了，嘆道：這就怪不得你說了。你好端端的，却向這人借貸。這嚴二本是揚州人氏，做了半世的光棍，在這北京城裏，做過了多少次數的犯案，也不知幾回的了。後來打聽嚴府權勢，他便投在嚴府充做家奴。他並不姓嚴。本喚李三尖。嚴二這二個字，是主人改的呢。如今你上了當，也不用到那裏去換了。若是換時，他決不肯認的。還說是主人賞他的銀子。你白賴他，就時回了主人，將個帖兒送你到兵馬司去，還要吃二十大竹板。一面大枷呢。我們目見過數次的。你這晦氣，休想去換。這是快些打算完罷。張老兒聽了這一番言說，不覺緊皺雙眉，舌頭伸出口外，半晌縮不進去，嘆道：我真要死也說罷。哭將起來。妻女聞知，亦不禁泣下。海瑞在傍嘆道：那有這樣的人。這便如何是好？張老兒到了此際，夫妻兩口面面相覷，呆呆的立着，形如木偶一般。公差們大要作威。海瑞看見如此，心中也覺可憐，便相勸道：列位不必如此。錢糧一項是不能拖延的。如今他又着了騙，又無門可貸。在下情愿暫爲代納。不知要多少銀子纔彀呢。衆人道：既是海老爺有這番好心，連我們的茶東，共是四兩五錢銀子就彀了。海瑞道：如此容易得，遂急急回房，取了四兩五錢銀子來，替張老兒代納。公差接了銀子，反覆細細看了一回，收了說：多承海老爺了。俺們改日再會。一齊拱手出門而去。張老兒看見公差去了，便率女到海瑞面前叩謝。海瑞連忙扶起道：東家不必如此。些須小事，何必介懷。張老兒道：若非老爺見憐，今日却被他們拿了進去，免不得吃那老棒呢。但不知將什麼報答你老人家哩。夫妻兩口千恩萬謝的，自不必說。到底張老兒心中不服。到了次日清晨，就到嚴府來等那嚴二。到了早飯後，方纔得見嚴二。問張老兒道：你送豆漿來的。這時候來此何幹？張老兒便將昨日事情告知，把銀子交還。那嚴二故意作色道：你今却又來了。我的銀子是上人賞下來的，怎麼說是假的。

休再說了。被旁人聽見要笑話呢。張老兒道：「明明是二先生的銀子，我們做買賣的人，怎敢相欺。現有某銀號銀匠及公差人等，可以作證。」嚴二大怒道：「胡說好喪心的人！你被人催迫得緊，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怎麼樣的哀懇我，方纔借這銀子與你，把官錢還了，剩下做了資本，怎麼還要賴捏我是假銀？這還了得！別個可以入你圈套，却不想想我是什麼人，快快回去打算還了我罷。否則回了我家老爺，只怕你受不得這些苦呢。」一頓罵得張老兒啞口無言，含着一眶眼淚，只得仍舊拿了假銀，出了嚴府。一路上好不氣怒，走到店內，妻女連忙來問，是怎麼了。張老兒頓足捶胸，指天畫地的罵道：「喪心的千家奴，竟不肯認，還拿話來嚇我呢。」元春道：「父親過於忠厚，一時被他騙了，他這般居心的，那裏還肯認帳？只索是自家倒運。」就是張老兒道：「雖是這般說，不久就是一月限期，倘若他來討時，却又作何究竟？總要設法方好呢。」元春道：「倘彼來討時，還請那位海老爺對他說說，或者以理論之，庶獲免償，亦未可定。」父親年老，有限精神，不必過於憂慮。且由他。張老兒雖則口中應允，心內實是憂焦。日夕煩悶，竟然染起病來。元春對父親百般寬慰，延醫服藥，只是不應。元春衣不解帶，日夕侍奉。張老兒道：「我本來沒以什麼病症的，只因憂慮所致，如今也不用服藥的了。只是恐這奸奴才來催賬呢。」元春道：「縱然他來討賬，看見父親這般病臥在床，料亦不致十分催逼。」張老兒聽了，不言心中自思：「到底是我女兒看他透澈，即我欠他的債，看我這個光景，諒可見原。於是心中稍稍安慰，過了十餘日，已是一月期滿。嚴二看張老兒久不送豆漿，至訪知是染疾，也不介意。及至期滿，不亦見張老兒到來償債，等了兩天，就忍耐不住，遂到店裏來。張老兒聽得嚴二親到，便急忙扶病而出。嚴二道：「今已滿限兩日，怎麼不來還銀？反要勞動我來親討。」張老兒道：「豈敢相勞？」二先生玉趾，只是我近日染了病症，不能步履，連生理也做不得，故此豆漿許久不曾送到。府上二先生諒亦知道。前蒙相借的銀子，只因有事不得打算，還望二先生寬限，待下月并利息子母一齊奉趙。就是嚴二聽了，怒道：「怎麼偌大年紀的人，作事這般胡混？當初原說寬一月清還的，怎麼又說下月有這些推延？我實對你說，我嚴某領了主人的銀子出來放債，官府借的，不是一萬就是八千，至少三五千，都是八扣三分，三月為期，若是零星的小意思，就一月一清，那個不是這般的，偏你這老兒就有這多古怪，拿了銀子，過了兩三夜，又說是假，什麼來。」

鉛夾銅想來騙我。幸我不上你的當。如今却又說患病不能生理。要推到下月。利息又不與一毫半絲。難道借了人家的銀子。推說有病。可以不用還的麼。張老兒忙忙謝道。不是這樣說。只因小老是個做經紀的人。若是閑住了手。便歇住了口。連三餐也不敷給。從那裏還有銀子來還。二先生你這人原是個最善心的。不念別的。只可憐我老病纏綿。高抬貴手。寬限一月。那時就怎麼樣。我亦要送還的。再不敢說是推脫的話。嚴二道。你當初說什麼話來。張老兒道。果然。初時說是一月清楚的。實不虞染病。還望二先生原諒。則小老感激不盡了。嚴二那裏肯依。即時亂嚷起來。元春母女在後面聽得。知事不好。無奈走了出來。代張老兒哀懇。這嚴二一眼看見了元春。不覺失了魂魄。散去七魄。一雙邪目。放在元春身上。正是。利心還未息。邪念又興來。畢竟嚴二看見了元春如此出神。怎麼說話。且看下回分解。

〔批評〕張老兒以貧告貸。上了奸奴圈套。因此憂慮成疾。今日被他如此奚落。立逼不敢姑息。却累妻女露面哀求。財之爲物。禍人滋甚矣。可巧元春以父被逼不忍。故隨母露面拋頭。低氣哀懇。實欲解父之厄。孰知反增父之重債哉。此又元春之所意料不到者。于我亦云然也。

第十四回 嚴家人見色生奸

却說嚴二忽然一眼看見了元春。如此美貌。真是閉月羞花。沉魚落雁。神魂飛越。不覺呆了半晌。遂把怒氣全消。反怒爲喜。便道。賢母女請起。這不干你們的事。我自與這老狗算帳。仇氏道。二先生且息雷霆之怒。容我母女一言。拙夫爲着錢糧催迫。不得已向二先生告貸。已蒙救援。已是感激不淺。其初心本擬卽當如限歸趙。孰料天不從人。偏偏這老者又患起病來。連豆腐也磨不得。半月來坐著在家。睡著在床的。百凡需費。典盡衣衫。這兩天連吃的也沒了。心中實在爲着這項銀子。只是有心無力。悚惕不安。故欲哀求恩寬一線。乞二先生再寬限一月。必當加利奉還的。說罷又要跪將下去。〔奴才恃主權勢。重利放債。逼勒凶惡。閱此令人殊堪髮指。〕嚴二用手揮令起來道。你的言語還帶着三分道理也。罷。看在你母女面上。暫且寬緩。展限一月。只是此際他又病著。沒銀醫治。做不得生理。那裏賺錢還我呢。自古道。爲人須到底也。罷。我這裏尚有幾兩散碎銀子。只索與與了你罷。可將來醫治。早日做回生理。免得臨時又要累你。

母女呢說畢，頻以目看元春。元春被他看得慌了，低着頭，走進裏面去了。仇氏却不敢受這項銀子，呼之不應。又趕不上，只得權將銀子收貯，戒老兒切勿浪費了。又要費一番張羅，老兒看見如此光景，因念嚴二初時，這般很惡，如今却這般好意，又是令人猜摸不着，只是身子困乏得狠，也管不得許多。走到床上睡下，不表再說。仇氏對元春道：「這位嚴爺，甚屬古怪的氣性，起先就如狼似虎一般，令人不敢犯顏，不知怎的後來這樣好說話，又把銀子相助我們，真是令人不解。」元春道：「母親，我看這嚴二蛇頭鼠眼，大非善良之輩，且看他適間言語行爲，可以知其大概矣。故意賣弄他的好處，特將些銀子在我面前賣好，却又把個天大的情分賣在我們身上，這却是歹意。其居心實不在十兩銀子呢。」仇氏道：「這也不要管他，只是欠他便還了他，就是理他做甚麼。不說仇氏母女猜疑，再說那嚴二見了那元春，就滿腔私慾，恨不得登時把元春抱在懷中，與他作樂，只礙着他的母親父親在旁，不敢啓言，故將計就計，竟把個絕大的情分賣在他們母女身上，故意將銀買好，一路上思慕不置，及至回來，呆呆的在門房裏坐，連飯也不要吃了，便走上床去，合眼便見這美人在前，把他的心猿意馬拴繫不住，自思我于今有了個噉飯之處，幸而弄得如此大財，也算得人生一大快事，只是不會娶過妻子，我若得這老兒的女兒爲妻，也不枉了我嚴二這番經營了。只是我的年紀老了他的女兒，我看他不上十六歲，怎肯嫁我，這也是虛想的了。一回又想道：我將多金爲聘，諒張老頭子這個窮鬼，決定肯的一百兩不肯，我便加幾倍，不怕他不肯，再復又回思我混了大半世，不知費了多少心血，受了多少苦楚，纔有今日，怎麼爲着一個女子，便把雪花白的銀子，輕容花去了。到底是銀子好，那慳吝之心生了，就把愛美的念頭拋下，誰知不一刻，那邪念復起，又想道：有了銀子，沒有悅人的妻，也是枉然的。我好歹都要弄他到手，總得我心願了，却不捨得銀子，便翻來覆去的在床上思量妙策，忽然想起一條計較說道：是了，是了，連忙爬起身來，將張老兒的借券取了，詳細審視，看到那一十兩，這個一字，不覺拍掌笑道：「誰想我這位妻子，却在這一字上頭呢。」拿起來筆改了一個五字，便是五十兩，笑道：「五十兩加上十兩利息，一個月便是六十兩，若隔得三個月不去催他，這就可以難着他了。」主意已定，把借券收好，便上床去睡。從此竟將這一項事情暫時按下，及至美人的心事，也權時收拾，專待用計，正所謂「放

下一星火能燒萬仞山。暫將嚴二之事按下。又表那張老兒之病。心事略寬。漸漸的便全愈了。惟是恐怕嚴二前來逼債。不想過了一月。不見他來。自己放心不下。故意前往嚴府中來。見嚴二。此際却大不相同。不特不題及銀子。抑且加倍相敬。又請他吃飯飲酒。這老兒却尚未解其意。只道他行好發財的人物。不計較這些零星小債。千恩萬謝的去了。回來對妻女說。知仇氏喜歡不過。說道。這該是我們尚有幾分采氣。不致被逼。看來他也不上心。這些銀子的。如今且將鋪子開張。做回生意。倘得有些利息。大家省儉了些。憑他就是。元春嘆道。母親可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也。父親一時之錯誤。借了他的銀子。故彼得此以挾制于我。先日涵湧到門。便輒白眼相加。父親雖有千言。而怒終莫解。及兒與母親一出。向彼哀懇。而嚴二則雙目注兒。不少轉睛。復時以眼角調情。兒非不知者。惟是既在矮簷之下。惟低頭過。故不得已立母之後。以冀娘爲父解。豈料奴才心膽。早現于形色。目視兒而言。臨行又特以金帛棄擲娘側。恣其賣弄。實懷不善之心也。故兒特早歸房。誠亦杜漸防微之意。今彼不來索債。而反重待於父親。其意何爲。母親知否。仇氏道。你却有一番議論。但吾未審其實。汝可爲我詳言之。元春道。母親誠長者。父親欠他的銀子。兩月未與他半絲之息。況當日也會責備嚴詞。今何前倨後恭。其意可想。兒實不欲言。今不得已爲母親言之。夫嚴氏之反怨爲德者。爲兒也。(春元一副聰明。早已窺破奸奴心胆。故元春獨能不爲嚴二所挾。此其預有明斷。令讀者如見一青年垂髫女郎。活跳紙上。至聽者如聞其聲的。是好筆至文。)仇氏道。汝何由知之。元春道。娘勿多言。時至。卽見仇氏也不細究。只知終日幫着丈夫做活而已。光陰迅速。日月如梭。又過了兩月。張老兒此際也積得有些銀子。只慮不敷十兩之數。自思倘若二先生到來。我儘將所有付之。諒亦原情。不期再過兩月。亦不聞嚴二討債消息。張老兒只道他忘懷了。滿心歡喜。只顧竭力營生。直過了七個月頭。每見嚴二不來。心中安穩。此際却無一些繫念。安心樂意。只顧生理。忽一日有媒婆李三媽來到。仇氏接入。問其來意。李三媽先自說了一番寒溫之語。次言及兒大當婚。女大當嫁之事。仇氏道。我家命定無兒。祇有一女。今年已是一十五歲了。尙未婚配人家。倘奶奶不棄。俯爲執柯。俾小女得個吃飯之處。終身安樂。亦感大德無既矣。李三媽道。你我也不是富貴人家。養下女兒。巴不得他立時長大。好打發他一條好路。照顧爹娘。

只配婚兩字，却說不得的。仇氏道：「男女相匹，理之當然。怎說這話？」李三媽道：「大嫂，你有所不知。待我細說你聽。但凡我貧家養了女兒，便晦氣，穀的無論做女在家的時節，一則痛癢皆關，隱痛及至少長，則恐其食少身寒，又復百般調養，迨及笄之歲，一則愁無對頭之親，二者恐有失和之事，此為父母者，養了則一件賠錢貨，吊胆提心，刻無寧息。迨至出嫁後，始得安然。可知養女之難，而女出嫁之非易也。今見姪女年已及笄，却又生得一表才貌，諒不至他日為人下賤。故老身特為姪女終身而來的。仇氏道：「很好。我正央挽你，你却自來，豈不是天賜其便麼？」小女今年已長成一十五歲了，正要挽人說合親事，今得媽媽至此，大合鄙意，倘不以小女為可厭，就煩略一吹噓，俾他日有所歸就，皆叨媽媽所賜矣。」李三媽乘勢說道：「目下就有一門最美的親事，但只怕令愛福薄，不能消受耳。」說來，真是媒婆聲口，見于人情信然。仇氏道：「小女荆釵布裙，但得一飯足矣，又何敢過望？」李三媽道：「非也。女生外向，又道貧女望高嫁，亦料不定。今有內城通政司嚴府掌權的（掌權二字甚新）嚴二先生，他要娶一房妻子，不拘聘金，我想嚴府如今正感這位二先生家資巨萬，相與盡是官員，那一個不與他來往，正所謂相與盡富貴，若是令媛歸他家，就是神仙般快活呢。今早二先生特喚我去吩咐，立找一頭親事，年紀只要十五六歲的，纔得合式。我想令媛人品既稱雙美，年紀又復合式，正合他意，故此特命老身來說。倘若大嫂合意，寫紙年庚交與老身帶去，是必撮得來的。」仇氏聽了，問道：「你說二先生，莫非就是通政司署中嚴爺的家人麼？」李三媽道：「正是。怎麼你也曉得？」仇氏道：「他會與我老有些交手，故此認得。」李三媽道：「既是有相與的，最容易的了。到底大嫂之意若何？」仇氏道：「女兒雖則是我生的，然到底是他終身大事，不得不向他說知。」媽媽請回，待老身今夜試過小女如何聲口。明日回話就是。」李三媽道：「這個自然。只是那二先生性氣迫得緊呢。」大嫂今夜問了，明日我來聽信，就是。」仇氏應諾。李三媽便作別出門而去，不說李三媽去了，再說仇氏三脚兩步，走到元春房中，便將李三媽的言語對他備細說知。元春聽了，不覺呆了，大叫一聲罷了，遂昏迷過去。正是：預知今日悔不當初，畢竟元春氣昏了過去，不知還能活否，且看下回分解。

〔批評〕不意貧賤家有此女子，可謂識見人品卓然名流。

却說元春聽了仇氏這一番言語，不覺氣倒在地，嚇得仇氏魂不附體，慌忙來救，急取薑湯灌了幾口，良久方纔醒轉來，嘆道：「兒果知有今日也！」仇氏道：「終身大事，愿否皆在吾兒心意，何必自苦如是？」元春嘆道：「母親真是泥而不化者也。」今嚴二先使媒來說親，從則免議，却則逼討前債，以窘我也。如此將何以解之？仇氏聽得，方纔省悟，急來對張老兒說。知老兒道：「怪不得他呢！」仇氏道：「女兒亦是爲着如此，故中心不愿呢。」（張老兒與仇氏只知一入權門，深似海，欲見無由，不知嫁與家奴，辱莫大焉。元春見識高其父母千仞矣。）張老兒道：「且自由他，他若到時，只索回絕了就是了。」仇氏道：「不是這般說，只因你欠下他的銀子，你若回絕了他，只怕他反面無情，却來逼你還債呢。」張老兒道：「欠債還錢，殺人償命，自不必說的。他若逼我們還債，我就拚了這條老命，只索償了他罷。」仇氏道：「你休要拚着老命去撞人家，還是打算還他好。」張老兒道：「你休煩聒，我有主意，不知他有甚主意。」（不過只拚得老命而已。）暫且按下不表，再說李三媽次日又到張家店內來討回信。仇氏道：「小女尚小，今年與他推算，先生說是不宜見喜，說要過了三載之後，方可議婚。故此有妨台命，罪甚之至。」李三媽聽了，不覺兩頰通紅，心中好生焦燥，正是：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李三媽冷笑道：「昨日大嫂說的話，怎麼都改變了？是甚麼緣故？我昨日已將你的言語，回明嚴二先生了，他叫我今日來討實信，并問要多少聘禮。昨日定議，這般說，你到了此際，又說這些話頭，都不是弄賣我麼？這却使不得。」仇氏道：「昨日媽媽到此，我原說要求吹噓爲小女議配的，迨後聽得媽媽說有了這門好親事，斯時不禁狂喜，故即向小女說知，奈小女子于前月請了一個極有名的先生，喚做馮見，十分應驗的，把他八字一算，說是今年命犯紅鸞，更帶羊刃，不宜見喜，否則必有血光之災，更兼不利夫家。昨夜始知，故此不敢應允，非是故却。祈望原情。」李三媽冷笑道：「昨日這般說得好，今日忽然變卦，還有許多言語支吾，我也不管得許多，只是回覆二先生去看他，怎生發落，就是悻悻出門而去，一竟來到嚴府門房裏面，尋着了嚴二，便將仇氏推却之言，備細告知嚴二，滿望成就這親事的，今忽聞此言，恰如冷水澆頭一般，正所謂：我本將心託明月，誰知明月照溝渠。」此際嚴二不勝大怒道：「這老兒，好不知好歹，倘不收拾他，何以消得。」

我這一口氣，乃對李三媽道：「相煩你再走一遭，說我如今不想娶他女兒，立即要他把券上銀子還了我，我就罷。如若不然，只怕他到兵馬司處吃不起棒呢。」李三媽見他發怒，不敢怠慢，即時應允。急急的來到店中，對仇氏說道：「我說是你要害我，捱罵如今你却吃苦了。仇氏道：「怎麼累你着了罵語，我却怎麼吃苦呢？婚姻大事，豈是強為得的，且說來我聽李三媽便將嚴二，要他立即還銀子的話，備細說了一遍。仇氏道：「我家不過是窮了，借他十兩銀子，他便欲以此挾制于我，這也不妨。自古道：討得有討不得，沒有如今我們現在這裏開店，又不會拖他的，任他怎麼利害，也要憑個禮性為甚麼以此制人？我只不服就煩你去回覆他，說我家欠了他的銀子，自然還他。若說是婚姻之事，却不煩饒舌了。李三媽見仇氏說得如此決裂，也不再勸他，帶怒而去。比及見了嚴二，又加了些說話，嚴二聽了不勝之怒，叱退李三媽，自思仇氏如此可惡，我必顯個手段，他看看便即時走到兵馬司衙前，請人寫了一紙狀詞，并那張老兒親筆借券粘在了內，到署內尋着了兵馬司的家人，說了原委，他們當差的都是一黨之人，便滿口應承，說道：「二哥的事，就是弟的事，一般待等敝上人回來的時節，送了上去，批發過了，立即拘來追繳。」嚴二聽了，不勝稱謝，而別。再說這兵馬司指揮姓徐名煜，原是廣東人，由進士出身，現授今職，管門的名喚徐滿，當下受了呈狀，端待徐煜，邦回署呈送上去，少頃喝道：「聲來近，果是徐公回衙，徐滿即忙相扶，下了轎子，入到內堂，只見徐滿走到面前，打了一個千，說道：「奴才有下情，要求爺恩准。」徐公道：「有甚麼事情，只管說來。」徐滿道：「是嚴府的家人嚴二，因被張老兒賴了他許些銀子，故此有個稟呈來到，要求爺代他追理，說罷，遂將那狀詞呈上。」徐公一看，只見狀詞上寫的是：

具稟人嚴二，現充通政司署嚴家人，為賴欠不還，乞恩追給事。原小的隨主到京，數年以來，疊蒙恩賞，積有銀子五十兩，有素識之開張豆腐店張老兒，借去言定一月清還，每月二分起息，過期利息加倍。此是張老兒自願，並非小的故意苛求。茲已越五月而不見還，小的家有老母，年屆八旬，皆藉此養贍。今被張老兒吞騙，反行罵辱，情難啞息，只得灑情，匍叩台階，懇乞賜差拘追給領，則感激洪慈，靡既矣。沾恩切赴大老爺台前，作主施行。計粘張老兒親筆借券一紙呈電。

嘉靖年月日稟

徐公看了問道。這是你的相好朋友麼。徐滿道。小的在京。隨着爺日夕巡查。那裏衙門的人。是不認得的。況且他是嚴通政衙門走動。聞得這嚴二乃是嵩爺心腹的家人。求爺賞他主人一個情面。恩准了狀子。批准追理。將來不獨嚴二感爺恩典。卽嚴通政亦感爺的感情。乞爺詳察。徐公聽了道。我却不管得情面不情面的。但我今當此職理。宜主管此政。批准了出差喚來。誰是誰非。當堂一訊。清濁分判矣。遂提起硃筆來。在狀尾批道。

具稟是非。一訊卽明。候差卽拘赴案質訊。如果張老兒昧良。賴欠。亟應追給并治之以罪。如虛坐誣。粘券附詞。批發出去。那經承凜遵批語。立即繕稿送上。徐公看了票稿。打了行字。仍舊發出該房。卽便繕正送進。徐公立時簽押。訖發了出去。差役領了硃票。卽時來到張老兒店內。提人。恰好張老兒正在店中。打那豆腐皮。突見兩個差人。手持硃票。走進店來。不分清白。只說得一聲有人告你。便一把扯了張老兒出門而去。張老兒不知爲了何事的。急忙問道。二位到底我犯了甚事。你們前來拿我。要說個明白。我方纔去呢。差人道。你休要裝聾詐啞。你欠了嚴二的銀子。你却不要。如今他到兵馬司衙門告你。賴欠。我們大老爺准了他的狀子。現有硃票在此。你還推不知麼。張老兒聽了。方纔醒悟。說道。既有硃票。煩你取來觀看如何。差人道。你偌大年紀。想必曉得衙門中規矩。快些拿利市來。好開票你看。張老兒道。這個是本應的。但是我不意而來的。未便煩你。與我看了。改日相謝如何。差人道。也罷。說過多少。纔好上帳。諒你是不欠得我的。張老兒道。區區微意。二錢罷。二人不肯。又加上一錢。差人還不應允。張老兒道。官頭。你人老家總要見諒。只索送你五錢銀子。就是。方纔應允。把票子打開。遞與張老兒觀看。只見上寫着道。

五城兵馬司指揮徐。爲差拘訊事。現據嚴二稟稱。小的跟隨家主通政司嚴。在京數載。屢蒙家主賞賜。致積有銀子五十兩。有素識之張老兒。現開豆腐店生理。稱因缺本。向小的貸銀五十兩。充本。約以一月爲期。茲越五月。屢討弗償。張某欺小的。異鄉旅家。以爲易噬。只得匍伏台階。叩乞拘追。給領等情。據此。具批具稟。是非一訊。自明。候卽差拘赴案質訊。如果張老兒昧良。賴欠。亟應追給。并治之以罪。如虛坐誣。粘卷附詞。在案外。合行拘訊。爲此。票差本役。卽速前去豆腐店。拘出該張老兒。帶赴本司。以憑當堂訊追。去役毋得緩延。藉票滋事。如違。責革不貸。速速。須至。票

者。嘉靖年月日承發房呈 司行限一日銷。

張老兒看了說道。是了。這是你們不錯的。我與你去就是了。於是三人同來到衙門。任德即時具了帶到的票呈。裏面批了出來。隨堂帶訊。任德張成二人便小心伺候。自不必說。再說那仇氏。正在裏面與女兒閑話。急急出來。只見丈夫。只有幾個鄰人。在店中說道。張老兒到底爲甚麼情事。致被拘攝。仇氏聽了。方纔知道。便急急趕來打探。正是。無端風浪起。惹起一天愁。畢竟仇氏趕到衙門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批評〕世間私願不酬。挾制良善者。盡是嚴二輩。孰知勢不可持。事不可狂。天下不少正大如徐公者。當知所警矣。

第十二回 徐指揮守法嚴刑

却說仇氏聽得丈夫被官差拘去。便沒命的走到各處探聽丈夫消息。却原來未知影響。逢人就問。恰如瘋了的一般。幸遇着了對門的劉老四。問起情由。方知張老兒現在兵馬司署內。仇氏即便來到署前。却又不敢直進。只得在外面東張西望。恰好張成出來。看見喝道。你這婦人。在此東張西望的。到底爲甚麼。仇氏道。我是豆腐店裏張老兒的妻子。聞知丈夫被拘在此。故來看看丈夫的。張成道。原來你就是張老兒的妻子。你丈夫現在班房內候訊。不便放你進去。你若要看他。明日再來。他不過衙門些錢債細故。不必大驚小怪。說罷。竟自進去了。仇氏聽了。方才明白。只得轉回家中。對女兒說知。元春聽得父親被繫。放聲大哭道。我想父親今日之苦。皆因爲我所致。如今捉去。不過是要還銀而已。也罷。孩兒受雙親深恩。怎忍見父吃苦。母親何不將兒賣了。得銀還了此項。免得父親受苦。不然。那嚴二暗行賂。致囑官更。那年老多病的人。怎生受得這般苦楚。誠恐一旦畢命。囹圄則兒萬死不能贖其罪也。仇氏道。兒不必如此。我想錢債細故。官府也不能把他老着。怎麼樣委曲呢。待等明日。做娘的進內來去探聽如何。再作道理。多方勸慰。元春方纔收住眼淚。這一夜母女的憂愁。筆難以盡述。再說是日午後。徐公升堂。吩咐張成。把張老兒帶上堂來問道。你這老兒。偌大年紀。怎麼昧良。吞賴人家的血本。是何道理。張老兒叩頭道。小兒果是欠的嚴某銀十兩。並無五十之多。今嚴

二因說親不遂，挾恨誣告。以此夾制小的，是真。徐公道欠銀，就是欠銀。怎麼只說起婚姻事來，難道嚴二要與你做個親家，亦不辱沒于你。其中顯有別故。你可始末從實招來。張老兒叩頭道：事因本年五月，小的欠了官租，無處措置。嚴府是小的，慣送豆漿的。嚴二所以認得小的，因提及追呼之事。嚴二一時慷慨，許借小的銀子十兩。實則八扣。每月加三利息。一月為期。期滿子母繳還。此際小的迫于還稅，只得允肯。即時立券。嚴二收券發銀時，已天黑。小的攜銀歸家，不及細看。比及次日，到銀號裏還稅。將銀一看，乃是夾鉛的。此際小的，即趕到嚴府回換。奈嚴二不見，直候至第三日，始得一面。此際嚴二立心撒賴。那肯認錯。還說他的銀子，是上人賞與他的官寶。那有官用來鉛銀子的道理。把小的冒罵一番。還說要將小的送來。老爺處打板枷號等語。小的此際無以自明，只得回家。比及到門，公差喧嚷。幸得店中來寓的那位海老爺，看見一時慷慨，借了幾兩銀子，才得把房稅清楚。至期嚴二就來討債。此時小的就為這項銀子，憂思成病，臥於床上。連豆腐也磨不得。那有銀子還得。嚴二在店中大聲嚷罵，立要討債。此際小的妻子，都來求懇。豈料嚴二心懷私念，就時假賣人情，不特不來討銀，反將一小錠銀子，在放小的家中，稱說相助。小的衣食藥費，如今銀子現在家中。從此嚴二一連五個月頭，都不來討債。于前三日，忽遣李三媽來小的家中，說親要娶小的女兒為妻。想女兒今年纔得一十五歲，那裏配得嚴二。所以小的不允。孰料觸怒了嚴二，復令李三媽來說。若是不允親事，便要立即還銀。故特到老爺台前，冒告是實。徐公道你說來，雖則如此，但是你現有借券在此，怎麼說是虛偽。張老兒道：小的親手書券的時節，是十兩數目。如今券上不知多少寫的。徐公道：現在是五十兩呢。張老兒道：天冤地枉，這是那裏說起。必然是嚴二故意改寫，以此挾制小的了。求爺詳察。徐公道：真假皆當質訊明白。喚了嚴二到來，濁清立分矣。吩咐將張老兒帶候。差館下質，遂將一通名帖，差了張成，到嚴府提取。嚴二到案相質，即便退堂。再說張成拿了徐公的名帖，來到嚴府，恰好嚴二正在門房上坐着。張成便走上前去，唱了一個大啞道。嚴二先生，我們是兵馬司那裏來的。有話兒要面見大老爺，就拜煩相傳一聲。嚴二不知就裏，接了名帖，便即到內宅。時嚴嵩正退朝而回，在書房內看稿。只見嚴二手持一個名帖，走近身邊，說道：兵馬司徐爺有名帖到候，并差人有話面說。嚴嵩接過帖來一看，只見上

寫着。年家眷晚生徐煜邦頓首拜。

嚴嵩看道：他與我素無來往，今日差人至此何事？只管傳了進來，看他有甚話說。嚴二領命，立時傳了張成進內，張成連忙叩頭，嵩喚起來說話。張成道：小的奉了家老爺，有帖子請安。二者因為尊管嚴二爺，昨日有狀子到本衙門控追豆腐店張老兒銀兩，本衙業已將張老兒拘到，即時審訊。奈張老兒不服，稱說只欠十兩，並無五十兩之多，非對質不足以服其心。故本官特差小的到爺府上說明，要請二爺過去對質。嚴嵩聽了，笑道：原來如此，這是應該。便吩咐嚴二道：你既告了人，如今要去對質，即隨該差前去，就是原帖安請。嚴二不敢不遵，便與張成叩謝了，隨即出府而來。暫且不表，再說仇氏探聽丈夫審過，押在差館聽候質訊。自思嚴二勢大，倘若徐公徇情，如何是好？便與元春女兒商酌。元春道：母親所慮極是，如今兩造打官事，一則要有錢，二來要情面。他那邊是財勢俱全的，我們只怕吃虧呢。想那海老爺十分衛護我們，如今何不向他求個計策，倘幸而超脫，也未可知。仇氏道：微汝言，我幾忘之矣。於是母女一齊來到客房，見了海瑞，備將丈夫的情由對他說知，並要求他拔救。說罷，母女跪在地上，叩頭不起。海瑞連忙把仇氏扶起，說道：尊嫂不必過禮，此事尚容酌議。如今尊夫不過是候質而已，總之繳足十兩銀子，還了他，就是仇氏道：欠債還錢固是本該的，只是目下沒有銀子，如何是好？況且嚴府上的人，權勢俱有，倘若徐公受了人情，却不把拙夫難為麼？海瑞道：不妨，這位徐爺本是我的鄉親，我常與他來往的也罷。待我到他署中，把你丈夫的真情對他說知，求他格外施恩於他罷。只是銀子是要繳的，你家却又沒有，我尚有二十餘兩銀子在此，只索借十兩罷。當日這錠假銀子，并嚴二放下的銀子，都要一併拿去繳了。如此情證俱有，自然嚴二無能為的。仇氏聽了，說道：前日官稅又累了海老爺代墊，尚未償還，如今又怎好再取老爺的客囊呢？海瑞道：這個不妨，你可拿了那日前的兩項東西來，立即與你前往，就是仇氏母女再三稱謝，便將一錠假銀幾兩碎銀，一併交與海瑞。海瑞就在箱內取了十兩銀子，一全包好，別了仇氏母女。命海安拿了名帖，一徑望着兵馬司署而來。時徐公上衙門，方回門上的傳進海瑞的帖子來，說是親拜。徐公即令開門，延入，彼此相見，略敘寒溫。海瑞道：小弟今日之來，特有一事相挽，必求鄉台作情者。徐公笑道：海兄，你我鄉親，

怎麼說了客套的話出來了。豈不令人笑煞呢。海瑞道：不是小弟之事。乃爲他人之事。理應如此。徐公道：到底爲何人之事。只管說來。弟無不代爲力者。海瑞遂將張老兒告貸嚴二之銀始末對徐公說知。徐公道：吾昨日堂訊張老兒之時。亦疑到嚴二改寫券數。故此特令人到通政司要了那廝前來對質。帖子已去。諒不久便到。想奸奴如此肆害。這還了得。小弟是個不避權勢的。須要辦他。海瑞道：現有假銀碎錠在此。如今小弟代張老兒繳還十兩。一併帶來了。即喚海安拿上來。與徐公觀看。徐公歎道：再不料奸奴如此。言之令人髮指。遂吩咐家人將三項銀子立時交與張老兒。叫他到了對質時。拿來呈繳。海瑞道：仰蒙鄉台照拂。如弟身受也。徐公道：不是這般說。小弟生性最好鋤奸去暴的。海瑞謝別而去。少頃張成來報。嚴二業已喚到。請爺示期帶訊。徐公聽得嚴二喚到。即吩咐各役在大堂伺候。少刻升堂。徐公坐在公座上。吩咐先帶嚴二上堂。嚴二來到大堂。見徐公打千請安。徐公大怒道：怎麼見了本司不跪。那裏來的若大的家奴。吩咐左右。撻下去。先打五下。脚拐兩旁。答應一聲。把嚴二撻下。重重的打了五下。叫痛連聲。只得跪下。徐公道：你控告張老兒欠你五十兩銀子。可是真的。嚴二道：怎麼不是真的。現有張老兒親手書券爲據。求爺詳察。徐公笑道：張老兒欠你十兩銀子。是真的。只是券上的銀子。那實在的銀子。却是假的。不是你存心害人。嚴二道：銀子真假。張老難道不認得。況且事隔三日。方才來換。便可概見矣。徐公道：可又來。既說是五十兩。怎麼又只賴爾一錠。這還有什麼辯處。嚴二不服。徐公即喚左右帶張老兒上來。須臾張老兒到堂。徐公道：爾的有無捏騙。今日對着本司質證得來。張老兒便將嚴二如何起意借銀。如何逼債。如何遣媒來說親事。備細說知。并將三項銀子呈上堂去。徐公道：嚴二。你的假銀子。現在此處。至于放下買好的銀子。亦在此處。你還有何說。嚴二道：假銀不在。今日言之。這幾兩銀子。是我一時可憐。故此幫他的。難道有甚麼不是麼。徐公大怒道：你在本司面前。如此矯強。其橫暴可知。本司要先辦你。一個假銀騙陷。恃勢挾制的罪名。吩咐取大枷過來。先將你這廝枷示通衢。然後再行申辦。嚴二聽得要枷他。示衆急忙叩頭說道：求爺恩典。容小的剖訴。正是：人心似鐵。非爲鐵官法。如鑪鐵鑄鎔。畢竟嚴二說出甚麼話來。且看下回分解。

〔批評〕嚴二之矯強恃勢，見官不跪，可惡已極。若非徐公抗厲，則小人得志，張老兒受屈無伸矣。枷示通衢，正以揚揚失於約束，家人之過，言正理順，故不避權貴矣。海公從來不肯爲人通情，夤緣今日因仇母不得已而一緩頰，此正報張老兒平日之厚待於己者也。

第十三回 三部堂同心會審

却說嚴二聽得堂上吆喝，要取大枷來，將他枷號。那時嚴二慌了手脚，無奈叩頭哀乞道：「小的借銀與老兒，本非歹意。今蒙老爺枷號，則主人之面目何存？恐於理不順。」徐公道：「該死的奴才，自知有罪，却不自悔，動輒以主人權勢嚇人，別個可以被爾恐得。我徐某既奉聖旨來守職，惟知執法如山，再不肯半分徇私的。你恃着主勢，重利放債，律例均嚴，自應按議。又何况以假銀坑陷貧民，加寫券約，種種不法，言之令人髮指。本司只知照公辦公，分毫不爽，吩咐左右，將大枷來，各差役答應一聲，急急將頂大極重一面大枷，抬到堂階，看時約有一百斤重。」徐公道：「來給我快些上了，須臾之間，把嚴二上枷。」徐公親執硃筆，標判枷由寫着。

五城兵馬司指揮枷號恃勢騙犯人一名，嚴二示衆。枷號三月，限滿另辦發仰正南門示衆。枷子上頸膊，嚴二此時無可奈何，徐公吩咐將嚴二發出去。這張老兒只許繳銀八兩，另有假碎各銀，均交庫吏收貯。判畢退堂，書吏領了贓銀進內稟道：「老爺適間枷號嚴二，固屬情理均有，但伊主嚴嵩現任通政，威權正盛，今老爺將他家人按律，不無妬忌之念。」老爺既已秉公，即當申奏朝廷，方是正理。庶有實證，望老爺詳察。徐公聽了點頭道：「非汝言，吾幾忘之矣。須要通詳，方可冀邀代奏。如此汝可即速繕詳文送閱，以定行止。書吏應諾，即到外廂連夜書繕詳文，立即送入。」徐公接來一看，只見寫的是：

五城兵馬司指揮徐煜邦爲奸奴恃勢欺壓赤貧，案經審實，以祈俯察事。竊照南城張老兒開張荳腐小店，一向守分，夫妻無子，只有一女，年將及笄，父母三口相依爲命。迨因本年張老兒店中生意淡泊，拖欠地稅，屢奉迫催，張老兒無以爲計，憂焦莫解，適送豆漿前往嚴府，而嚴二素日認得張老兒，見其面帶愁容，偶爾詢及，張老兒備將始末

罄訴嚴二卽爲之慷慨許借銀子十兩約以八扣加三一月清還張老兒迫於交稅明受重利希圖應手卽日書寫借券交嚴二收執時已日暮嚴二故以假銀相授張老兒不暇細驗卽將銀袖回家次日卽至銀號兌納孰料該銀夾鉛嚴二具係有心坑陷此際張老兒旣不能上納國帑復又受騙隨卽赴府尋覓嚴二回換而嚴二預知隱匿使張老兒欲見無由直至第三日始得見面嚴二卽責以不早來之詞張老兒并述不得見面之由嚴二正在行計之秋那裏便甘易換說銀是通政賞賜焉有假夾之理原以張老兒貧老無依噬肥混賴爲詞將要面稟嚴通政送司究辦張老兒本乃市傭忽聞此言如稚子乍聞轟雷心膽俱裂只得抱憾而歸甫及店門而公役追迫之聲喧闐一室正在無可如何之處恰值住居客人見其情景難堪不忍見彼狼狽也特捐囊代納稅項迨至期滿嚴二卽到逼討時張老兒亦因欠債無償憂思成病臥床閉鋪自治不暇妻女枵腹奚能及償故嚴二得肆詈罵百般索詐張老兒妻仇氏女元春見嚴二追逼隨面懇寬限冀稍寬期限嚴二偶見元春美貌便欲共賦桃夭先自包藏禍心立寬期限復以碎銀相助慷慨而去蓋實欲藉此以見好子仇氏母女者也迨去後五月不來實有預算旋遣李三媽爲媒說親而張老兒夫妻以女與嚴二年紀不當堅執不允嚴二怒復遣李三媽致詞稱說如不允議卽要還銀竊將借券加改一十兩爲五十兩欲藉多欠以爲挾制之術控追前來經職喚張老兒到案再三研訊所供不諱似無遁詞隨卽喚嚴二赴質經張老兒面證其非所有假銀并碎銀等項當堂呈繳而嚴二恃勢不服抗違堂判實屬目無法紀忖思都會至大豈容此等奸奴作惡將來必至效尤又查律載家主作官失約家奴致作奸犯科罪止軍徒者主照失檢律革職今通政嚴嵩身爲通政大員不能覺察一家奴遂致坑陷良民抗藐地方官員實屬不能防範有缺職守理合查照國律按擬其家奴嚴二合問議恃勢剝民重例杖一百發口外寧古塔充軍其家主照濫職失約律照例革責理合先行具稟憲台察奪除已將嚴二枷號候辦合行詳候憲台察奪施行須至申者 右申五城都察御史監察道王 嘉靖年月日兵馬司徐煜邦

書吏把繕稿呈進徐煜邦看了立時書了行字書吏卽刻繕正送進用印立時申詳到監察道處這監察道姓王名恕

原係山東臨城人。由進士出身。歷任部屬。特授今職。最是一個忠直之臣。見了詳文。即時收了進內。批道。

如果嚴二不法。重利剝民。并用假銀。陷害貧戶。大干功令。仰即嚴究。歷來所犯次數。錄供詳報。候具奏請旨定奪。先將張老兒保釋。如質訊再行傳喚。毋得濫行羈押。粘抄并發。

這詳文一批發了。兵馬司敢不領遵。即將張老兒取保回家候訊。暫且按下不表。再說那王恕。即日具本奏知。嘉靖帝看了本章。私忖道。嚴卿爲何失察家人。致被有司參奏。這是國家定例。礙難輾轉。遂殊批道。

通政司嚴嵩。有無縱容家人滋事。着三部大臣。秉公確訊具奏。如虛坐誣。先將該指揮承審緣由錄報。候旨定奪。旨意一下。三部大臣領旨。即來請嚴嵩赴質看官。你道三部大臣是誰。小子說來。

兵部尚書唐瑛。刑部尚書韓臬。太常寺卿余光祖。

這就是三部大臣。明朝定例。凡有在京大小官員。作奸犯科者。皆傳三部會訊。當下嚴嵩聽得有旨。發到法司衙門候勘。大驚埋怨道。這奴才從沒來由。有限銀子。怎麼鬧出這般大事來。連累於我。既今奉旨。不得不去。遂換了青衣便服。來到三法司衙門。恰好三位大臣升堂。嚴嵩只得低頭下氣的報門而進。正所謂。既在矮簷下。怎敢不低頭。嚴嵩既進了大堂。只見三位大人端然坐於座上。嚴嵩只得上前行參。韓臬道。通政司少禮。請廂房少坐。有話再來相請。嵩揖退。少頃韓臬吩咐左右。將人犯帶上堂來。須臾張老兒嚴二俱已帶到。跪於堂下。韓臬吩咐把枷鬆了。然後問話。左右立。即把枷脫鬆。仍帶嚴二上堂。跪下。韓臬道。你就是嚴二麼。嚴二叩頭道。奴才便是嚴二。韓臬道。你身充通政司家人。自有吃着何故。重利放債。假銀騙陷。改寫借券。藉制貧戶。復敢勒娶人家閨女。這就罪不容誅了。你可知死麼。嚴二叩頭。奴才並不敢索賴良民。借銀圖利。這是有求大人參詳。就是韓臬道。既有許多銀子。借與人家。敢是在外勒詐人家的麼。嚴二叩道。這個奴才怎敢。此項銀子。乃是家主平日賞賜的。韓臬道。那有賞賜得許多。我也明白了。是必你家主交與放債的是。真你便于中侵易。故意騙人。可是的麼。嚴二道。家主身爲大臣。焉敢放債圖利。還望大人詳察。韓臬看見嚴二口供太堅。不肯成招。便令帶了下去。遂喚張老兒上堂。細問一遍。張老兒就照着前供直稟。唐瑛聽

了。想一想，便向韓杲耳邊稱說如此如此。這般這般，韓杲點頭，便令把張老兒繳的假銀，并碎銀二項，呈了上堂。又喚左右請嚴嵩說話，須臾，嵩至。唐瑛道：「通政不合與銀子奴才放債，故有今日。如今這錠假銀，嚴二堅供是通政原兌銀子，說這般如此，只恐有累足下矣。」嚴嵩只道真是嚴二所供，乃作揖道：「在下原有些須銀子，交與嚴二生息，俾得藉此養贍，並非圖利肥囊。那有假銀之理？只是奴才自行換易，是真。列位大人休聽此奴謊說。」韓杲道：「銀現在這裏，足下可看一看，是原物否？」遂將假銀遞與嚴嵩觀看。嚴嵩接着笑道：「那裏是在下的，即在下下的銀子，交與此奴手上，俱有字印。列位大人不信，可即令此奴來面證可也。」韓杲便令取過嚴二上堂。嚴嵩一見大怒，罵道：「該死的奴才，私用假銀，還敢賴我。我平日交與你的銀子，皆有字印的，爲甚麼在各位大人面前誣主？」嚴二聽了不知所以，含糊應道：「爺平日交與小的銀子，果有字印的，此錠無印，乃是張老兒換轉了的。」唐瑛聽道：「是了，是你主是個官府，那有這項假銀來，都是你換了的。」遂請嚴嵩方便，即令左右將嚴二仍復上了長枷，把張老兒釋放回家，吩咐退堂。三位大人商酌，要將嚴嵩容縱，家人出本放債字樣，具本申奏。唐瑛點頭道：「如此甚善。」三人遂聯銜上本入奏。嘉靖看了，心中褊袒着嚴嵩，乃親批本尾云：

嚴二藉主放債是實，干連家主，殊屬有因。此所謂城門失火，殃及池魚者也。朕已洞悉其情，茲着將嚴二枷號三個月，期滿杖釋，以警將來。嚴嵩着革職留任，以示失察之咎。張老兒免議。欽此。

旨意下了，三部大臣只得遵旨發落。正是：世上無財不爲悅，朝內有人好做官。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批評〕嵩平日多詐，一旦今爲三人試出，因而獲咎，非嵩少識，實三人多謀也。

第十四回 大總裁私意汚文

却說聖旨一下，三部大臣只得遵旨辦理。嚴嵩奉詔革職留任，嚴二枷號不題。光陰荏苒，日月如梭，不覺又過三個月餘。其時嚴二業已鬆枷復回嚴府。嚴嵩亦開復原職，惟嚴二挾恨張老兒，時刻要尋事陷害，所恨並無其隙，暫且隱忍。又說元春見海瑞屢次有恩於父，心中十分感激，時對父母說道：「海老爺在我們店中將近住了兩年，父親屢屢受他

大恩自愧我們毫無一些好處報効。心中甚是過意不去。如何是好。張老兒道。海老爺是一個慷慨的人。諒亦不在此。只是我們記在心上。好歹報一報他的大恩。就是一日元春偶見海瑞。足上的鞋子破了。便對父親說道。你看海恩人的鞋子也穿破了。我意欲親做一雙送他。聊表我們的心。以爲報恩之意。不知可否。張老兒道。如此甚好。亦使他知我父女心中。便即時到街上去買了鞋面上等南緞絲絨布裏等項。買齊回家。交與元春。元春道。父親可到海老爺房中。尋他一隻舊鞋來。做個樣子。大小不致失度呢。張老兒聽了。急急走到海瑞房中。而見了海瑞道。海老爺。我意欲與你老人家借件東西。不知肯否。海瑞道。你老人家要甚麼東西去用。只管說來。張老兒道。小老看見老爺雲履十分好樣。意欲借一隻去。依樣造雙穿穿。但不知肯否。海瑞道。這有甚麼要緊。便親自取了一隻舊鞋。交與張老兒手上。張老兒接過鞋來。就揖道。改日送還。遂相別。直拿到裏面。交與元春。元春便收下。次日照着式樣。把緞子裁了四頁鞋面。親自用心描綉。不數日已經綉起。果然綉得如生的一般。又將絲線滾鎖好了。隨又拿白布裁砌成底。不數日業已告竣了。是日將新並舊齊遞與父親送去。張老兒接鞋一看。道。我兒果然做得華麗。即便欣然手舞足蹈。急急的到街上買了一盤饅頭。將一個盒子盛了。送進客房。見了海瑞。納頭便拜。海瑞不知其故。忙挽起說道。老人家此禮何來。張老兒道。小老屢蒙老爺恩庇。無可爲報。昨小女親綉朱履一雙。送與老爺穿着。聊表寸心而已。海瑞道。不過略爲方便。何足爲念。又費姑娘心。這斷不敢領惠了。張老兒道。小女區區薄意。豈足爲敬。老爺如不肯賞面。使小老合家不安。海瑞道。既蒙你父女一番好心。在下只領一隻足矣。餘者決不敢領。張老兒笑道。鞋是一對的。那有受一隻之理。海瑞道。我本不敢收的。只是你老人家一番厚意。故此不得已。收下一隻。以爲他日紀念。張老兒道。收下一隻。也就罷了。只是這幾個點心。還要望老爺再一賞臉。如何。海瑞道。受了鞋。這就殼了。點心是決不敢領的。張老兒再三央求。海瑞決不肯領。張老兒無奈。收回。海瑞受了這一隻鞋子。看見果然刺綉得好。玩視良久。收置箱中。暫且按下不題。又說嚴二一心挾恨着張老兒。恨不得一時尋事陷害了他。適值嘉靖有旨。要選宮妃。凡有人間美女。俱着有司送京候選。這旨意一下。各省欽遵。紛紛挑選。陸續進京。自不必說。嚴二聽了這個消息。滿心歡喜。自思此恨可消矣。遂將元春名字面貌。

令畫工繪了。就假傳嚴嵩之意，送到大興縣來。那大興縣姓鍾名法三，見了畫圖，吃了一驚，說道：「天下間那有這樣美女子，真天姿國色也。」遂即時來到張老兒店中，把張老兒喚了出來，到把張老兒嚇了一跳，戰戰兢兢的出來跪着。知縣道：「聞得你的女兒生得美豔，當今皇上亦已知到，現有畫圖發下，着本縣前來相驗，可即喚了出來，待本縣驗過，好去覆旨。」張老兒道：「小女乃是村愚下賤，蒲柳之姿，怎能配得天子。」知縣道：「這是皇上旨意，好好叫他出來，一看就是。」張老兒不敢有違，只得進裏面。那元春只得隨父親出來，見了知縣，深深下拜。知縣定睛一看，果然勾人魂魄，說道：「果與畫圖上不差，今可隨了本縣回署，待等香車寶馬，令人教習禮儀，送進宮去，管教你享不盡富貴。」就即吩咐左右立喚一乘小轎上來，將張氏先送進署去。張老兒那肯容去，急急喚了仇氏出來，一齊跪在地下哀懇。知縣那裏肯吩咐，連上轎，如違與抗違，聖旨定罪。張老兒不敢再抗，眼巴巴望着女兒上轎而去。知縣押後而行，仇氏哭倒在地，反是張老兒再三勸慰。時海瑞亦來相慰道：「二位不必悲泣，令媛具此才貌，此去必伴君王的。二位就是貴戚，富貴不絕的。況他是奉旨來召，縱是哭留，也是無用。」張老兒聽了，方纔漸漸止了哭泣，只得安心靜聽消息。正所謂：眼望捷旌旗，耳聽好消息。再說元春被知縣喝令左右強扶上轎，來到內署，幸有知縣夫人爲他寬慰。元春自思：薄命紅顏，今已至此，亦不悲泣了。知縣大喜，立時令人制造香車寶馬，以及錦綉衣服，忙了半月，諸事停當。此事元春亦習熟了。見君的大禮，鍾知縣便來見內監王愷，將元春來歷備細告知。懇託愷王代奏，愷王應允，乘便奏知嘉靖大喜，即命王愷以宮車載入內庭。果見元春生得如花賽玉，雖西子太真，亦無以過之。龍心大悅，令備宴在西華院，與元春歡宴。是夜帝與元春共寢，十分歡喜。次日即冊爲貴妃，令內監持千金賜與知縣，將張老兒欽賜一品，仇氏爲承恩一品夫人。另是彩緞黃金玉璧等項，賜賚甚厚。此際張老兒乍膺爵顯，又得欽賜許多東西，竟不知所措，惟有望闕九叩而已。又來叩謝知縣。鍾法三看他是個國戚，急急開正門迎接，備極謙厚。張老兒道：「小女若非大老爺，焉有今日。此恩此德，何時可報。」知縣道：「豈敢。此是娘娘洪福，與僕何干。但是國戚，尚有定制，公今既爲貴戚，自當珍重，舊業合行棄却矣。」張老兒道：「大老爺吩咐，本當從命。但是小店尚有一位海老爺在店中住了二載有餘，今一旦改業，豈不撇下了他。」知縣道：「這客

人那裏住不得。何必介意。張老兒道：不是這般說。這位海老爺雖是個客人，然有大恩於我家者也。今得富貴，豈可棄之。知縣道：既是恩人，不忍相棄，就留下這店，與他居住就是。大人與夫人可到敝衙來住待等造了府第，然後遷去便了。張老兒應諾告別回店。將此是對海瑞說。知瑞曰：這是本該如此，但寶店物件太多，只恐在下一時不能照拂。若有遺失，心中過意不去。況且場期在邇，會試後即便言旋，久欲遷住別店，恰好相值，就此交還。老大人便了。張老兒道：如此豈非是老拙故意推出恩人麼。這却反爲不美。如今恩人且再屈些時，待會試後再去不遲。若今日遷去，人皆說我負心人也。再三強留。海瑞只得住下。未幾便是場期。海瑞打點會試，自不必說。會試大典，嘉靖帝欽點幾員大臣爲大總裁。你道那幾位。

大總裁通政司嚴嵩，大總裁禮部尚書郭明，副總裁兵部侍郎唐國茂，副總裁詹事府左春坊胡若恭，提調兵部侍郎王瑯，監試官太僕寺卿沈蔚霞，巡風官光祿寺卿應元，監試官內閣學士劉彬。

內簾同考官

翰林院侍讀學士朱卓雲，翰林院檢討伍相，刑部主事劉瑾，工部郎中李一敬，戶部郎中果常，給事員外郎白亮祖，太子洗馬鄒陞，翰林院侍讀學士呂知機，侍讀學士胡湍，太常寺少卿陸和節。

外總巡緝官

步軍統領一等承恩齊國公張志伯，左衛都指揮開國誠議伯胡椿。

其餘在事人員不必多贅。到了三月初六日，各官入闈時，嚴嵩是個大總裁，自然另具一番模樣。各官俱不心服。嚴嵩與衆人大不相同，所以各懷異向之心。暫且不表。到初八日，各省舉子紛紛入闈。海瑞亦到貢院，點名已畢，各歸號舍。初九日五更就出題目。

首題：大學之道一章。次題：君子務本一節。三題：足食足兵一章。詩題：賦得春雨如膏，得速字。五言八韻。

題目一下，各舉子潛思默想。海瑞更不思索，一揮而就。頭一個交卷，就是姓海的。到了二場，五經文論。海瑞作的十分

流利三場策問。亦中時弊。海瑞自忖今科幸或獲售。亦未可定。遂在店中靜候放榜。再說海瑞的卷子。是朱卓雲首薦上去。三位總裁俱稱嘆不已。以爲會元非此卷。却再沒有第二卷可得的。會謂宜置第一。惟嚴嵩心懷妒忌。自忖他們看我不上眼。我是個正總裁。主政在我。我却偏偏不中他。遂在卷上面故意弄了油脂在上面。到揭曉日。四位總裁都在至公堂上。共議五魁。三位都說此卷可以中元。惟嚴嵩搖首道。不得不得。衆問何故。嚴嵩道。列位還不會看見麼。你看上面沾有油脂。這却不得越例的了。郭明道。這是我們裏面沾了的。却不與舉子相干。若是自行打污的。收卷官就有證明。房師也不薦上來了。豈可因此屈了此人之才。嚴嵩道。但看其文理亦甚平常。竟不中之。故意將卷子撇開。另取別卷抵換。正是。功名皆命定。偏遇喪良人。畢竟後來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批評〕元春爲嚴二所恨。故借此以洩私忿。誰知元春藉此反得富貴。此實天有以使之者也。豈人所能預定者哉。海瑞三篇文字。自以爲必售者。孰料偏有嚴嵩以私怨屈公才。一榜不得。名落孫山。此却功名不得而強求者也。于此信然。

第十五回 張貴妃賣履訪恩

却說嚴嵩心懷妒忌。要顯自己利害。故意把共薦的會元卷子。撇了開去。另換一卷上去。抵補。把榜放了。故此海瑞名落孫山。無情無緒的。不禁長嘆。海安道。老爺不必如此。今科不着高中。明科再來。就是海瑞道。功名得失。固不必怨。但此刻盤費都沒有。如何歸家。海安道。昔張老兒貧困時。老爺屢捐客囊。相濟。如今他已富貴了。何不向他略借百餘兩。以作路費。下科赴考。便帶來還他。就是海瑞道。你們那裏知道。張老兒到底不是讀書的人。今者偶因女兒乍富。乍貴。我却向他借貸。則平日護衛他的。心事也盡付之流水。况我曾有言說過。會試後便遷居的。如今名落孫山。復有何顏。再與伊人相見。遷居之後。再圖歸計。你二人可到外邊尋見旅店。遷了出去。再作道理。海安不敢多言。便去尋覓旅店。不題。再說張老兒因女兒乍得富貴。此際就有許多官員與他來往。這一日是那一位大人相請。那一日是那一位尙書部堂邀飲。所以無一時空閑時節。這仇氏亦不時到宮裏伴侍女兒。那店中並無一人來往。海安尋着了旅店。便來

說知海瑞看見張老兒不在店中，遂作一書札，用爲留別之意。其書云：

萍水相逢，竟成莫逆。三載交契，自謂情殷。諸承關注，感荷良深。更喜天寵乍加，椒房亞后，貴勳之慶，欣慰故人。瑞命途多蹇，仕路踳躑，兩科不售，徒有名落孫山之嘆。今議圖歸計，故以暫別東道主人。近因老丈貴務紛紜，不獲面辭。所有店中什物，俱已照點，如數封誌完固，並請隣人眼同點齊，封鎖店門，以俟翁歸檢點。所有厚惠，統俟將來啣結可也。定期歸日，另當躬親拜辭。端此布達，並候陞祺不一。晚生海瑞頓首。

海瑞把書信寫了封固，另將房內什物，逐件開注明白。命海雄請了左右隣人來到，告知備細，並請他們眼同查點一次。什物各件，交付清楚，隨與隣人告別。一竟搬到東四牌樓旅店住下。徐圖歸計，比及張老兒回時，海瑞已經搬去兩日。隣人備將言語告知，張老兒不勝贊嘆其忠厚，及進裏面，看見了遺札，自悔不該前到某人家去飲酒，以致不能與海瑞恩人一錢，深以爲恨。暫且不表，再說元春既蒙恩寵，貴掌椒房，然時刻念着海瑞之恩，未嘗須臾忘報。這一日看了新科進士錄，却不見海瑞的名字，嘆道：「何伊人之不偶也！他的才學，以及心術，慢說一名進士，即使狀元，亦不爲過。怎麼名落孫山，這是何故？想起當日我父母被嚴二強逼之時，若非海恩人相救，焉有今日之榮？受恩豈可不報？但恐他看見榜上無名，卽議歸計，我縱在皇上面前提掣他，也是枉然的。」左思右想，忽見仇氏進宮而來，元春便問道：「母親，他看見榜上無名，卽議歸計，我縱在皇上面前提掣他，也是枉然的。」左思右想，忽見仇氏進宮而來，元春便問道：「母親，近日海恩人在店中作何景況？」仇氏道：「他見榜上無名，竟遷去了。臨別之際，你父親不在店中，他便邀了左右隣人到店內，將他房內所有的物件，逐一公同查點明白交代了。然後遷去，又不說是遷到那裏，及你父親回店，始知備細。又得見留別書札，只言不日就要起程，再來面辭等語。我想此人，真正是個誠實君子，來去分明，真是令人起敬也。元春道：「不獨誠實，而且義俠。我家若不得他衛護，只恐此時，你我不知怎生樣子了。只可惜他中不得一名進士，我如今却有心要爲他弄頂紗帽與他，只是不知他還在京城否？」仇氏道：「以我料之，此人必不會去。元春道：「母親何以知之？」仇氏道：「海恩人說話，是一句只說一句的。他的書中曾言，有了定期，親到辭行。若是回去，必來我家辭別的。今不見他來，是以知其必不會去。但是京城地方如此寬闊，東西南北，不知他住在那間店兒裏面。況且他是個沉潛的，在我們店中

住的時節你也見的。無事不肯出門。少立一回的。就是他兩個家人。亦不許出外走走。如此實難尋覓的了。此是你有此心。而彼無此機會也。元春道。只要用心訪尋。那有個尋訪不着之理。我想起當日住在店中。曾做了一雙綉鞋。相送與他。他止受了一隻。以爲日後紀念。此時我亦將這一隻收拾好了。如今現在什襲之中。明日我只喚一個內監。拿了這一隻綉鞋。在各門內呼賣鞋子。只是一隻。再沒有別人肯買的。若有人呼買。就是海恩人了。此却最妙的。見了海恩人之時。我另有話說。叫他在候着。我却在皇上面前代他弄頂紗帽。亦稍盡我報恩心事。仇氏道。豈不聞古人云。有恩不報非君子。有仇不報非丈夫。這兩句話。古人有云。你我正當去做呢。元春點頭稱善。到了次日。元春喚了一個內監。名喚馮保。吩咐道。我昔年在闈中。綉有一雙鞋子。及後失了一隻。再沒心神再做了。如今這一隻尚在這裏。我意欲命汝袖了此鞋。悄悄的出了宮門。到街坊上去。只將這鞋叫賣。若是有人叫買。你便賣了他。但只要問那人姓甚名誰。即來回我。不得張揚。自有重賞。遂將一隻鞋子交與馮保接。馮保拿着鞋子。悄悄的出宮而來。一路上逢人便叫賣鞋。人人看見是一隻鞋。只管叫賣。個個掩口而笑。都說他是獸的。馮保一連走了兩日。却不會遇着一人叫買。直至第三日。在宮中吃了早飯。却從東四牌樓這邊走出來。亦是一般樣叫喚。暫且按下。又說海瑞自搬出了張老兒店來。終日思想歸計。只是沒有銀子。如何回得粵東。意欲向同鄉親朋告貸。自念交遊極寒。只有潮州李純陽。在翰林院內。就是徐煜。却在兵馬司任內。其缺亦是清苦。餘者都沒甚來往。怎生開口求人。又念妻子在家必要懸望。諒此時亦已得見新科錄了。知我落榜。不知怎生愁悶呢。自思自想。好生難過。無奈只得往李純陽處走走。剛出門來。恰好遇着馮保。手拿一隻綉鞋。叫道。賣鞋。連聲不斷。海瑞看見。就開了眼。猛省道。這一隻鞋。我好像見過的一般。是了。是了。不錯的。就是張老兒的令媛。相送與我的。此際只收了一隻。見在箱子內。如今這一隻。怎麼落在這人手上。諒必有個甚麼緣故。待我喚轉他來。再作道理。便急趕上前去。叫道。買鞋。買鞋。喚了幾聲。那馮保方纔聽見。回轉頭來。問道。相公。你要買鞋麼。海瑞道。正是。請到小店議價如何。馮保暗中歡喜不迭。遂隨着海瑞來到店房坐下。馮保問道。相公。果是要買麼。海瑞道。果然要買。不知此鞋一隻。還是一對的。馮保見問。心中疑惑。因給之曰。一對。那有一隻買得錢的道理。海瑞

道如此不合式了。馮保急問：何故不合式？海瑞道：在下也有一隻，與尊駕這隻相同，故此要買。若說是一對，只恐剩了你的。一隻豈不屈了你的麼？馮保問道：原來相公也有一隻麼？乞借一觀，可相像否？相公意下如何？海瑞道：這又何妨？便令海安開箱，取了出來。馮保接過手來，將自己的一並，就是一對所出的，絲毫不錯。因暗暗稱奇，歡喜濃濃的說道：相公這一隻果然與在下的合式。想又都是一手所出的了。怎麼止有一隻？到要請教呢？海瑞道：這一隻鞋兒，却有大的緣故呢。待我說來，你聽，便將赴試之始，及茲之末，備說一遍。馮保聽了，始知原委。因問道：相公高姓？尊名？海瑞說了姓名。馮保聽了道：原來就是海老爺，失敬了。如今在此久居的呢，還是暫寓的呢？海瑞道：本擬即歸，只因缺乏路費，難以走動，故而遲延至今。左思右想，鬱鬱無聊，只得散步，往李翰林處走走。剛出門來，偶見此鞋，因而觸起舊日之情，請問駕上這鞋兒，却從那裏得來的？乞道其詳。馮保道：說來話長了，我有幾句話兒，你試猜一猜。看海瑞道：煩說來，待在下試猜中否？馮保朗吟道：

家住京城第一家，有人看我賞宮花。
三千粉黛歸吾約，六院蛾眉任我查。
日午椒蘭香偶夢，夜深金鼓迫窗紗。
東君喜得嬌花早，故伏甘霖夜長芽。

吟畢，海瑞道：猜著了，莫非駕上是宮內來的麼？馮保道：怪不得你們讀書的這般利害，一猜便猜中了。我直對你說：咱家不是別人，乃是內宮西院的司禮監。昨奉了張貴妃娘娘之命，着咱家拿這鞋子出來叫賣，說是有人要買，就要問了姓名，立時覆旨，却原來皇家娘娘受過老爺大恩的。故此着咱家前來密訪，想是要報老爺的恩了。老爺可住在這裏聽咱家的信，自然不錯的。遂即告別起身，回宮而來。見了張妃，跪下說道：娘娘，奴才爲主子訪着了。張妃便問：訪着甚麼？馮保道：容奴才細奏，便將如何遇海瑞，叫賣鞋，逐一說知。張妃聽了道：是了，是了，不錯的你，可認定了他的住址麼？馮保道：奴才已經認得了。故此回來覆旨。張貴妃道：你明日可將他那隻鞋兒拿來，我看我自有的話說。馮保應諾。次日天明，急急起來，連早膳也不用，一徑來到東四牌樓，到海瑞房內，彼此相見了。馮保備將張貴妃要看綉鞋一節，對海瑞說知。海瑞道：謹遵台命，乃起取出來，交與馮保，手帶回宮去。馮保大喜，作別而去。正是：山窮水盡疑無路，柳

暗花明又一村。不知馮保將鞋拿進宮去。張貴妃怎麼發落。且看下回分解。

〔批評〕海公到了此際。幾疑落魄京師。孰料忽有這一段恩惠。真人不能逆料者也。所謂事難預定。古人之言誠不謬矣。張貴妃受恩報恩。乃是自然之理。然令馮保持履訪探。復又要取原物。方有話說。作事精細的實可見。

第十六回 海剛峯窮途受救

却說馮保取了鞋兒。急忙來到宮中。見了張貴妃。將鞋兒呈上。張貴妃看過。果是原物。乃吩咐馮保道。你可去傳我的話。稱他做海恩人。請他暫且安心住下。旬日之間。必有好音報他。就是馮保領命。復到海瑞店中而來。口稱海恩人老爺。娘娘見了鞋兒。認得是自己原物。叫我來對恩人說。暫且安居。旬日之間。自有佳音相報等語。海瑞謝道。下士鄉愚。有何德能。敢望娘娘費心。相煩公公代奏。說我海瑞。多承娘娘錦念。已是頂當不起。焉敢再廬清懷。善爲我辭。則感激不盡矣。馮保道。咱家娘娘。是個知恩報恩的人。老爺只管寬心住着。咱家告辭了。海瑞送出店門。馮保又叮嚀了一番。方纔回宮。復命不表。元春此時。既知海瑞下落。便欲對嘉靖皇帝說知。求賜一官半職。以報厚恩。只是海瑞與己無親。如何敢奏。左思右想。忽然叫道。有了有了。就有這個主意。少頃駕臨西院。元春接駕。山呼畢。帝賜平身。令旁坐下。內侍把三峽水泡上。龍團香茗。帝飲畢。對元春說道。今日天氣炎熱。揮汗不止。與卿到荷花香亭避暑。看宮女採蓮罷。元春道。臣妾領旨。謹隨龍駕。內侍們一對對的擺隊伍。一派鼓樂之音。在前引導。帝與元春攜手。來到荷花香亭上坐着。那亭子是白石雕砌成的高殿。四面盡是玲瓏窗櫺。對着荷池。那池裏的荷花。紅白相間。下面有數十對鴛鴦。往來遊戲。又有畫舫數對。是預備宮娥採蓮的。此時帝與張妃坐於亭上。只見清風徐來。遍體皆爽。即令宮女取瓜菓雪藕之類。及美酒擺在亭中。與妃共飲。帝在居中坐。張妃再拜把盞。帝飲數盃。令宮娥彈唱一曲。只見張妃眉頭不展。帝笑問道。卿往日見朕歡容笑語。爲甚今日愁眉不展。却是爲何。莫非有甚不足之意麼。元春連忙俯伏口稱。妾該萬死。臣妾市井下賤。蒲柳之姿。蒙陛下不棄。列以嬪妃之職。則恩施二天。妾實出望外。受恩既深。常恐不足以報高厚。臣妾實有下情。敢冒奏天顏。伏乞恕罪。帝笑令宮娥挽起道。卿且坐下。有事告朕。朕當爲卿任之。元春再拜奏道。臣妾本乃下賤之

輩昔在父母豆腐店中，饑寒莫甚。上年一家俱病，父母將危，幸有廣東瓊山舉人海瑞，在妾店中作寓，見妾一家無依，虧他慷慨，屢損客囊，爲妾一家醫藥，遂得生全。今妾得侍至尊，父母俱貴，惟海瑞落魄京城，不得歸家，妾聞此情，心中實不忍，自恨弱質，不能少報其德，故此悶悶不樂，不虞爲陛下察覺，妾萬死不容辭矣。帝聽罷，大笑道：朕只道卿爲着甚麼，却原來爲此。這乃小事，何須介意。他既是舉子，怎不赴試，甘於落魄呢？元春復奏道：彼曾入闈，怎奈名落孫山，備將海瑞初次入京，過了場期，逐細奏知。帝道：此人功名不偶，命運坎坷，朕當與卿代爲報德。就是元春連忙謝恩，歡呼萬歲。帝即令取了紙筆，親書道：

海瑞懷才不售，功名不偶，此爾命數使然。朕特起之，着賜進士及第。吏部知照，即以儒學提舉銓用。欽此。寫畢，遞與元春看道：卿意云何？元春復山呼拜謝。帝令內侍即將上諭發出。吏部知道，隨與元春共飲數盃，方纔散席。回宮再說海瑞在店中思想，馮保取鞋去了，不知作何景况。正在沉思之際，忽聽外面一片聲喧，瑞急令海安出看。海安走出店來，只見幾個報錄的，內中一人手捧報條一張道：那位是新進士海老爺，快請出來待我們叩賀。滿店的人都道他是瘋顛的。這個時節，連殿試都過了，武闈又沒有恁早報，甚麼進士。大家都笑起來。海安道：我家老爺是姓海，既中了進士，可拿報條來看。那人便將手中的報條展開，只見寫着：

捷報貴寓大老爺海瑞蒙旨特賜額外進士及第。

海安看了，心中暗暗稱奇，便把報條拿進裏面，對海瑞說知。海瑞大喜，即時望闕謝恩，打發報子去了。正欲回身，又見有人來報說：是吏部差來的。海瑞接了展看，原來是簽掣浙江淳安縣儒學海瑞，心中不勝大喜，即打發了報人。次日冠帶伏闕謝恩，隨到吏部拜謝。那吏部看見海瑞是個格外恩賜的人，料爲天子所知的，便加意相待，自不必說。次日即令人送其文憑到寓。海瑞此際既得了文憑，只是苦無盤費，不得赴任。想起李純陽與他最厚，便連夜來見純陽，欲借銀子赴任。李純陽笑道：似此小弟實屬不情了。弟自到京以來，今已六載，家中付過兩次銀來京，現在拮据之情，莫可名言。但弟與兄相交最厚，義不容辭。十兩之資，可以勉爲應命。幸故人勿以不情見怪也。海瑞道：弟亦知兄拮据，但

事在燃眉不得已而犯夜行之戒。純陽道兄莫言此令人慚愧。遂令人取十兩銀子出來，親手遞與海瑞道：「微敬勿哂。」海瑞再拜稱謝道：「蒙兄分用，此德當銘五中。」閑話一回，方纔別去。回至寓中，只見馮保手捧着一個黃錦包袱，坐在店裏。一見了海瑞，喜笑相迎，說道：「恭喜老爺榮任，娘娘特着咱來道喜，並有程驢相貺呢。」說罷，把包袱雙手送與海瑞。海瑞接來，覺得沉重，說道：「海瑞何德何能，屢費娘娘厚意，便望闕謝恩。」然後收下。馮保道：「娘娘說，恩人老爺路上須要保重，一念放心做官，有甚事情，自有娘娘擔當。」說罷，起身告辭。海瑞囑道：「相煩公公代奏，說海瑞不能面謝，娘娘恩典，惟有朝夕焚香頂祝。」愿娘娘早生太子，馮保應諾而歸。少頃，人報張大人到。海瑞急急出迎，却原是張老兒前來道喜，並送程儀。彼此閑談了一番，方纔別去。海瑞將張妃錦袱打開看時，却是三百兩紋銀。又將張老兒的拆看，是一百兩元絲。此時海瑞有了四百兩銀子，計及到浙盤費之外，尙剩三百餘兩，滿心歡喜，即將適間所借李翰林十兩銀子原封包好，另將一百兩銀子包在一處，作書一札，其意略云：

異鄉拮据，形倍凄然。弟以冷曹累兄，實不得已而爲之也。幸而天假我便，承西院張貴妃惠我三百金，又叨張貴妃父親張公惠我百兩，值此旱涸之際，忽來西江之水，直甦涸魚，除應用盤用費外，尙餘三百兩奇。故人亦在涸竭之候，我敢不施一點西江水，而甦涸鮒乎？除將原銀歸趙外，另具百數少表，故人之情，幸勿見却。耑候升祺，不備。

海瑞恭拜

寫畢，將原銀并百兩一包的，連書着海安送去。隨又修下家信，亦是一百兩銀子，令海雄交與驛站，附回粵東省城，轉寄瓊州，打點明白，立即收拾行李起程。主僕三人出京城去了。再說嚴嵩自從開復以來，百計夤緣，每在帝前獻媚。今日暗奏這一部大臣貪贓，明日冒奏那一班武將怠玩，帝無不准。不知黜革了多少官員，帝十分寵他，不數月就陞了刑部侍郎。時威權愈大，嚴嵩之勢愈熾，心恨張老兒不死，反得大官，身爲內戚，每每思欲中傷之。豈知天不從人，海瑞去後，張老兒是一病不起，數日死了。帝念其國戚之貴，賜銀開喪，贈太師諡貞侯。嚴嵩愈惱。此時嚴嵩威權日盛，文武多有附勢之者，步軍統領張志伯，因嵩得封國公，嵩生子名世蕃，未週歲，張志伯即以幼女扳親，其女長世蕃一歲，二

人既訂了親，彼此互相作奸，鬻爵賣官，種種不法。帝頗有所聞，而不一問。嵩又建設府第，闢十頃，其中花園亭榭，與宮中相等。正是：天上神仙府，人間宰相家。嵩又以美女十名，教以歌舞，各穿五彩雲衣，每當筵前舞蹈，望之如五色雲錦，燦爛奪目，名爲霓裳舞，唱演既精，送嘉靖皇帝作樂。帝愈寵貴，卽加太保銜，陞吏部尚書，兼協辦大學士。張志伯在京既久，意欲討個外差，出去快活快活，就來央嚴嵩、嵩道外差，不過指揮巡按，公乃武職，兩缺俱不合例。除非欽差，則好。張志伯道：「近聞各省多有侵銷帑項，庫中多有虧空者，大人何不奏請聖旨，差某前往清查，藉此可以少伸心志，倘有所入，敢不與大人南北麼？」嚴嵩點頭稱善，卽日具疏入奏，以各省虧空太多，非專差大臣清查不可。若用文臣，未免官官相衛，武職出巡，則有公無私，查步軍統領爲人忠厚廉明，可充任此職。等奏，帝卽允奏。正是：一封朝奏入，百害日滋生。畢竟張志伯可得外差否，且看下回分解。

〔批評〕海公得了意外之官，正愁拮据，忽張妃張老兒相饋贈，寬闊有餘，一以分助故人，一以寄慰妻子，可謂公平心腸也。張志伯扳附奸權，得出外差，實欲席捲各省金帛，歸與嚴嵩分肥，故嵩力贊之，非爲公而實因私耳。

第十七回 索賄枉誅縣令

不題嚴嵩專權，再說那張志伯奉了聖旨，卽日收拾起程，由直隸山東巡察而來，一路上好不威嚴。頭寫的是奉天巡察四字，帶領兵部裏驍騎百十餘人，請了上方寶劍，所過州縣地方，有司無不悚然。額外的供應，儼如辦理王差一般。張志伯滿望席捲天下財物的，故以先聲奪人，方出京來，便自擅作威福，首先掛出一張告示：

欽差總巡天下糾察御史公張，爲曉諭事，照得本爵恭膺簡命，總巡天下各省錢糧，以及貪官污吏，受恩既重，圖報猶艱。本爵惟有一秉至公，飲水茹藻，以期仰副聖意。所有各省倉庫錢糧，均應徹底清查，如有虧空，卽行具奏，並各省命盜奸拐重情，如有貪官污吏，希圖賄賂，故意出入者，一經察覺，或被告發者，亦照實具題，決不稍爲寬貸。各宜自愛，毋致噬臍，預告。

這告示一出，沿途州縣，無不心驚膽戰，傳遞前途，以作準備。誰知道張志伯立法雖嚴，而行法實恕，只管打發家人預

通關節所過州縣勒要補折夫價銀一萬則免盤詰否則故意尋隙陷害所以地方有司莫不送財以圖苟免了事一日巡至山東歷城縣地方這歷城縣知縣姓薛名禮勤乃是山西絳州人氏由進士出身即用知縣爲人耿直廉介自從到任以來只有兩袖清風並未受過人間絲毫財賄閩縣百姓無不知其賢能頗有廉吏之聲這日接得前途遞到公文報稱張國公奉旨巡察各省錢糧官吏並有私書單道其中陋規之意這薛知縣乃是一個窮官那有許多財寶奉承與他況且自思到任以來並無一毫過犯案牘清理諒亦無妨只備下公館飯食夫馬等項而已先一日就有張府家人來打頭站帶領二十餘人來到縣中高聲大叫知縣姓名這薛知縣已在堂聽得明白心中大怒只得走出來了相見那家人端坐堂上不動問道你係知縣麼薛公應道只某便是那家人笑道好大的知縣既知國公爺奉旨到此糾察你爲甚麼一些都不預備直至我來仍是這般大模大樣的你可知我家公爺上方寶劍的利害麼薛公聽了道做縣荒涼沒有甚麼應酬的只是夫飯馬食已早備下了專等公爺經過就是那家人便道怎麼這般胡混難道前途的有司都沒有毫知會與你麼薛公故意裝聾作啞少頃國公到來好好叫你知道說罷竟自去了知縣雖知不妙只是不肯奉承任他的主意便了少頃張志伯領着一行人來到薛公只得出郭迎接張志伯吩咐進城歇馬知縣便在前引導迎到公廨張志伯坐定薛公入見請了安侍立於側張志伯問道貴縣倉庫可充足否知縣打恭回道倉庫充足並無虧空志伯又問道縣中案牘可有冤抑久滯不伸者否知縣道卑職自蒞任以來案無大小悉皆隨控隨問並無久懸不結之案志伯所問言語不過是故意恐嚇的好待知縣打點誰知道薛公毫不奉承對答如流志伯心中有些不悅便作色道既是貴縣案牘無滯錢糧充足本爵欽奉聖旨是專爲稽查糾察來的貴縣雖則可以自信然本爵亦須過日方可覆旨就煩貴縣立即備清單好待本爵查看知縣不敢有違打拱道謹遵台命待卑職回署立著書吏開列呈電就是志伯道不須回去商酌就在這裏開註便令人取過紙筆放在面前勒令書寫不容遲緩薛公無奈只得當堂寫明先把倉庫錢糧開列後把各房案件開註呈上志伯觀看只見寫着是

歷城縣知縣薛禮勤謹將縣屬管下倉米穀石開列計開。

天字第一廩貯米一千五百六十九石零三升六合七勺。地字第二廩貯米一千二百三十二石二升七合八勺。玄字第三廩貯米一千七百二十五石六斗一合一勺。黃字第四廩貯米一千零七十三石零二合。宇字第五廩貯米九百二十五石一升七合三勺。宙字第六廩貯米一千零十二石零三合。洪字第七廩貯米八百石零七升二合三勺。荒字第八廩貯米九百一十二石三升三合七勺。常豐倉穀石列後。東字廩貯穀二千八百二十五石三升八合三勺。南字廩貯穀一千石無零。西字廩貯穀一千零五石二升九合一勺。北字廩貯穀九百一十五石七升一合。上下中末四廩每廩貯陳存穀三百一十三石無零。庫存錢糧地丁銀除報銷外實存銀三萬八千七百五十三兩六錢三分七厘。

各房案件開列。

刑房命案未結共一十三件。已結共一十八件。兵房盜案未獲共二十八件。已獲共一十三件。禮房拐姦兩案未結案共五件。已結案共一十一件。又戶房婚案未結共一十六件。已結共一十六件。戶房田土案共一十七件。已結案共二十一件。糧屯兩房未結案共一十七件。已結案共八件。吏工兩房並無未結案件。

志伯看畢把清單收了。對薛公道。貴縣今夜且在公廨歇宿一宵。待本爵明日一齊眼同查驗可也。薛公應諾。晚上令人取了酒飯。上席志伯一概不食。仍舊發還出來。那些家人們要這樣。要那樣。稍有不到。百般辱罵。薛公明知他們有意尋畔。只是詐作不聞。任由他們絮絮叨叨的。只是不理。到了二更時候。忽有一人自稱張志伯的心腹家人進來。與知縣扳談。自言姓湯名星槎。因與知縣言及錢糧倉庫之事。知縣道。本縣原亦有虧空。乃是前任相沿下來的。在下接篆之時。業已稟明列位上憲。方纔出結的。現在收准移定之後。並無一毫虧空。湯星槎笑道。太爺固是不曾虧欠一毫。其如上手不清。何以混接。只恐國公不准。向來欽差出巡。皆有定例。所過州縣。均有備補夫價銀兩。以免苛求毛疵。今

太爺何不仍循舊例，應免明日多事。不知尊意如何。倘若有意，某情愿先爲介紹。知縣笑道：「管家有所不知。想在下一介貧儒，十載寒窗，青毡坐破，鐵硯磨穿。一朝僥倖，兩榜成名。筮仕遠方，兩袖清風。一琴一鶴之外，別無長物。家有老妻幼子，尚且不能接來，共享此五斗折腰之粟。其中苦况，不待絮言。貴管家諒能洞悉也。那有銀子來作夫價。倘若國公不肯作情，明日吹毛求疵，亦惟付之命數而已。」湯星槎見他堅執不從，遂長嘆而出。回見志伯，備將言語說知。志伯笑道：「汝且退。我自處之。」次日黎明，志伯吩咐從人擺了隊伍，一對對的來到縣衙。知縣隨後亦至。志伯升堂坐下，先行點過了書吏差役名冊。隨喚戶倉糧三房書吏上堂，吩咐導引到倉廩，點視倉貯米穀。書吏領着米役看廩報數。斗役當面量報，果然與清單所開石合相符。一連查閱八廩，並無差錯。又來查視穀石，亦皆照數。並無少欠。志伯道：「米穀照依開列現在數目，固無少欠。但不知從前還有虧空的否？」知縣忙打恭道：「歷有虧空，共計一萬八千石有奇。只是上手之事，卑職接任之際，業已稟上憲報明在案的。」志伯領之復到庫房，查點銀數，亦合現在清單。志伯道：「一縣的庫，祇有這些須的。當時前任亦有虧空否？」知縣道：「自正德三年，王縣令手上起，至前令止，共虧空三萬八千餘兩。亦有通報卷宗可據。卑職接准移交的時節，祇有這些項數。並未侵蝕半絲。」志伯不答，復行升坐。令各書吏將所有未結案卷，抱上堂來查閱。須臾各吏抱着案卷上堂，逐件報了案由。志伯點過了數目，怎奈不多一件。無可如何。心中轉怒，指着知縣道：「你說自到任以來，無虧空。怎麼倉庫兩項均有虧空，且多過貯的。不是你侵，更賴那裏去？却如此貪墨，要你何用！蠶國肥家，法難寬縱。若不正法，何以肅官方而警將來也。」吩咐左右與我綁了。左右緹騎答應一聲，不由分說，搶上前來，把薛公的烏紗除下，五花大綁起來。志伯請出上方寶劍，令中軍官斬訖報來。左右已將知縣旋下。此際雖有同城文武在側，只得自顧自己，誰敢上前說個保字？只聽得薛公大罵奸賊，挾私假公，枉殺民社，引頸受戮。百姓觀者無不下淚。而暗恨志伯，幾欲生啖其肉。此時志伯既殺了薛知縣，即令縣丞陸亨泰暫署縣事。又令人榜知縣之罪於通衢，以爲打草驚蛇之計。次日志伯起馬，望着江南進發。前途地方官聞知此信，各各心懷畏懼，惟恐賄賂不足，竭盡民脂，以填貪壑。正是：奸權擅作禍，百姓盡遭殃。畢竟後來張志伯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批評〕張志伯藉嵩之勢討外差便以奇貨自居。所過州縣。劫掠一空。真是巨盜矣。朝廷差官巡察地方。原以爲民。今反以害民也。薛公以介直臨民。一貧如洗。適爲奸賊所殺。哀哉。天子之用人。可不慎選賢能歟。

第十八回 抗權辱打旗牌

却說張志伯擅作威福。枉殺了薛知縣。暫且按下不表。再說那海瑞領了文憑。帶着海安海雄。一路上水陸並進。不一日來到省垣。先到藩司處稟見。驗看過了。然後到任。望着淳安縣內來。那學裏的生員同寅都來迎接。海瑞一一相見。過了。上任視事。在學裏也沒甚的事情。只好邀了那些生員到來。訓導經義。所以生監們都喜愛他。說他認真司鐸。一日海瑞偶然想起。我今已得一職在此。爲官把妻子拋棄在岳母處。這却心中有所不忍。乃修書一札。取了五十兩銀子。交與海雄回粵。迎接家眷。海雄領了銀札。拜辭海瑞。搭了海船。望粵東南而來。又說那張氏夫人。自從丈夫入京之後。就在娘家過活。誰知身中已懷六甲。到了十個月足。生下一女。張太夫人好不歡喜。諸事親爲料理。滿月之後。取名金姑。此際張氏一面撫育女兒。專盼丈夫的捷報。到了次年五月以後。還不見一些聲息。及閱南宮試錄。方知海瑞名落孫山。未幾有書寄回。稱說留京宿科。張氏又只得安心守待。至本年的七月內。接得京中家信。始知丈夫不會得中正榜。不知爲何叨蒙朝廷特賜進士。改授淳安儒學。又有百兩銀子。付來安家。此時張氏母女喜得眉花眼笑。張氏夫人說道。女婿是終不在人下者。今日果然。但他如今到任上去了。諒不日會來接你過了數月。忽然海瑞差了海雄持書而回。稱說奉命來接家屬。並有書信與太夫人請安。張氏大喜。即拆書札來看。其略云。

別卿數載。裘葛四更。幸藉福蔭。博得一官。現在分發浙江淳安縣儒學。雖屬冷曹。亦感朝廷格外之典。茲已抵任。身子幸獲粗安。古人云。富貴不忘貧賤友。身榮敢棄糟糠妻。特遣海雄來家迎接。幸即隨同到任。俾得一酬杵臼之勞。亦少慰夫妻之意。書到之日。即便束裝。岳母大人處。另有稟帖。請安毋庸多及。此字張氏賢夫人粧次剛峯手書。

太夫人亦將書信看了。海雄道。小的來時。老爺現有五十兩銀子。交付小的。以作夫人路費。此項却不用過慮了。但不知夫人何日起身待小的。好去僱備船隻。張氏道。擇吉起程。就是海雄應諾。便先行僱備了船隻。專待吉日解纜不題。

再說海瑞自在學任以來，用心訓迪，又稟知上司，除了學中幾處陋規，上憲嘉其廉能，大加嘆賞。說海提學才幹卓異，可司民牧，爲他具題，請仍改授州縣，以資委用。本上帝批准了，發回本省。該撫即便拆開來看，只見硃批是：

奉旨該撫所題淳安儒學海瑞，才幹卓異，堪爲民牧，乞改授州縣，以資委用。所奏如果屬實，着即出具考語具題。遇有州縣缺出，卽行委署。如堪治理，另題實授。欽此。

該撫看了硃批，卽時發下藩司，着將海瑞改註候委知縣冊內，聽候委用。未幾淳安縣知縣以貪墨被百姓上控免職，該撫就以海瑞委署淳安縣知縣事。海瑞此際身膺民社，益勵精忱，凡有興利除害，無有不爲，不避怨嫌，只顧爲民爲國，一清如水。那些百姓愛之有如父母，上任不一月，盜賊頓息，民歌樂業，竟有路不拾遺之風。海瑞不憚勞苦，每夜帶領二僕改裝訪察，不知拿着了多少匪人，審判如神，書差畏其明察，不敢欺隱。百姓號之爲海爹，如嬰兒之呼父也。其依之如此，未幾海雄接家眷至任時，夫妻相會，又見了四歲的女兒，海瑞之歡喜，自不必說。過了兩月，人傳朝廷差張國公稽查各省錢糧案牘，糾察官吏貪墨，頭旗大書奉天糾察四字。現在朝廷賜他上方寶劍，一分威肅，一路盤查，將來聞將山東歷城縣知縣薛禮勤一言不合，爲他所殺。所過地方，供應夫馬，十分煩劇，倘有怠慢，立時有事。海瑞聽了，嘆道：天子爲何差這樣的人來此，適足以擾民矣！且自由他，我這裏是沒有許多供應的。過了幾日，鄰縣就有文書移知，並有私書，說是國公之意，如此如此，否則必遭參革。海瑞笑道：豈有此理！我一毫也不備辦，看他奈何。遂命人於前途哨探，果然不三日，張府的家人頭船來到，只見淳安縣城中十分冷落，並沒有半個人兒在外招呼。怎怪那張府的家人氣怒感氣而來，走到縣裏，仍是這般冷悄悄的。那家人就是星槎，當下湯星槎怒氣不覺來到二堂坐下，在一把椅子上大聲道：怎麼國公的差事，都不備辦？知縣到底往那裏去了？海安海雄忍耐不住，便齊聲問道：駕上是那裏來的？請道其詳。星槎冷笑道：你們在此做甚麼的？海安道：是跟隨海太爺辦事的。星槎笑道：却原來你們既是充當縣裏的長隨，你就該曉得官場中禮套的。我們國公是奉旨來稽查糾察的，欽差鄰縣，諒有公文移知，你等怎麼這般冷落？莫非欺藐我們麼？海安道：我們這裏乃是一個極貧極苦的縣分，現在衙中米薪都不敷用，那裏還有餘項來供應差

務只請駕上方便了些。就是湯星槎聽了大怒，忿然而去。臨行恨恨的說道：「你們且看仔細，少頃便是了。」遂悻悻而去。再說海瑞在內廳聽得外面喧嚷，心中大怒，遂悄悄的走在屏風後竊聽。正聽得海安與星槎問答，不覺的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親聽得星槎含恨而去，隨即喚了海安、海雄入內，吩咐道：「適間來的就是張巡按的家丁，方纔你們與他口角，彼必然迎上前途搬弄是非，要來我縣遭踢了。你等且到外邊私行打探，圍公船隻車輛，共有多少？急來回覆，不得有誤。」海雄、海安二人領命，飛奔着小心打探去了。二十餘里，正好迎着張志伯的坐船，蔽天而來。海安等故意坐在一隻漁船之內，只顧跟着官船而走。原來張志伯的船隻除官船之外，大小共三十餘號，每一船都是沉重滿載的。海安、海雄二人看在眼里，裏急急走來回報。海瑞聽了，自忖他是從京中出來的欽差，又沒家眷，隨來不過一兩隻船，就可以殺了。爲甚麼有許多船隻？想必是裝載贓物的了。且自由他，看他來意如何，再作區處。正說之間，人報張國公差旗牌胡英來到，稱奉令箭到此，請爺出去迎接。海瑞道：「國公奉旨而來，稽查地方，本縣理應迎接，亦不過護送出境而已。怎麼差來的賤役，也要本縣去迎？這款何人設的衙役稟道，歷過州縣都是這般迎接。老爺不可抗違國公，是不好惹的呢。」如今旗牌現在衙前，專等老爺迎接。海瑞不覺勃然大怒，就吩咐三班衙役排班升堂。這話一傳出去，那三班的差役各房書吏俱各紛紛上堂站立，分列兩邊。三梆已罷，海瑞升堂于暖閣之內，書差們陸續恭叩畢。海瑞道：「今日本縣特爲本衙門與萬民爭一口氣的你等，休要畏縮，須要照依本縣眼色行事。如違責革不貸，兩旁書差唯唯聽命。」海瑞吩咐開門，傳旗牌入見。左右答應一聲，把頭儀兩道大門開了，大聲喚叫。本縣太爺着來差報名進見。那差官是慣受人家奉承的，所過州縣無不諂諛之滿擬，知縣出來迎接，得意揚揚的站在署門，初聽此言，猶以爲喚別處的差官。未半刻，只見兩個衙役走上前來說道：「差官你怎麼耳聾了麼？如此呼喚，你却聽不見。如今老爺現在堂上立喚你進去說話呢。」那旗牌聽了此言，不覺三尸神暴跳，七竅內生煙，勃然大怒道：「狗奴才，你在這裏絮絮叨叨的叫那一個衙役道是特喚你進去，俺家太爺坐了堂，等你呢。」那旗牌冷笑道：「好大的知縣，待我進去看他怎的。」遂大踏步忿怒而入。海瑞見他手持令箭，乃起身離坐，對着令箭拜了兩拜，請過一邊供着，然後復行升座。旗牌看見知縣復行從容的

升坐心中大怒道。請問貴縣高姓大名。海瑞笑道。你既爲差役。不向本縣報名。叩見到也罷了。怎麼反來問起本縣的姓名。本縣的姓名已有在那萬歲爺前傳臚冊上。諒亦不用說。你知道。你今至此何事。可對本縣說。知那旗牌笑道。俺奉了國公令旨。特來着你等預備夫馬。供應船隻。牽夫水手等項。毋得刻延。如違聽參。海瑞道。這話可是國公說的。還是你說的。旗牌道。令在手上。就是我說的海瑞道。原來如此。我們縣中大荒之後。百姓死亡者半。現在力田之際。那有閒丁當役。且請國公自便罷。旗牌道。怎麼說自便兩字。你這廝想必做厭了。這知縣麼。只顧彌天的大胆。胡言亂語。冒瀆。我亦管不得許多。只要立刻取齊一百名牽夫。又要五十號大船。前去繳令。就是海瑞道。國公的坐船。不過一隻。那得用得百名牽夫。又要五十號大船何用。旗牌道。你只管預備。就是那裏管得許多閒事。海瑞笑道。本縣自蒙聖恩。授此縣以來。所有一文。皆係動支庫項。今汝勒要如許船隻。將來的開銷。却在那一項上。這却不能從命。若是國公的座船。需人牽纜。本縣就立刻督率衆役當差。便了。旗牌那裏肯依。罵道。放屁。那裏來的若大瘟官。誰敢抗違國公令旨。你敢下座來。與我去見國公。算你是個好些兒的。說罷哈哈大笑。海瑞聽了大怒。說道。那有如此大胆。蕩法的差役。胆敢在本縣公堂之上。大模大樣。左右與我拿將下去。重打四十兩旁差役答應一聲。齊來扯旗牌下去。正是。福由人自作。一旦失威嚴。畢竟海瑞可能打得那旗牌否。且看下回分解。

〔批評〕一官出巡。就有許多小人藉端需索。如今日之旗牌亦然。雖有國公令箭。無乃過於苛求。擅作威福。海公打之爲是矣。天下如旗牌之輩。更自不少。安得海公之大毛板。重重打之爲快耶。

第十九回 賊國公畏賢起敬

却旗牌出言不遜。惱了海公。吩咐衙役。速拖翻在地。重責四十。大毛板。然後說話。左右答應一聲。立即上前。不由分說。將旗牌摔到階下。按着頭脚。一聲吆喝。大叫行杖。打了十板。旗牌咬着牙根。只是不肯求饒。海瑞看了如此。大罵衙役。畏懼。不敢用力。便親離座位。奪過板子。儘力打去。竟不計較。約有五十餘板。打得旗牌叫喊連天。皮開肉綻。鮮血淋漓。叫道。好打。好打。海瑞怒氣未息。令人取過練子來。自己與旗牌對鎖着。吩咐退堂。一同來見志伯。却說志伯的船隻業

已傍岸。所有縣屬城守捕衙俱來迎接。志伯既登了岸，却不見知縣，便問各官道：「知縣何處去了？」却叫本爵到那裏去住。捕衙跪稟道：「本縣因要辦公事，諒即來也。說尚未畢，只見旗牌與那知縣對鎖着，一路迎上前來。志伯見了，不知什麼意思，便吩咐縣官快上前問話。知縣即便上前稟見。志伯道：「貴縣爲甚與本爵的旗牌共鎖？請道其詳。」海瑞道：「只因貴差來縣勒要備辦供應，並要牽夫船隻，將卑職的公堂鬧了，所以卑職將貴差打了。對鎖着來見國公，請罪。志伯聽了，心中大怒道：「原來如此。且到縣裏說話。」吩咐先將兩人的鎖開了。隨即來到縣衙升堂坐下，傳知縣問話。海瑞昂然而入，打恭畢了，侍立於側。張志伯道：「本爵並非私行，乃是欽奉聖旨，稽察天下倉庫案牘，所到地方，理應供些夫馬，所以本爵欲到之處，預將令箭傳知前途，以便汝等備辦。貴縣何故竟將該差痛責，豈非辱藐本爵麼？」海瑞道：「上司往來地方，官迎送出境，此是自然之理。但貴差到署，勒要牽夫百名，大船五十號，想此際正在農田之時，本縣百姓皆是耕作食力的頃刻之間，那有百名人來，況且小縣地方，一時馬有許多船隻，故此卑職略爲推延，以爲趕辦。而貴差則擅作威勢，公堂謾罵，欺藐官長，故此卑職將他責打，以警將來。萬乞恕罪。」志伯道：「本爵乘船而來，每縣只當送出本境，便要換船，難道不該覓船的麼？」那船隻又大，近因冬旱水淺，必須用人牽纜，始得過去。難道牽夫也用不着的麼？」至於船隻五十號，自有本爵的東西裝載，故此開明數目，以免滋事。今貴縣一些不會預備，又將我的差官責打，明明是欺藐本爵。本爵難道沒有斬知縣的利刃麼？」海瑞從容進曰：「國公剛刀雖利，不誅無罪之人。卑職自蒞任以來，一向奉公守法，並不會虐民媚上。今國公既欽奉聖旨，糾察奸邪，盤查倉庫，皇上之意，本以爲民。今國公至此，適足以擾民也。卑職不自揣度，有言奉告，伏乞容訴一言，即死亦瞑目。」志伯道：「你有甚麼言語，只管說來。」海瑞道：「且說朝廷差公撫恤天下，問民疾苦，糾察官吏，用意至良也。公身爲大臣，仰荷重爵，自當仰體聖意，纔是怎麼動以游騎先行，百般濫勒，所過州縣，勒令補折，夫價銀若干兩，飯食錢若干兩，又仍復勒要酒食船隻夫馬，否則以天子之命而挾制之。州縣既竭營資，財民亦備極勞苦，然從無不取民之官。一旦營辦不前，必致多方搜括萬民之膏。一旦飽其貪壑，豈身爲大臣者之事也。竊爲公不取矣。」志伯聽了，滿面羞慚，不覺怒髮冲冠，的大聲作色道：「何物知縣，敢揭吾短處。」吩咐左右推出海瑞急

止之道死固不可辭然亦有說志伯問道還有何說海瑞道卑職開罪明公罪固應死而明公受賄百萬又當如何志伯道你却那裏見來海瑞道三十餘號沉重滿載之船內是何物志伯道三十餘船乃是奉皇上特諭沿途採買下的磁器花盆等物怎麼說是贓物海瑞道皇上下大內所需各項器皿例有各省進奉何勞聖慮特以巡邊大臣採買而啓天下之疑心耶志伯被海瑞這一句說話倒住了口却無言可答怒道這是本爵之事不要你管海瑞道明公說是不要卑職來管卑職亦要與皇上算一算賵明公自出京以來所過州縣多者二三萬至少者一萬餘兩統計所過州縣一千有奇計贓百萬不止此事只恐明公他日歸朝未免招人物議今海瑞既已問罪諒亦難逃一死但死亦要具奏天子俾知海瑞會亦與國家出力死且不朽矣即從袖裏取出一面算盤出來對着衆人算計道明公一路而來大約共有三百餘萬志伯滿腔慚怒只恐海瑞認真縱然殺了他也不得乾淨遂笑道你這廝我看來乃是瘋顛的吩咐從人趕了出去海瑞道這是卑職的公堂明公要趕卑職到那裏去呢且請息怒海瑞不過與明公戲言也志伯就乘機道雖屬戲言下次却不可如此免人看見只當是真的般本爵且住汝的衙署罷海瑞道當得如命但敝署隘窄恐不足以息從者奈何志伯道不妨只本爵與三五親隨在內其餘悉在外邊並不攪擾貴縣海瑞應諾便請志伯入內至花廳住下海瑞並不相陪一面提犯審訊少頃家人搬了四味葷菜兩盆素菜一碗清湯一壺水酒說道家爺現在公堂審案不得奉陪望乞公爺勿罪志伯看了不覺啞然而笑道你家太爺既有公事只管自便罷遂將飯略用半碗連酒也不吃那親隨的人亦是這些飯菜各人肚裏好生不悅然見主人都不言語也只得忍耐志伯被這海瑞當着衆人搶白一場心中大怒便喚親隨來吩咐道你且到外面看這海瑞做甚勾當即速回來報我親隨領命悄悄的來到外邊只見海瑞正坐在大堂提了一千人犯在那裏審問親隨見了急急回來報之志伯便私到堂後竊看只見海瑞口問手批頃刻之間把幾案的事一一了結無不欣服志伯回到花廳自思此人果有卓卓餘才只是可惜了不得展其驥足又轉念他今日如此行徑倘若認真與我作對這便如何是好看來他在此地決得民心如此能廉耿介必定一些破綻都沒有的我却拿甚麼來參革他一味的胡思亂想自不必說再說海瑞把公事辦完退入私衙喚了海

安吩咐道：你明日可領着三班衙役，共二十名，在馬頭聽候。明日他起程之時，本縣却與你等牽纜，就是海安道。小的們當差牽纜，固然本該的。但老爺身為民牧，怎麼又去作此下賤之事？即此衙役亦無當差之理。老爺何不喚集那各處的地保前來，吩咐叫他立傳數十名民夫，就是海瑞道。這是甚麼話？現今秋收之期，禾稻將次登場，若是抽取他，何人防守相望，倘有失竊，豈不枉了他們數月勞苦？這却使不得的。你只管依我去做，不必多言。海安應諾，即到外廂喚起差役，將海瑞的言語對他們說。知衆役聽了，笑道：我們在本縣也當了十數年的差，並未曾見代民當過夫役的。不特不會，抑且失了衙門威風，煩大叔代回一聲。只說並無其例。求太爺另喚民夫，就是海安道。便是我亦這般說。怎老爺不依，說是恐防農務，你等只管伺候。明日老爺也來相幫我們呢。衆役聽說是太爺都幫着牽纜，不敢則聲。只得應允。次日志伯天尚未明，即便起身。海瑞便來參謁，稟請盤查倉庫。志伯道：貴縣的倉庫，定然是穀足的，不必查驗了。本爵就要起馬了。海瑞道：粗糲之飯，亦望明公一飽。志伯道：昨夜打攪不安，即時吩咐起馬。海瑞也不強留，相送出了衙門。來到馬頭，志伯下了坐船。張府家人正在那裏亂嚷，說是沒有牽夫。海瑞即與海安并差役等一同下了水，把纜頭牽着。那些百姓看見，齊聲道：豈有此理！本縣太爺是我們的父母，怎麼都來當夫？要我們何用？大家都跳在水裏，說道：父母大人請上岸去。待小人們來牽纜，就是海瑞道：你們且去休妨了大衆的農務。百姓齊道：父母大老爺說那裏的話來？我們當夫是應該的，怎麼要連累太爺受苦？遂一齊將纜頭牽住。志伯看見，急令人傳海瑞上船，謝道：貴縣如此愛民，真乃社稷之福。本爵回京，自當奏聞聖上，陞官加級說罷，吩咐開船而去。連百姓也不用牽纜了。滿城之人無不贊歎，不說海瑞回衙，再說張志伯一路巡察過了，即日回京復命。先將贓物陸續繳了嚴府。是時嚴嵩已爲丞相，加太師權傾人主。當下嚴嵩喚了來人訊問，志伯行徑。志伯家人道：家爺一路都已着中堂的話，有清單呈上。嚴嵩即令取來觀看，只見

江南省共得白金五十三萬，土物玩器共一百一十二箱。山東省共得白金四十二萬，土物玩器共三十九箱。浙江省共得白金三十六萬，土物玩器共七箱。江西省共得金條五十八條，（巡撫送）白金四十萬，土物玩器共

七十六箱。江蘇省共得白金六十萬（梁太昌送）土物綢線共一百箱。廣東省共得黃金一百二十條（關差鄒炳春送）洋鐘表共一百八十架。翡翠犀石念珠兩副。洋質疋頭五百箱。白金共七十萬。

其餘各省俱是六十萬。土物不等。嚴嵩看了大喜。立即吩咐嚴二照數收貯。待等志伯覆旨後。再爲瓜分。正是：下虐民和吏。飽填貪壑中。要知後事如何。看下回分解。

〔批評〕海瑞一身有膽。不避權貴。卽此可知其大概矣。志伯之勢炎。可堪炙手。然過了真正之公。竟低首無言。斬薛知縣之威。一旦盡喪。邪不勝正。於今信然。觀此清單。則可知志伯之需勒各省州縣矣。如此欽差。若使再出。則恐民不聊生矣。

第二十四回 聖天子聞奏擢遷

却說嚴嵩看了清單。滿心歡喜。吩咐家人嚴二照單查收。且暫貯庫。待等張志伯見過了皇上。再作道理。按下不表。再說張志伯。次日早朝。山呼陛下。舞蹈畢。帝賜平身。慰勞備至。曰：聞卿到各省。目所擊者。風土如何。志伯道：各省糧稻均屬平平。人民亦甚安妥。帝又問道：天下官吏最關緊要者。那是州縣。州縣有司。民之責。縣令賢否。卽百姓憂樂。卿歷各省。曾見有一二最稱廉介者。最稱濫墨者否。可爲朕言之。志伯自忖道：海瑞如此刁強。我却引他入京。徐徐圖之。以絕後患。有何不可。乃乘間奏道：臣奉陛下聖命巡察各省。所過州縣。無不悉心訪察。山東歷城縣薛禮勤。貪墨民怨。臣甫入山東之境。卽風聞其事。及抵歷城。細加詳訊。該縣供認不諱。臣於審得實據後。卽恭請上方寶劍。斬之。民皆稱快。及至浙江。有署淳安縣知縣海瑞。廣東瓊州人。由儒學改任知縣。在任廉介。且愛民若子。臣到淳安時。正值旱淺之際。來往船隻。皆須牽纜。臣到縣時。又值農忙之候。海瑞則免民之役。躬率差役家下。並自己代民牽纜。臣親自慰謝之。臣見如此天下之大。若能廉介直者。惟海瑞一人而已。若以之居側近。禁必有可觀。帝聞奏大喜。卽起吏部缺冊。觀閱。祇有刑部雲南司主事員缺。帝卽將海瑞名字註之冊上。勅吏部知照。張志伯卽謝恩而出。來到嚴府。與嚴嵩相見。彼此慰勞。三巡茶罷。嚴嵩笑道：親家出此一差。不知費了多少心力。才得如此。可謂能事矣。志伯道：在下自從出京以後。一路

上巡查而去。莫不心胆皆畏。惟至浙江淳安縣。那縣令十分嬌強。與在下抗拒了一番。不知他怎生的利害。所以沿途收受的禮物。彼亦得知。要與在下算賬。險些兒被他弄個不好看。後來只得免強。吞下氣去。將多少言語才得開交呢。嚴嵩道。這樣可惡的知縣。親家就該立請上方寶劍誅之。志伯道。在下亦是這樣想。只因海瑞在縣愛民如子。即此百姓敬之。有如父母。若遽殺之。惟恐激變。故不得已隱忍之。另尋妙策除之。適朝見皇上時。曾以海瑞具奏。天子愛其才廉。即時提了雲南司主事。業已勅吏部知照了。不日海瑞來京。那時却倚其短。因而殺之。方爲全計。嚴嵩聽了大喜。即時吩咐家人備酒。一則與志伯接風。二則慶功賀勞。二人在席。又說了許多各省陋弊。彼此一問一答。直飲至午後才散。嚴嵩邀了志伯。到後花園來坐定。把所得的贓物分爲兩份。志伯道。此物就暫寄在大庫待在下陸續來取。不然只恐招人竊議。嚴嵩點頭。志伯珍重而別。再說海瑞自從送了張志伯之後。回衙從此更加恩惠於民。民樂爲之死。不兩月朝廷有恩旨到。陞擢部曹。海瑞望闕謝訖。即便打點入京赴任。此時百姓聞之。皆來挽留。海瑞道。非是本縣捨得汝等。只是朝廷之命。不敢推延。自古君命召。不俟駕而行。此之謂也。但願汝等守法奉公。父訓其子。兄勉其弟。悉爲良善。共樂此昇平之福。則本縣大有厚望者也。說罷。不覺弔下淚來。百姓亦隨着哭泣。海瑞將印信交與新任。隨即起程。帶着妻子一路望北京而來。水宿風餐。曉行夜住。非止一日。到了皇都。暫且僑寓。次日到吏部。稟到吏部。收了手本。即令赴任。此際海瑞領着妻女。竟無處可往。那部裏向有主事公廨。只因年久傾倒。滿地荆棘。却要修整收拾。才住得下。海瑞宦囊澁滯。那有銀子。此時張老兒已死亦久。那李翰林散館後。陞了編修。海瑞只得又到他那裏告貸。李編修正在拮据之時。勉強代爲打算了幾兩銀子。海瑞才得略蓋茅房三椽。安頓妻女。既上了任。便要上衙門謁見。第一緊要就是丞相。海瑞去了一連五朝。只不得見。你道爲何。却因嚴二把持宅門。凡有官員初次稟見者。必要三百兩的門包。否則任你十天半月。也不能見的。丞相怪將下來。又不是當端的。所以內外的官員。每每都要受這嚴二挾制。海瑞次日又來伺候。嚴二危坐在門房之內。只得忍氣吞聲。走上前去。把自己的手本遞上。陪笑臉說道。二先生相煩通傳一聲。說擢刑部主事。海瑞求見丞相。已經數日。萬望方便。嚴二將那手本擲在地上。說道。好大的主事。二先生是你家養出

來的麼。怎麼要與你奔走。好沒分曉。一些事也不懂得。還不快走。一頓言語說得海瑞紅了臉。覺得沒趣。走了出來。坐在大門外板凳上。一肚子的氣。海安看見主人這般光景。問道：老爺因甚如此氣惱。莫非見了嚴相。有甚的遭蹋。海瑞嘆道：見了嚴相。受些氣也罷了。只是白白受了那嚴二的烏氣。實屬不值得呢。他說我不知分曉。你道有這等可惡的麼。海安道：老爺所有不知。適間小的才打聽得一件事來。正要對老爺說。知那嚴二是丞相的心腹家人。把持宅門。凡有內外的官員。初次稟見丞相者。三百兩見面門包。另有送與丞相的參謁禮。那就說不定的一萬八千。至少都要上千。沒有再不能得見丞相。怪將下來。說是欺藐了他。即時對吏部說。知除名掛劾。這等利害。老爺不知其中陋弊。故此連來幾朝。都不得見。且勿氣惱。回去再作道理。海瑞聽了。嘆道：輦轂之下。目無法紀。如此帝之任用小人。殊不覺察。遂與海安同回。張氏夫人問道：老爺見了丞相。有甚麼說話。海瑞只是搖頭不答。不禁嘆息。張夫人看見丈夫如此心中疑惑。只道他爲了甚麼不是之處。便私問海安。海安備將如此如此。這般這般。逐一告訴。張氏方才曉得。少頃用飯之際。海瑞只食了幾口。就放下了。張氏道：老爺且莫煩惱。此是上壓下的勢了。煩惱亦無益的。還須打算到裏面裏見了才好。不然這個官就有些不妥呢。海瑞愕然道：你却從何而知。夫人道：問海安。故得其情。海瑞道：想我一介窮官。那得這些銀子與他。前日收拾這三間茅房的銀子。還是在李編修處借的。世情如此艱難。京中又沒甚相好。可以挪轉得的。我意欲拚這頂紗帽不戴。索性與他做個見識。夫人道：老爺你休將卵來撞石。自取破亡。想你十載寒窗。磨穿鐵硯。才得這官。今日爲甚麼事。就拚了這個前程。若是知者。便道老爺不阿權貴。有等不知者。還私相議論。說是老爺在任。濫墨。致此免官而歸。還是忍氣待時的。爲是。海瑞道：夫人之言。固屬愛我。但目下如何措辦呢。夫人道：妾自閨中積有數年。現有白銀二百業。已隨帶在身。以備着老爺不時之需。今愿奉君前去作贖。不知可能殼如數否。海瑞道：還差一百。另有參謁禮。不在其數。夫人說：若得進見就是了。那嚴相千富萬有。那裏爭你這一份薄禮。况他看見你這樣狼狽。諒亦原有的。今缺一百。妾有金首飾。料可抵數。老爺一總拿了去。暫應此急。如何。海瑞道：去了這些首飾。夫人却那裏得來飾鬢呢。夫人道：我向來不帶的。你只管拿去。隨喚金姑去取來。金姑此時年已八歲。頗識人事。說道：母親好好

的東西怎麼拿去與人。夫人道：你那裏曉得。有了這些東西，你的爹爹就保得住這頂紗帽。不然沒了官，只怕連飯都沒得吃呢。快去拿來。金姑道：做官才有飯吃，難道爹爹當日未做官時就不吃飯的麼？夫人怒道：小孩子嘴巴巴的，就要討打呢。海瑞嘆道：可知此物如此可愛。這難怪他。因對金姑道：我兒你且去拿來，爲父的自有一個主意。包管就帶回與你就是。金姑道：爹爹說過的休要失信。海瑞道：說過就是。金姑隨即進去，少頃捧着一個小盒出來道：在這裏拿去罷。海瑞接來，覺得沉重，揭開蓋一看，只見盒內放着邊花一對，金釧一對，金耳圈一枝，扁簪一對，另有東珠結成蝴蝶樣的邊花。海瑞道：這些東西諒可抵得。夫人可將那二百兩拿了出來，即時就去。夫人進內，把兩袋銀子拿了出來，交於海瑞。海瑞喚了海安上來，捧着別了夫人，望着丞相府中而來。時嚴二正在門首坐着，海瑞看見，便上前笑臉相問道：二先生用飯否？嚴二只是不理。海瑞又道：二先生丞相可曾退朝回府否？嚴二道：退了朝，又怎麼。海瑞道：在下有個小茶東，敬送上二先生買杯茶吃，相煩通傳一聲。隨在海安手上拿了兩袋銀子，上前笑嘻嘻的，送與嚴二。嚴二接在手內問道：多少？海瑞道：足二百兩。嚴二聽了，忙把銀子擲在地下，笑道：你真是頑皮。那一個不曉得這裏的規矩。三百兩少一毫，休想見呢。說罷，便欲轉身。海瑞急上前說道：二先生不必動怒，另有商量。嚴二道：你商量了再來。海瑞道：即此就與二先生商量。隨向海安手拿了那個小盒子，遞與嚴二道：在下一時不能措辦，尚缺一數。今有些須之物，諒可抵數。望乞二先生一觀，看量如何。嚴二遂揭開來看，見是些金器首飾。他本來不稀罕的，只見內有一對珠花，那珠子却也圓瑩得好。嚴二心中大喜，便道：既然如此，我只得將就罷。遂收了。隨道：太師的參謁禮呢？海瑞道：見了太師，自然面送。嚴二道：只是太師少憩在萬花樓上，你且在此候着，待太師起來，我覲個便，替你通傳。就是。但太師的禮是少不得的。海瑞道：這個自然不須費心。正是：任他奸巧計，自有主持人。畢竟海瑞見了嚴嵩，有甚說話，且看下回分解。

〔批評〕小人倚勢，每每欺侮君子，觀嚴二之行爲，視天下之官員若如無物，喜怒不常，令人敢怒而不敢言。如此殊堪令人髮指耳。

如說嚴嵩退回府用了早膳，自覺身子困倦，便到萬花樓上，睡息半時，誰知一覺直到未刻方纔起來。嚴二侍立於側，嚴嵩洗了臉，家人隨將八寶仙湯進上。嚴嵩一面吃着，問道：「今日有甚事情？」嚴二乘機進道：「新任刑部雲南司主事海瑞稟見，隨將手本呈上。嚴嵩忽然觸起張志伯之言，遂勃然怒道：『他是幾時上任的？怎麼這時候纔來稟見？』嚴二道：『是本月初五日到京，初六日上任的。計到今日已是半月，但該引在外一連候了十餘日，只因太師有公務，小的不敢違傳。』嚴嵩道：『這海瑞前在淳安時，頗有循吏之聲，你們休受他的門禮。』嚴二道：『領命。』嵩吩咐傳進嚴二，即來門房見了海瑞，說道：『海爺，你今日好造化，恰好太師起來了，今傳你進見。若見了時，只說三日後即來稟安，只因他有公事，門上的不敢通傳。』就是海瑞應諾，隨着嚴二來到後堂，轉灣抹角，不知過了多少座園亭，方纔得見嚴嵩在那三影亭上，憑椅危坐，旁邊立着十餘美貌的嬾童。海瑞即便趨前參謁，行了庭參之禮。嚴嵩問道：『久聞貴司廉介，頗有仁聲，故天子特遷部曹，以資佐治。汝其勉之。』海瑞打參道：『卑職一介貧儒，屢試不第，謬蒙皇上格外殊恩，特賜額外進士，即受臨安儒學受命之日，踴躍未安，惟恐無才有忝厥職。復蒙當道以瑞才堪治縣，即以淳安縣改授卑職到任，惟有飲水茹蘗，矢勤矢慎，以期仰副聖意而已。何期殊遇頻加，深荷太師丞相格外提挈，得授斯職，實出意外之幸，深感雲天之恩，自愧淺薄，抑末之才，辜負堪虞，伏乞太師丞相復加訓誨，則卑職實感再造之恩矣。』嚴嵩道：『此是天子之意，與吾何干？你且退去罷。』海瑞復打一躬道：『卑職有個委曲下情，不揣冒昧，敢稟太師丞相，不知可容訴否？』嚴嵩道：『有甚事情？只管說來。』海瑞先謝過了罪，隨說道：『太師大魁天下，四海聞名，今復佐君總理庶務，變理陰陽，調和鼎鼐，天下無不仰望。以爲久病乍得良醫，蒼生皆有起色。卑職昨到京來赴任後，即到太師府稟見，其如太師家人嚴二自稱嚴二先生者，每遇內外官員，初次稟見，必要勒令三百兩銀子，以作門禮，否則不肯通傳。還稱太師設有規習，每逢參謁者，必要千金爲壽，否則必捏以他事名掛劾章，以此挾制，莫不竭囊供贖，似此則聲名掃地矣。大抵太師丞相皆未察覺所致，如此小人弄弊，太師豈可姑容？還望丞相詳察，嚴嵩聽了海瑞面揭其短，心中大怒，本欲發作，只恐認真，遂故意作歡容道微。

先生言幾被這小人舞弄。但不知先生來時嚴某可有勒索。海瑞道：若是沒有見證，卑職焉敢混說。嚴嵩道：他却取你的多少。海瑞道：須要不多。不過卑職傾家相送，尙欠一百兩。尊管還不满意，不肯代傳，又以危言恐詐。卑職自念一頂烏紗，雖然不是十分緊要，但是十載寒窗，妻女萬里辛苦，故亦有所不忍。卑職妻子苦夫失官，不得已盡將闔中金飾交於卑職，持送尊管作抵，尙費多少。屈服之氣，始得相通。今日得親顏色，亦非小可。卑職從此衣食俱盡，丞相却將何以訓誨。嚴嵩聽了，不覺面臉紅一塊，青一塊的，說道：豈有此理。這奴真欲傾陷吾也。先生且暫少坐，容某訊之。如果屬實，則當正法，決不稍事姑容也。海瑞道：習性成慣，太師當以好言勸之。嚴嵩越發大怒，即便喚了嚴二進來，罵道：你充當本衙家丁，有得你食，有得你穿，這就是了。怎麼在外瞞着了。我如此滋事，你知罪否。嚴二見海瑞在旁，又見嚴嵩發怒，諒是爲着此事發作，只得跪下說道：小的自蒙爺收錄以來，無不遵法守份，並無過失。乞望明示，死亦甘心。海瑞在旁，却忍不住括嘴道：你休要瞞太師，你適間受的是甚麼東西。嚴二厲聲道：你看見甚麼東西。無端在我主人面前譏謔。嚴嵩喝道：休得多言。我且問你，海主事現在告你私收門包，你可有麼。嚴二道：沒有。海瑞作色道：明明二百兩，另外一盒金器，經我親交與你手上的，難道白送麼。嚴二被海瑞質對着，諒不能抵賴，乃道：我們當家人的，上則靠着主人賞賜，下則仗着你們老爺們賞封，適見蒙老爺賞的，如今現放在門房裏，還未曾取起。怎麼就在主人面前讒害。既然老爺捨不得，就請拿了回去就是。又何必捏造這言語。海瑞道：可是有的。如今當太師面前，還我罷。不然，恐太師執法如山，不能稍寬汝矣。嚴嵩在上聽得真賊正賊，只得叱罵道：不肖的奴才，怎麼大胆，私受人家賞賜，還不拿來。當面繳還主事老爺麼。嚴二不敢再說，只得急急走到門房，將那二百兩銀子，並小匣兒一齊捧將出來，跪着道：這就是海老爺賞與小的之物。今當海老爺交還，算是小的多謝海老爺賞了。嚴嵩笑道：你是一個家奴，怎麼消受得起。這却是海老爺故意與你作耍，你怎麼却認真了。快些送還海老爺罷。嚴二急忙將銀子、釵飾交還與海瑞。海瑞接轉，便向嚴嵩拜謝道：多蒙丞相破例相貶，使卑職啣結無既矣。嵩明知其言刺己，故作歡容道：先生勿怪，旋當整治此奴矣。立即吩咐家人備酒，與海瑞敘話。海瑞告辭道：卑職乃是部屬微員，明公乃朝廷極品，焉敢忘本。只此告辭。嚴嵩道：偶爾便

飯吃一碗去海瑞只是告辭堅執不從嚴嵩道諸事不合祈先生包涵敢忘厚報海瑞唯唯辭謝而歸暫且不表再說嚴嵩打發海瑞去了即喚嚴二責罵道爾怎麼這般胡塗我原說過的叫爾不要收他的禮物怎麼你竟自收了如今却被他當場出醜好生沒趣想我自蒞任以來只有勢壓於人並不會稍出遜言今爲爾却受了一肚子的烏氣真是豈有此理的嚴二道老爺且息雷霆之怒暫寬斧鉞之威想小的自從跟隨老爺以來於茲八稔所行之事無不與爺商酌自爺登任以來向設例規無不凜遵惟未見這個海瑞如此混賬他適問胆敢毀謗老爺何不立即參奏了他以警將來嚴嵩道海瑞爲人剛直忠正且不畏死倘被奮然扣關陳理爾我是非則數載之勞苦心力一旦爲之盡付東流矣汝不見前者張國公之事耶此即可爲前車之鑒矣嚴二道張國公奉旨糾察天下州縣官吏賢否倉庫虛實又何聞海瑞之事小的實所不知乞爺明訓嚴嵩笑道虧汝還是一個宰相的家人前者張國公奉旨巡察天下州縣是奉旨躬代皇上之巡幸還有誰人敢稍抗拒所以每過州縣派令州縣供應銀兩一路俱皆遵辦惟到浙江時海瑞初署淳安知縣不特不爲供應且自矯傲國公到縣亦不爲禮及張國公發怒責其不恭之愆彼則昂然不肯少屈竟與國公抗衡並面叱國公之非還要與張公算賬後來張公爺看見勢事不好恐怕當場出醜只得忍氣吞聲後來還說了多少好話纔得開交張公爺尚且如此何況我府近在禁垣他雖職分卑微然乃是一個部曹若是央求尚書侍郎亦可以上奏的所以適間我也讓他今後汝等再休惹他吾自有主意徐徐圖之嚴二應諾而出從此嚴嵩心中挾恨海瑞千方百計尋事陷害此是後話再說海瑞回衙中妻子忙上前問道事體如何海瑞道幸喜不致失信遂喚海安仍將銀子小盒交還小姐金姑接轉喜不自勝張夫人道且喜見了嚴相這頂紗帽方保得穩呢暫且按下不表又說那張娘娘自蒙皇上寵愛在宮三載產下太子皇上十分歡喜遂有立他爲后之意尙未發言而皇后已死此際天下臣民掛孝自不必說到了小祥皇上升殿聚衆文武商議欲立張氏爲后時嚴嵩在旁奏道陛下立后乃天下大事何無一女可當聖意者貴妃張氏乃出身微賤伊父市儈之流既蒙陛下立爲貴妃則張氏之幸有過於望外者今陛下若欲冊爲正宮不特該妃微賤不足以配至尊且恐臣民竊議伏惟陛下思之如陛下再續鸞交當於各臣宰之

家。遴選其四字俱全者冊之名。正言順。誰曰不然。帝聽奏不悅道。朕自別駕微員。入居九五。亦由微而顯。今日之事。雖乃市儈之女。然工容言德。靡所不僭。事朕以來。端莊嚴謹。况生太子。朕冊改爲正宮。卿何諫阻。遂卽日冊張氏爲皇后。立其子朱某某爲太子。卽遷於昭陽正院居住。封妃母仇氏爲榮國夫人。頒詔布告天下。嚴嵩心中不悅。看官要知道他爲甚麼不悅之意。原來嵩有甥女。姓郝名卿憐。年方一十七歲。生得傾城之色。羞花之貌。詩詞歌賦。無所不曉。居止閑雅。洵是神仙中人。其父名郝秀娶嵩之姊。郝秀曾爲部辦。攜妻在京。及嵩得官之際。親戚來往。未幾郝秀病死。其姊亦相繼而歿。郝卿憐時年十四。無所依靠。嵩遂接歸府第。養爲己女。三年間。其女長大。更自超凡的美媚。嵩日夕撫育。愛如掌珠。時延大內樂部女教。以歌舞滿望。進於皇上。以固己之寵。久有此意。只奈皇后尙在。張妃之寵未衰。無可乘隙。今皇后已薨。正欲進獻。忽帝要冊張貴妃爲后。故此嚴嵩從中諫阻。豈知天子不聽。決意冊立。嵩心中不悅。恨恨回府。自思有此機會。又被他人佔去。如何不恨。正是：不如意事。機偏巧。但有心人。恨便多。要知將來嚴嵩果能把甥女進入宮否。且看下回分解。

〔批評〕嚴嵩頭一個權勢的人。却見了海瑞。遂不敢擅作威福。致敬致恭。此非嵩能禮賢下士。却是海公正直剛介。能令嵩之自然而恭敬也。嘉靖失偶。因張貴妃有子。冊爲正院。此近義近理者也。而嵩諫之。嘉靖亦不以怪。豈其溺愛不明耶。

第二十二回 嚴嵩獻甥女惑君

却說嚴嵩。久欲將甥女卿憐。進於天子。今見其志不遂。便恨恨而歸。回至府中。不勝憂悶。自思我着意許久。用了多少心血。纔得卿憐習諳歌舞。今一旦大失所望。如何是好。千思萬慮的。再不能算得一個好方法出來。忽然想起兵部給事趙文華。素有學問。爲人多謀足智。新與我相契。何不請他到來商議。或有計策。亦未可知。遂吩咐家人。拿了一個年家眷弟的名帖。到兵科中來請趙文華。過府閑話。家人領了名帖。便一徑來到兵科公廡。見了趙文華。將帖子致主人之意。趙文華看了帖。卽整衣冠。隨着來人。急趨相府。時嚴嵩早已令人預備下酒筵。在那萬花樓上。嵩却在花亭相候。

文華來到花亭，見了嚴嵩，急急上前打恭請安。嵩一手挽起，相攜到萬花樓上，分賓主坐下。家僮獻上龍團香茗。趙文華躬身道：「旬日事忙，不會到府上問安，罪甚罪甚。不知老太師相召，有何訓諭？」嚴嵩道：「閒暇無聊，特邀先生與我一談。文華道：『屢擾尊廚，醉酒飽德，不知何日啣結。』」嵩道：「先生何必客套？自古相識滿天下，知心無幾人。今吾與先生在朝，甚愜素懷，故無事之際，敬邀先生閑談。」文華遂就要把盞。嵩道：「先生真是大作客套也。遂對酌於樓上，彼此勸酬，備極歡暢。」嵩道：「昨日皇上欲再冊后，僕欲以小女奉敬，不意今日已立張貴妃矣。此却先後只差一刻耳。誠爲恨事。」文華道：「昨聞太師會諫來，怎麼皇上如此固執？」嵩道：「皇上以張貴妃有子，故立之。」文華道：「張貴妃出身微賤，帝實不察，將來何以母儀天下，誠不可解也。」嵩道：「吾欲將小女進宮，但此刻張貴妃已正昭陽，且帝愛其子，因重其母，倘不肯納，如之奈何？」文華道：「今觀帝亦耽於酒色者，當以計餌之，自無不納之理。」嵩因問其計。文華道：「今皇上與太師乃是忘形之君，臣來日早朝，乘間奏請帝過相府賞花，帝必不推。若是駕臨，太師則感飾女樂，親妝小姐而出，使之把盞進饌，則帝必樂酒至半酣，奏之必然允納的。」嵩大喜，忙謝道：「先生真妙計也，相與痛飲而別。」次日早朝，帝問嚴嵩道：「近日市中米價如何？」嵩奏道：「今春雨水調勻，正是雨暘時若，各處禾稻豐足，真所謂一禾九穗，實足爲豐年之慶也。」帝喜道：「若此，則朕無憂矣。」嵩呼萬歲道：「陛下憂民若此，故上天特降豐年，此蒼生幸矣。臣等不勝欣忭之至。際此昇平之時，臣敢恭進龍駕，過臣賞花，小顯君臣之樂，不知有當聖意否？」帝大喜道：「久聞相國園內幽雅，朕每欲一玩，今相國有心相邀，明日必至。惟恐有累卿耳。」嵩忙謝道：「陛下聖駕一臨，草木生輝，臣不過水酒一杯之敬耳。」帝應允，嵩辭謝而去。回到了府中，即請文華到府，請他佈置。文華應命，便即喚了嚴嵩的家人，取那一件這一項，頃刻之間，擺設得如花團錦簇一般。水陸並陳，預將甥女，卿憐修飾，又令各女樂預先打點。至次早，嵩具朝服伺候。至午刻，只見黃門官飛奔而來，稱說聖駕起行，已離正陽門，將次到了嵩，即令人於路焚香恭迎。少頃，只見黃傘飄隱，遠遠望見鑾駕。嵩即手捧玉圭，跪於地下。那時衛儀從一對對的不知過了多少，隨即有女樂十六人，一派笙歌嘹唳，一對香爐過去，就是鑾輿。嵩即山呼萬歲。帝賜平身，嵩扶輿而行，一直來到內堂，方纔下輿。帝坐於當中，嵩復山呼舞蹈。帝賜坐問道：「卿居此第幾年？」嵩道：「蒙皇上天恩，」

臣秉鈞衡於茲三載。居此不覺三年矣。帝笑道：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卿與朕相處，屈指不覺將近十載矣。嵩謝道：臣以一介庸愚，謬蒙陛下知遇殊恩，不次遷擢，感刻既深，惟有赤心一顆，以報陛下也。須臾筵宴齊備，嵩以小碧金車坐帝。令兩個美女牽洩以行，來到萬花樓，果見幽雅不凡，迥殊人世。儼然瑤島瓊台，即大內亦無如此佈置。帝心甚喜，贊道：此是神仙之府，朕焉得長處此也。嵩謝不迭，賞玩了一番，隨即登樓，那樓高數仞，更且四面窗扇皆以玻璃爲之。其中朱棟雕樑，自不必說。嵩請帝坐於當中玉龍墩上，帝仰望無際，青山遠疊，綠水滌洄，正是欲窮千里景，更上一層樓。當下帝觀眺良久，不覺心曠神怡。嵩即親自把盞，隨有女樂一十餘人，皆衣綉綺，油頭粉面，真如錦簇花團一般。爲首一女子，更覺美豔，非常立於諸女之中，如鷄羣之鶴，以春葱捧玉卮，跪獻席前。帝注視良久，不覺神爲之蕩，笑道：卿真乃神仙中人也。頻以目視之。嵩乘間進曰：此女有福，得見天顏，亦一時之大幸也。帝笑道：此女不減太真，朕欲爲三郎。未審丞相肯見惠否。嵩曰：此臣女，卿憐也。今年十七矣，尙未有問名者。然蒲柳之姿，恐不足近褻聖躬。帝笑曰：司空見慣，故以如此。使蘇州刺史斷腸，幾回矣。丞相勿吝，嵩即與卿憐齊呼萬歲。當席謝恩，帝大喜，即賜卿憐平身。命人以小車先載入宮，與嵩暢飲一番。然後回宮。嵩直護駕至宮門方回，好不歡喜。復與趙文華飲，至月上東牆，方纔各散。至次日，聞帝卽於是夕，在翠華苑留幸嚴女。嵩得了這個喜信，以千金謝文華之妙計。從此與文華更加相厚，格外另眼相看。不一月，將文華改擢刑部郎中，暫且不表。又說嚴氏卿憐，自從一日得帝寵幸，做盡百般豔媚，迷惑人主，帝寵日深，遂被嚴氏所惑。常在嚴氏苑內，未幾月冊嚴氏爲上陽院貴妃，宮中稱爲嚴妃，十分寵愛，言無不從。嚴妃便欲謀爲皇后。適張后失寵，帝聽信嚴妃，朝夕譏謔，遂決意廢張皇后而立嚴氏。羣臣聞之，多有上本阻諫者。帝只留中不發。八年五月，帝御溫德殿，以皇后本市曹女，不得母儀天下，廢爲庶人。立嚴氏爲皇后。羣臣不敢復諫。張后遂被廢矣。嚴氏既立，因見張后有子，恐他日自不能立，乃復進曰：皇后怨陛下深矣，不如仍復立之。庶無後患。帝問何出此言。嚴氏道：張后怨陛下之廢彼爲庶人，心深慊怨，口出不恭之言，待其子稍長，卽當復仇，故宜避之。帝怒甚，卽時放張氏母子於冷宮。永不許朝見。可憐張后並無失德，一旦爲奸妃所害，日囚於冷宮，不見天日。時太子年已三歲，日夜啼哭，后甚憂之。宮

中之人無不竊嘆海瑞聞之。卽上本申奏。勸帝復立張后。其內有云。太子久已儲立青宮。天下所共知也。今一旦被廢。竊恐無以取信於天下。惟陛下思之。等語。帝聞奏不悅。只念海瑞向日廉介。况又是正言。乃批其本尾云。

覽奏備悉。卿忠心爲朕。然事已更。豈可復乎。姑隱圖之。不負卿意也。汝其隱之。

海瑞見了批語。嘆道。讒言惑主。雖有忠言。皆逆耳矣。海瑞不覺已在部三年。應該報陞遷擢的。只因嚴嵩記其會上過奏本一事。心中恨之。故特不遷瑞之官。瑞不爲意。惟愿天子早日省悟而已。帝既惑於嚴氏。自然重信嚴嵩。此時嵩位極人臣。其寵信無比。乃尊嵩爲國丈。嵩便肆行無忌。朝廷大小事務。悉歸嵩手。凡有陞遷降調一切。皆稟白於嵩。然後入奏。嵩又廣值羣黨。以趙文華爲通政司。時張志伯已在陝甘提督。嵩欲以志伯爲護衛。遂奏請撤回志伯。爲京城兵馬都督府。這缺爲是京城總管。掌理九門軍馬。志伯既得了恩命。卽日起程赴京都。先到嚴府請安。隨將禮單呈上。內開的是。

錦州大毡氈一張。黃州柑子一百簍。寶石如意一枝。珍珠如意一枝。碧玉寶帶一圍。金供器五件。西洋時鐘一對。錦緞千端。水晶簾一掛。玻璃照身鏡二面。高九尺厚五寸許。紫檀鑲浣火布一丈。玉馬一匹。高五尺。有輪自能行走。轉動如生。

嚴嵩看了禮單。惟喜的是那張大毡氈。笑道。僕因萬花樓高大。冬月欲得一方毡氈鋪於地上。以便煖坐。只苦無此大材料。常以爲憾。今見此氈。諒與樓之寬窄不差甚麼。志伯道。丞相試鋪在樓上看。是如何。嵩卽令人展開。鋪在樓上。果然一些不寬。一些不窄。儼如度製的一般。遂大喜道。莫非親家量過了。然後命人織的麼。志伯道。然也。嵩笑而謝之道。親家眞知我心也。遂令人備宴。相與暢飲。盡歡而散。正是。只因心愛處。卽便遂懷來。後來張志伯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批評〕人之交。交勢。勢敗則離。勢炎則合。觀志伯之心。阿諛奸相如此。概可知矣。嵩之擢超志伯。亦復不爲不厚矣。小人之交自然如此。

第二十三回 張志伯舉薦庸才

却說張志伯次早入朝。朝見已畢，帝令平身，宣上殿來。慰勞問曰：「陝甘一帶近日如何？」志伯奏道：「陝西一省幸賴安寧，惟蘭州一帶近於鄒善之夷，時有窺視之心。甘北界隣胡地，亦圖入寇。臣到任後，即時加巡警嚴飭戍士，所以守禦嚴而畔無從起耳。此乃陛下洪福，國家之幸也。」帝喜曰：「卿可謂擅理而善治者也。」今卿來京，不知守者可如卿萬一否？志伯奏道：「臣奉恩命之日，即在各營鎮哨內，悉必遴選，查有中營中鎮胡芳，年力精壯，善得撫守之法，且待軍士有恩，人樂爲之死。臣將邸務，令其暫署。候陛下簡放才幹兼優者，經任以資彈壓。」帝道：「此任甚重，非素諳撫治之員，不克勝任。卿意以何人可當此職？」志伯奏道：「臣觀才幹兼優者，固不乏人，然非在外重鎮，即夾輔都城，恐不能移易。臣伏見相國族弟嚴源，年力強富，諳曉治道，具有王佐之才。孫吳之略，現爲駕部郎。這人可當此任。陛下試召之，面訊其治理之道，必有可觀。否則臣甘受欺君之罪。」帝曰：「卿爲社稷之計，舉賢才荐忠良，乃大臣之體。朕甚嘉尙，何罪之有？」遂令黃門官持節到相府，宣召嚴源。明日早朝，見駕。黃門官領旨去訖。帝即對張志伯道：「明日吉辰，當即接印任事可也。」隨賜玉如意一枝，飛魚袋一個。志伯山呼謝恩，出朝。急忙來到相府，恰好嚴嵩正在書房用膳。張志伯進見，嵩即請同吃。志伯道：「飯且慢吃，特爲君報喜而來。」嵩問：「有何喜事？」志伯便將帝問彼答，現在簡放令弟源老兄，已差黃門官持節來查。明日早朝，陛見，即爲大將軍的話說明。嵩聞言，反覺不悅，道：「蒙親翁美意，特爲舍弟吹噓，但舍弟自江西來，諸事未諳，僕無奈以一職而羈其身，今忽然膺此大任，只恐弗勝，誠不免畫蛇添足。似此如之奈何？」志伯尙未及答，人報黃門官奉節至，請爺決出接旨。嵩即穿朝服，出至中堂，跪接聖旨。黃門官口誦聖旨道：

現據張志伯奏保丞相族弟嚴源，有王佐之才，孫吳之略，朕甚嘉悅。特着黃門官持簡到宣，卿宜攜弟明日早朝。陛見。朕另有詔諭，毋延。欽此。

嚴嵩謝恩已畢，向黃門官謝過了勞。黃門官道：「恭喜相國，令弟今承特召，必有大缺簡放，可喜可賀。」嵩謝道：「乃尊使福庇所致。黃門官作別，回朝復帝不題。再說嚴嵩打發天使回宮，即來與張志伯商議道：「明日舍弟入朝，只恐皇上面詢。」

其戍守方略。舍弟如何能答得來。怎麼是好。志伯道。太師不須憂慮。可令人請令弟來。此僕自有以教之。必不致誤事的。隨又着人到府中。取地輿圖來。二人領命。分頭去訖。少頃嚴源來到。二人相見。畢。志伯便向他道。喜源道。何事可喜。乞卽示知。志伯道。二爺旋作大將軍矣。豈猶未知耶。遂將如何始末。備細說知。嚴源聽了。驚呆半晌。始道。謬承親翁大人吹噓。恐僕有負所薦。如之奈何。志伯道。不妨。且坐片時。自有分曉。言未畢。家人取圖來到。志伯展開懸壁上。乃是一幅地理圖。上載着陝甘兩省的山川關隘形勢。以及路徑險要。一一均有註脚。那裏爲最重之地。何處是衝繁之區。指摘清楚。歷歷如見。志伯道。二爺明日到了那裏。必要先整飭那裏。又次及那裏。細細爲之解說。再三指示。嚴源默記於心。志伯又將如何答應戍守之道。復爲開說。嚴源亦細心記之。嵩喜道。非親翁之大教。真弄巧反拙也。顧謂嚴源曰。汝默記之。毋致臨時遺忘可也。源當面稱謝。嵩卽命人取酒共酌。志伯辭道。現奉聖旨。僕明日上任。僕尙有事。只恐明日不能相從。二君入朝。幸勿見怪。遂辭去。嚴嵩恐源不能記憶。是夕竟不放嚴源歸。將圖形屢屢指點。復令其誦讀。註脚之語。直至四更。始息片刻。剛轉五更。兄弟雙雙抖搜朝衣。令家人提了絳籠。一徑入朝。金鷄三唱。天色漸曙。忽聞景陽鐘三響。各內侍鳴鞭靜殿。各文武分班立着。嵩與源二人跪於階下。少頃御香氤氳。一派音樂。兩行宮女及許多太監。擁簇着帝升殿。坐於九龍綉墩之上。文武山呼已畢。帝令捲簾。宣嚴嵩嚴源二人。山呼萬歲。趨上御前。俯伏金階。帝賜平身。二人謝恩。起立於龍案之側。帝顧嚴嵩曰。此卽汝族弟耶。嵩奏道。乃臣弟嚴源也。帝隨問源道。卿現居何職。源卿伏奏道。臣現充駕部郎之職。帝笑道。志伯薦卿之才高。朕今日當展汝驥足。朕欲以卿爲陝甘提督諸軍。卿料能守此否。可爲朕言之。源頓首道。臣乃一介庸愚。毫無知識。謬蒙張都督過譽。臣不才。惟有竭盡忠誠。以報陛下高厚於萬一耳。至於守撫事宜。非可以預定者。見機而行。過時而進。撫則不失爲討。討則仍復爲撫。撫討兩道。卽治理之道。誠非臣所能逆料者也。帝聞源語大喜。道。真將才也。大將在謀。今卿得之矣。朕欲以全涼委卿。卿其勿負朕意。源頓首道。臣無才無識。誠恐弗克勝任。有負陛下委託之重。帝道。卿之才。朕已知之。卽以嚴源爲甘涼總督諸軍事。賜上方劍。卽日起行。源九頓謝恩。出朝。二人好生歡喜。少頃就有許多官員前來道喜。此際嚴源恰如山陰道上。竟然應接不暇。次日趙

文華即以千金爲壽。另有名馬玉帶之類相送。(文華可謂善於趨炎附勢者。如此逐臭。何不知恥。吾甚爲之惜矣。或曰不然。公太迂腐。故有此說。今日之做官而享富貴。有非昔日之趙文華耶。只知爲彼惜。我亦以公不及文華矣。可發一笑。)嚴源既受恩命。即日打點赴任。吏部那邊。即時差人送了文劄。並上諭訓旨。過府嚴源擇吉起程。一路上的供應迎送。所過州縣官。無不攢眉吞氣。儼然先日之清算張國公也。暫且不表。光陰似箭。日月如梭。海瑞在部。不覺四年有餘。備極勤勞。二次報功。皆被嚴嵩駁回。不許填報。卓異。每欲尋隙陷之。只因海瑞辦事小心。又並無一些破綻。嵩故無從下手。時張志伯在京城。恐怕海瑞見帝。即敗露其過惡。故每叫嚴嵩隱忍。總不遷其官爵。使彼不得見帝。因爲如此。瑞又在部年餘。一日人傳嚴嵩與弟全涼總督嚴源常有私書來往。嵩子世蕃年方十五歲。終日在外嫖蕩。恃勢凌人。昨日在于翠勾欄院飲酒。一語不合。酒後使性。竟將院娘擊死。知縣前去相驗。拘問隣人。方知是世蕃所爲。知縣竟不敢根究兇首。反把屍母押令其遵依領埋。如此肆橫種種不法。海瑞聽了。嘆道。似此則小民受害者。恐無寧息矣。但自己官職卑微。咫尺天顏。無由得見。心中煩悶。值部務稍暇。乃過李純陽編修處。閑話。李翰林延至內堂。彼此談論。說起朝中之事。海瑞慨然曰。皇上任信嚴嵩。則社稷將見傾危矣。相語未畢。忽人傳李侍讀到拜。李純陽道。海兄且少坐片刻。待小弟陪了客來。再來敘談。海瑞笑道。既有貴客至。請自便罷。李純陽拱一拱手。往外陪客去了。且說海瑞獨坐無聊。遂將純陽的書籍翻閱。看了幾本。不覺一本書內。有一小摺兒。夾在其中。海瑞展開來看。却不是別的。乃是嚴嵩的劣績十二款。只見上寫道。

第一款。二年春三月。嵩在通政任內。窺見順城門張一敬之女美媚。以勢娶之。其父母不允。嵩諷縣令以橫事陷一敬于獄。嵩因娶其女爲側室。阻隔其父母往來。一敬幽死于獄。敬妻旋亦屈恨而死。嵩恐女爲父母復仇。夜縊死其女以滅口。

第二款。嵩改擢刑部尚書。凡有天下撫院所咨命盜各案。必取押咨銀若干兩。否則駁飭。

第三款。嵩在刑部尚書任內。因江南一家三命之案。兇首有財。令人持至嚴嵩。以白金三千爲壽。嵩受之而反其案。

使死者抱憾九泉五年九月事也

第四款。嵩遷丞相加太師。日益肆橫。目無君父。把持擅專。所放之官。佈滿天下。六年五月。嵩以太保劉然不爲己用。遂矯旨收之。殺于獄中。

第五款。福建閩王某。因無貢物于帝。以及嵩賄。嵩卽譖於帝前。稱閩王不貢。便有不臣之意。閩省地接番夷。恐王爲患。勸帝早除之。免滋後患。帝乃賜閩王死。嵩復使該地方官抄籍王家解京。以肥己囊。

第六款。嵩善窺上意。每遇帝喜。必暗奏之。彼黨羽某人好。他人歹。帝惟嵩言是信。升降不明。朝廷解體。

第七款。嵩有心固寵。欲爲椒房之戚。以甥女育爲己女。待請帝至府中。獻弄蠱毒惑君上。陷害張后。以及青宮。皆廢爲庶人。現今幽於長門宮。

第八款。嵩與步軍統領張志伯。結爲黨羽。又爲兒女之親。屢屢保薦。直至封爵出鎮大州。今復奏帝調回。總掌九門之鑰。其居心更有不可問者。

第九款。嵩與主事趙文華友善。朝夕綢繆。欲爲己用。超擢文華通政之職。遷擢由心。目無君上。

第十款。私加官關課稅。以飽貪壑。

第十一款。放縱家人嚴二刻剝重利放債。

第十二款。府第款式仿照大內。而更極其新巧。僭越有罪。

海瑞看了。隨大喜道。有對證了。卽急急的收於袖中。正是。看明十二款。拚得一身亡。未知後事若何。且看下文分解。

〔批評〕。嵩之十二款。大底獨純陽所知。寫於紙上。蓋將存於書櫃。實不慮爲海公盜去耳。張志伯之薦嚴源。正是呼朋引類。小人之欲作威福。必固先樹其黨。然後行事。此之謂也。

第二十四回 海主事奏陳劣蹟

繪圖大紅袍 第二十四回

却說海瑞見了嚴嵩劣蹟十二款，便急急籠入袖中，竟不辭而去。回到館寓，展開再看，愈加惱怒，拍案嘆道：「如此國賊，若非恭奏，殊非爲君爲臣忠君愛國之心矣。」遂卽作稿具奏，將這十二款劣蹟書載於內。其奏稿云：

刑部雲南司主事臣海瑞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奏爲國賊專權官民被害亟請嚴旨立除橫暴以安臣民以靖天下事竊見丞相嚴嵩身膺重祿深負國恩自蒙陛下殊渥以來不次遷擢以郎官薦陞通政旋擢尙書復蒙格外殊典欽加太師職銜義秉鈞衡計嵩自及第筮仕以來屈指未及十載以獻媚工諂遂致位極人臣從古未有之幸理當竭忠報國以答高厚乃嵩自得寵以來日肆其暴虐貪戾性成殘忍甚至門庭如市祇因大開賣官鬻爵之權公用賄賂罔顧王章植黨樹威其心莫測小人任爲心腹君子視若寇仇擅殺大臣私放官職如其子姪族弟嚴源從豫來京白丁得職復令其兒女親家現在九門總督之張志伯謬加混薦乍膺重鎮因託以代志伯回京以便結成一塊文武之權悉歸嵩之掌握誠欲危國家而爲不軌謀矣臣受國恩深重雖肝腦塗地亦難仰答高厚於萬一觀此國賊專擅肆橫情難緘默不揣冒昧謹列嵩歷行劣蹟條列於左以冀陛下電察乞將嚴嵩革職拿問交三法司擬議則國家幸甚臣民幸甚矣謹據確實以聞臣不勝待命之至

計粘國賊嚴嵩劣跡共十二款恭呈御覽

次日五更海瑞穿了朝服竟趨朝帝內有同僚見之問曰：「先生從來不曾趨朝今日何故趨朝有何大事？」海瑞道：「朝廷乃臣子陳說利害之地，但有事卽得趨奏，公何必多問，自便罷了。」那同僚見他如此搶白，自覺沒趣，遂不再問。少頃金鐘响曉，帝已升殿，文武隨班朝賀。山呼舞蹈畢，海瑞越班而出，俯伏金墀奏道：「臣刑部主事海瑞有本冒奏陛下，伏乞賜覽。臣不勝幸甚之至。」帝突見海瑞在階前，手捧奏章而跪，乃令內侍取來觀看。帝覽閱良久，自作沉吟之色。乃傳旨道：「卿且退，朕自有處。」竟將奏稿納於龍袖之內。回宮，文武看了如此光景，皆不知何故退出朝房。有來問訊的，海瑞笑道：「此乃機密，少頃便見。」衆皆疑惑不定，只得各別回去。海瑞亦別衆而回。于路大喜道：「倘蒙天子准了此本，則與臣民除害，縱瑞一死也是值的。」回到私衙，復歡笑。張夫人便問其何以甚喜，想必遷陞官秩。海瑞道：「遷秩到是小事，所

可喜者業已參奏了嚴嵩矣。張夫人聽了，不覺大驚失色。老爺爲甚麼瘋了？海瑞道：「好端端的辦着正事，爲甚麼說我瘋了？張夫人道：『若不是瘋了，難道死活都不曉得麼？』今嚴嵩勢傾人主，炎權灼手，你竟敢參奏他，豈不是以卵擊石？自取其死耶？」海瑞道：「嚴嵩雖然勢大，但彼有犯法，理當懲創，怕他則甚。夫人道：『雖則犯科作奸，律有明條，然彼女現爲皇后，吾料老爺不能與彼抗衡也。』」姑待之罷了。海瑞道：「夫人且自寬心，吾以一介貧儒，受恩深重，今見國賊不奏，何以仰答聖主鴻慈，縱爲奏嵩而死，亦所瞑目。夫人勿言不說。海瑞夫妻的話，再說嘉靖帝袖了海瑞奏稿，回至宮中，與皇后嚴氏觀看道：『汝父爲官不軌，致被廷臣參奏，卿意如何？』嚴后便俯伏在地哭奏道：『臣妾之父，待下過嚴，是以不得衆心，固而有此一端。伏乞陛下察之，妾與父不勝幸甚。』帝曰：『雖云不得於衆，而本內十二款，款款有據，朕若故爲庇衛，未免過于偏袒。』今當批行廷臣秉公確訊，却示意於承審之員，彼此開解了事，就是遂提起御筆批其本尾云。

海瑞所奏，如果屬實，亟應嚴究。着三法司會同秉公確訊，如有稍虛，即加倍反坐，以警將來。嚴嵩海瑞，即並押發收審服三日，具覆承審官毋得稍存袒護。欽此。

這個旨意一出，隨差了兩名內侍，分頭到兩處押交嚴后，再拜謝恩不表。再說那三法司是太常寺卿、刑部尙書、光祿寺卿兼兵部侍郎爾道那三位是誰。

太常寺卿劉本茂，刑部尙書郭秀枝，兵部侍郎陳廷玉。

當下三法司接了旨意，即命廷尉提人，誰知硃票未出，內侍早已將兩人送到。郭秀枝即命權禁刑部司獄看守，懸牌明日聽審。二人交到刑部司獄處，彼此分開看守，自不必待說。再講嚴后打聽三法司，乃是某人某人，即暗令小內侍將三份禮物悄悄的送與三人，至囑方便。三人却不敢收下，惟對使者道：「謹遵懿旨而已。」郭秀枝平日是與嚴嵩相好的，心中自然要袒庇，又有娘娘之旨致囑，越要迴護，即來見陳廷玉道：「僕觀此案，乃海瑞怨恨嚴大師，不遷其官，故而有此一端。今奉懿旨，還當仰體聖意，爲是陳廷玉道：『只是海瑞所奏十二款，似有確據，如何偏袒得來？』只是皇后既有懿旨，等待臨時見機而行，就是秀枝稱善，二人一同來見本茂，備以此意告知本茂，含糊應允，然心究不平，姑應之而

已少頃升堂。三人坐下，吩咐左右先請嚴嵩問話。時嵩已青衣小帽來到堂上。三人略略起身拱讓，便令人取大墊鋪於地上，讓嵩坐下。問道：聞得太師與海瑞有隙，不知是否？嚴嵩道：海瑞與某向不通問，有何仇隙？此事是海瑞含怨某，不遷其秩，故以冒奏希圖洩忿。惟三位大人察之。秀枝道：太師之言如見其心，且請自便。嵩謝而退。秀枝即喚海瑞到堂。海瑞亦是青衣小帽，朝上打恭，秀枝却不讓座，便問道：汝告嚴太師十二款，可有確據？海瑞道：嚴嵩專權罔上，肆暴恣橫，鬪爵賣官，植威樹黨，公行賄賂，天下之人無不共知。何為不確？秀枝道：爾却不揣冒昧，但凡大臣有罪，諸廷臣會銜聯奏，汝乃是一介微員，輒敢妄奏國戚，汝知罪否？海瑞笑道：夫賊子亂臣，人人得而誅之，又何怪一部之微員也。海瑞受國厚恩，誓以死報。今奸臣蠱國，正瑞報主之時也。雖斷首捐軀，亦復何憾？秀枝道：汝既有確據，能指其人否？海瑞道：不能一一指出，即不論皇城，無不有此一十二款。秀枝怒道：既未能指實據，豈不是冒奏麼？觀此必有他人主使。不然，這十二款從那裏得來的？海瑞道：人人皆有，却是那裏沒有？秀枝道：聽此口詞，不打那肯招認？吩咐皂隸扯下去。掌嘴。本茂急止道：且慢。海瑞主事，爾此事却從何處得來，亦不妨直說出來。否則徒受敲掠，終亦要說的。此非達士所為也。海瑞聽了本茂的言，忖思道：有理。想我一時粗糙，竟不審辨真偽，遂聞於上。今被郭賊問得無言可答，何不供出李翰林，亦得他來作個確證。便道：此十二款，却從史館得來的。難道還不確鑿的麼？秀枝道：史館所載的事實，皆入于金漆櫃中，汝焉能取得此？又是胡說的海瑞道：現有編修李純陽書籍中得來的，如其不信，可即傳李純陽來問，便可以見其確鑿矣。郭秀枝笑道：原來你與李純陽捏造的，且帶下去。左右答應一聲，將海瑞簇下。本茂對二人道：海瑞之言必有來因的，可喚李純陽來問，便知端的。即令廷尉官往喚純陽。且說純陽，那裏知道此事，正與客對奕，忽家人報道不好了。不知海主事怎樣，把老爺的密事宣洩於帝之前。今日奉旨令三法司會訊嚴海二人，誰知這位海主事，却把老爺扳扯在內。如今三法司已差了廷尉官來請老爺，現在堂上請爺去相見。李翰林聽了，不知道話從何說起，便丟下了棋子，急急出來迎接。那廷尉官見了純陽，將來意說知。李純陽道：不知海公為着甚事，扳扯在下，可悉其情否？延尉官道：原來尊駕還不知道麼？那海主事前日將嚴相參奏一本，奏其十二款，帝即批發三法司會審，在堂上

供出太史來的我們且到那裏再作計議可也。李純陽道：「暫容入見妻子一訣。」廷尉官應允。純陽入內見了妻子，備將上項事情說知。其妻莫氏大驚，且泣道：「君家今日此去，莫氏之言是料夫無生還之理，故以此問之，是激烈之語。」純陽道：「夫人莫要悲憂，此去即不能生還，亦無所憾。但我在生一世，只有一子，年尚未冠，一生祇有這點骨血。汝當善視之，毋負我意可也。」莫夫人道：「夫妻之義，父子之情，且不必說。老爺且自放心，吉人天相，諒亦無妨的。」此時李公子在傍見了這般光景，道：「父親不必如此戀戀作兒女態，生死有命，又何遲疑之有？」純陽聽了大喜道：「好好有汝如此，吾死亦瞑目矣。」遂出外與廷尉官同到三法司堂上去了。正是：忠臣能有忠臣子，強將麾下無弱兵。未知李純陽此去可得生還否，且看下回分解。

〔批評〕海瑞之供李純陽者，却不得已而欲他來為確證故也。却不慮其之被殺，故海公之戀戀不忘于李氏者，蓋因此而不敢忘也。李純陽之被殺，却在不知故公然而往，亦因其子一言所激耳。

第二十五回 青史筆而戮首

說却李純陽聽了兒子李受蔭一番激烈言語，遂奮然就行，同着廷尉官一路望着三法司衙門而來。廷尉官進內稟知喚到郭秀枝便吩咐，且候明日隨堂帶質。當下廷尉官將李純陽帶回看守。至次日午堂，一千人證俱到。三法司升堂危坐，先帶李純陽上堂。李純陽看見秀枝在座，歎曰：「吾必死矣。」原來郭秀枝與李純陽同在翰林院時，兩不相睦。純陽最鄙其為人，故相左。當下秀枝見了，分外眼明，儼然問官一般。戚福擅作，乃把硃筆來點李純陽之名。書吏在傍高聲喝點。李純陽心中大怒，也不答應于他。郭秀枝連點三次，只見李純陽不應，乃怒道：「何物書狀如此大胆？」法堂之上，尚敢如此矯強耶？純陽笑道：「實不敢自負，但賤名自殿試傳臚之日，經聖天子御筆點過，至今無人呼喚，不虞為汝等所呼。大奇大奇，枝愈怒道：「汝恃着太史，不服王法麼？」純陽道：「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有功受賞，有過領罪，何敢不服王法。但吾之名諱，非汝得而呼之者也。本茂看見如此，皆難過意，遂從容道：「李太史之言，怕不有理，惟公既已奉勅，不得不如此。純陽道：「此是奉旨否？」本茂道：「亦非奉旨，然事有因，故致勾攝。」太史何太於過執，且說現在事罷，因問道：「刑部主事

海瑞冒奏嚴太師一十二款奉旨發在法堂聽勘。昨已嚴訊一切。惟海主事不能歷指事跡。致此再三研訊。稱說一十二款。乃從太史家內書籍中檢出。不知果有此否。純陽聽了。如夢初覺。方知海瑞私自取了他的密緘具奏。乃道：「一十二款。果是嚴嵩實在劣跡。但不知爲海瑞所盜耳。本茂道：太史身爲史官。凡有文武內外臣工以及大內一切賢否之事。均應密緘金櫃。何乃疎忽至此。爲海主事所盜。忽略之咎。只恐難辭。純陽道：嚴嵩所犯一十二款。乃是確據無疑的。此故直書於史冊。惟恨一時未曾放入金櫃。不慮爲海瑞所盜。忽略之咎。固無可辭矣。但嚴嵩身爲貴戚大臣。犯科作奸。不知可有罪否。本茂道：太師犯法。自然皆與民同。無實據何以爲案。太史亦太造次矣。純陽尚未及答。只見秀枝大怒。拍案叱道：汝爲史官。不稽實跡。動輒秉筆誣捏。罪有應得。汝亦知否。純陽道：有無反覆。盡屬公言。則朝廷可以不必設史館矣。秀枝叱曰：朝廷設立史館。原以直朴之臣。原以書載。乃廷臣賢否。豈容汝自一人在內舞文弄墨。以傷正氣者也。若不直供。只恐毛板無情。悔之不及矣。純陽道：事屬確切。雖死不移。秀枝大怒。便欲行刑。本茂道：玉堂金馬之臣。未曾有受辱者。如果屬實。應具奏天子。當明正法。公切不可因一時之怒。辱及仕途。爲將來者怨。秀枝怒氣未息。叱令發在廷尉看守。吩咐退堂。退入私衙。與二人商議道：「幸喜純陽不能實指的確。此案似可規避。不知二公之意。若何。陳廷玉尚在。無可無不可之間。惟劉本茂不允。說道：若反史館之案。則十部綱鑑皆不足信矣。獨不與聯銜會稿。郭秀枝看見劉本茂不允。乃私以陳廷玉名字聯銜具覆。其覆稿云：

臣郭秀枝陳廷玉等謹奏爲遵旨議海事竊臣等奉勅着三法司會勘刑部主事海瑞恭參太師嚴嵩一案。臣等遵卽會合秉公確訊。現據主事海瑞供稱。與太師向日未交。亦無仇怨。惟太師自秉鈞衡之後。海瑞日望其挈遷秩。如是者引望數載。不得遷擢。遂以爲怨。故與翰林編修李純陽謀陷。造浮言計共一十二款。希圖中傷之。經臣等再三研訊。矢口不移。旋傳李純陽到質。據稱伊與海瑞同鄉。更兼同年。梓里之情。故多來往。純陽自散館後。改授編修。心意未足。乃向嚴太師求卓異。擢遷侍讀。侍講之缺。而嚴太師以正言責之。純陽誠恐有罪。遂思先口傷之。以滅宰相之口。故特挽刑部主事海瑞。故以一十二款作爲偶爾搜檢冒昧上陳。彼此希圖瞞聽。共洩私忿等情。再三研訊。

堅供不諱，似無遁飾。臣等伏查例載：下僚以私怨上司，捏造浮言，冀欲中傷者，首犯議斬，主決從則免官，仍治以枷杖之罪。臣等未敢擅便，謹將今訊過緣由，據實具覆。伏乞皇上睿鑒訓示，遵行。臣等不勝待命之至。

這覆本一上，天子看了，惟不見有劉本茂名字，心中疑惑，乃命內侍悄悄地宣召劉本茂進宮，細問原委。內侍領了密旨，來至劉本茂私第，宣召恰好。劉本茂正因昨日郭陳二人聯覆之事，忖思海李二人本是爲國之誠，今一旦爲郭賊所誣陷，眼見得身首異處，我豈可袖手旁觀？况我亦是奉旨的，既不聯奏，亦當另覆纔是。於是在窗下作稿書繕正了，要待明早面呈御覽。忽家人報稱有天使至，本茂匆匆衣冠出迎，延入書院，讓正面坐下。茶罷，本茂道：「天使光降，有何聖諭？」望乞示知。內侍道：「適因天子看了刑部尚書郭秀枝等覆奏本章，聖心疑惑，又見奏章上並無大人名字，故此特差咱家前來，宣召老先生進宮去問話呢。」即請速行。本茂即與內侍同到宮中，見帝於卿雲軒中，帝正將陳郭二人覆奏看閱。本茂上前俯伏，口稱萬歲。帝勅平身，隨賜綉墩。本茂叩謝畢，帝問道：「海蔚之案，卿亦在列，今是非均無定着，卿又不簽名聯奏，却是爲何？莫非其中另有別情？」否。卿當爲朕言之。毋使枉縱，以昭平允可也。本茂奏道：「臣奉旨會勘海瑞恭奏嚴嵩一案，已得其情矣。只因郭秀枝陳廷玉二人任情偏斷，故此臣不敢簽名，以壞陛下之法。今臣另有祭勘嚴海二人實情，具覆小摺呈覽，遂在袖中取出一摺，呈於帝前。帝展開一看，只見上寫着：

太常寺臣劉本茂謹奏。爲據實具覆，以期聖鑒事。臣竊查海瑞向與嚴相並無仇隙，而瑞性固耿直，每惡其爲人，常有參奏嚴嵩之心。但以微員，不獲得覩天顏爲恨，故雖有奏嵩之心，而無可乘之隙。五中隱忍，非一日矣。適瑞偶過翰林編修李純陽家閑話，適有客到訪，純陽更出款友，海瑞獨留書齋，久坐無聊，偶檢閱純陽案頭書籍，不意將純陽記嵩劣蹟共一十二款，瑞見之益怒，遂有參奏之機。即時不別而行，連夜修成奏章，申奏陛下。其忠君愛國之心如此，而李純陽送客後，亦不會覺。及瑞在堂供出純陽所記之事，臣等即傳伊到問，一字不差。此乃海李二人之實情。但純陽身爲史官，自應慎事，何得以國家密事，暇放家中案頭，殊屬忽略。難辭其咎。依洩漏機密律治罪。其主事海瑞有無罪，毋庸置議。不知有合聖意否。伏乞皇上裁處。臣不勝幸甚之至。謹表以聞。

帝看畢，持疑未決。復問道：「卿何備得其情？若此真確，本茂道臣爲訊審之後，私到廷尉處，叩其真情，是以知之爲確。帝聽了，沉吟不語。良久，乃道：「卿且退，朕自有以處之。」本茂辭謝而出，不表。又說那嘉靖君看了兩處覆奏，只見各執一詞，較之本茂所呈，似近情理。然嵩有此一十二款，難怪海瑞參奏。諸臣不簽一字者，乃畏嵩之勢，而緘口結舌。幸有主事一人，爲朕敷陳，不然則聽嵩蒙蔽不已。方欲批發，將嵩革職治罪，適嚴氏來到，俯伏階下，口呼萬歲。帝賜平身，便問道：「卿何至此？」嚴氏泣道：「妾父不得衆心，被海瑞誣陷。昨間廷臣多有附會之者，惟陛下察之。帝道：「卿父向與朕厚友，今復爲國戚，雖然作奸犯科，朕當宥之。但海瑞所奏一十二款，得之史館，事難反覆。如之奈何？」嚴氏道：「史館有事，則不該宣洩於外，卽此可見矣。譬如陛下立法之事，史臣亦可任意洩耶？」李純陽忽略機密，罪無可道，愿陛下先誅純陽，以警將來。則是非從茲定矣。說罷，不勝哀泣。帝感之，卽時批了一道旨意云：

據三法司申覆前來，海瑞本與相國並無怨嫌，惟編修李純陽不合私造浮言，夾於書籍之中，故使海瑞得見。瑞卽認真，動此忠君之念，旋以一十二款具陳。朕以盡忠，其中委曲，亦毋庸再問。嚴嵩仍復原職，海瑞不合造次冒奏。大臣但念其因公，並非私意，尙可原情。着仍主事用，罰俸半年，以警不應。其編修李純陽不合忽略，故捏大臣，着卽處斬完案。欽此。

這旨意一下，可憐這李純陽，一旦身首危然。後人讀到此處，誰不爲之痛心哉。乃李純陽被斬之後，海瑞方纔得釋。聽得這個消息，卽如飛的奔到法場而來，撫屍大哭，且吩咐家人，勿要收斂，急奔朝堂而來。時已將晚，海瑞却不能少候，直趨殿上，鳴鼓正是。只因全友誼，那惜此身軀。畢竟海瑞這一上殿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批評〕郭陳二人，偏袒嚴相，劉本茂公護海瑞，帝亦未嘗不知。嵩實有一十二款劣跡，今置而不題，含糊了事，實爲嚴氏之寵起見矣。海公奏嵩至激至烈而不死，而李翰林獨遭駢首，夫事有幸有不幸，而究不失爲忠臣，亦云幸矣。

却說海瑞在廷尉衙門得釋，聞知李純陽被害，遂急急來到法場，撫屍痛哭一番，隨令人看守自己，却急急的走到朝房而來。此際天色已暗，海瑞也不等到明朝悄悄的走到龍鳳鼓邊，拿起提兒，把鼓亂擊，槩槩連響，驚動了守禦的官軍，立將起來，把海瑞拿住，問他所以。海瑞道：「我有隱情，除非見了萬歲爺，方可說的。」那些侍衛見他說話含糊，便把他帶住，少頃有司禮監出來，問道：「誰人大胆擊鼓？」侍衛道：「刑部主事海瑞擊鼓。」業已帶下，候旨定奪。內監聽了，吩咐把這蠻子海瑞帶着，待咱家好去復旨。侍衛應諾。內監即到內宮，奏知皇上。帝即出殿，時已曠黑，滿殿點着了燈燭，便傳海瑞進見。那些內侍如狼似虎一般，走到外邊，把海瑞抓進來。殿海瑞連忙叩頭，口裏只呼萬歲。帝問道：「你乃一個微員，何故誣捏宰輔，罪有應得？」朕念爾出於無心，故特加恩寬恕。如今復敢擊鼓，難道還有甚麼委曲於爾麼？」海瑞頓首奏道：「微臣恭奉嚴憲，原爲忠君起見。然臣蒙恩寬宥，外李翰林忽被駢首，此臣所以不敢偷生也。特詣寶殿伏乞陛下立賜臣死，以全朋友之義，以明做臣之志。」帝道：「李編修洩漏機密，罪應正當，汝何獨爲他殉耶？」海瑞道：「陛下垂拱萬方，而凡百姓莫不羣承德澤。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乃五倫備者。夫婦有恩，朋友有義。今李純陽身爲編修，秉筆史館，書記嚴密，一十二款，乃其分內之事，實不虞瑞之偶見而盜之。今蒙陛下賜以一刀之罪，純陽罪固當戮死，而無憾。然臣實是害純陽之人，敢獨偷生耶？伏乞陛下亦賜臣以一刀之戮，則微臣無憾矣。」帝聽了海瑞這一番言語，不覺長嘆道：「卿可謂不負人者也。」然李純陽已死，不能復生，卿乃朕之直臣，朕忍輕棄耶？乃傳旨賜李純陽冠帶，用五品之禮安葬。追贈爲翰林學士。因海瑞之忠義，轉賜以玉如意一枝，以旌其義。海瑞謝了恩，領旨下殿。早有禮部以五品冠帶一襲，交與海瑞。海瑞接了，急急來到法場。時李夫人正與公子撫屍大慟。海瑞大呼尊嫂賢姪，止哀。有恩旨來，李夫人聽得有人叫喚，便止了泣。只見海瑞到來，海瑞作揖道：「尊嫂且接恩旨。」李夫人便與公子跪着。海瑞捧住冠帶道：「奉聖旨以李翰林加五品職銜，賜冠帶殮葬。家屬謝恩。」夫人公子口呼萬歲，把冠帶接受訖，旋各官僚皆來弔唁。海瑞此時穿了一身孝服，跪在一旁，如喪父母一般。逢人便道自己之過，少頃棺木已備齊了，隨即入殮。將柩寄於城外之資報寺。海瑞竟隨着靈柩相守。夫人與公子到覺過意不去，勸道：「海老爺不必憂焦了。如今且請回衙理事。」亡夫之靈柩自有愚

母子服伺。海瑞堅執不肯。直至小祥後。方纔回衙。卽對夫人說道。李年兄因我而死。今其家眷流於京邸。又無依靠。吾甚過意不了。意欲將女兒許配了他的公子。一則以報李年兄之恩。二則女兒終身有着。不知夫人意下如何。張夫人道。老爺之言甚善。如今他們母子無依。先接過了居住。且供應公子讀書。其婚姻之事。慢慢再說。若是預早說明。只恐公子畏人談論。不肯過來同住呢。海瑞大喜。次日卽到公館來。見了李夫人。便將相往同住之意說了一遍。李夫人道。多承叔叔厚意。但是愚母子在京。亦是無用。不日當整歸鞭。惟是目下並無分文。難以行動耳。海瑞道。賢嫂且到舍下暫住。待愚叔打算盤費。再送尊嫂賢姪回家未遲。幸勿推却。李夫人不得已。乃與公子搬到海瑞私衙。張夫人加意殷勤。情同姊妹一般相待。自不必說。海瑞偶暇之時。便用心教那受蔭的經史。諄諄講解理義。李受蔭却也聰明。一聽了書便悟。因此海公更喜其聰慧。比自己生的還倍加愛惜。如此住了一年。過了遵禮儀的大祥。海瑞便請了冰人。對李夫人說合他兒子的親事。李夫人道。愚母子流落天涯。上無片瓦。下無立錫。母子飄泊。尤如萍寄。多承海老爺提攜。使愚母子不致餓斃他鄉。則感恩靡既矣。焉敢仰扳千金小姐作媳。煩善爲我辭可也。媒以李夫人之言回覆。海瑞便自來見李夫人。道以小女配令郎。實瑞所應報先人者也。尊嫂休得推却。李夫人看見海瑞如此情形。只得依允。只是並無禮物。只得將玉簪一枝。權爲聘禮。海瑞接了。從此改口相稱。此時又更加親厚矣。夫人雖然屢欲回家。怎奈海瑞堅留不放。一則要女婿近身攻書。二則又因盤費未備。不覺又過一年。時值皇上四旬萬壽。京都臣民各處張燈結彩。與帝恭祝稱慶。大小臣工皆有恭祝貢物。海瑞是個窮官。更兼近日又多了幾口養活。可憐他上任只有一領紅袍。直至於茲。冬夏也無更替的。如此勞苦。那裏還有甚銀子備辦貢物。不過空手隨班祝賀而已。是日帝大喜。遍賜諸臣之宴。海瑞亦在列內。只見嚴嵩手捧玉卮。跪於帝前。頓首道。臣願陛下福如東海。壽比南山。皇圖鞏固。帝道遐昌。臣有恭祝聖壽之詩一律。恭頌萬壽。遂將詩呈上。帝看詩畢。笑曰。丞相過譽。朕恐不當。今日可謂太平筵宴。君臣之樂。無過於此。豈可無詩以紀其盛。凡爾諸臣等。各和一首。何如。諸臣皆呼萬歲。隨有刑部侍郎唐瑛。左春坊右庶子劉保邦。各吟一首。無非都是些讚揚之句。帝覽畢。乃向海瑞道。諸人皆有詩章。主事何獨忍緘口。海瑞俯伏奏道。臣才遲鈍。今尙思

索矣。帝令速和海瑞，即便到自己的位，濃麝香墨飽筆，題成一律呈上。帝覽詩，再四吟哦，復又沉吟半晌，不覺慨然長嘆。低頭不語，衆臣莫知其故。海瑞面上却有歡容。帝即宣瑞到御座之前，諭道：「觀卿數語，使朕有愧于心。然事已至此，如之奈何？」海瑞頓首奏道：「陛下思遍萬方，何惜一開金口，使彼母子亦得稱慶。帝大喜道：「依卿所奏，海瑞頓首謝恩。歡呼萬歲，退回原位。帝對文武百官道：「朕行年三十八，繼大統，屈指不覺十載，回憶少年所行之事，大半乖錯，今甚悔之。現與卿等共聚一堂，詩酒相娛，亦可謂千古一時之盛，但缺一樂矣。諸臣齊道：「陛下垂拱萬方，四海一家，乃最樂之天下，獨有缺者何也？」伏乞陛下示知。帝嘆道：「古人有云：有子萬事足，無官一身輕。而今朕富有四海，汝諸臣工無不竭誠盡職，翼輔王室，可謂樂矣。但缺一樂者，惟朕無子。若有太子，今日席前稱慶，却不稱全美乎？」諸臣未答。海瑞急急趨上御前，俯伏奏道：「陛下育子，何以云無？帝故意道：「寡人何處有子？卿何以言之？」海瑞道：「張皇后產太子，曾經頒行天下，於今七載，陛下豈忘之耶？」帝作驚喜之狀道：「朕却忘懷了，非卿言，朕幾不省。今日不可不使皇子一覩威事。」海瑞復奏道：「太子稱慶，禮固宜然。今陛下何不召來，與諸臣相見？」一則太子得親祝嘏，亦稍盡子之道，亦不負陛下以仁者治天下也。帝正欲旨降，只見班中閃出一人，手執象笏，俯伏金殿，口稱萬歲。微臣嚴嵩有一言冒奏，伏乞陛下恩准，則臣等亦不勝幸甚。帝笑道：「卿試言之，正是。」奸臣恐怕君恩降，故欲讒言阻止。君未知嵩奏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批評〕帝棄張后，不覺數載，竟遺忘了。今海瑞以八句詩，就能感動，可謂詩力可以回天矣。父子之情，莫不關切。今日之赦太子，却爲此也。然海公之力，固亦不小。嚴嵩聞瑞之奏，帝之答，便即行諫阻，却不顧人父子之恩者也。似此則是奸臣之本來面目。

第二十七回 賢皇后重慶承恩

却說嚴嵩在殿上，聽得海瑞與帝之語，誠恐特降恩旨，把太子赦了出來，仍居儲位，則己女之寵就衰矣。隨即俯伏金階奏道：「前者皇子與張氏有罪，被廢已經數載，天下臣民皆知陛下不宜聽海瑞之言，致有出乎反乎之譏。此必海瑞勾通長門，因也乘機巧說，以圖聳惑。望陛下速誅之，則天下幸矣。」帝笑對嵩說道：「卿有子否？」嵩道：「臣祇一子。」帝曰：「朕欲

卿子代朕子幽禁數載，卿愿否？嵩道：臣兒無罪，不得入此幽宮。帝笑說：可知道。又來了。汝子無罪，故不得入此長門。豈朕子有罪，合當長禁。耶丞相勿再言，且退。嵩慚愧而出。帝即令內侍持節赦皇后、太子出冷宮，另備宴於綺春園。父子相慶，諸臣送駕回宮，各各散出。嚴嵩急急回府，再作計議，自不必說。再談那張皇后與太子自從貶入幽宮，不覺四載。母子二人，日夕惟有對泣而已。幸賴有馮保時時開解，不然則恐不能雙全矣。這日張后在冷宮想起今日乃是皇上一萬壽，又值四旬，遂對太子說道：今日正是汝父四旬萬壽，天下臣民皆來稱慶。若是我與爾不曾被廢，今日不知怎生高興呢。太子聽了，合着一睜眼淚說道：可恨奸犯狼毒，致使我父子不能見面。他日重覩青天，我怎肯與他干休。說罷痛哭起來。馮保在傍勸慰道：娘娘太子爺都莫要哭。朝廷豈無公論，且自寬懷忍耐而待之的好。說猶未畢，忽聽叩門之聲。馮保出問何人，只見司禮監胡斌手捧節鉞說道：皇爺有旨，特赦皇后、殿下二人，立即到綺春軒朝見。幸速前往。張后與太子連忙望闕謝恩，旋有小內侍捧着冠服進來。張后與太子換了吉服，隨着胡斌來到。時帝已在綺春軒等候。忽見張后攜着太子而來，其時太子年已七歲，生得志氣軒昂。帝一見，不覺喜動顏色。皇后太子俱伏於地下待罪。帝即下座，親手挽起，后與太子重新祝壽。帝動了父子之情，不覺流下幾點淚來。張后道：罪妾幽閒深宮，以為今生不能再見天日矣。何幸陛下突施格外天恩，帝慚愧笑道：昔日之事，毋煩絮說。且言今日之歡。此時筵席已俱，太子親自把盞，帝大喜，與張后飲些舊話。直至月上柳梢，方撤之。是夕帝與張后宿於綺春軒內，令馮保侍護太子於青宮。次日帝令侍講學士顏培源為傳，教習太子詩書，改綺春軒為重慶宮，却只不題起改易之事情。張后亦不敢多言。百凡緘口而已。馮保打聽明白，纔知是海瑞之力。即奏知張后，張后感激海瑞之恩，召太子入宮，謂曰：吾與兒得復見天日者，皆海主事之力也。汝當銘之。五內他日毋忘其功。太子道：兒當鑠心刻骨，將來圖報。恩人就是暫且不表。又說那嚴氏卿憐得知皇上復召張后，特赦太子，仍復青宮，心中大怒。又見帝久不臨幸，未免驚憂。終日嗟怨，淚不曾乾。可知如此苦況，獨不思他人否。諺云：燒紅的火棒，拿不得兩頭。就是此等人可笑。乃修書一封，令人送與嚴嵩，令其為計。嚴嵩正因女兒之事，心中憂悶，連日不會上朝，忽然接得宮中書札，乃展視之，見寫着：

女卿憐百拜敬稟者。女蒙大人養養。並荷提撕。得待椒房。亦云幸矣。不意坐位未煖。忽有此變。今張氏與太子皆蒙恩赦。女料不日皇上必復其位。太子今已復居青宮。張后現居綺春軒。帝即改爲重慶宮。觀此則可想矣。雖不明言更復。其改名重慶者。蓋有自也。倘一旦復位。置吾何地。當先思所以自衛之計。庶免不測之慮。惟大人圖之可也。書不盡贅。惟冀早決。謹稟。

嚴嵩看了。沉吟半晌。無計可施。自思皇上之意。却要改復。未言者是所不忍也。若不及早自衛。必有不測之禍矣。乃復書一札。令人持回。致復卿憐。叫他依書行事。來人持回。卿憐將書即時拆開。細看其書云。

覽閱來書。備知一切。但此事之禍機已伏。發在遲早。則未可料。其改重慶二字。乃重相歡慶之意。汝宜早退舊地。仍讓正院於彼。則帝喜汝之賢淑。而禍患盡息矣。汝宜悉想。毋致噬臍。吾爾與有榮施焉。此覆不盡所言。統惟早定大機可也。

嚴氏看了父親回書。自思讓位之說亦得。但我在正院四載。今日復居人下。豈不被人恥笑。若不讓回正院。與他皇上必然有以怪我。此際更不可開交。左思右想。別無妙計。只得作自小奏一箋。令人持獻與帝。帝覽其奏云。

臣妾卿憐誠惶誠恐。九頓謹奏。竊妾乃蒲姿柳質。謬蒙聖恩。持置正宮。受恩之日。心身未安。時以聖意過深。不敢固辭。忍隱五中。直至於茲。今恭逢皇上四旬萬壽。八方慶洽。所有囚徒。皆被恩澤。皇后張氏。太子某。皆蒙恩赦。俾得重沐恩膏。妾心所數載之默祈者。一旦已酬。今謹具寸箋。伏乞皇上鑒原。仍以皇后張氏復正昭陽。妾仍待側。不勝幸甚矣。謹奏以聞。伏乞陛下聖鑒。妾卿憐臨池。不勝惶恐之至。

帝覽奏即批其箋末云。

覽閱來奏。不勝欣忭。具見卿賢恭德淑洵堪嘉尚。准如所請。着即日移居臨春院。其昭陽正院。着司禮太監王貞。即行洒掃。差禮部郎中侯植桐。備法駕恭迎張皇后。復居故宮。其文武諸臣。仍往朝賀三日。欽此。

批畢。即令人持回嚴氏看了。即日移遷臨春宮去了。王貞把昭陽正院洒掃一番。張燈結彩。伺候郎中即齊了鑾駕。

儀從引領着到綺春軒來。早有太監們進了后冠服。張后穿了。望闕謝恩畢。隨即登輿。就有許多宮娥侍女隨從。太子身穿吉服。腰懸寶劍。護駕而行。來到正院。一派音樂。迎入宮中。禮部率領文武諸臣朝賀畢。張后傳懿旨。捲起珠簾。宣諭諸臣曰。哀家前者因忬被廢。今蒙皇上重加殊恩。復正昭陽。汝等皆宜忠君愛民。爲首毋負至意。衆臣領命。其時海瑞亦列於內。張后看見。特宣上階諭道。哀家今復昭陽者。賴卿之功也。特賜錦緞十疋。如意一枝。海瑞叩頭謝恩。諸臣皆散。帝亦進宮。與張后稱慶。從此夫妻相愛如初。按下不表。且說李夫人思念家鄉。堅意要回潮陽。海瑞亦不便強留。便叫張夫人致意。吾女年已及笄。必須婚配。今既回粵。彼此相隔數千里之遠。況我在京。不知何日滿任。恐耽誤了親事。不若擇個吉日。就在衙中成親。甚爲兩便。李夫人應允。海瑞便擇了吉日。把女兒金姑。招贅李受蔭爲婿。不覺過了滿月。惟是沒有盤費。打發他母子起程。海瑞焦悶了數日。並無一策。忽然想起。太子待我恩深。今值此憂蹙之際。何不修書向他借貸少許。主意已定。遂即拂拭花箋。濃磨香墨。一揮而就。封緘完固。袖到青宮門首。候了半日。方見馮保出來。馮保見了。忙上前作揖道。海恩公在此。何幹。海瑞回禮道。殿下安否。馮保道。太子幸托清安。現在太傅處念書呢。海瑞道。在下有寸絨。敢煩公公轉致如何。馮保道。這個使得。海瑞便在袖中取了書札。交與馮保道。相煩即送明日。在下來聽回信。馮保答應。各相揖別。海瑞回到本衙。對張夫人說知。夫人道。此書一到。太子必然見允的。不說海瑞盼望佳音。再談那馮保接了書信。急急來到青宮。恰好太子放學。馮保即把海瑞的書札呈上道。海恩公今日在宮門外遇了奴婢。先請問爺的安。次將書札交與奴婢。說是要面呈殿下。開拆這等語。太子接了札展開。只見上面是。

臣海瑞謹百拜。致書於青宮殿下。敬稟者。瑞因做親家李純陽之家屬。即日回粵。苦無資斧。百貸莫應。敢冒昧敬干乞貸千金。俾得藉資做親回粵。不致流落京城。並故翰林之柩。得歸故土。以正首邱。皆賴洪慈所賜矣。端佈。並請金安。

太子看畢說道。海恩人固已如此。但我一時沒有。怎生是好。便向馮保問計。正是。惟有感恩與積恨。千年萬載不成。應。畢竟馮保說出甚麼計策來。且看下回分解。

〔批評〕海瑞每欲留着李夫人母子者。一則因己女年幼未及笄期。若彼歸去。則婚姻終不能就。今女已長。既成大禮。則可以去之矣。青宮之見書作難色。蓋非吝惜。實是未得其取金之計。故借重於馮保也。

第二十八回 奸相國青宮中計

却說太子看了海瑞的書札。自思年來幽禁冷宮。今始得出。縱有每月的月俸。亦是有限。如何便得千金來與他。況且他是我一個大大的恩人。今日初次來啓齒。却怎好不應他的命。情上難過。遂對馮保道。目下海恩人急需。修札與我。告貸千金。只是兩手空空。如何是好。馮保道。海恩人是必迫於不得已。方向千歲開口。今日却要應承他的。纔是太子道。固然如此。但此際却到那裏去弄銀子來。你可替我想個主意。馮保道。爺何不到戶部去借一千兩銀子與他呢。太子道。吾亦知向戶部庫裏可以借得。但是動支庫項。該部必要奏請。倘彼動之。皇上知到。問吾要此銀子何用。勢要說出來的。汝豈不知青宮的規矩麼。凡有與外臣往來。以及私來相授受者。均干例禁。況且我奏赦未久。今與海恩人來往。倘嚴嵩藉此爲詞。復施讒言。則我與汝恐又要入冷宮去矣。故此是使不得的。馮保聽了。眉頭皺了幾皺。不覺計上心來。便道。有了有了。太子道。有了甚麼。馮保道。奴婢想起來了。那嚴嵩他家現放着許多銀子。爺明日何不替他借幾萬兩來用呢。太子道。他與我不睦的。怎麼反向他去借銀子。虧你說得出來。馮保又再三沉吟說道。又有好計在此。說來聽如何。行則行之。否則另議罷。太子道。你且說來。看是中用否。馮保道。太子爺明日可請了嚴嵩進宮來。只說請他講解五經。來了的時候。理合讓坐獻茶。待奴婢先把一張椅子。砍去一只腿兒。再將錦被圍住。自然是看不見的。復把一盞放在滾水之內。煮至百滾。那盞兒自然是滾熱的。煮上了茶。却不用茶船。就放在茶盆之上。待他來拿的時候。必然燙着了手。一時着熱。必然身手齊動。那三腿的椅子一動。豈不連人翻倒。那奸賊一倒。那盞茶却難顧了。必定連茶也丟在一邊。打碎了茶盞。爺卽變起臉來。將他抓着去見皇上。說他欺負爺不在眼上。好意請他入宮講經。優禮相待。他竟敢當面打碎茶盞。就如親打爺一般。那時另有說話。怕奸賊不要陪爺的茶盞麼。此際就大大的開口。要多少。隨爺說就是了。若得了銀子。將來送與海恩人。應剩下的。爺買菓子吃。也是好呢。太子聽了大喜。不覺手舞足蹈起來。

說道妙計妙計，即依計而行可也。遂先令馮保去相府相請。那嚴二看見是內宮的人，不敢怠慢，急急進內通報。是時嚴嵩正在書院坐着看書，只見嚴二來說：青宮內侍馮公公要見嚴嵩，便親出來相迎，延入書院讓坐。馮保謙讓道：咱們是個下役，怎敢與太師相國對坐。這却不敢。嚴嵩道：公公乃是青宮近臣，理應坐下說話。馮保還再讓謝，方纔就坐。嚴嵩便先向馮保面前請問了太子的安好，然後問道：公公光降，有何見諭。馮保道：只因太子爺今歲就傅，所有五經俱未曾聽過講解，故特令咱家前來敬請太師。明日清晨進宮，太子爺親詣教太師講解這等話。故望太師明日光降。嚴嵩道：太子現有師傅，常在青宮侍讀，怎麼反喚老夫前往呢。馮保道：只因太傅不十分用心講解經史，爺大不愛他，所以特請太師爺前往呢。嚴嵩道：既蒙太子宣召，明日就恭赴。馮保便作別回宮而來。對太子說知，太子道：這事盡在爾一人，須早預備，切勿臨時誤事。馮保道：奴自當理會得來。次日清晨，嚴嵩竟不上朝，來到青宮。時馮保早已把那椅子并茶盞弄妥了，走在宮門候着。嚴嵩即便上前叫聲馮公公，恁早起來了麼。馮保連忙說道：太子候久了，請進裏面相見。嚴嵩便隨着馮保而進，到了內面，只見太子坐在龍榻之上，見了嵩至，即忙起身迎說道：先生光降，不易。嵩便向上朝參。太子急忙扶起道：先生少禮。吩咐馮保拿坐位來。嵩謙辭。太子道：焉有不坐之理。請坐下說話。嚴嵩便謝恩坐下。馮保立在椅后，暗以自己的腿來頂往缺處，所以那椅子不動。嚴嵩道：蒙太子宣召，今早趨朝，不知太子有何旨示。太子道：孤昔者獲咎奉禁四載，於前日蒙皇上特恩赦宥，使孤就傅。惟太傅不善講解五經，孤心厭之，故特召先生進宮求教。幸勿吝也。嚴嵩道：臣學淺才疎，不克司鐸之任，還乞殿下另宣有學之輩。太子道：久聞老先生博學宏才，淹貫諸經，故來求教。幸勿推吝，遂喚內侍送茶。那內侍即便捧了兩盞茶來，先遞與太子，隨以眼色示意。太子會意，便拿了那一盞在手，餘下那一盞便是滾熱的，送在嚴嵩面前。嚴嵩便將手來接。初時還只道是那茶水燙熱的，不以為意。及拿在手內，如抓着一團紅炭一般。那裏拿得住來，便將手一縮。早將那茶盞丟在一邊去了。馮保在後面把脚放開，嚴嵩身子一動，那椅子就倒了，把他翻個筋斗。那茶竟濺着了太子的龍袍。太子此際強作怒容罵道：是何道理。在孤跟前撒潑。馮保與我抓着了，扯他去見皇上，分割道理。只嚇得嚴嵩魂不附體，即跪在地下不住的磕頭謝過。說道：

臣不覺失手，冒犯殿下，實不敢欺。藐千歲，伏乞殿下原情。太子怒道：「孤亦明白，你看孤年幼，所以當面欺藐，是真孤豈肯受爾這一着的？」去到皇上面前再說，叱令馮保把嚴嵩帶住，孤與彼一同面聖去。馮保此際心中暗笑，那裏還肯放寬一線。把嚴嵩緊緊的抓着胸前的袍服，一竟扯到大殿而來。太子隨後押着一同來到金鑾，此時早朝尚未會散，文武看了不知何故，皆各驚疑。皇上一眼看見了，叱令馮保放手。馮保將嚴嵩鬆了，嚴即俯伏於地，頭也不敢抬起。太子走到龍案之前，俯身下拜，與皇上請了聖安。皇上賜令平身上殿，側坐問道：「吾兒不在青宮誦讀，却與馮保把太師抓到殿庭，是何緣故？」太子奏道：「臣兒蒙父王特恩，令臣就傅，只因兒五經未諳爲愧，故令馮保過相府，敬請嚴嵩進宮講解詩經。可奈這嚴嵩欺臣年幼，進得宮來，臣以師傅之禮相待，而嵩竟敢把臣的茶盞當面打擲得粉碎，欺藐殊甚。所以特扯他來見陛下，伏乞陛下與臣作主，想相國欺臣就是目無君上，乞陛下公斷。」帝聞奏，向嚴嵩道：「太子好意相延進宮講書，爾何故擅把御用的茶盞擲打，是何道理？這就有罪不小了。汝可知否？」嵩叩首不迭，奏道：「臣奉東宮令旨，宣即時趨赴蒙殿下賜茶，此際臣實不知茶盞故意弄得滾熱的，伸手來接，被燙鬆手，誤將茶盞打碎，是真臣焉敢欺藐。伏乞皇上詳察，帝聞言自思：「此必馮保所爲，但今日之事，惟有解開，就是便對太子道：「相國之失手，本出於無心者，今已碎了，可令他賠還就是。」太子道：「明明是，他有意將茶盞打碎的，今還說是茶盞故意弄得滾熱，只這一語，便可以見矣。」今蒙父皇訓示，臣敢不遵，但嵩有驚駕之罪，不可因此以啓將來。諸臣不敬之端，伏乞皇上着令相國立即賠臣的盞價，並治以不敬之罪。帝道：「吾兒汝却要他賠還多少？」太子道：「臣只要他賠一千兩，就是帝便宣諭道：「相國，你不合誤打碎了御盞，今着汝賠還銀子一千兩，明日清晨繳到青宮去，並與太子負荆請罪。汝本有不敬之罪，朕決不枉法，該着發往雲南充軍三年。但是朕今需人辦事，特加恩典，着發在雲南司過堂三日，以作其罪。嚴嵩不敢再辯，只得叩謝天恩，各皆下殿。嚴嵩受了一肚子的屈氣，抱恨回府而去。不表。再說太子與馮保大喜，回到青宮說道：「今日有以報海恩人矣。」馮保道：「爺太公道，皇上問爺要賠多少，爺就說該要數萬，怎麼只說一千兩，如今有一千兩，送與海恩人，却沒有餘剩的了。」太子笑道：「你我有衣有食，要他則甚，這就夠了，不必妄求了。」馮保口雖則應允，然心中實有不甘自思。

虧我隨着爺與娘娘受了四載之苦。那裏去得一文半文來。今日有了這個機會。那肯就此輕放了他。明日嚴嵩這老賊要來繳那一千兩銀子。待我故意將他受難。諒想他必要我相傳的。待咱詐他一些銀子用用。也是好的。想他們不知詐了人家的幾萬億數。我却弄他三五百。可就似羊腿上拔去一條毛。有甚麼相干。主意已定。揣待行事。自語之間。不覺天將傍晚。馮保伺候晚膳已畢。時已二鼓。各歸安寢。然馮保把詐財之念。思慕一夜。何曾合眼。到了次早。天尚未明。即抽身起來。俟嚴嵩繳銀進來。好詐他一番。眼巴巴的望了半日。方纔見那嚴二引着兩人抬着一箱銀子來。馮保一見。故作起模樣來。假意作睡熟的光景。罵道。爾是什麼人。敢來打我。嚴二走上前去。陪了個笑臉。說道。馮公公是我。馮保把眼揉了幾揉。道。原來就是嚴二先生。休怪休怪。到來做甚麼。嚴二道。奉了太師之命。送一千兩賠償銀子到來。相煩通傳一聲。請殿下閱收。馮保笑道。很好。我們的規矩可帶來了麼。嚴二聽了心中明白。便向袖中取了一錠銀子。約有五兩多重。遞上。馮保道。這是區區之意。幸勿嫌輕。馮保拿在手中一擲。擲到階上去了。說道。豈有此理。爾們是充家人的。難道不知規矩麼。你們丞相府中鬧熱得很。所以每遇內外之官員稟見。就勒要三百兩。我這裏青宮冷淡。凡有要求見爺的門包。也是三百兩。若是少了半毫。再休想見此著呢。嚴二聽了。不覺好笑。正是。彼來我往皆以理。今日冤家遇對頭。畢竟後來嚴二却與馮保多少銀子。且看下回分解。

〔批評〕帝之愛子。偏袒權臣。俱是一樣心腸。只圖草草了事。却不計及真偽也。馮保之詐門包三百。似出于情理之外。然對嚴二而施。則不爲過矣。

第二十九回 怒杖奸臣獲罪

却說嚴二聽得馮保要他三百兩銀子的門包。不覺啞然而笑道。公公休要取笑。若是嫌少。又加些就是。馮保道。誰與爾作兒戲事。這是一定之例。少則不能見的。只怕遲了日子。爺在主子跟前說聲。爾家丞相恐怕肩不起呢。說罷。竟轉身將要入內之意。嚴二急急喚住道。公公且請少留貴步。有事慢慢的商酌。馮保怒道。有甚麼商酌之處。只管在那裏絮絮叨叨的。令人好不耐煩呢。嚴二道。如今身上却沒有許多銀子。故此要與公公商酌。馮保道。你只管說來看。嚴二

道。我們實不曉青宮向有這個例。如今方纔得知。若說三百兩就要回去。與主人商酌送來。如何馮保道不是要你主人的銀子。是要你平日詭詐的。想你自己從投在嚴府。十有餘年。詐的銀子盈千累萬。今日裏付我的三百。只如毡上去了一根毛。有甚麼相干。怎麼說出這話來。想必要將你的主人來壓咱家。好好的與我滾出去了。這銀子休想繳進去。嚴二見他如此說話。正是大拳打中了他的心坎。不得已道。既蒙公公過愛。在下就送一百兩過來。就是馮保搖首道。不中用。不中用。少了一厘。也不濟事的。你自去商酌。就是嚴二道。只是目下那得金子。如此方便。倘若誤了期限。如何是好。馮保道。只要爾肯出三百。我便肯掛個賒賬的。爾即情願這裏有紙筆。爾可寫張借券來。嚴二道。如此可借一用。馮保引他進到門房。給與紙筆。嚴二即便寫了一紙借券。遞與馮保觀看。馮保接來一看。只見上寫着道。

借券人嚴二。今因急需。借到馮保公公紋銀三百兩。約以本月清還。恐後無憑。立券約以爲存照。嘉靖年月日嚴二親筆

馮保接了借約問道。幾時交足。嚴二道。就依着這個月內便了。馮保方纔應允。借券收了。然後方纔進內說知。太子道。你在外收了進來。就是馮保領命。便出對嚴二說。咱爺吩咐。就此收了。便是。嚴二卽令一人。把一箱銀子。抬到大殿之上。對着馮保點驗明白。方纔作別。馮保道。爾的東道。是萬延不得的。若失了信。咱却要與你算賬呢。嚴二唯唯應諾。恨而歸。不表。再說馮保收了銀子。進內稟知。太子道。卽令你將原銀送到海恩人那裏去。道我多多拜上。馮保應諾。卽時喚了兩個內侍。把這一箱銀子。抬起。自己引路。望着海瑞衙中而來。時海安正在閑立。馮保便將上項事情說知。海安急到裏面說知。海瑞卽忙出迎。馮保令小侍把箱子。抬到裏面。與海瑞相見。畢。說道。幸不辱命。咱爺多多拜上。若是恩公有甚麼急需之處。不妨又來。現在一千兩。爾可收下。海瑞謝道。一之爲甚。其可再乎。便望空拜謝。復向馮保致謝。一番。說道。今瑞在窮厄之際。叨蒙公公與殿下恩施。得濟此急。海瑞惟有焚香頂祝。以報高厚耳。容日登堂叩謝。馮保道。區區意思。甚麼相干。何必介意。若說到宮面謝。這却不用。主人會有言。恐怕爲嚴賊曉得。說是交結外臣。反爲不美呢。海瑞道。如此就煩公公轉致。就是馮保作別回宮而去。自不必說。海瑞既得若干銀子。便送到李夫人處。說是盤費。

李夫人道：「那用許多，不過二三百金足矣。」海瑞道：「剩下的以爲讀書膏火之資，堅要全收。」李夫人只得收下，擇吉起程。海瑞吩咐家人，即去雇備夫馬。夫馬停妥，話不多贅。忽人來報：「嚴嵩因爲打碎青宮的御用茶盞，被青宮抓去，面奏皇上，罰他賠了一千兩銀子。」又說他驚駕，要發往雲南充軍三年。只因朝中無人辦事，如今特加恩典，着發在老爺過堂三日。權作三年。明日嚴相便來過堂。故此特着家人來稟說。海瑞聽了，不覺大喜，手舞足蹈起來，笑道：「天呀！你真真報應不爽了。」又以手指着嚴府那邊，說道：「奸賊，你平日崇權肆橫，今日却有這個日子，遂傳了差役皂隸到來，吩咐道：『明日奸相嚴嵩過堂，你們只看我的眼色行事。』」若是叫爾門拿下，你便拿下；若是叫爾們動手打你們，即便動手。重重的打就是，如違重責不貸。差役們應諾。海瑞恨不得就是次日好去報仇。一宵無話。次日清晨，海瑞起來，即便吩咐海安在門外伺候。海安領諾，即來門首候了半個時辰。見前面擺着幾對馬，與及隨從的家人，前遮後護，擁簇着嚴嵩到來。海安即便上前叩見。嚴嵩道：「請起。」遂下了馬，坐在一張馬札上。令海安進去通報。海安應諾，隨即稟知海瑞。海瑞聽了，即時吩咐三班衙役，開門伺候。然後出來，立在大堂之上，吩咐海安便請。海安便來稟道：「家爺在堂上，恭接太師。」嚴嵩此際，隨即換轉了青衣小帽，把衆家人約在外邊，自己隨着海安而進。只見海瑞立在堂上，笑容可掬。嚴嵩即便趨前，海瑞作揖道：「恭請太師金安。」嚴嵩道：「剛峯安好。」海瑞道：「荒衙何幸，得太師光降，請坐。」海瑞參見嚴嵩，道：「慚愧老夫有罪，今日奉旨過堂，正是剛峯端坐待老夫聽點。」海瑞道：「豈敢。」想太師爺位極人臣，又是當今國戚，佐輔國家，多立奇勳，天下蒼生，仰如父母。今因小小瑕疵，聖天子不過略順青宮小意，不得已令太師光降。然太師貴步一臨，草木皆春。還請太師少坐，少盡一參之敬。」嚴嵩見海瑞這般殷勤謙恭，直道是眞敬意，便笑道：「如此有佔了，竟走到上座坐了。」海瑞道：「太師少坐，待海瑞取茶來，便進去了。」嚴嵩坐在堂上，只見兩旁衙役立着，察其動靜，各皆似有怒容。自思海瑞平日是與我不合式的。今我既奉旨到此過堂，他不特不作一些氣，且還如此謙恭，既是如此，怎麼又令差役升堂，莫非有甚別故不成。正欲下座，海瑞忽然突出，向外役問道：「上面坐的是甚麼人？」衙役答是嚴太師。嚴嵩聽了，也站起來道：「就是本部堂在此。」剛峯莫非眼花了麼。海瑞道：「來此何幹。」嚴嵩道：「奉旨到此過堂，汝豈不知耶。」帶着三分怒氣，復坐上。

便道。豈有此理。瑞怒道。你既奉旨前來過堂。就該遵着王法。報名聽點。怎麼反把我的座位公案佔了。是什麼道理。嚴嵩亦怒道。沒甚麼道理。就是偏宮私殿。老夫亦不讓坐着。何況這一座小小主事公堂。耶。海瑞爾這般怒氣不息的。到底爲着甚麼。爾與誰來。海瑞道。就與爾來。吩咐左右。與我抓了嚴嵩。那些差役。平日知道嚴嵩的利害。不是好惹的。個個面面相覷。恰如泥雕木塑的一般。只見答應。却不敢動手。海瑞看了大怒。卽叱海安。海雄二人上前。安雄二人一聲答應。如狼似虎的一般兇惡。走上公座。一把將那嚴嵩抓了下來。嚴嵩大怒罵道。畜生反了。反了。海瑞卽便升堂問道。爾這廝胆敢不遵聖旨。不報名。不聽點。亦不過堂。反把公案佔了。皇上又不曾差你來此做問官。你知罪否。嚴嵩笑道。任你怎樣說。諒亦奈何我不得。你却把我怎樣的。海瑞聽了此話。勃然大怒。正是。三尸神暴躁。七竅內生烟。當下海瑞大怒道。你恃着權勢。諒我不能奈何于你。不思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今汝旣已獲罪。奉旨前來。尙敢如此矯強。我且打你一個蕪法。欺旨。說着吩咐左右。扯將下去。重責四十大板。各差役仍不敢動。惟安雄二人把他扯翻。墜下海瑞。怒將八枝簽兒撒將落地。那衙役無奈。拾起大叫行杖。皂隸不得已。拿了一條三號板子。走到面前。還說了一聲告罪。纔將板子輕輕的打將下去。海瑞看了大怒。叱退皂隸。親自離座。接過了板子。在手重重的打了三十五板。以湊足四十之數。可憐打得那嚴嵩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在地下亂滾亂罵。海瑞大聲道。此是初次。明日早些到來過堂。如再敢猖獗。又是四十大板。叱令差役將嚴嵩扶了出去。吩咐退堂。外面嚴府的家人在外候久了。突然門看見了主人。這般狼狽而出。各人吃了大驚。急急上前致問。此際嚴嵩連話也說不出來。只是搖頭不答。家人們急急趕回府中。把一乘坐轎打來。纔將他坐了回府。嚴嵩痛極。躺在床上。竟不知人事一般。家人們不敢動問。只是守着伺候。直至過了一個時辰。嚴嵩痛定甦醒。方纔說出話來。卽喚兒子世蕃到床前。謂曰。可恨海瑞擅作威福。故意讓我坐在公案上。卽又翻過臉來。將我責打四十。並將欺藐聖旨四字大題目壓我受了這一場虧。怎麼忿得。故此喚汝前來。就在此寫成草本。明日早朝。與這廝見個高低。定個生死。方可出我口氣。你可用心寫來。世蕃聽了。連忙取過了文房四寶。把奏稿立時修起。對着父親念了一遍。嚴嵩點頭示可以。安息一宵。次日早朝。嚴嵩令人抬到午門。衆文武看了。各各驚

問何故。嚴嵩便將海瑞挾仇，假公洩忿，毒打四十。險些一命嗚呼。逐一說知，各人聽了，私相嘆。怎麼這海瑞，恁般大胆。當朝一品，又是國戚，皇上素日心愛的近臣，怎麼却下此毒手。豈不是自欲討死耶。各人爲他捏住這一把汗，有幾個心惡嚴嵩的，心中好生歡喜，恨打少了他。須臾，金鐘响處，鳴鞭淨殿。文武各隨班而進，分站兩旁。內侍一對對的出來，一派音樂之聲。一對雉尾宮扇，擁簇着天子出宮而來。升了寶座，兩班文武，上前山呼舞蹈畢，只見嚴嵩故意一步，挨到龍書案前，口稱萬歲。天子見了，吃着一驚，便問道：「卿因甚事如此狼狽。」嚴嵩即便叩頭奏道：「正是。」金殿幾句話，法場失三魂。畢竟嚴嵩怎麼樣啓奏，且看下回分解。

〔批評〕海公之毒打嵩者，蓋亦過于刻薄，故嵩勢不與同日月也。若祇以言語譏諷，面孔小意，則嵩亦低頭甘受矣。或謂海公大胆，擅打宰相，實不知彼此犯法，則與庶民同列。今打之，却非打宰相，以犯人打之，吾謂打之宜矣。

第三十回 恩逢太子超生

却說嘉靖看見嚴嵩這般狼狽，便開金口道：「卿家爲甚這光景。」嵩泣奏道：「臣因獲咎，蒙陛下殊恩，格外姑寬，令臣到雲南司衙過堂。不料主事海瑞意圖陷害，無端將臣毒打四十棒。狼狽可憐，臣體受傷過重，只恐性命不保。伏乞陛下作主，遂向袖中取了摺章，遞與內侍呈覽。帝賜平身，隨將奏本一看，只見寫道：

臣嚴嵩稽首頓首，謹泣奏爲擅毆大臣，目無國憲，乞恩正法，以警將來事。竊臣原以不檢，誤傾青宮御茗，打碎御用茗盞，例應卽死。仰蒙陛下殊恩，格外寬容，罰臣賠償銀一千兩，並發臣到雲南充軍三載。緣以庶務紛繁，需臣協辦。復蒙特典，發臣就近到雲南司衙門過堂應點。此陛下格外殊恩，亦不得已從權之事也。臣感激之外，遵前往該司衙門聽點。孰料該主事海瑞欲圖殺臣，無端發怒，喝令狼役虎差將臣扯下重打，復又自提大板，儘力行杖。致臣雙腿幾無完膚，旋即暈去。該主事復令狼僕將臣拖出，幸有家奴扛回灌救，逾時始得甦醒。忖思臣雖獲咎，叨蒙陛下格外施恩，今海瑞則不容於臣，是抗陛下也。况臣承恩位備台輔，而海瑞竟敢以一介部屬微員，擅杖宰相，不獨無法，仰且欺藐聖旨，有此悖逆勢難稍寬，以致將來効尤。伏乞陛下飭着廷尉，立卽將該主事鎖拿嚴究，早正國法。則

警將來效尤者臣等不勝幸甚之至謹據實以聞。

帝覽畢不覺龍顏大怒說道何物海瑞擅動打大臣這遠了得立即傳旨令御林軍五名前往鎖拿海瑞當殿問話御林官軍領了聖旨飛奔前去不一刻已將海瑞拿到俯伏金階天子大怒罵道嚴相國偶因小有過失朕着發在你的衙門過堂三朝因甚爾却這樣目無法紀無端擅打大臣你知罪否海瑞叩頭道臣該萬死乞陛下容臣一言死亦瞑目帝道爾尚有何說海瑞奏道嚴嵩藐視青宮致奉旨發臣司過堂應卯此乃陛下曠古未有之施也乃嵩不遵聖旨仍恃祿位到臣衙門猶擺列儀從及至公堂勒要臣接此際只得公堂迎接而嵩即佔臣公案危肆威權如問官比此法堂乃陛下特以肅規矩的臣雖微員亦爲陛下之所特設以執法也嵩則自恃威權不遵聖旨臣乃食陛下之祿爲陛下執法是以臣不忍枉法寧甘擅杖大臣之罪于是執杖親毆果然有的但嵩位極人臣尤敢肆其威福則與欺君罔上幾希臣實如此惟陛下察之嚴嵩在旁急奏道陛下尤有格外之恩汝則不能遵耶帝聽罷不覺顏色皆變喝令御林軍把海瑞縛縛推到西郊地午時處決左右一聲答應把海瑞五花大綁起來帝叱推出海瑞亦不再言面笑出之剛到午門恰好遇了馮保馮保一見嚇的魂不附體上前細問緣由海瑞具以直告馮保道恩公且自寬心待我進宮啓知娘娘與殿下必然有救的海瑞道多有不能夠了煩公公善爲我辭說海瑞叨沐殊恩今生不能相報統俟來世罷說罷急趨而去馮保如飛的跑到昭陽正院來見了張后說道不好了不好了張后忙問何故馮保便將前事說明張后大驚道如此怎處可速請殿下來商議馮保點頭飛也似的跑到青宮且不細說原故稱說奉娘娘懿旨請爺立即到宮中現有緊要密事相商太子聽得這話也急來到宮中只見張后兩淚紛紛不知何故未免吃了一驚急問所以之由娘娘便把海瑞如此如此這般這般說了一遍太子道似此如之奈何難道看着恩人被殺麼馮保爾可有甚麼計策快說來好去塔救恩人呢馮保道沒有甚計策况且日子促迫縱然保奏也遲了莫若太子親到法場對那監斬官說了且將恩人帶回候旨侍等皇爺怒氣少息然後再去說或者可以救免不然竟無別策矣太子稱善隨即拜別了母后乘着快馬與馮保望着教場而來再說海瑞被綁到法場中自料再無生活之理因舉首向天祝告道蒼

天呀。蒼天。想我海瑞。平日務以除暴安良爲念。昨見奸賊嚴嵩。不合將他責打。觸怒皇上。致奉聖旨。決斬不容緩。但願瑞死之後。上蒼默佑。早除奸佞。俾得國家安樂。廊廟清寧。瑞在九泉。亦復何憾。祝罷。坐於石墩之上。端待行刑。少頃。就有三五位同僚部員。前來祭奠。海瑞一一稱謝。並無一句怨言。衆皆稱贊。未幾。只見四名擺手。擁着一位官員。來到。不是別人。就是嚴嵩門生。姓張名聰。現充兵部郎中。乃是奉旨監斬而來。當下到了法場。下馬。就在亭子內坐着。問左右。是甚麼時候。左右答以已初。張聰道。天色尚早。你們可小心看守了。待等時候到了。立請催斬官來處決。就是轉身進公廳後邊去了。再說太子與馮保。二騎趕到法場。一直闖到裏面。方纔下馬。那些押解的官兵。那裏認得是青宮太子。又見他二人來得這般兇猛。忙喝道。是甚的人。敢闖法場。重地。還不去。在這裏。想是要死麼。馮保叱道。何物官軍。大膽。敢是瞎了你們的狗眼。認不得青宮。亦該認得咱老馮呢。官軍聽了這話。吃了一驚。各人急急跪在地下。叩頭不迭。說道。有眼如瞎。死罪死罪。太子叱令起來。問道。何人監斬。官軍以張駕對馮保道。大膽的官員。殿下到此。却不來接駕。這還了得。那張聰在裏面聽得喧嚷。急急出來觀看。那些官軍見了。指着說道。這就是監斬官了。張聰尤不知備細。還在那裏作威作勢的道。甚麼人在此絮叨。與我拿下去。見太師。那些官軍帶笑說道。老爺爾道二位是甚麼人。張聰道。莫非是那死囚的親人嗎。與我一并拿下去。打官軍們說道。只怕老爺不敢。這就是青宮殿下呢。張聰聽了。嚇得渾身發抖。忙俯伏于地下。不住的叩頭請罪。馮保叱道。起來。慢慢的再與爾等人算帳。我且問爾。海老爺現在那裏。張聰道。海瑞在那邊石墩上聽候行刑。太子道。快些放了。來見孤。張聰不敢待慢。急急走到石墩上。親把海瑞的索子鬆了。說道。海老先生。你的救星到了。快些前往相見。海瑞道。怎麼說。張聰道。爾休細問。前去便知。領着海瑞到廳上。太子一見。不覺竟流下淚來。叫了一聲。海恩人。海瑞見了太子。跪將下去。不禁流淚說道。臣有何好處。敢蒙殿下龍駕到此。臣死不安矣。太子親自挽起。命張聰取坐位過來。海瑞道。不可。此是法地。臣乃待刑之人。太子到此。已爲越禮矣。可與臣對坐的麼。今臣得見太子一面。死亦瞑目于九泉。惟願殿下善事聖上。惟仁慈孝友是務。則天下幸甚矣。餘無所請。請駕回宮。臣卽當受戮矣。說罷。痛哭起來。太子亦流涕道。恩人。且當放心。孤當面見父皇。保公不死。說話猶未畢。人報催斬官

到了太子便問是誰。左右答道是嚴太師之子嚴給事。原來嚴世蕃此時已爲兵部給事兼刑部郎中了。所以着他爲催斬官。當時太子道：宣來見孤。左右領旨迎將出來。恰好嚴世蕃已下了馬。將要進廳的光景。官軍道：殿下千歲有旨。着催斬官進見。嚴世蕃聽得殿下兩字。心中暗忖道：又遇着了他在。此包管這廝是殺不成的。深爲恨事。只得上廳來見說道：臣嚴世蕃見駕。願殿下千歲。太子道：平身。世蕃起來。侍立於側。太子故意問道：尊官高姓。世蕃道：郎中姓嚴。名世蕃。乃嚴嵩之子。太子道：原來就是相國公子。到此何幹。世蕃道：臣奉聖旨前來催斬海瑞。太子道：海卿乃是忠良之士。不幸爲汝父所害。孤家今親來保他。你且回朝待孤見了父皇。與你繳旨。就是世蕃那肯依從。便道：殿下金旨。臣敢不遵。但海瑞一犯。乃是奉旨處決。立等繳旨的。臣不敢枉法。太子怒道：怎麼說是枉法。馮保與孤趕了出去。馮保便走來喝道：不知死活的奸賊。在太子爺面前混言亂語的。麼。還不快滾出。罵得世蕃唯唯應命。不敢出聲。無奈且與張聰退出廳外。無計可施。又不敢行刑。只得聽候而已。太子對海瑞道：恩人。且在此少候。待孤進宮見了皇上。好歹討個情來。只要不死。就是。即吩咐馮保在此陪伴着海瑞。自己領張聰與嚴世蕃三人來到朝門下馬。太子吩咐二人在此候旨。遂親自進宮而來。恰好帝午睡未醒。張后此際亦在宮中。見了太子回來。急問道：我兒海恩人不知如何了。太子道：海恩人今在法場兒已令馮保在彼作伴。持領着監斬官張聰。催斬官嚴世蕃前來候旨。母后有何妙計。可以救得海恩人性命。張后道：吾亦思之再三。只是皇上未醒。若是醒時。爾我母子二人切實哀懇。或者帝怒稍解。則海恩人有救矣。太子道：倘若父皇不准。又如之何哉。張后道：我有言語。可以料得着的。亦諒皇上可以恩准。母子說話之間。宮娥來稟。皇爺醒了。張后便與太子急忙趨近龍榻。問安。帝見了太子。便問道：吾兒不在青宮習讀。來此何幹。太子跪在榻前。奏道：臣兒有不揣之言。冒奏陛下的。這一奏。有分教。正是：受恩深時還恩陪。方是人間大丈夫。畢竟太子所奏何言。皇上准否。且看下回分解。

〔批評〕海公之赴西郊。自分必死。餘無所憾。惟恐帝終不能屏逐奸賊。以安社稷爲念。是繫耳。觀其致囑青宮之語。可見矣。太子與皇后之諄諄苦留海瑞者。非特以前日之恩爲言。蓋實惜其忠君愛國。不忍視其受此無辜也。

繪圖大紅袍 第三十一回

讀者須自參悟。

第三十一回 馮太監笞杖討情

話說當下太子見皇上請問安畢。帝問道：「朕兒不在青宮誦讀，到此何故？」太子俯伏榻前，奏道：「臣有一下情，叩乞陛下恩准。容臣啓奏。」帝道：「汝小小年紀，有甚事情，只管道來？」太子道：「刑部主事海瑞，不知身犯何罪，致奉旨西郊處斬。臣敢保之。帝道：「海瑞目無法紀，擅杖宰相，故此正法。兒何爲他保奏？」太子道：「海瑞有恩于臣母子，故意保之，以報其德。帝笑道：「海瑞乃部屬一介司員，與兒固風馬牛不相及，有何恩德？」太子道：「臣奉旨幽禁，非海瑞苦諫，陛下何得今日父子完聚？實有大恩於臣。臣豈敢作負心人耶？」陛下治天下，以仁義爲本。海瑞之杖宰相，自有解說。帝問：「有何解說之處？」太子奏道：「夫宰相與部曹，則職位隔如天壤，下屬固不得問罪於上官者例也。今有犯罪充軍，奉旨過堂，則不得以宰相目之也。嵩自仍復一宰相，而瑞則知奉旨之軍配犯人也。彼復自恃威權，不遵法度，公然坐公案。此海瑞故以杖之也。海瑞不敢執法，一任奸臣妄作，妄爲於瑞，則爲詔諛之臣。陛下何所取之？今瑞只知奉旨，不避權貴，執法不徇。此陛下之直臣。陛下有此直臣，正自賀不暇，何反殺之？誠恐後來忠直之臣，望而爲詔佞之輩矣。惟陛下察之。帝被太子這番言語，說得心花都開了。自忖彼雖年少，而條陳確確正理，若殺海瑞，只恐後來之臣，相將畏縮，若竟釋之，則嚴嵩心必不甘。沉吟半晌，乃道：「兒且退，朕爲瑞寬恩，就是太子謝了恩，出官復到西郊而來。海瑞跪接太子一手挽起道：「恩人救星至矣。遂將進宮如何哀懇皇上，皇上如何傳旨，細細說知。海瑞復謝道：「殿下之於瑞，可謂生死而肉骨也。語畢，人報聖旨到。海瑞與監斬催斬兩官一齊跪接，只見馮保手捧聖旨而來，立在當中，開讀曰：

海瑞擅杖宰相，罪當斬首，但嚴嵩以獲罪奉朕勅旨，發往該衙門點名應卯者，非親任宰輔之比。瑞固不合擅行刑杖，除嵩業已受刑，毋庸置議外，其海瑞照不應律，發廷尉衙門重杖八十，監禁刑部獄三個月，以警將來。期滿，該有司具奏，請旨定奪。嵩着開服，以佐朕躬，協理庶務。欽此。

讀畢，海瑞山呼謝恩。太子卽令人鬆了一應刑具，旋有差官來提海瑞。太子對那差官道：「海主事是孤恩人，今雖奉旨

受杖。汝等休得故意狠毒。如敢抗違。孤是不依的。差官唯唯應命。太子卽命馮保親送海瑞前往。並致囑馮保須要看
着行杖。如有故意肆狠。卽來回我。瑞復向太子泣謝道。殿下愛臣之恩。猶如再造。瑞雖肝腦塗地。不足以報殿下之萬
一也。太子遂挽起慰之曰。恩公請自放心。此去自有孤爲恩公作主。卽寶眷亦有孤照應。瑞再拜謝恩。隨與差官並馮
保而去。太子與兩官回去不表。又說那嚴嵩聽了。跌足道。太子何做偏偏要如此。與我不偶也。遂卽時修書一札。令人
致於廷尉。却爲就在廷尉杖下。結果了海瑞性命。當下廷尉官接得嚴嵩書札。忙起視之。只見上寫着是。

嵩拜書于廷尉大人座下。瑞以一介微員。擅杖宰相。嵩以奏請聖旨。押送西郊正法。不料青宮爲之護衛。致皇上特
開格外之典。赦宥海瑞。得以不死。今奉聖旨發在貴衙門發落。但瑞與嵩有不共日月之仇。若瑞不死。嵩亦不得獨
生也。端此致懇。祈爲鑒諒。倘海瑞到日。狼頭重棒八十之內。結果伊命。此恩此德。嵩當銘之。五內敢不仰報大德。美
顯之缺。惟公欲之。決不食言。此致。

廷尉官看了書札。自思嚴嵩之命。若是不遵。必然受怪。若從其議。況且海瑞與我無仇無怨。怎忍得他委曲。况又有太
子爲他作主。此事屬在兩難之際。左思右想。却無可如何。少頃人報海瑞已到衙了。青宮特差馮保公公護衛而來。稱
說是來監杖的。請爺卽卽升堂發落。廷尉官聽見有青宮太監在此。卽忙請馮保入內相見。獻茶。馮保道。海老爺是奉
旨來貴衙門發落的。咱爺放心不下。特着咱家來監杖呢。廷尉官道。海老爺既是奉旨發落的。在下照應就是。馮保道。
照應不照應。出在駕上。咱家那裏管得許多。好歹都在眼裏看見的。自然有個道理。請升堂罷。廷尉官唯唯應命。吩咐
升堂。多擺一張椅子。請馮保同坐。馮保讓道。這却不敢。咱是個內官。怎敢坐這公堂。這是朝廷辦公的所在。使不得的。
請便罷。遂立在公案之側。廷尉官告了幾聲不當。方纔坐下。差官隨將海瑞帶上堂來。廷尉官見了馮保在此。便站起
身來。拱一拱手。海瑞跪在地下。廷尉官道。海公。今日是奉旨發落的。休怪晚生得罪了。海瑞道。這是理當乞大人早施
刑罷。廷尉官卽便吩咐左右。好生些扶海老爺下去。海瑞聽了。自己却走到階下。左右皂役上堂請杖。廷尉道。二號馮
保道。那裏受得起二號的。取七八號的來。廷尉道。沒有許多號數。只是三號的罷了。馮保點頭。皂役取了三號的上堂。

看驗過。馮保道：「輕輕的，若是重了，只恐要你們狗腿割下來賠呢。」皂役唯唯領命。吏書高叫行杖，左右吆喝一聲。皂役動手，未五杖，海瑞叫痛起來。馮保道：「罷了罷了，這就罷了罷了。」廷尉官那裏使得，這是奉旨的事，在下不敢枉縱。馮保道：「既然如此，待咱替他罷。」廷尉官道：「取笑了，只是吩咐差役，須要最輕的就是。」皂役聽了言語，真是用盡了工夫，輕輕的打將下去。海瑞亦不覺得十分疼痛，又聽見了馮保的話，若是呼痛，誠恐連累皂役陪杖，故此忍着杖完了，方發喊。馮保即忙挽起說道：「海恩公，今日杖已受過了，尚有三個月獄中的煩悶，你老人家只管進去安心坐着，自有咱爺不時來看你呢。」海瑞道：「多蒙殿下公公的厚情大惠，煩為多多拜上，說海瑞今生不能啣結來生，必為犬馬相酬報恩。」馮道：「知道了，請自珍重，各自泣別不表。」馮保回宮，再說廷尉着人將海瑞送到刑部獄中，而來那刑部司獄將海瑞收下，誰知嚴嵩見廷尉不會毒打海瑞，務要斬草除根，又着人來對刑部侍郎桂岳說：「就中取事。」桂岳原是嚴嵩之門生，又新拜在嚴嵩膝下的，此際領了嵩命，立即傳了司獄來到，吩咐道：「今日發有本部主事海瑞到此，汝可想個計策，取張病狀結果了他。」司獄官胡坤道：「海瑞本與我等無仇，大人何故要將他斷送？況且又是本部的同僚，還該用些情面，為是？」桂岳笑道：「胡太爺，你只知其一，却未知其二也。遂將嚴嵩本與海瑞有隙，現有人來說，要我二人結果了他性命，好去回復胡坤道。」這等說，既然太師爺有令，那敢不從？卑職即行就是。桂岳道：「你的意思何如？」胡坤道：「除非斷了水米，不過旬日就結果了。」桂岳點頭稱善。胡坤回獄中，喚了牢頭，禁子入內吩咐，告了嚴嵩之意。禁子們領了言語，就將那海瑞禁在獄底之中。那獄底是獄牢盡頭之處，黑漆一般，凡有將死及已死的犯人，便抬到那裏去，端候驗看過收驗，就叫獄底。若是好端端的人，到此坐着，只見陰風透體，毛骨悚然，任你怎麼壯健的人，也逃不出性命來的。當下海瑞被禁子們手鐐足鐐的，又加上腦箍，舉動掣肘，蹲在地下，只覺得冷氣侵骨，時復一陣昏迷，睡坐不寧，竟然病將起來。那海安等二人送飯到獄，又不得入內，都被他們擋住。海安無計可施，便欲求見太子，誰知馮保這幾日有事在昭陽院中，不得出來。海安在宮門外一連候了兩三日，並不曾見那馮保的影兒，只得歸與張夫人商議道：「要見老爺的形跡，除非是他們刑部裏面的人，方可進得去。你們再休想得着的了。」海安忽然想起一人來說，有了刑部郎中鄧

來儀老爺乃是老爺的同年。他是廣州東莞縣人。大家都是鄉親。況且老爺與他相好。又是同部的。他每五日一到獄中。查看犯人。何不哀懇求他。帶小的進去見老爺一面。看有甚話說。也是好的。張夫人道：如此甚好。你可即速前去。道我本當前來親求的。只是嚴嵩耳目甚多。恐累老爺不便。多多拜上。就是海安領令。如飛似跑的。來到鄧郎中的私第。他的管門家人。都是東莞人。彼此都是鄉親。海安說了本意。那鄧管家代他回明了。來儀吩咐着他進見。海安見了鄧郎中。卽忙下跪叩頭。泣告道：家主特命小的前來代懇。說家老爺與奸相對抗。在庭尉衙門杖了八十。如今現在獄中。而小的們幾次送膳進去。皆被守獄的擋住。不得進去。又不知家爺在內怎樣的了。所以家主母放心不下。特令小的來代懇求。乞老爺念在鄉情。誼屬同僚。倘老爺明日查監待小的。隨着進去。見家爺一面。就感激了。鄧郎中道：聞得嚴嵩意欲令禁子們斷絕你老爺的水米。就要在獄中結果了性命。又令嚴二把守獄門。不許飯送進去。想必此時你主已餓了二日。至查監要後日纔輪着我的班期。你後日清晨來此等候。海安叩謝而回。正是：風聞遭難處。動了故鄉情。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批評〕嵩之於瑞。所謂恨入骨髓也。西郊不死則囑廷尉。廷尉不死又囑桂岳領命。於是海瑞不勝其苦矣。滿擬一死以了此志。孰知有鄧郎中之查獄。人參餅得以藉延殘喘。後終得青宮爲之提脫。此瑞固不敢過望者。而君子實有神靈陰相之。乃得如此。

第三十二回 鄧郎中囹圄救餓

却說海安再三向鄧郎中哀懇。鄧郎中動起鄉情。便對海安道：你且回去。上復夫人。說我後日方是值巡之期。自然進獄。見你家老爺好歹作個計策。你若要去。後日清早來此。充作我跟随的人進去。就是海安叩頭謝過了。隨即回去。歸對張夫人說。知不表。再說那鄧來儀。應諾了海安所托。忖思海瑞今爲嚴嵩所禁。必然斷絕水米。若至後日進去。多管餓得慌了。此際又不能送與他吃了。豈不是白白空走一遭。似此如何是好。左思右想。突然想得一計。說道：有了有了。卽到裏面。向夫人取了米仁人參。隨喚家人到外邊。買了二升糯米進來。吩咐了環。將米煮熟。用棒槌舂爛。又把人參

搥爛。和於糯米之內，打成奶餅一般，將一張紙包裹好了。直後日清晨起來，殊不知海安早已來到，見了鄧郎中，又稱主母再三申意。鄧郎中道：「此時天色尚早，你且在我這裏用了早飯，然後相隨我去。」就是海安應允，隨着府內的家人們，吃了早飯。鄧郎中穿了衣服，只喚三個家人，喚那海安，共是四個相隨，來到刑部監中。誰知嚴二早已坐在獄門之首，見了鄧郎中，尤自不甚理會的光景。鄧郎中亦不言語，喚了禁卒，把監門開了。海安並在從人之內，一齊混了進去。鄧郎中來到亭子上，就有司獄前來參見。鄧郎中道：「這幾日可有新收犯人？」司獄道：「新收犯人十八名，女犯一名，官犯共六名，俱已入冊。請大人親點。」就是鄧郎中道：「取冊過來。」司獄忙將新收犯冊呈上。鄧郎中接冊在手，隨着吏書相隨，先到南一倉點名。吏書把着冊子，叫道：「黃觀福，直隸大興縣人，犯毆斃叔父事。蔡鳴騶，湖廣荊州人，犯團毆斃命事。胡大猶，平縣人，犯積匪滑賊事。柳三，陝西長安人，犯妖邪惑衆事。共是七名。」鄧郎中逐名點過，親行驗看過。鐐銬，隨又到西三倉來。書吏把一起五名犯人，喚了出來，跪看逐一叫名。侯三，保直隸東光縣人，犯毆傷斃妻事。阿洪，天津衛人，犯醉殺家主事。廖松，江蘇吳縣人，犯雞姦幼童事。郭容，秀江西南昌人，犯鬥毆殺人。高鏡，江蘇無錫人，犯包攬詞訟事。點名既畢，鄧郎中逐一以好言慰之。復到北二廄來。書吏喚了一起，共是六名犯人，逐名點過了。隨到女倉，只見女犯一名。鄧郎中問她姓名，乃是江南常州人，姓龔名賽花。原犯謀殺親夫事，因為孕未離胎，故以留禁。鄧郎中問過了，復來到官犯倉坐。令書吏點名。書吏持部喝道：「劉學元，粵東人，原任江西撫州府錄事，奉拿進京候審。知府何柏仁，江西南安府人，原任浙江衢江通判，被百姓控告，查附刑殺。呂知機，徽州人，原任廣西遠平縣知縣，因虧發配。柳春發，廣東大埔人，原任山西太原府知府，以醉毆上司，奉拿來京候審。徐微，江西太倉人，原任廣東龍川縣知縣，監刑誤命事。海瑞，廣東瓊州人，原任刑部雲南司主事，以擅責上官，奉旨監禁。鄧來儀，點了五名，叫到海瑞的名字，便不見有人答應。來儀道：「這人却往那裏去了？」書吏只稱不知。鄧來儀怒道：「監獄重地，怎說不知？」旋有獄卒上前跪稟道：「海主事現奉嚴相國之命，着監於獄底。」來儀道：「他們都是一般官犯，怎麼獨將他禁于獄底？」是何意見？」獄卒道：「這是太師主意，小的們

何得知道不過奉命而已。鄧來儀道：且去那裏查點。獄卒不敢違抗，只得引導鄧郎中來到獄底。只見一派陰氣，黑漆一般，却不見人。只聞呢唔之聲。來儀道：這是何人？聲。獄卒道：這就是海老爺之聲。來儀道：爲甚的這般黑暗？快取燈來。獄卒隨即應諾，即到外邊取火來。儀見四顧無人，便走近，唔聲之旁，喚道：你是海兄麼？海瑞在那裏黑暗之中，聽得有人叫他，便應道：是我。你是那一個？來儀道：我便是東莞鄧某。汝知否？是今日特爲救你而來。旋在紗帽內取出那人參糯米餅兒，摸到海瑞身邊，交與道：你且拿着，餓時便吃。少許，卽可以暫延殘喘。弟自有爲兄之計。海安卽便走進前去，正欲說話，忽見那獄卒點燈進來。海安急急走開。那獄卒將燈放在一邊，方才得見海瑞那副狼狽形容。鄧來儀故意點名驗香畢，旋到亭中坐定。時已未刻。那鄧郎中的家人送飯點心來到。那嚴二在門首看見，恐怕他與海瑞相好，送進去，就會分食海瑞，抵死不肯放他進去。那家丁大怒道：你是甚麼人，怎敢斷絕巡監老爺的點心，硬要進去？嚴二大怒，把那點心傾在地下。彼此二人在獄門大吵起來，驚動了司獄官。並那鄧郎中都出來查看，只見自己的家人却被嚴二扭住，廝打鄧郎中，喝住你們爲甚麼喧鬧？這裏是甚麼地方，敢如此大胆麼？管家便將嚴二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備說一番。嚴二尤只在那裏不乾不淨的叫罵，腦了鄧郎中，喝道：何處狂奴，敢在這裏撒潑？嚴二道：你又係那裏來的呢？難道不曉俺嚴二先生的聲名麼？來儀道：原來你就是嚴太師的家奴，怎麼胆敢把我的家人並點心打碎？是何道理？嚴二道：俺奉了太師鈞旨，來此把守獄門。你的家人混將東西要送進獄，是以將他打碎。難道不應麼？來儀聽了，越怒道：你家太師，又不曾帶理刑部，你怎麼却來這裏把守？難道六部裏的事，你家把住不成？這點心是我用的，你敢將來打碎，這還了得。可惡之至，不打下你這奴才，何以見同僚於本部？吩咐左右：與我拿下。那些獄卒俱不敢動手。來儀大怒，喝令家人上前。那四名家人得了言語，急忙上前，把那嚴二抓着來。儀道：快取大毛板來，與我重打。海安是恨骨髓的，急急向獄卒尋了一條頭號大毛板，儘力打去，不計其數。可憐打得那嚴二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在地下亂滾亂罵。來儀怒氣未息，復令海安除下皮鞋，緊緊的撐了十下嘴巴，打得那嚴二的嘴恰似雷神一般，疼痛難當。這回就不敢罵了。來儀恨恨而去。海安滿心歡喜，亦自歸家，回覆夫人去了。再說那嚴二被打動彈不得，令人取了一乘轎子。

來到。抬了回去。時嚴嵩正在堂上觀書。只見嚴二狼狽而回。急問其故。嚴二便將鄧來儀如此如此。這般這般。逐一說知。嚴嵩該道。你却不知好歹。他是一個該管的官員。進去巡查犯人。乃是奉旨的。送點心進去。亦是應該的。你怎麼不分皂白。竟把他的東西打碎。怎怪得他動怒。若是遇了我。還不止如此呢。你還算好造化哩。一頓話。說得那嚴二啞口無言。只得忍痛不語。回到府中。好生唧怨。暫時不表。再說海安回見張夫人。備言海瑞之苦。張夫人道。似此如之奈何。非死即斃矣。海安道。若要解脫此厄。除非尋着了馮保公公。方能有濟呢。張夫人道。如此。你可再往等候。須要耐心等候。休再空回。前者因馮保有事。服役正數日不出。故海安不得一見。今張夫人故重囑之。令其耐守。切勿空回。看此數語。不惟夫人之留心致囑。亦作書者之照應。夫前文矣。海安應諾。即便出了衙署。徑望着青宮而來。等了一日。却只不見。悶悶回去。至次日。天尙未明。便來宮門等候。直候至未時。光景方纔看見馮保。從那邊而來。海安見了。此際恰如獲得至寶一般。慌忙上前叩頭。馮保不知所以。急急挽起說道。尊管何故如此。海安道。可憐我家主人。將要餓斃於獄中。故此家主母特着我來。央求公公方便。自前五日。已在此相候了。直至于今。幸得相見公公。家老爺有救了。馮保聽了。問道。你家主前者受杖。業已發往刑部獄中。迨三月之後。即便超脫。汝今何忽言此。海安便把嵩恨海瑞。暗囑監卒如此如此。又令嚴二守獄門。恐怕有人照應。這般這般。備說一番。馮保不勝大怒。何物奸相。擅敢陷害。你且隨我到宮中去見爺爺。海安謝了。隨着馮保進宮。而來。時太子正在書齋觀史。忽見馮保領着海安來。到便問道。海管家來。此何幹。海安見問。跪在地下。只叫得一聲千歲。便痛哭起來。連話也說不出來。太子看了。不知何故。問道。到底爲着何事。這般光景。海安只是痛哭。馮保沒奈何。將他備細說了。太子聽了。不覺勃然大怒。說道。嚴嵩嚴嵩。你亦太逞刁了。一個人既服了罪。這就罷了。怎麼苦苦的偏要尋害。這却豈有此理。海主事乃孤恩人。孤豈肯任汝肆毒耶。便對海安道。你且勿必哭。孤自有主意。包管你主人安然無事。就是海安聽了。叩謝不迭。太子即時穿了衣服。就命馮保海安二人相隨。一直望那刑部獄中而來。正是。淚落千條原爲主。怒生一刻要酬恩。畢竟太子此去。可能救得海瑞否。且看下回分解。

〔批評〕鄧郎中之打嚴二，是執着鵝頭之處，故鶯不敢代爲出頭，而奸滑之徒，亦有理處。海安自從改邪歸正，無時不以主人爲念，觀其見太子，只知痛哭，而不能語，蓋淚從血性中出矣。

第三十三回 救宥脫囚簡授縣令

却說太子聽了海安之言，不覺勃然大怒，即時令海安馮保二人相隨，竟往刑部衙門而來。到了大堂，只見並無一人出來接駕，馮保亦怒，高聲叫道：「有人麼？」叫了許久，方纔見一老者從內而出，馮保道：「你是甚麼人？」在此老者道：「小老乃是看守衙署的。」馮保道：「他們官府都沒一個在此麼？」那老者道：「各位大人們都有私衙，各各回去的。若有公事，均來聚會。清晨自然都到，過午時候，他們都各回私衙去了。所以把一兩銀子，僱小老在此看守東西的。」馮保道：「原來如此，你可到各處通知，只要見幾位大人們說話，那老者聽了，笑道：『你這人好沒分曉，這是怎麼所在？這是甚麼的官府？你是甚麼人？動輒這般大話，還不快走。』」想是要叫打麼？馮保道：「他們各位大人，到那裏去了？」老者道：「今日是嚴太師那邊演戲，所以他們都到那裏去了。你到底是甚麼人？只管在此絮絮叨叨的甚麼快些走開去罷。」馮保道：「你要問我，是那裏來的麼？我就是你家各位大人的小主子。」司禮太監馮太爺在此老者聽了，將馮保看了幾眼，說道：「老眼糊塗，一時不認得貴人，休要見怪。」馮保道：「我亦不來怪你，爾可即去各位大人們處通知，只說青宮爺在此立等問話，就是老者聽了，嚇得心胆俱驚，答應一聲，飛也似的跑來刑部尚書何堦的府中報知。何堦聽得太子來到，不知爲着何事，即便急急來到署內，只見太子坐於廳上，旁立二人，何堦急趨上前道：『臣何堦接駕來，避望希恕罪。』」太子道：「主事海瑞，身犯何條？怎麼你們竟要斷了他的水米？」是何道理呢？何堦見問，自知太子此來，却要尋覓對頭出氣的，因道：「海主事奉旨到獄，微臣一些不知，這幾天都是左侍郎桂岳輪值，殿下須要他來見。」一問便知。太子笑道：「雖然是桂岳輪值管事，難道你身爲尚書，竟不一問耶？」如此廢弛，實屬不成政體。何堦唯唯服罪。太子道：「快與孤立傳桂岳來見。」何堦叩謝訖，即刻令人請桂岳至。桂岳當下見了太子，太子大怒道：「海主事是奉旨發來監禁的，你怎麼却把他如此難爲？想是要斷送他的性命麼？他與你有什麼仇隙？」桂岳只推不知。太子道：「主政在你，怎說不知？」可速請海主事出來。桂岳領命，急急來

到獄中。其時海瑞得了那人參糯米餅充飢，漸覺有些起色，臥在地上。桂岳急令獄卒扶了出來。桂岳將他一看，只見形貌枯槁，那棒瘡怎的發將起來，行走不動，舉動維艱。桂岳見了，急急上前安慰道：「主事安否？」海瑞道：「這幾天很安靜，只是地下太溼了些。」桂岳道：「都是他們之過，待在下把他們警責，就是如今青宮太子前來望你，請到外邊相會去。」海瑞聽得太子到來，便故意倒在地下，作呻吟之聲道：「我遍體疼痛，舉動不得不去了。」桂岳道：「如此怎好？」說未畢，只見馮保走了進來，一見了大罵道：「你們這等壞良心，一個好端端的人，放在這裏，不過幾天，就弄成這般光景，且到外邊，再與你等算帳。」海瑞道：「馮公公可憐我自到獄以來，被他們日夕狠打，於今變了一個殘病之人，走又走不得，煩你取板來將我睡了去。」見殿下一面死亦瞑目。馮保叱桂岳道：「好好好，你却將他打得渾身痛楚，行走不得，如今太子爺立，即要他問話，這却怎的也罷？」你且與我背了他出去。」桂岳道：「這却容易的，便令家人上前背負海瑞。」馮保叱道：「誰要你們這項小人來背？要你背呢？」桂岳被馮保罵得慌了，無可奈何，只得上前把海瑞背負。那海瑞是心中恨極他的了，故意在他膊子上吐了許多津涎鼻涕。桂岳一路吞聲，忍耐而走。來到刑部大堂，放下太子與海安見了，急急走來問候。瑞便翻身來，俯伏地下，泣謝道：「臣何幸蒙殿下龍駕辱降，使瑞身心不安。雖犬馬不足以報萬一也。」太子道：「海恩人爲甚的，這般狼狽？」請道始末。自與恩人作主，就是海瑞便說：「始初進獄，即遭桂岳等舞弄，嚴二把住獄禁，家中送飯，要生生的將我餓死，放在獄底黑暗之中，蹲在地下，過了幾晝夜，只因地氣潮溼，把身子弄得殘廢了。今成了半身不遂，乞殿下作主。」太子聽了，勃然大怒，喚了桂岳上前罵道：「海主事與你無仇，無隙，虧你下得這等狠毒心腸。若不是孤今日來看，多管死于獄底。他是奉旨而來的，今後孤將他交與你服侍，每日三餐，如有缺少，我是不依的。」桂岳唯唯應命。馮保在旁言道：「就是我們走了，背後他又這般的苛刻奈何？爲今之計，却將海恩公把大秤來秤過，看有多少斤數，上了冊子，交與這廝供養。若是養輕了，要這廝將肉刮了下來，賠補就是。」桂岳不敢不遵，說道：「遵旨。」太子吩咐海安：「你有甚話，上前去說。」海安即便走到海瑞身邊，問道：「老爺有甚言語吩咐小的？」回去海瑞道：「我亦沒甚吩咐，你回見夫人，只說我身安，不用掛念，不過期滿釋的餘無別囑了。」海安應諾。太子復令馮保將一套新衣服與海瑞換了，然後叮囑。

而別臨行又吩咐了桂岳道：只管好生服侍海主事。孤五日親來拜驗一次，須要打點，勿謂孤言之不預也。方才與馮保乘馬回宮去了。桂岳受了滿肚子屈氣，又不敢向海瑞發作，只得令人將海瑞送在官倉裏住下。每日好酒好菜供奉，真不敢一些怠慢。海瑞自出仕以來，却不會受過這般安享。每日在那醉鄉之中，私嘆道：此間樂不思蜀矣。想我海瑞不過在家，就是一行作吏，終日裏縈縈擾擾，惟恐政事不清，那得這般享受。今日却口厭梁肉，身厭綺羅了，恨不得在此多住幾年的。果然五日一次馮保親來問候，不上半月，把個海瑞養成一個胖子一般，暫且不表。再說嚴嵩滿望囑託桂岳，把海瑞餓死獄裏，以報了私仇。這一日忽見了桂岳慌慌張張的走來說道：太師之謀，又不成矣。如之奈何。嚴嵩愕然，急問何故。桂岳便將太子與馮保到獄，怎生叱罵，却又怎的勒要供養上了秤。五日一驗，若是輕了，就要將孩兒身上的肉割上賠補。逐一說知，嚴嵩聽了，跌足道：有了這人在朝，我這私仇何日得報。必要想個計策，除了此人。你我方才立得腳穩，徐徐圖之。你且回衙理事，這遭就算便宜了他罷。桂岳謝別而去。嚴嵩即從此更深恨海瑞，時刻未曾去懷。暫且按下不表。再說張后在宮，日夕憂念海瑞在獄，無由得出。忽一日帝在宮中飲宴，后乘機進曰：海瑞乃陛下直臣，諸文武中無可多者。陛下宜加恩赦之。帝道：朕已加恩赦其死罪，着令刑部監禁三月，待等期滿，將畀以外任。兩相了事，不然彼與嚴嵩勢不兩立的。后曰：既蒙陛下殊恩，三月亦是一般。於今天氣炎熱，圜圍倍苦，陛下常有寬囚之典，今何不一視同仁，救宥海瑞。彼亦感恩靡既矣。帝聽后言，點首稱善，笑道：朕當釋之。卿勿掛心。張后謝過，是夜帝宿於宮中。次日早朝，帝即傳旨一道，着吏部侍郎封樾，賈往刑部獄中，特赦瑞出獄，封樾領旨賈旨，到來獄中傳了海瑞來到亭中，宣讀聖旨道：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國家有律，有犯必懲，亦惟有恩可原則赦。茲爾海瑞為國竭忠，敢言奏宰相，朕前已赦之。今復狼杖一國，戚罪有應誅。朕念忠誠，故加格外之施，免其死罪，借杖償奉，復令監禁百日，以儆將來不敬者。今值三伏之際，溽暑炎蒸，每念坐囚者手足被繫，舉動維艱者，自覺倍形熱苦。故國家定有寬刑之律，每逢感暑之時，則寬其縲紲，俾得舒暢。此我國家之殊恩者也。行之歷久，今海瑞亦廁其列。彼是忠蕙之臣，更宜特加曠典。茲着加恩赦宥。

出獄。汝其欽遵。隨使來朝。朕另有旨。速赴母延。欽此。

宣詔已畢。海瑞歡呼萬歲。隨同欽使出獄。直趨金殿見帝。海瑞二十四拜。謝帝赦宥之恩。帝宣諭曰。非朕枉法。每念竭忠之臣。倍加愛惜。以勵將來者。今赦汝出獄。着往山東濟南府。以歷城縣知縣用。如有循聲。再行內召重用。汝其勗之。即便起程。赴任可也。海瑞叩謝龍恩。出朝。竟不歸家。直進青宮。叩謝太子道。恩人此去。自當珍重。不過三年後。復得相見也。瑞叩謝而別。回來。張夫人此際。夫妻復聚。其樂可知。次日。太子特命馮保。賜白金三百。俾爲赴任之需。海瑞道。屢蒙殿下殊恩。深愧萬無一報。今復愧領殊屬不安。馮保道。不必介意。咱爺愛你。故有此賜。恩人到任。請自爲官。自有咱爺在內照應。叮嚀而別。次日。吏部令人送了文憑到來。海瑞便到青宮謝賜。又到吏部裏。謝照訖。擇日起行。只攜着海安。海雄。並張夫人。一共四人。蕭條行李而已。出了京城。便望着大路而去。夜住曉行。飢餐渴飲。四人在路上。竟無人知。是出京赴任的知縣。到了山東道上海。瑞就將家眷住在旅店。且不上任。海瑞帶了海安。改扮測字先生的模樣。一路訪查將來。只留海雄在店服侍夫人。海瑞每日裏。就在各處熱鬧的所在。去擺測字。海安不離左右。如此半月有餘。訪了幾宗大案。正是：要悉民情處。全在費工夫。畢竟海瑞查訪得甚的。案件出來。且看下回分解。

〔批評〕海公之被禁。困圍數月。一旦得出。復作縣令。別人則不事訪察。又去多事矣。今海公只知爲國爲民。却不顧甚麼利害。所以一到該省。即便改裝測字。以冀稔悉民隱耳。今之縣令。則只知蝕刻以肥己。貪壑而已。嚴嵩固未嘗忘懷海瑞者也。今因青官之爲護衛。亦無可如何耳。

第三十四回 訪查赴任要捕拿土豪

却說山東地方。多聚富豪之家。一府之中。必有數千餘家。都是巨萬之富者。他因地之氣厚。每發科甲。較勝於他省。其時濟南府歷城縣。有一富戶。姓劉名東雄。富甲一郡。只因這東雄爲富不仁。恃財凌貧。族人蕃衍。又復恃強欺小。各村坊的小戶。受其欺凌。迫逼一則。畏他財可通神。二者。懼他丁強人衆。這東雄武斷鄉曲。視人有如無物。廣有田地。驛馬成羣。自己却建了一所莊院。離着縣城五里。其中倉廩庫房俱備。威栽花木。娶有十數個美妾。以實其中。朝夕歡樂。又

有一十餘個惡僕分管各處租業亭園計每年徵銀六十五兩外其餘放債各項批貨諸罪筆難盡矣東雄既已富甲一郡便已無惡不作鬧出事來拚把一二萬金子去了便已好不冠冕所以遠近之人實不敢犯他私令若是近着歷城的村莊某人有女美貌這東雄便要娶歸作妾其父母不肯東雄就有千方百計務必得到手裏方肯甘心竟有率領家人白日搶回莊上旋以百金置其家中以爲聘禮其家父母無如之何又重利放債譬如小戶人家間有急需問彼借貸必倍其利而貧戶急需之時則不違計其利害而東雄故意不索直至數月計其本利相對則令家人日夕嚴討勢必不能償還或押以田地亦或勒取其子女如不遂意卽行送官縣差那知縣因而與東雄結好所言無不依從於是負欠之家並遭其害知縣受了囑託自然順着人情故作威福那些貧戶敢不忍氣吞聲鬻妻賣子勉強償還所以劉東雄財雄一方勢霸一郡歷年以久鄰郡皆知一則富于財帛故東省官員無不樂與交接者東雄既做這樁味良的事自然要結交官府本府本縣固知加意奉承其餘閩省官員東雄無不趨奉東雄恃着這脚便恣意妄爲無所不爲其被害者不知凡幾當下海瑞改裝私行訪察二十餘日已經訪得親切心中大怒便卽上任視事點卯過了卽時檢閱案卷查看得劉東雄犯卷疊疊卽時出了一張硃票差人立拿劉東雄到案審辦那差役拿了硃票來看只見上寫着道

山東濟南府歷城縣正堂爲訪查拿究事照得本縣下車以來訪聞得樂逸莊劉東雄武斷鄉曲重利剝民目無法紀妄作威福遺害閭閻爲害殊甚本縣念切民休亟應立拿重究毋使稂莠不齊爲此票差本役速卽册去按址協同地保立即鎖拿劉東雄帶赴本縣以憑嚴究擬辦去役毋得故縱干咎速須票嘉靖年月日兵房承限一日銷縣行

差役把硃票看了笑道再不料這位太爺一些世務不諳如今却來作此威福這票子慢道一張就是千張萬張也只好拿來覆覆糊窗而已遂不以爲意只管放在一邊過了幾日海瑞只不見到立即傳了承票差役進內問道昨差之票怎麼這時候還不把犯人帶到這是甚麼原故差役稟道蒙太爺恩賞硃票小的們卽速前去奈這劉東雄府第深

沉小的們不敢進去。所以不能拿來。太老爺如欲拿這劉東雄。除非躬親前往他的家中。方才可以獲得。海瑞道：「我亦知道他是本縣一個土豪。你們常常與他來往。貪受私賂。與他結成一塊。衙門有事。即往通報。如此情形。本縣早已稔悉。今再勒限五日內。務要拿獲劉東雄到案。如若不獲。即提正身。嚴比衆差役。唯唯領命。及至下來的時節。大家都笑起來。說道：「這位太爺。想必訪得劉大爺的富豪。意欲吃他一口。但是劉大爺的銀子。是要甜順的。才得咽下。若是他這般。擅作威福。不特劉大爺不肯與他。還只怕在上司那裏。弄送他呢。內中一人道：「你我休要管他。就把這硃票拿去。劉大爺看他見了。必然大怒。那時你我却將些話說來。聳動他。他必然不肯干休的。到上司那裏去。弄送管教他。不好下場呢。衆人齊道：「有理有理。遂各各拿硃票一程。來到劉府。對莊丁說。知時。劉東雄正在莊下悶坐。忽見家丁來稟。縣差某某求見。東雄道：「且傳他進來見我。」莊丁領命。復出莊前。對差役說道：「你們好造化。恰好我家員外在那裏閑坐。如今喚你們進去。可隨着我來。一衆差役說聲相煩。便隨着莊丁進內。轉灣抹角。不知過了幾處園亭。才得到那亭子上。只見員外在亭子內坐。差役即忙上前叩首請安。劉東雄道：「請起。有甚話說。」衆差役道：「乞大爺恕罪。小的方敢直說。」劉東雄道：「說過就是。只管說來。」衆差役齊道：「大爺莫怪。只因新任太爺姓海名瑞。原是部曹降調來的。這太爺却不曉得世務。到任未及十天。就出了一張票子。把大爺的尊諱寫上了。立要小的們來請小的。那有閑心。理他把票子擱了幾天。只道罷了。誰知今早喚了小的們進去。問請到大爺否。小的們只說大爺是個有體面的鄉紳。實不敢票喚他。便大怒。說我們故縱。勒了五天的限。如有不能喚到。即要陪比。所以小的們不得已。敬詣府上來。稟知大爺。還求大爺作主。免得小的們受苦。這就感恩不淺了。」劉東雄聽了。問道：「票子在那裏。差役們道：「現在小的身上。却不敢與大爺觀看。恐怕得罪呢。」東雄道：「爾且拿了出來。我看。」差役說過。道：「大爺請休怪。遂懷中取了出來。遞到東雄手上。東雄接過了。仔細一看。笑道：「且自由他。我却明白了。正是他初出京來。囊中乏鈔。意欲與我打個抽豐。是真。但是他不曉得奉承的意思。若要用我銀子。這也不難。除非恭恭敬敬的。寫個帖子來拜。我却送他個下馬禮。有甚麼要緊。如此行爲。我只好與他一個沒趣待他。好知到我劉東雄手段。不干你們之事。請回去致囑他。說我的言語。叫他好好的做這知縣。倘若不懂得好。」

歹。我頂一封書，管教他名掛勅章呢。吩咐家丁取了十兩銀子，賞與衆人。衆差役們連忙叩謝而去。到了五日限滿，海瑞還不見他們回話。乃令兵房送簽帶比該房，即時將簽稿繕正，一齊送進署內。海瑞立時簽押訖，差了皂役前去，不到帶赴聽比。皂役領了硃簽，急急來到快壯兩班，尋着了他們，把簽與看。那幾名差役，便將簽接轉同看。只見上寫着：特授歷城縣正堂海簽差本役，急速前去快壯兩班，喚齊承辦劉東雄一案，日久並不弋獲之玩役張青，劉能，胡斌，何貴，槐立等，帶赴本縣當堂嚴比。去役毋得刻延，致干並比。速速。差皂役張源。

衆差役看了道：這位太爺真是不曉事的。今日只得對着說明。張老兄，你且回館到了午堂。我們衆就去便了。決不干累的。張源應諾。到了午後，海瑞升堂，立傳皂役回話。張源即便領着張青等五人跪到案前。當堂銷差。海瑞視五人笑道：好差役，爾却會刁逆。辦公就一毫都不在意。五日之限已滿，爾怎麼巧說，亦難免這二十大板。張青道：小的罪固應得，但有個下情稟明，立斃杖下，亦所不憾。海瑞道：且自說來。張青道：小的們奉了太爺鈞票，即到劉東雄莊上，闖了進去。恰好東雄在內，小的們便欲下手鎖，只奈他的家丁共有百十餘人，見了硃票，個個如狼似虎的，眈目相視，不肯干休之勢。小的們祇有十數人，自料寡衆不敵，故以善說知。雄即冷笑道：濟南一官吏，亦知我的所爲，並沒一差一吏，敢上他們。若是你家縣令，要打抽豐，除非好好奉承，還有想頭。似這般不敬，只恐自討一場沒趣。倘若大老爺不知好歹，他只一封書札到京，管教大老爺卸任。這等說，海瑞便問他是甚麼人，爲何一封書札到京，便叫我做不得這個縣尹。張青道：大老爺還不知麼。這東雄富甲一郡，守土官吏，以及巡按指揮，皆與他來往交厚。即當今位極人臣的嚴大師，乃是他乾爹。故此他有此脚力，一概不懼。這話就在嚴大師身上。老爺休要惹他。罷。海瑞聽了，不覺勃然大怒，只因一句話，挑唆奸計巧，激怒百般尋。畢竟海瑞可能拿獲得劉東雄否，且看下回分解。

〔批評〕劉東雄以富甲於一郡，歷來守令皆知趨奉，希圖沾染。今海瑞身爲民牧，便欲與民除害，故不必先除東雄。雖硃票文嚴，無奈東雄情性，所謂司空見慣，尋常事者也。因此差役得而顯揚之，幾欲藉雄之語，以壓瑞也。世情如此，可嘆可恨。

第三十五回 酬禮付謀窺惡徑

却說海瑞聽了衆役之言，不覺勃然大怒道：「這是劉東雄親口說的麼？」張青道：「正是海瑞道：你既見他，怎麼不將他拿來？想是得了銀子。」張青道：「那莊上強壯佃丁，何止百計，小的們若是下手，只好白白送了性命。」海瑞道：「然則你們是再不敢拿他的了？」張青道：「小的們實實不敢。」海瑞大怒道：「可見你們慣於賣放匪徒，所以如此。」吩咐皂役把衆人拖下，每人重責三十大板。皂役們一聲答應，將五人扭下。海瑞吩咐用頭號板重重打，如有徇情三板不見血，執板人陪打。皂役聽了，不敢徇情，果然三板就見血，打得五人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在地下亂滾。險些兒起不來。海瑞道：「今日比了，還要勒限，如再違限，將來枷比，將家眷先行監禁，伺獲犯之日，釋放青等。唯唯。」又勒了五日的限。海瑞又差了十名散役，隨同張青等前往幫辦。旋命皂役先將張青等五人家眷拿到監禁，然後退堂，入到私衙，自思：我如今在此作縣，不能除得這一個土豪，却還與百姓除甚麼害？今日張青等之言，這劉東雄是恃着強勢的大光棍，所以府縣都不敢奈何。他想必歷任的府縣都與他來往，受他的賄賂，所以弄得根深本固，不得搖動得倒。即使張青等此去，亦是無用。徒將他們委曲矣。但是立法不得不如此，想了半晌，忽喚海安到來，對着他耳畔說道：「如此如此。」這般這般。海安應諾，旋即來到班館。張青等正在那裏敷棒瘡藥，見了海安，衆人齊立起來。海安道：「請自方便，你們今日受了委曲了。」張青嘆道：「今日真是委曲，在堂上捱了三十重重的板子，又勒了限，妻子又提去監禁了。這條賤命，料亦走不去的。」海安道：「你們做了許多年的差役，難道官的意思都不曉得麼？」張青道：「大老爺的意思，我們怎麼曉得？」乞大叔說：「這就感恩不淺了。」海安道：「我見你們可憐，待我實說與你們聽罷。」我家老爺是在京降調來的，幸得嚴丞相提攜，才得了這個知縣。一路出京而來，就聞得這位劉東雄是本縣大大一個富豪，故此到任，就出票拿他，却欲弄他三五千兩，誰知你們拿不到手，他便生氣，在公堂之上，下不得場，所以將爾們重打，遮掩衆人耳目。爾們說他嚴太師的乾兒子，恰好我的這大爺又是拜在嚴太師膝下的，如今甚悔，你們不用憂心，只管將養，就是這事是罷手的了。爾們家眷不上三日，包管出來。青等聽了，如夢初覺，就如正在夢中，方才悟道：原來如此。這有何難？這位劉大爺是好揮霍的，每常那一位新太

爺到他不來交結。待我們捧瘡好了，走到他的莊上，說知此意，包管是有禮送來的。連大叔你老人家也得沾了風氣呢。海安又說了許多機關的話，方才別去。青等私相笑道：「這位太爺怎麼這樣弄銀子都沒方法？若是早有聲息，這時候銀子到手了，胡斌道：『我們明日去對劉大爺說，看他如何。』」好歹叫他送個禮來，就是免得我們受苦了。眾人齊聲道：「有理，過了三五日，各人的棒瘡都全愈了，遂一同來劉東雄莊上見了，以此意說知。」東雄笑道：「這叫做過後尋舟，不得渡矣。他先前若是恭恭敬敬的，我即與他個臉面。如今知我是相爺的人，他便轉過話來，我却不吃。這一來的，衆役齊道：『大爺好歹賞些薄面與他，救一救小的們性命則個。』」東雄道：「你們且回，我自處處差役謝了，回衙不表。再說海瑞自命海安與衆差役說話之後，時令海安打探他們口氣。海安這一日來說：『差役業已前往劉東雄處說了他，說自有主意等語。』」海瑞聽了點點頭兒，却不言語，又說劉東雄正在莊上，忽然莊丁傳進一書，說是北京千里馬付來，東雄拆書觀看，其書云：

屢承厚惠，感佩良深。祇以途遙，未遑面謝，爲歉。茲有義兒海瑞，原在部曹，緣事右遷，出爲貴縣令尹。前月已抵貴境，但此人赤貧，自行作吏，悉僕提攜，今遠隔一天，自難照拂。惟先生推此屋烏之愛，時濟惠之，并賜教言，使彼知避凶趨吉，則有造於僕者也。揣此佈達，並候近福。不一。東雄先生文，几分宜嚴，嵩頓首。

東雄看畢，便問投書人何在。莊丁道：「其人手拿許多書信，說還有幾處投遞，忙迫去了。」（讀者試掩卷思之，其札因何至此耶？）東雄自思：「差役來說的話不差，今既太師有書到此，叫我照應他，也罷看太師面情，與他一個分上罷。」次日具了十色禮物，一個名帖，着莊丁送到縣署而來。海安接着禮單，併帖子拿與海瑞暗喜道：「中吾計矣。」只見禮單上是金爵杯十對，玉筍子十雙，錦緞十端，西毡毯一席，白金一千兩，黃金四錠，金華紹酒十壘，金華茶腿十隻，燕窩一盒，鈎翅四桶。

海瑞吩咐收了，又將名帖來看，只見上寫着：「年家眷同門弟劉東雄頓首拜。」海瑞不覺笑了起來，照舊回了一個帖子，賞了一兩銀子，與那莊丁。着海安出來致謝。海瑞吩咐送來的東西，一概封誌，不許動了一些。次日對海安二人道：「昨

日劉東雄送了一份厚禮前來。我已故意收下，以穩其心。今却要回送過去，方才像樣。怎能夠得送些禮物來呢？你二人可爲我到那裏借一借禮物去擋一擋架子。何如？海雄道：別的可有得借得？若是這些東西，縱然借了來，送到那邊去，倘若他竟收了，卻將甚麼來去還人？海瑞道：你們且到店內，與掌櫃的商量。他肯借時，卻問明白了價。若是他那邊收了，照價送還，待等冬季領了俸薪銀兩，照原價發給，就是。海安道：如此，恐怕他店內的不肯。海瑞道：大抵你們不願去，自覺難於啓齒，是真也罷。你可將名帖分頭去請那京菓店、紹酒店、綢緞店、玉器店、四處的掌櫃到來。我當面向他求借，就是。海安、海雄二人，只得分頭來請。到了下午，請了四處掌櫃來到。海瑞衣冠出迎，請到花廳內坐。那些掌櫃的那裏肯坐？說道：大老爺是小的們父母，小的們焉敢冒坐。海瑞道：這原是私見，就是分賓主。公堂之上，方拘正禮。再三推讓，方才坐下。那綢緞店裏的姓魯名祺，當下魯祺說道：不知父台、老大人相召，有何吩咐？海瑞道：說來慚愧。只因本縣在此，一貧如洗，前日有個鄉紳送了我幾色禮物，雖然不會受他的，只是禮相送還。本縣亦要回敬過去，只奈沒有一些東西，又沒銀子去買，故特請列位到來商議，要向寶店內各借幾色，裝一裝臉。若是那邊收了，該多少價錢，照依送還，就是。各人道：大老爺吩咐小的們，慚遵就是。若取多少，只管着人到店取來。海瑞道：不是這等說。本縣不過權宜之事，你等不必疑心。每店只要動借四色，就很夠了。各人唯唯應命，叩謝而出。海瑞復喚轉來，吩咐道：祇要四色，若是我的家人多借一些，你等須來見我。店人齊叫道：真難得這位太爺，這樣清廉，真是我們行戶有福。若是往時新任的官來，便是那一位官親掛賬，這一位師爺賒取，其餘家人們個個到來侵沾小利，怎似得這位太爺，這般清淨。向我們借幾樣東西，還是這樣恭恭敬敬，真是不愧上蒼的知縣了。各人回到店中，將四色上好的揀了四色，即刻送至署內。須臾之間，綢緞、火腿、紹酒、菓玉器，共十六色，俱已齊俱。海瑞寫個名帖，夾着禮單，令海安、海雄拾了送去，並囑其留心觀察。莊上來往路徑，海安二人領命，抬着禮物，來到莊上，問了來歷，即來報知。劉東雄看了禮單名帖，笑道：這才是個道理呢。他是個貧知縣，怎好受他的禮物？一些不收，賞了來人十兩銀子，禮物仍復發回出來。海安有心要窺探他的地方，便對莊丁道：家老爺略備些須之敬，今大爺不肯受，是不肯賞臉與家老爺。乞大叔叔引在下到大爺面前面。

纔賞收不然就連這賞錢都不敢領了。莊丁遂引着二人進內轉灣抹角過了一帶粉牆進三重朱門就是水閣。過了水閣又是一度小橋橋下是大池池中許多蓮花紅白相間三間煖閣方才是劉東雄坐的地方。海安進到裏面只見劉東雄是身穿單衫坐在一張湘妃竹椅上。海安二人慌忙叩頭請安問好。致道了海瑞想慕的意思。東雄也不說請起。大端端的坐着了不動。說道就煩二位尊管歸報貴主人說我心收就是海安道小的家主素慕大爺慷慨又屬同門。忽承大爺賜惠不以客套。故將厚禮全收以顯相好。今主人稍備一芹之敬而大爺揮之門外豈不辱與家主人相交耶。劉東雄道不過一刺到了便是何必定要收下。今尊管既然如此就收將一二色禮就是。乃吩咐莊丁將兩罇紹酒收下其餘的璧回。海安復又再三相懇。劉東雄道立意已定無須尊管強勸矣。復令每人賞銀五兩。海安海雄叩謝而出。拾了禮物循着舊路而回。正是有心窺捷徑奸惡豈能知。畢竟海安回署見了海瑞如何說話且看下回分解。

〔批評〕海公見張青等受比之日則轉念東雄之奸惡亦不得獨責張青等也。其代說東雄之語海公則心中藏之而不敢忘之。却將計就計而始終中之海公之思算可謂大才過人者也。真不愧神君之譽矣。一來一往禮之道也。海公之千難萬難始則強為應酬而思實在海安海雄之暗記徑路者也。

第三十六回 竊書失檢受奸殃

却說海安海雄二人把禮物拾回來見海瑞備言其事並說共得了二十兩銀子的賞封。海瑞道除了兩罇紹酒的價銀餘者你二人拿去買些衣物想海安海雄二人自隨海公作吏不下十載今日却得了二十兩這是他二人大造化之處。安雄二人叩謝海瑞道你可曾探得路徑否。海安便將莊內的路徑口說指畫備說一番。海瑞聽了心中記着過了兩天就是七月十五日中元勝會探得那劉東雄延僧仗衆在荒地搭起一座高臺做功德超幽施食如此歹惡心腸即做大千億萬功德亦難補缺想必因陷害人口過多故特設此盂蘭勝會以冀萬一之懺悔矣。莊上張燈結彩十分熱鬧遠近的人都到那裏去看。當下海瑞得知這個信息即便改了裝扮作算命先生的模樣在署後而出隨着行

人來到莊上。只見燈燭輝煌，梵音咒韻，其中又設茶缸十餘個，施茶。往往來來的，不知多少人數。正面就是八個僧人，在臺上念經開結。臺左一所小廳樣，設着八張學士椅，俱係顧繡大紅緞椅。中間一張香几，一張紫檀八仙桌子。那桌上東邊是插屏，西邊是青天色大花瓶，上供着幾枝玉簪花，兩枝大荷花。當中一個寶鴨仙爐，內焚沉檀香氣撲鼻。却沒有人在此。海瑞暗想：必是劉東雄坐的，便故意走到椅子上，坐着少頃，只見三兩個高長漢子來到海瑞，料是助紂爲虐的莊丁，竟不出聲，只管坐着。那莊丁上前喝道：你這人好沒分曉，既來看高興，若是渴了，東廊下有茶，又有板櫈，那裏歇脚吃茶，豈不是甚便麼？竟在這裏則甚？着他的打扮，莫非是個算命的麼？海瑞便立起身來道：我正是個算命的。內中一人道：我幾年運氣，怎麼這般顛倒？先生你且與我算一算命，看是如何。海瑞道：今年貴庚？那人道：丙申三月十一日。海瑞故意推算良久，說道：大叔莫怪，在下直講你這八字，雖然不少穿，不少吃，惟是賓強主弱，都要靠作他人的，却不能自振家聲。行至己巳庚午這兩個字，還却有些意思，亦是有限的財帛，壽享八旬，一子一女成家。那人聽了，帶笑謝道：先生真是再生鬼谷，是眼見的一般。衆人聽說，都要求他占算。海瑞一一算之，左撞右盤，自然有幾分合着。直算到點燈時候，恰遇劉東雄出來，那莊丁們見了，急急走開。東雄見了海瑞，却不認得，便問衆莊丁道：這是什麼人？你們在此做什麼？莊丁道：他是算命的，偶來此觀看高興，遇了小的們，叫他占算，果然靈驗非常，再沒一句話假的。所以大家叫他推算，直至這個時候，不料撞了大爺。海瑞聽他叫大爺，知是東雄，便急急上前作揖道：小可不知多有得罪。大爺東雄笑道：他們說你占算十分靈驗，你可與我推算一紙如何？海瑞乘機道：大爺提挈是最好的，只是天色黑了，小可還要進成明日一早來罷。東雄笑道：這時候城門已閉了，你且與我先推算，這裏很有便鋪，你不必過慮。海瑞謝道：怎好打擾？東雄道：這時候諒亦餓矣，且請用晚膳，再算罷。因對莊丁道：外面喧嘩，你們可引到紅渠閣去。那裏又清淨，就在那裏擺飯，不論你們那一個相陪，用了飯，我却來呢。海瑞又謝了。那莊丁便引着海瑞來到閣中，只見那沼裏滿栽紅蓮，一片清香，進得閣來，明窗淨几，放着文房四寶，瑤琴寶劍。原來是東雄常坐的所在。那莊丁搬了一桌酒菜到來，坐以相陪。海瑞恐怕醉了誤事，却推不飲酒的，只是用飯。飯畢，莊丁收拾去了，少頃只見兩個絳紗燈。

龍照東雄而來，海瑞急忙起身迎接，東雄帶着醉意坐下道：「先生不要拘禮，請坐。」海瑞坐下，東雄道：「在下生於戊申年正月初五子時，煩請須要直言。」海瑞道：「台造於戊年新生，戊乃中央之土，土能生金，故主大富。申庚皆金，金旺故生強。」東雄道：「請先生直言一算。」海瑞即將八字排開，推算一回說道：「此乃係雙蝴蝶之格，大富大貴之命也。且水旺生財，故斷得大富。若論貴字，得怪勿怪。一生得貴人提挈，至四十一歲必得異路功名，正途則無分也。得官不在三秩之下，若論子息，三枝送老，但妻宮略要少些爲妙。尊駕一生疎財仗義，雖然揮霍，每遇謀望，皆事事如願，貿易則利倍於本。此時正交子運，目下雖未用定，却現有貴人扶持，祿馬暗動，官秩不日就有消息，壽可至九十。此是在下直言，幸勿見怪。」東雄一邊聽，一邊點頭說道：「先生真是靈驗，所言皆合。不才仰承祖父所遺，頗稱饒富。若說貴字，在下雖不善讀書，然幸得大貴人與我交好，若論二三品的官秩，也不過吹噓之力，便可爲得的。今歲正月間，曾有信息來知會我，約在明年可以得官。今先生之言，恰如親見一般。尙有小兒及拙荆小妾的八字，亦求先生一算。今夜辛苦了，且宿一宵，明日起來再推罷。」海瑞道：「不妨的，夜靜人稀，心清氣靜，更得精神。請大爺寫下八字，明早來取。待小可逐一批評如何。」東雄便將兒子妻妾八字寫下了，交與海瑞。又說了許多好話，方纔作別道：「先生就在此相屈一宵，只因今夜功德圓滿，餞口超幽之時，在下要去參佛，不能相陪。先生休怪。」海瑞道：「大爺請便。」東雄別去，海瑞看見天氣尙早，纔交二更，乃點起燈來，把八字排畢，少頃只見一個丫環十五六歲，捧着一壺香茗，一盤點心進來，放在桌上說道：「這是大娘送來，與先生下茶的。先生爲我們推算辛苦，大娘說煩先生留意直言。明日重謝呢。」說罷自去。海瑞想道：「如此婦人，却這般有理，可惜配錯匪人，且把門來閉上，自思我今日之來，原爲着要打探劉東雄的犯罪實跡，好去稟知上憲，如今却坐在裏面，濟得甚事，獨坐無聊，只見桌几上堆着好些書札，在內海瑞即隨手檢一札來看，事有湊巧，却是嚴嵩從京來的，其書云：

「字付東雄老誼臺先生閣下。啓者，前蒙惠我東珠百顆，光潔圓淨，洵罕希之珍。拜登之下，深銘五內。貴省巡按雄岳，乃僕門下生也。今將次到任，若是抵省之後，自當來拜候矣。但彼人地生疎，諸事之中，還祈指示。前者所言關倫氏，

一案該撫業已具題。以威逼斃命爲定讞。僕駁飭之矣。至於捐銜一節。捐朝定例。捐二品封典。以贈父望。但如若捐自身職銜。則不許惟四品可矣。以僕忖之。莫若來年到京。援例加捐郎中。此際復加捐郎中。用僕自當以刑兵兩部掌印爲君。握篆旋以績最隨。奉摺侍郎。則不三年可出外任矣。如此籌度。不知有當尊意否。如可行之。則賜回示。俾是日報捐。預爲根本。屆期庶毋庸又費周章也。端此佈達。並候近祈不備。

海瑞看畢。自思道。是這廝真是財可通神。他竟有本事勾通奸相。若不早除。他日養成氣候。得了官爵。則天下百姓無遺類矣。但關倫氏到底何人。又見上有威逼斃命字樣。此必這廝所犯之案。上司具題。故彼賄賂嚴嵩。將案駁回。遂使冤無可伸了。怎的本縣却不見有這移卷移交。這就奇了。將此書且收起。明日却將爲證。奏嵩殺府尊在此書矣。復又翻閱別札。都是各省官員與他來往致候之札。內中兼敘案件者。有特託黃綬者。閱至尾後一札。却是本府的。內云。啓者。前云關倫氏一案。聞上憲業已具題。然先生能致意於嚴相。則必奏駁。但見證之張三姥。矢口不移。將來似難移轉。今該縣已將該氏押候。必欲令其改供。而張三姥再四不肯。似此殊礙。結案前日該令。曾有密函來稟。欲在旬日內將該氏酖却。以免疑礙。但該氏一死。則案易于轉動矣。端此佈覆。並候日安不備。

海瑞看了。纔明白是停質出詳的。但不知關倫氏屬在那一縣的百姓。料亦在濟南府屬。這個還可以查訪得的。亦將這書取了。不覺已是四更將盡。其時實覺困乏。乃就几上睡了。天明。莊丁持水進來。只見門尙未開。又見紗窗未閉。便從窗口而入。見海瑞隱几而臥。鼻息吁吁。近視案上書札。翻得亂了。莊丁便想道。書札怎麼這般亂了。莫非這先生翻閱了麼。遂走近案前。將書扎齊。只不見兩封書。莊丁自思道。這兩封書札。未知是閑書信。或事關緊要。却不見了。必是他偷藏過了。遂急急搖醒海瑞。問道。先生你可會翻閱這書札否。海瑞道。我在案上推算八字。直至五更方纔睡了。却有甚空時。去翻閱你的書札。莊丁道。你休要瞞隱。那些書札都亂了。便一把抓住往外就跑。正是。一札私書能致禍。總因失檢遭災殃。畢竟那荒丁抓住了海瑞。往外跑走。欲到何處。海瑞的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批評〕海瑞自來細心作事。今日偶失檢點。一旦露出馬脚。險些兒送了性命。亦是偶然。而實出于無意也。當時

海公藏書之後，復爲之檢好，不亂其跡，則可以掩飾過去，做事可不慎歟。

第三十七回 機露陷牢冤屍求雪

却說那莊丁搜書不見，心疑海瑞偷盜，便上前把海瑞叫醒，便問書信。海瑞道：「我在此推算八字，那裏見你家什麼書信？」莊丁怎肯依他，一手抓着海瑞，一手開門，竟扯到劉東雄面前來。那劉東雄正在書院打坐，忽見莊丁扯着算命的過來，便問：「你們爲什麼怎的把先生抓着成何規矩？」莊丁說道：「他是個歹人，東雄道：「怎麼知他是個歹人？」莊丁道：「昨夜大爺好意，叫他在閣中安歇，誰知他竟把大爺的書札偷了，想來是個歹人，不知是那裏來的大爺，審他便知來歷。」海瑞叫道：「勿要屈我，我從二更推算八字，直至五更方纔睡去的，不信且看桌上批評了幾紙八字，就可以知的了。」東雄道：「不用多辯，但在我身搜得書札出來，便是真的。」遂叱令莊丁把他身遍搜，果然搜出兩封書信。東雄看了，不覺大怒，道：「可巧天地哀憐，窺破不然我的性命送在你手，乃喚莊丁抓到後花園去，待我來審問來歷。」衆莊丁答應一聲，早把海瑞簇下，擁到後花園來到亭子上，只見儼然擺着公案刑具。海瑞自悔失於檢點，今日却遭在這廝手上。東雄坐在正面，吩咐將這歹人帶上來。莊丁把海瑞擁到面前，叱令海瑞跪下。海瑞勃然大怒道：「你是什麼人？本縣却來跪你？東雄聽得本縣二字，心中猜疑道：「你莫非歷城知縣海瑞麼？」瑞笑道：「本縣便是，你敢無禮麼？」東雄大怒，叱道：「畜生，你自視得一個知縣恁大，却想來胡弄我麼？」今日被我拿住，又有何說？」海瑞道：「我乃堂堂縣令，是你父母，你敢把本縣做甚麼？」東雄道：「慢說你是這一個畜生，不知多少巡按府縣，葬於水牢者，不知凡幾。」吩咐莊丁把他推到水牢去，叫他知道利害。莊丁應諾，將剛峯蜂擁而去，過了一帶高牆，又是一重小門，開了小門，推在裏面，只見黑暗暗的不辨東西，聽到水聲潺潺，却原來這所在，乃是跨濠搭蓬的所在。上是大板，下是濠塹，將人推到裏面，斷了水米，七日間必然餓死，隨將屍首推在水裏，下面團團豎了木樁，那屍首在內，却流不出去的，所以無人知覺。此時剛峯被推到裏面，聽得莊丁將門鎖了，自思這個所在，必死無生的，我剛峯亦是爲民起見，今日却要死於此地。海安那裏知道，就是夫人亦難明白，吾之去向，過了幾日，衙內沒了官，他們必然去報上司知道，另換新官來署，我那家眷却不知作何光景，況且宦囊

如洗。安雄二人那裏弄得盤費。送夫人回家。上司還說我不肖。逃官而去。這劉東雄還怕不肯干休。又要斬草除根。連家屬都要陷害。這是可知的。想到此處。不覺吊下淚來。長嘆道。我剛峯一生未嘗有欺暗之事。怎的如此折磨。然亦無可如何。只得坐在板上。不禁長嘆。不知紅日西沉。又不知曉暮。遠遠聽得更鼓之聲。方知入夜。剛峯此際又餓又倦。把身子躲在板上。朦朧之間。似有一人衣冠楚楚。立在面前。說道。剛峯。你不用憂愁。自然有個出頭的日子。但吾等含冤於此。十有餘載。屍體水浸。還望剛峯超雪。剛峯道。你是甚人。在此爲甚的被害。可說來我聽着有出頭日子。自然與你伸冤雪恨。其人道。吾乃江南華亭縣人。姓簡名懷。字佩蘭。於正德庚辰科鄉薦。旋叨鼎甲等二名。卽蒙親點。巡按此省。一出京城。沿途密訪。已知劉東雄稔惡。到了本省。未及上任。先改扮混入此地。以冀密訪東雄實跡。誰知被他窺探。飽打一頓。藉極非刑。推在這裏。饑寒而死。將吾屍體推在水內。屈指十一年。現有巡按印信爲證。尙在懷中。明日剛峯上去。可卽稟知提督。乞其領兵前來。將此莊圍住。先拿了東雄。隨來此地搜檢。下面有五個屍體。一是太守李珠斗。一是本縣尹劉東昇。其餘三個。乃是本縣百姓。一因妻子被搶。尋妻受害。一因欠了東雄米穀。怒陷於此。一因妹子被搶。尋妹遭禍。竟無發覺。剛峯前途遠大。正未有艾。不日自當出去。言罷。一陣陰風。倏忽不見。却把剛峯驚醒。却是南柯一夢。剛峯自思。我難道還有出頭之日。子麼。夢中之言。大抵不差。但不知怎的出去纔好。乃立起身來。再拜道。倘君有靈。卽指示我路途。再見天日。何懼冤仇不復。說畢。忽聞風聲吼吼。少頃雷雨大作。電光射入牢來。剛峯叫道。天可憐。剛峯今日爲國爲民。反陷身於此。瑞死何足惜。但五人之冤。無由得洩。倘蒙眷佑。俾瑞得出牢籠。收除凶惡。共白沉冤。則瑞死無所憾矣。言未已。忽然一陣紅光射入。一聲霹靂。打將下來。把那水牢打一個大洞。一陣光亮。狂風大作。此際剛峯心搖胆戰。不知所以。誰知這陣大風。竟把海瑞提出牢外。少頃雷聲少息。電光尙未息時。有光亮射來。海瑞醒了。轉來。却不是牢裏。憑着電光細看。乃是一座危橋。自身坐于橋上。剛峯暗想。適聞雷雨。就是救我的。遂望空叩謝。乘着雨而走。亦不辨東西。但聽得前面更鼓之聲。側耳聽時。已交五更。剛峯便向着更鼓之處而奔。此際顧不得衣衫淋溼。遠遠透出燈光。却原來就是提督行署。明朝所設提督。就如今之總督一般。每三年一次巡遊。所以各處俱有行署。以

備巡察駐脚的當下剛峯走至燈光近處方知是一所衙門便闖進裏面却被更夫拿住叱道什麼人敢是奸細麼剛峯說道我乃是歷城縣知縣更夫笑道你是知縣怎樣這般狼狽快須直說剛峯便問這是什麼人員的衙署那更夫道這是提督行署你既是知縣爲什麼不見你來叩接我們大人剛峯聽了喜的手舞足蹈的說道我正要求見大人相煩通傳一聲說歷城孫知縣海瑞要見有機密事面稟更夫道你休要走了海瑞道我是特來求見的怎肯走你不信可與我一同攜着手去門上大叔處說話更夫應諾一同剛峯來到大門叫醒了那守門的家人說了上項事情那家人把剛峯看了一看說道你且在門坐着待我上前稟明了大人且說那提督姓錢名國柱乃是浙江嚴州人由武狀元出身歷任到提督平生耿直不避權貴家人走到面前當下便報有歷城知縣海瑞冒雨而至聲稱有機密事要面見大人等語錢國柱自忖這知縣是在城裏的如今冒雨而至想必有甚關係本縣的事故此冒雨而來便吩咐即傳進見家人領命急急來到門房說道大人起來了傳你進見呢剛峯隨着家人來到川堂燈光之下見提督行了庭參之禮國柱道貴縣何以冒雨一人至此請道其詳剛峯便將如何訪察被劉東雄關在水牢幸得某人夢中示知及雷雨相救逐一告知國柱聽了道那裏有道等土豪惡可見當時府縣廢弛政務致此養虎爲患依貴縣尊意若何剛峯道求大人立刻傳令兵丁前往把劉東雄莊上圍住一齊打進裏面不分好歹見人就拿若是遲延東雄知風必然遠颺了提督依允即時傳令點兵三百命中軍官領着隨海瑞前往莊上捉拿劉東雄全家這令一下中軍官立即點齊同着海瑞如飛而來及至到了莊前天尙未明剛峯道先分一百五十名將這莊子團團圍住百五十名隨我進去中軍官應允即令兵依計而行一聲吶喊剛峯在前領導打進莊來那些莊丁一個個夢中驚起不知何故有的穿衣不及已被拿了的有一百五十名兵丁奮勇拿人那些莊丁雖然有勇然值此倉猝之際又見是官兵來拿各各手軟脚酸的被他拿了當時東雄正在驚慌急急披衣走出來看却被剛峯看見喚令兵丁上前拿下至此時天色大明剛峯對中軍官道大老爺且先押解犯人前往行轅請功待卑職在此拆毀水牢打撈屍首中軍官應諾傳令留下五十名官兵聽候剛峯使用餘者押犯回轅去剛峯即時把那紅渠閣中的私書盡行放在身上隨令十名官兵把守莊

門餘者帶着來至水牢，令四十人一齊動手，即時把水牢拆去地板，揭起，只見下面盡是濁水。剛峯令人把水略略車乾，然後命十人下去，躍入水裏，果然負了五個屍首上來，只因其被水浸着的，所以不爛，但一身黑腫，不辨面目矣。衣服仍在，及至負出水上，其屍就化了，祇剩白骨。剛峯親自細查一番，內中所一屍懷中有銅印一顆，剛峯細視，上印有文曰：山東巡按關防六字。剛峯道：此必簡巡按之屍也。即忙拜謝其陰相之恩，令人別以錦被裹之，但不知那個是前任縣令屍首，再加詳檢，只見一屍的衣服尚有角帶在內。剛峯道：此必是前縣令也，亦向着再拜拜了，亦令人別以布裹之，親書記認。餘者三屍，悉用布帛包好，取了五張竹笠，把五個屍首感着，令人先行擡到莊外之大安寺，前放着。其時海安海雄二人尋到莊上來，只見主人渾身溼透，仍在那裏指手畫腳的，竟不知自己身上溼了。安雄二人上前見了，纔把自己衣服的脫下了，去與剛峯換了。海瑞令他二人先回，隨將東雄莊上各物當衆點過，上了清單，一一封誌，其諸婦女關在一室，不許他人擾亂，留兵丁三十人把守，自己來行轅繳令，正是：不惜身勞苦，爲民除害先。要知劉東雄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批評〕海公之在水牢，自付萬無生理，幸一日天雷相救，自得藉擒渠魁，所謂善人君子，天必佑之。簡巡之冤，十有一載，骸泛水中，亦云苦矣。今幸一日得剛峯伸雪，亦云幸矣。東雄之惡，雖寸碎亦不足以償其辜也。

第三十八回 案成斬暴奉旨和番

却說海瑞吩咐已畢，便與衆兵丁一齊來到行轅。海安業已將冠帶拿來伺候，海瑞整冠束帶，來見國柱。國柱起身迎，接道：貴縣辛苦了，請坐。瑞告坐畢，呈上搜得劉東雄私書一束，共三十六札，都是嚴嵩及各部并本省的官員往來關目利弊的書信。國柱看了，對海瑞說道：此項書札，若復留之，只恐他們不安，莫如焚之，以安衆官之心。如何？海瑞恭身道：大人所見甚是。隨令人取火，至當面焚之。海瑞又將點封雄之財物，各項清單呈上。國柱道：這清單仍舊歸貴縣案卷，就是海瑞把清單收了，隨將五個屍首現放在大安寺上，聽候相驗過，以便收殮的話稟明，又呈繳巡按印信一顆。國柱道：此案事關重大，軍門亦不在主政，貴縣且將人犯帶回審確，詳辦就是。海瑞應諾，就請提督着兵護解過縣。海

瑞揖謝，方纔押着人犯進城。到了衙門進內，用過膳，隨令升堂。留官兵在署防護，隨即出堂升座。三班衙役兩傍伺候。海瑞吩咐把劉東雄帶上堂來。左右帶到東雄，立而不跪。海瑞叱道：「汝乃土豪勢惡，今日被我拴來，罪該萬死。怎麼見了本縣還不下跪？」東雄笑道：「若論百姓見了你，或竟要跪，只是你老爺見了汝這一個烏官，也不怪你不來迎接，就罷了。怎麼反說是要你老爺下跪呢？這般不知好歹，且問你：我好端端的在家中，把我簇擁到這裏，爲甚麼？」海瑞罵道：「你乃土豪勢惡，目無法紀，交結內官，逼斃人命，擅收大臣，私立水牢，罪惡滔天，萬死難償。那關倫氏一案，可即招來。東雄道：「你老爺犯法，何止萬宗？你問時，我亦不記得許多。莫費了你的氣罷。」海瑞道：「水牢內三個百姓，是那個那個從實招來？」東雄道：「莫說你是一個知縣，就是府裏，還不敢問我呢。」海瑞大怒，喝道：「你平日恃着權勢，却不把官府看，在眼裏。今日要你曉得我海某利害呢？」叱令左右拖下，取頭號大板子，先重打四十，然後再來問話。此際差役們看見本官威怒之下，亦不敢用情，即來扯着衣服，拖翻在地，把東雄重重的打了四十板，打得兩股皮開，鮮血迸流。海瑞喝令上堂再問。東雄只是不招，還自怒目圓睜，罵不絕口。說道：「讓你怎麼的？委曲於我，只恐一封書信到京，你這頂紗帽，遂帶得牢。」否。海瑞道：「天子犯法與庶民同，今汝恃着嚴嵩，便輒欲橫行天下。本縣是不能稍貸汝的。」吩咐帶去監禁。其餘家人莊丁人等，一共四十五名，發在外羈押候聽審。海瑞退入私衙，自思：「劉東雄這廝不肯招供，其意蓋欲遲延，待他好弄手脚。我偏與他個不然，坐供出詳便了。」遂連夜查檢劉東雄歷犯款績錄案詳報上台。其時巡按員缺，係布政司王綺篆護文書詳到。王綺見了再三研勘，一則與劉東雄向有往來，二則知他是嚴嵩門下，却有心迴護，遂將詳文批駁。據詳稱：劉東雄恃財倚勢，凌虐鄉愚，侵田佔地，強奪良人妻女，並敢私設水牢，卒陷多人，並將巡按知縣擅自取害。如果屬實，亟應嚴辦。但查正德年間，有簡巡按來山東，未及到任，即無踪跡。其家人報乃風顛迷失，屢覓不獲。今據該縣指稱前簡巡按屍首，現在劉東雄莊內水牢撈起，現有印信可據。查簡巡按自迷跡之日，屈指計算，十有一年。豈有屍尚未腐壞，仍捧印信耶？此固不足深信。候委員確驗詳覆到日，再爲核奪。其餘四首均着一體殮埋。候查案再奪。

這批文一下海瑞料是上司有故縱劉東雄之意。若不嚴鞫招成，將來必至反案。遂即刻升堂復提出劉東雄再審。這一回極備嚴刑，五般重刑均已用過。劉東雄却打熬不過，只得招認。海瑞令人給與紙筆，喚令盡招。劉東雄只得親筆招供。一共認了大小不法事情，總共計三十六款。水牢共淹斃五命。簡巡按爲首，其餘威逼自盡者，連關倫氏案共逼死七人。一一盡招已成鉄案。海瑞卽又詳上司，令人批解上去。此際上司見了親供，也不能爲他護衛，却嘆其自招之速而已。次日那護巡按不忍自審，乃委按察代訊。過口供海瑞便上院面請上方劍殺劉東雄。上司無奈，只得從其所請，遂將劉東雄寸磔於市。人人稱快。其餘助虐之家人莊丁，分別軍流徒杖，發落完案。劉東雄之家屬分別問罪。海瑞既除這劉東雄，所有平日匪類，聞風知警，各勉而爲善。海瑞復行出示，暴東雄之罪於市。一日宣傳到京，嚴嵩得知東雄爲海瑞所殺，心中大怒，觸起前仇。又要計陷於他。終日伺隙尋衅，只奈一時無從入手。暫且按下不表。且說那兩交地方，卽今之交趾國是也。地近粵西、桂州等省，那國素來強悍不遵王化。時有入寇之心。國王姓朱名臣，乃是漢人。只因其祖在南交貿易日久，宗族蕃大，遂廣施金帛，以買衆心。首先倡亂，遂得南交一帶。自稱交王。太祖皇帝因其地遠難征，只得賜璽以服其心而已。及至正德年間，其國王乃名朱光裕，復妄自尊大，自稱南交大帝，便欲侵佔本朝土地。乃暗令番將瑚元領兵五萬來至南關。這南關屬粵西南寧府界，那府裏只有一員都司領兵八百把守。此時瑚元領番兵一路奔殺前來，好不聲勢，分隊而進。

頭一隊番將烏爾坤領兵五千爲先鋒，二隊番將一珠領兵五千爲副先鋒，三隊番將廣心領兵五千爲應護使，四隊番將五十七領兵五千爲合後，五隊番將隊海領兵五千爲解糧官，六隊番將七先大領兵五千爲探聽使。六隊番將一路奔殺前來，到了南關，一聲炮響，安下營寨。那都司與知府聽了番兵入寇，自見兵馬稀少，慌做一團，不敢出迎。惟令兵馬緊守關隘，飛報指揮使馬湘江聽知如此利害，亦不敢擅動。急急申本奏聞朝廷，請旨定奪。嚴嵩接着了告急本章，喜道：海瑞今番難逃吾手也。連夜修起本章，次早入朝具奏。帝接奏章，展於龍案，只見寫道：

太師丞相臣嚴嵩謹奏爲邊烽乍起，請旨定奪事。現據粵西指揮使臣馬湘江表稱：於本年二月內有交趾國王某

頓萌異志。特遣番將瑚元領卒五萬前來侵界。茲已兵抵南關。其都司郡守以兵微將寡不敢出迎。即指揮使亦不敢擅調大兵。飛章告急。前來臣竊思太祖皇帝朝當時天威遠播。猶以地遠難征。賜予敕璽以慰其心。今昇平日久。政事廢弛。若與之決勝負。誠恐一旦稍敗。有辱國家銳氣。臣愚意以爲宜撫陛下若遣一介素受番人仰望之臣前往宣示聖諭。說以利害。則番將自當慰服。查得現有歷城知縣海瑞。本乃瓊南人。粵東瓊州隣近南交。可悉番將情形。陛下若使之前往。必有可觀。不知有當聖意否。伏乞皇上睿鑒施行。天下幸甚。

帝覽奏。即時下了旨意。一道差兵部差官星夜費往山東。差官領了聖旨。飛馳前往。不日來到山東。當下文武官員一齊恭迎聖旨。到那萬壽宮開讀。差官高聲朗誦道。

奉上諭。茲據粵西指揮使馬湘江奏稱。交趾國王不遵王化。遣兵入寇。已抵南關。該指揮以兵微將寡。未敢擅動。飛奏前來。復據丞相奏稱。非用名望素著之官前往說以利害。不可。今查歷城縣知縣海瑞爲人忠耿。藉貫瓊州。善諳番人言語。故特奏請。表海瑞爲天使。行人之職。朕如所請。今差官費旨前來。加陞海瑞爲兵部郎中。並賜方物若干。汝於拜受恩命之日。即刻起程。前途講和有功之日。再加陞賞。欽此。

〔批評〕海瑞所謂能者多勞也。嚴嵩屢使之。雖則名爲朝廷出力。然實際以害之也。在海瑞則知有公。而不知有利害者也。若是一死於王命。彼亦甘心。南交國王亦不自諒如是。今領兵五萬而來。不過以卵敵石者也。

第三十九回 詐投遞入寨探情形

却說海瑞拜受恩命。即日費捧着御賜敕璽。離了歷城。一路望着山東大路而行。出了本境。就由粵東肇慶。水路進發。所過地方官俱應船隻夫馬。自不必說。海瑞每到一處。先發告示一道。以杜滋擾。其示云。

欽差兵部郎中行人大使海。爲嚴禁滋索。以肅功令事。照得本府膺欽命。持節南交。並費捧恩綸。寵賜番徼。所過地方州縣。不免供應。但本府自出境以來。除扛擡龍亭之外。只用一僕。日用兩餐。所費無幾。不必珍膳。即園蔬苦菜。亦堪下飯。你等州縣。不必特爲設置。如有匪類乘藉稱本府親隨。詐索船隻夫馬折價。以及飯食等弊。許爾等立即指

拿解赴行轅。本府以憑嚴究，決不徇縱。你等一體遵照，毋違特示。

所過州縣秋毫無犯。海瑞在路次，亦不與州縣官員交接。到了粵東，就由肇慶水路進發。過了多少險灘惡峽，來至南寧。該府君即時督率屬員出郭迎接。海瑞此時因有王命在身，大小官員都來朝請聖安。當下海瑞進了館驛，將聖旨敕諭放下，隨赴有司衙門，詢問軍情。大家道：「前月番王朱臣命將瑚元領兵到此，在屬不過數百護城兵弁，自難迎敵。故此飛稟指揮使，指望發兵來援。誰知指揮心怯賊衆，不敢擅動。祇令附近營哨之兵卒同鄉民土城守護而已。今被困一月有餘，而賊仍未少退。城中絕了樵薪，四民嗟怨。觀此情形，危在旦夕。幸得大人遠來，必有以賜教。海瑞道：「番兵乃烏合之衆，乘興而來，若是日久不許與戰，彼必糧盡而逸。此時乘勢擊之，可獲全勝。彼若敗北，吾隨以恩旨撫之，則彼無不俯首感激矣。羣守應諾。海瑞乃在南寧住下。那指揮使聞得天使已到，即趕到南寧來與海瑞相見，便問皇上之意若何。海瑞道：「聖上以蠻夷地遠難征，故今特命僕費捧御賜敕，勳前來安慰。但不知大人之意若何。指揮道：「番兵雖已逼近關隘，計有月餘。然我軍不出，南關堅固，彼亦不敢正視。如此相持而已。海瑞道：「然則並不會交鋒耶。指揮道：「並不會出戰，彼亦按兵扎寨而已。海瑞道：「彼遠涉內地，糧草不繼，必當自退。乘虛擊之，此勝算也。以愚意忖之，今軍中乏絕樵薪，此是第一樁緊要的事。今可馳檄鄰羣，飭令每郡供應柴薪十萬担，即日取齊。若百姓得薪，則不致惶恐，可無內顧之憂。然後相時而動。乘彼懈惰之際，一鼓而下，則獲全勝矣。指揮使道：「大人高見不差。但是天子有命，今故延擱，倘將來朝廷知之，豈不致干未便耶。海瑞道：「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蓋以機不可失，而事不固執者也。今若以敕璽前往，必致自討沒趣。夫彼主朱臣積懷不軌，非止一日矣。今買買而來，其鋒正不可當。若以弱示之，彼必自矯其志，不以爲備。糧盡勢難久駐，當謀歸計。彼軍卒一退，我却乘虛以襲其後，必獲大勝。隨以威命收撫之，彼必投降無疑矣。此乃兩得之舉。一則可以保養士卒，二者恩威並濟。人有良心，豈不自忖。此將軍立功之時也。惟詳察之。指揮使謝道：「大人所見極是。依計行之可也。海瑞乃與指揮同駐南寧之內，指揮便即檄飭各營將佐，各以精兵赴南關聽調。再說番將瑚元已率兵三萬直抵南關，一聲炮響，把南關圍了。祇望明兵出迎，誰知一連十餘日，並不見動靜。瑚元心疑，遂令

細作探聽。回報明兵俱扎於關內。並無出戰之意。惟日築堦塞缺。並督率民壯在內相守。防範十分嚴密。瑚元聽了。心中憂悶。彼持堅固深溝高壘。不與我戰。是將欲老我師也。吾遠涉而來。利在速戰。若與久持。是必糧草不繼。似此如之奈何。輾轉憂思。終夜不寐。次日升帳。召集諸將。議曰。吾等奉命而來。本欲與主上出力。奪取大明關隘。今到此將及一月。並不得利。吾料明兵之意。所以堅壁不出者。欲老我師也。若與彼相持日久。我軍必疲。且恐糧草不繼。如之奈何。諸部皆曰。吾等自領兵以來。却不會與彼一交兵刃。今日事勢。元帥何不發書請戰。彼豈能忍辱耶。彼若肯出。吾等竭一朝之勇氣。或可成一世之功。亦未可定。不知元帥尊意若何。瑚元聽了。諸將之言。自忖若不請戰。何以回報主上。乃即時令中軍幕官立作戰書。令人到門下投遞。那守關的軍士接着。即呈與指揮使。指揮使便拆開來看。却是本朝字體。並非番字。原來南交國俱讀四書。惟奉解縉而不敬奉孔子。故此能作國家字體。當時指揮使細看其書云。

南交國統兵大元帥瑚元謹頓首拜書於大明元戎麾下。竊元奉國王之命。領兵五萬。欲將軍會獵於關外。以決雌雄。茲駐扎月餘。而未會一覩大闢軍容。豈以元軍過弱。不足以交鋒刃耶。抑將軍實有馬頭不敢向西之意。如書到日。可即示知。如果畏威懼劍。則請即日來降。早獻關隘。吾主待下有禮。若將軍來歸。必蒙恩擢。定以元戎加之。此千古一時之功也。惟大元戎察之。端待來命。不贅。上致大元戎老將軍麾下。瑚元拜訂。

指揮看了。不覺勃然大怒。擲書於地。說道。瑚元何人。敢將此不遜之詞。前來欺侮。便問投書人何在。左右答道。今早番將着人前來致書。守關軍兵不敢放入。用麻繩錘木桶於關下。以接其書。那投書人早已回去了。指揮即持書來見海瑞。備言其故。海瑞接來細看。說道。大人知其意否。指揮道。此番人見我軍日久不出。故以此不遜之詞。前來激怒。蓋欲邀我軍出戰。彼則奮力以劫吾關隘也。海瑞拍掌笑道。大人之言。將如指掌矣。今賊既欲劫我。大人却有何妙策。以禦之。指揮道。大人胸中具數萬甲兵。必有良謀。幸祈賜教。若僕則空空如夢矣。切勿吝教。海瑞謝道。豈敢。但是爲今之計。大人可即批回待瑞。扮作小軍模樣。到彼寨中探聽虛實。並探熟彼之出入路徑。若知道便捷之徑。則容易進兵了。指揮道。番將不近人情。大人若到彼處。恐彼不情。將大人陷害。如之奈何。海瑞道。不妨。吾命繫於天。死生自有定數。何必

患之大人可即修書來待瑞即去可也。指揮乃立即修下回書，用了印信，遞與海瑞觀看，只見上寫着：

大明粵西指揮使謹頓首覆書於大元帥。瑚麾下，茲接來書，已悉一切。但本朝素以仁慈治政，所以我太祖洪武皇帝平定八荒，四海來歸，何止八十餘國。汝南交一隅之地，先亦伏闕來順。我太祖皇帝惠及天下，無不一視同仁。故以特予敕璽，封汝主爲南交國王。歷昔至今，皆區區伏德，不敢稍萌異志。迨後該國王某以酒失德，國人怨之。汝主以商販流民，詐譎成性，幸得起家，並圖大位。年來亦自護屈，惟恐我天朝興起，問罪之師。而我世祖皇帝復特加格外之恩，故免討逆之衆。今汝主不知報德悔罪，反敢逞此小醜，意欲跳梁，獨不思天朝一十三省雄兵，猛將何止百億。汝乃一隅小國，輒敢與大國抗衡，此真所謂欲以卵敵石，安得不破者也。南關金湯之固，諒汝輩亦奚能爲。耶書信到日，可即棄甲拋戈，早爲悔罪。猶可予以自新。倘若執迷不悟，恐大兵一出，汝等無遺類矣。統限一月之內，盡行退回本國。上表請罪，如敢違抗，即當帥衆來剿。書不盡意，爾意知悉。

海瑞看了贊道：大人筆下，如刀劍之利，彼等一見，自當碎胆矣。瑞當即行，指揮道：大人須要加意提防，幸勿輕入虎口。海瑞應允，即便取小軍衣服換了，帶着戰書，獨自一人而往。只見關門已被大石頂住，瑞乃用繩繫腰，由城上縋下。既落在關外，即將繩索解脫，望着番營而來。早被伏路番將拿住，海瑞道：我是大明元帥帳下的小卒，奉了本營主帥之命，特來下書與你家元帥的。煩一引進，那個小番把海瑞看了一看，暗自笑道：這般軟弱的軍士，怎能抵敵得我們。過所以閉門不出，却原來就爲此也。乃作笑容道：你家元帥戰又不戰，只管謹守着做什麼。這又不是來與你們考文的。怎麼書來書往，做什麼。海瑞道：你且休問，相煩通傳一聲，就是小軍遂將海瑞領着帶到營時，正交二鼓。小卒道：天色尚早，你目在此候着，待等三鼓報了，我自然與你通傳。就是海瑞只得應允，乃取了一錠銀子，送與小卒道：這關外的地方，虧了我們是個本地的兵丁，却不曾得見過機外的光景。如今天色尚早，相煩老爺走遭，看看關外的景色，也是好的。小軍既得私饋，也不暇備細查問，正是：錢可通神，財能沒鬼。未知海瑞觀看景色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批評〕財之爲患甚矣。夫小卒不貪賄，則海瑞不得遍觀番營。瑚元可以不敗，所謂一人貪心忽萌，則志失之。故

不堪自持矣。海公之改扮小軍者，益見有胆有智也。即此可見瑞只知有國，而不知有身矣。

第四十四回 計燒糧道營賜救壘

却說小軍應允將銀子收下，說道：「你既當兵，怎麼連地方不會見過呢？」海瑞道：「我們是新充的，食糧不上兩月，所以不會見過這個關外的地方，故特煩老爺引我一遊。」小卒道：「雖則引你到外面玩賞一回，不甚緊要，但你身上穿的號衣不合我們軍中的樣，你可脫了下來，待我將這一件號褂與你穿上，這就可以去得了。」海瑞道：「如此更好。」那小卒遂將自己的衣服換了，與海瑞穿着，隨即出了營門，領着海瑞到各處營寨觀看，復一一令其指示。小卒那裏知得他的就裏，每到一處，便着怎麼怎麼說了出來，一則要自誇威勇，海瑞一一記清，不一會，把番營大寨全行觀看清楚，記在心中。小卒道：「你可觀盡否？」海瑞道：「八門俱已看過，果然威風，但只欠了些糧草屯積。若是有了糧草，只恐我們都不能與你家相拒呢。」小卒道：「你說是我們沒有糧草，你且隨着我去看一看呢。」遂領着海瑞轉過營後，只見一個小山頭上，有些小軍兵在那裏扎營，上面俱是糧草。小卒指道：「這不是糧草麼？」海瑞故意道：「有限的，怎麼得穀支應？」小卒道：「你却是個新當兵的，難道你家關內也堆着十年二十年的糧草麼？不過是陸續運解而來。」海瑞又道：「我們解糧運草，是鄰省接解來的，所以便捷。若是你們老遠的運解，豈不費力麼？」小卒道：「我們雖則遠涉，但是亦有以逸待勞之計。」海瑞道：「怎麼說？」以逸待勞，我却不曉得。小卒道：「我們的糧草，却是從貴州那邊偷運過來，到了東京川口上岸，離這裏不過五百里之遙，兩三日便到了。」海瑞道：「如此却纔容易，不然就運動轉難矣。」小卒道：「好夜深，我們前去。這時候大抵已報三鼓矣。」我們且回去罷。」海瑞遂與小卒一同回到大寨而來，恰好那瑚元升帳理事，小卒令海瑞仍舊換回穿來原服，領了進去，稟道：「小番們奉令巡哨，拿着一個小軍詢問起來，却是大明營中遺來送書的，業已帶來，請令定奪。」瑚元道：「帶了上來。」小卒便將海瑞帶領到帳中，跪下，海瑞叩了三個頭，說道：「小的乃是大明營中奉元戎差來下書的，遂向袖中將書取出呈遞上去。」瑚元接來細看一遍，不覺勃然大怒，將書扯得粉碎，罵道：「你家戰又不敢戰，只管推延，這是何故？我却不管。」明日就引大軍前來攻關，好漢的只管出關迎敵，若不敢出，就算不得成的了。」可即草表獻關，如若不然，

有朝攻破城池。玉石俱焚。海瑞唯唯領命。故意做出驚慌之狀。抱頭鼠竄而出。瑚元乃集諸將聽令道。今日大明指揮。有書回報。內中延以時日。其意却真欲老我師也。本帥已對着來使說了。準以明日攻關。諸帥宜各竭力向前。初陣須要得利。譬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矣。乃令烏爾坤領兵三千。攻打頭陣。七先大領兵二千。住來接應。明日五更造飯。天明進兵。務要奮勇齊攻。如有怠惰不前者。即按軍法。衆領命各各準備去了。瑚元隨後點起大軍。繼進。暫且按下不表。再說海瑞急急奔回。到了關下。仍用麻繩吊了上去。來到行轅。見了指揮。指揮便問探得軍情如何。海瑞道。瑚元輕勇無備。不足懼之。遂將瑚元如此這般。逐一說知。指揮驚道。各路援兵。尙未到來。今大敵猝至。如之奈何。海瑞道。賊乃烏合之衆。全無隊伍。一則吾所持者。城池堅固。濠壑甚深。彼焉能立破。刻下可令隨營各將。連夜上城防守。且把鼓聲偃息。彼兵若到。且不理他。待至驕惰之際。然後以大炮乘高視下攻之。則彼必敗走矣。且先擋了目前這一陣。然後徐圖良策。截其糧草。彼軍乏食。不戰自亂矣。必速奔歸。那乘我却乘虛襲之。無不應手矣。指揮聽了大喜。隨即傳令。各隨來將佐帥部下兵丁。盡伏城壕上。以大炮擂木灰瓶等物。預先藏着。聽得炮聲響處。一齊突起。放炮攻之。各營將佐領了將令。即時盡帥佐部上城。到了次日黎明時候。遠遠聽得人叫馬嘶。海瑞此時亦在城樓觀看。遠遠望見番兵幟。海瑞即令各人偃旂息鼓。各各伏於城上地。基不許交頭接耳。番兵來近。只見關上並無旗幟。又不見一卒在上。心中疑惑。急急報知烏爾坤。烏爾坤乘馬親來觀看。果如所云。自思道。此必明兵疑兵之計。吩咐各人奮力攻城。軍中鼓聲大震。衆番兵只顧奔前。吶喊。却不見一人。開炮打去。却那城樓堅固得很。一連攻了半日。亦不見有人迎敵。城牆果然攻打不開。瑚元領了大隊。隨後亦到。前軍報知。瑚元傳令各軍士下馬裸罵。以激其衆。軍士聽令。各各下馬。坐在地下。大罵道。不早出降。攻破城池。草木同剷。悔之晚矣。百般的辱罵。城上只是不應。竟有脫衣露體。擲涼而罵者。約近巳時。海瑞在壕伏張良久。說道。可矣。指揮令人將號炮點着。一聲炮響。三軍一齊突起。將火炮灰瓶一齊施放。那番兵正得意之時。忽然被那炮子灰瓶打來。那裏抵擋得住。只顧躲避。急急奔逃。那灰塵承着風勢。刮面吹來。開眼不得。霎時之間。被炮者不計其數。瑚元後軍。却被前軍推動陣脚。自相踐踏。死者甚衆。城上發喊助威。番兵只道明兵開關殺出。急

急奔走逃去十餘里下寨。海瑞望見番兵去遠，乃令開關乘勢出屯，就與指揮駐於關外。一則便於調遣人馬，二者且占形勢不致番兵迫近關門。當下瑚元敗了一陣，急奔十餘里，纔下寨扎住，查點折去五千餘軍，笑道：「我却中了蠻子之計也。」頭陣已敗，後當加意便了。忽然軍吏來報：糧草祇剩五日。瑚元道：「如之奈何？」新糧草未到，軍中乏食，必然生變。即着了烏爾坤領兵一千去寨外五里屯扎，以爲犄角之勢。一有消息，即刻回報。是時烏爾坤領了將令，即部兵前往屯扎去了。瑚元又傳令着七先大，持弓箭沿途催趕糧草接應，自不必說。再說海瑞在關中屯了幾日，忽然城內郡守着人來報，所調兵馬俱已陸續到齊，請令定奪。海瑞即來對指揮說道：「刻下各營新兵已到，大人何不盡令出扎關外，好待在下調遣也。」指揮稱善，即傳令箭立時傳了新兵，盡出關外駐劄海瑞道：「吾料番將之糧不日將至，誰可去截他的帳？」一將應聲出道：「末將不才願去走遭。」海瑞視之，乃驍騎額附龐靖也。當下海瑞道：「此去東京口，乃是番將運糧上岸之所，你可領着一千軍士，到夜半偷至那裏埋伏。若是番將運糧上岸，待其上盡突起燒之。龐靖應諾，立起點起軍兵，攜帶硫磺焰硝引火之物，連夜起行前去埋伏。過了三日，番營各將俱以乏糧爲憂，乃皆來帳上稟瑚元道：「刻下營中乏食，解糧官未到，似此如之奈何？」瑚元道：「吾亦因此爲憂。愁前日已令七先大前往趕矣，諒不日亦至。汝等皆宜靜守，不得驚揚，恐怕敵人知之，必能乘虛來襲矣。」說尚未畢，人報七先大奉命催糧，中途爲明軍所殺。明兵奪了本國衣甲，並令箭去到東京口候着，恰好運糧來到，被明將詐稱元帥有令，令將糧草屯積荒野地。是夜三更時候，一齊火起，那糧盡被燒完。特來報知。瑚元聽了此言，不覺大叫一聲道：「天亡我也！」民以食爲天，兵亦以糧爲命，糧今被毀，目下又即乏食，如之奈何？」帳前幕官進道：「可連夜遁歸，再作道理。」瑚元稱善，即令暗傳號令，令軍士各各束結。就今夜三更拔寨齊起，急急遁歸，不得違令。衆將應諾，各各準備不題。再說海瑞在寨中正與指揮商議退敵之策，忽龐靖回來報稱：業已盡將番人糧草燒毀一空。特來繳令。瑞與指揮大喜，即將龐靖上了頭功。未幾探子來報：番將因爲燒了糧，現今營中乏食，即刻束裝意欲遁歸。即來報知。瑞聽得，急對指揮道：「今賊勢已蹙，即夜欲遁，我等可即齎捧數壘前勸降，彼必迎受矣。」指揮道：「賊勢旣窘，我兵乘虛擊之，此爲上計。大人何故反縱之去？」瑞曰：「不然，彼先逞其跳梁之心，今不

得利。又值乏食，其衆心已散。故此連夜遁歸，欲再復。今我不以兵馬加之，而反以聖恩施之，使其復得興頭，所以服其心也。若以兵襲之，彼必大敗而怨愈深，又復反國。且夕皆思報復，則無限之邊患也。指揮道：大人果然善於算度，即可行之。海瑞即請令便行如何？指揮道：當以多少人馬隨往？海瑞道：一軍不用，只攜吾僕一人而往足矣。餘者扛擡賜物，照式人夫而已。指揮即時傳令兵丁改裝扮作扛抬夫役，仍藏利刃在身，以備不虞。立即隨跟海瑞星夜前往。海瑞攜着海安，押着賜物，如飛的奔到番營而來。將近二更左側，已近番營。海瑞吩咐暫將夫馬各物扎在一里之外，先令海安一人前往通知海安，本欲不敢往，只因海瑞這般說話，又見主人如此用心，那裏便敢推託？只得慨然而往。獨自一騎來到番營，那些番兵正在忙忙迫迫之時，收拾不迭。那裏還有關心前去瞭望。海安闖進鹿角，直至營門，纔見有兩個番兵在那裏閑坐。海安拚膽上前說聲老爺，那番兵卻一把將他拿住，罵道：「甚癡！甚細！敢來此探聽消息？」海安說道：「老爺且莫如此。我若奸細，亦決不直到此地，並顯然招呼老爺了。番兵道：如此爾來，何幹海安道：我是特來報喜信的。相煩立即通報一聲。番兵聽得報喜兩字，便不勝大喜，急應道：如此隨着我來。正是：欲知伊利鈍，但聽口中言。畢竟海安此時見了番將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批評〕雪峯曰：海公之論容與指揮不同，一則欲撫，一則欲擊，然撫擊之意，則可以見二人之優劣矣。大抵君子處光明正大，不欲乘人之危，而下石者也。海公之謂歟。

第四十一回 設毒謀私恩市刺客

却說海安隨着番兵，一直隨着來到大營。小番兵道：你且站在這裏，待我進去通稟了，然後再來喚你。海安答應了。小番兵即進帳前，恰好瑚元在帳督率各人收拾各物，忽見小番進來，便問何事。小番道：現有大明營中差來一人，聲稱是朝廷天使。海大人的家人，今奉了伊主之命，前來相請元帥，前往迎接。天朝皇帝恩旨，瑚元聽說吩咐，且喚那來人到來，有言相問。小番領命，即來到營外，帶領了海安進帳。海安急忙跪下叩頭，拜上大元帥。瑚元道：你是那裏來的？海安稟道：小的乃是大明營裏欽差海某家人，名喚海安，奉了家主之命，前來敬請大元帥出寨迎接恩旨。瑚元道：你

家老爺奉着什麼恩旨前來，與我何干，爲甚的要請我去接呢？海安道小的家主，乃是兵部郎中，奉了天子聖諭，特賞恩旨而來，並有天子所賜敕璽、銀璽、方物等項，故此特着小的前來。家主現在營外相候，瑚元道：「你家主既到這裏，如何不直進帳，却在一里之外相候，叫你前來進語，莫非其中有詐？」海安道：「吾國以信義待人，從不作欺詐之事。因爲現有皇帝敕璽在身，故要大元帥前去迎接恩旨，並無別意。」瑚元自恃彼既稱是奉欽差而來的，又有敕璽，我想當日我家先王亦是會受天朝恩典，既有敕璽之予，我今師既敗，彼有此惠，吾何不承機就之一則，可以掙扎顏面，主意已定，便吩咐海安道：「汝且先回本帥隨後就來迎接。」海安叩謝而出。瑚元一邊吩咐軍士擺隊迎接，一路火把齊明，接着海瑞齊到大營而來，海瑞開讀聖旨道：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大國有征伐之師，小國有預備之衆，此不得已而用。朝廷之有造於汝國者，不謂不深也。茲汝不思報本，而反欲弄兵潢池，是棄舊好而圖速滅也。朕垂八方勇猛之將，何止萬員，精銳之兵，難計億兆。若以大旂一指，何難滅此朝食，但不教而誅，有所不忍。今特差兵部官員，捧贖御賜方物，並予封爵。汝其受之，自當革面洗心，無再自造其孽。封汝朱臣爲南交國王，銀璽一顆，以彰顯榮。其部下文武，各加一級。汝當恪遵，毋負至意。勛哉！欽此。

（想我太祖武皇帝白衣起義，旋受和陽之寵，平定八荒，清靖四海，所有龍賴新州等國，不下三千邦，莫不仰沾聖澤，望威投誠。而我太祖武皇帝不忍以強凌弱，遍賜恩施，凡有梯航來國，莫不時加殊渥。茲爾南交國，祇彈丸，我歷聖尤加特典，敕書疊賜，以彰榮，銀璽頻頒，而定爵。）

宣讀已畢，瑚元謝恩。海瑞令人將御賜各物交替，呈上銀璽一顆。瑚元再拜而受之，復與海瑞見禮，並詢問閱海瑞通丁姓名，說道：「今元戎既已奉詔，即當班師，各守疆土，毋生妄念。歲修好禮，永爲唇齒，則瑞實有厚望矣。」瑚元道：「大人放心，南人不復反矣。」時天色已明，海瑞辭回。瑚元直送至十里方纔分別，隨即傳令班師回國。海瑞看見番營拔寨齊起，亦即與指揮作別，回京復命不題。再說嚴嵩自從打發了海瑞去後，心中暗想：「以爲必借瑚元之力以殺之也，遂爾肆志橫行，無所不作。每欲傾害張皇后，以及太子，然奈無從入手之處。日與趙文華、張居正等商議，趙文華獻計道：太師

何不尋覓一人，扮作刺客，帶到宮中，待等聖駕出朝之時，突冲而出，必被拿獲。其人便稱張皇后與太子所使。帝必大怒，定發三法司審議。此時張后與太子雖有雙翅，亦不能飛出宮闈矣。嚴嵩聽了大喜道：「此計甚妙。然那得其人爲我，行此妙計。」張居正道：「在下現有一人，姓陳名春，乃山東青州人，投在府中，業有十載，在下待之甚厚。彼每欲以死圖報。今當與彼商之，設其不死，彼必應諾。則此事有濟也。」嚴嵩喜道：「既有此等妙人，大人卽當爲僕行之。」自當厚報。張居正道：「這個當得竭力。」遂卽告辭回府，喚陳春入內，以言挑之曰：「汝自來吾家，不覺已近十載，但是吾待汝，似比諸僕優厚。今欲遣汝爲吾幹一事，不知汝願去否？」陳春道：「小的自投府上而來，蒙老爺愛如女子，小的受恩甚厚，時愧捐軀莫報。萬一今老爺若有用小的之處，雖赴湯蹈火，粉身碎骨，亦所不辭也。」老爺但有使用，只管驅策，就是正居道，非吾要用。你只因那太師嚴嵩，向我尋一個有胆有勇的人，所以我將你舉荐了你。明日可過府去，他有一事，與你商議。你與他去幹，就如報答我一般。」陳春道：「但不知太師要使我那件？」老爺可知一二否？」居正道：「你乃吾之心腹，諒汝不肯洩漏我的機密。對你說知罷。」只因嚴太師先日有位小姐，曾進于天子宮中，封爲昭陽正院。把前後張氏及太子皆貶於冷宮。已經四載，誰知那刑部主事海瑞，乘着皇上四旬萬壽之日，在天子面前再三登諫。天子一時念起父子之情，准了海瑞的保本，立卽恩赦了他母子出來，仍舊封爲昭陽正院。把嚴氏退出偏宮。今嚴氏失寵，太師心中不安，故慫欲以計去張后母子，仍復嚴氏之位。故此想出這條計策。明日你進去，充在他們家人隊內，跟到宮裏去。太子是常常飲酒弈棋的。這日故意在宮到黑，你那時却在宮中躲着，身懷利刃五更三點，天子必然出朝。那時你却直衝御道，一刀殺了皇上。嚴太師得了天下，你就是一個開國功臣，封王屢代不替。若是不能殺得，被儀從之人看着，你便大聲高叫：「太子皇后救我。」此際天子必要將你發在三法司去審問。嚴太師必在其列。那時你口口咬定，是與馮保相好。他是個太子心腹，太監叫我來如此如此。這般這般的，是太子吩咐。若是他登了九五，必然顯爵相酬。太師必自超生於你，重有賞賜。你肯去否？」陳春道：「既是老爺將我荐了，怎麼叫爺失信？」明日隨爺過府去，見太師便是。居正大喜，立時賜以酒帛金珠。次日果然帶着陳春來到嚴府相議，自不必說。再說太子此時年已一十二歲，終日常侍帝側，帝甚愛其孝順聰慧。

一日帝問道。朕千萬歲後。傳位於汝。汝將何以治天下。太子道。臣奉祖宗遺法。陛下現憲。加之仁慈。庶可以不忝厥職矣。帝又問道。然則處下如何。太子道。忠良之輩。用爲股肱。俾以顯爵厚祿。小人則逐之。所謂親賢遠佞。恩威並濟。務使天下無貧墨之官。殃我赤子。朝中有賢能之佐。以衛社稷。所以仰報陛下也。帝道。處邊備如何。太子道。修城濬池。時刻預備。以能將鎮之。緩遠懷柔。使彼等馬首不敢西向。帝道。夫用將貴以老成。休任少年。老則歷練軍紀。討撫得宜。年少者則輕於趨進。汝其牢記之可也。太子謝過。方欲出宮。忽然御前起了一陣怪風。刮面吹來。帝覺毛骨悚然。對太子道。日午天晴。何以有此怪風。朕甚不解。太子道。此名旋風。乃驚報也。陛下宜防之。帝笑道。太平日久。君臣相樂。有甚不測之虞。乃呼酒與太子對飲。太子三爵後。卽停杯止酒。帝問。何以不飲。太子道。夫酒者。可以怡情。而適足以召禍。故兒少飲。以爲禍耳。帝道。酒可怡情。故文人墨客。皆藉以爲消愁悶之由。朕亦性好之。寧可一日無飯。決不可無酒矣。太子道。聖人云。惟酒無量。不及亂。願陛下少節之。臣不勝幸甚矣。帝喜道。吾兒所謂善於幾諫者也。太子謝出。帝是夕宿於正宮。張后道。陛下數日。未曾臨朝。竊恐諸臣疑議。乞陛下以政務爲要。帝道。這幾日。朕躬不快。今日粗安。後日卽是朔日。當出聽政矣。到了次日。嚴嵩將陳春扮作家人。充在衆奴隊內。隨進宮中。與帝問安。看官你道。臣子入宮。怎麼又帶得家人進去。只因他與別個臣子不同。一來又是國戚。二者帝寵之深。嵩常常入宮。與帝弈飲酒時。或要取甚麼東西。要那中貴走動。不便。帝卽敕嵩准帶家人三四名。相隨入帝。以便使用。所以嚴府的家人。隨主入宮之時。卽在宮門外伺候。當下嚴嵩見帝問了聖安。帝道。昨日暹邏國來貢西洋啞叨酒。其味香烈。今當與丞相試之。嚴嵩謝道。陛下愛臣過深。雖口食亦必予臣。雖粉身碎骨。無以報陛下於萬一也。帝令左右將酒擺於百花亭上。與嚴嵩對飲。暢談酒至半酣。嚴嵩起奏道。天氣炎熱。西洋之酒。其性過烈。陛下少飲爲佳。帝道。然則何以消此永日。嚴嵩道。與陛下手談如何。帝喜卽令撤席取棋。與嚴嵩對着。嵩故意留神。細看每一子。必致再三思索。以延時刻。帝連着三局。嵩起抖亂其子。道。陛下且休。何必嘔此心血。帝因命侍夜膳。嵩在宮中。直至初更方出。此時陳春乘着黑暗之處。早已伏於複道之下。將身蹲着。俟侍五更行事。嵩遂辭出。帝帶酒來到昭陽。張后服侍安寢。纔五更。張后便請帝起身洗面穿衣。臨朝聽政。衆內

侍以及待衛人等皆來隨從。帝出宮兩行紅燈照一路而來。剛到複道。那陳春觀得親切。將及駕到之際。即時突出。持刀衝入道來。那侍衛驚覺。將陳春拿下。奪了利刀。陳春故意大叫道。罷了。罷了。謀事不成。天也。張娘娘太子爺快來救我。帝大驚。聽得親切。即時退回內宮。待衛等便將陳春行刺之事具奏。帝未深信。即發三法司審訊。確實具奏。正是。明鎗容易擋。暗箭最難防。畢竟陳春到三法司處如何供出來。且看下回分解。

〔批評〕雲峯曰。嵩之計誠毒矣。教陳春口咬定。因與馮保相好。故太子教令如此。此真欲一網打盡者也。芝亭曰。陳春可謂烈極矣。從來行刺君上不問自主。並聽從主使。不分首從。皆不得生。而彼則竟殺爲然之。吾甚憐其愚也。

第四十二回 施辣手藥犯滅口供

却說當下陳春被捉。口稱是張后太子所使。又供馮保所荐。侍衛等即將緣由奏聞。帝沉吟未答。自思青宮素來仁慈。未必敢行此不軌之事。況且太子年紀尙幼。又無別個兄弟。恐致別立。此事却有疑難之處。自思張皇后並無親眷在京。且已正位昭陽。未必有此。故特發下三法司會訊。實情具覆。此刻衆侍衛得了旨意。即時將陳春擁簇到廷尉衙內收管。聽候三法司提訊。嚴嵩早已知到。故意不出。及人至報陳春行刺皇上。今奉旨着三法司。並太師會勘。嚴嵩故作驚愕之色道。豈有此理。可會究出主使之人否。從者道。事關內院主使。案情重大。故特旨命太師會勘。嚴嵩即時吩咐打轎。來到法司衙門。那三法司早已在此等候。你道三法司是誰。就是這三位。刑部尙書趙文華。太常寺正卿張居正。兵部給事中都察院監察御史胡正道。當下三人見了嚴嵩。各各見禮。趙張二人早已一黨。自是會意。惟胡正道不與同心。當時嚴嵩對三人道。此案情最重大。三位大人還當如何審判。趙文華道。此乃內院之事。你我自當秉公研究。隨即升堂。少頃將陳春提到。當堂跪下。嚴嵩問道。你是那裏人氏。陳春道。小的。是山東青州人氏。姓陳名春。嚴嵩道。是山東青州。怎麼在這裏犯事呢。陳春道。只因小的。來京貿易。折了本錢。無可生計。就在大街上賣棒爲生。嚴嵩道。你既是流落的人。怎麼反與內監相識。陳春道。那馮公公與小的。本不相識。但因小的。在街上買拳。馮公公看見小的。生

得魁偉兩脅有力。蒙他喚到酒樓談心。說起無依之苦。蒙馮公公施濟。認爲相知。與了我一百兩銀子。在大街上尋了一個旅店住下。不時將些酒肉來。與小的暢飲。彼此往來。共有半載。遂成莫逆之交。前月馮公偶然與小的說起。欲做官否。小的道。世上誰不欲富貴。馮公公便向小的說道。你欲要富貴。但只肯依我一件。即便立可得官。此際小的便問他。有甚事務。馮公公道。如今正宮皇后與太子意欲尋一個有胆有識的人。去行刺皇上。若是事成之後。可做大官。此時小的那裏便敢應承。馮公公道。只管去做。自有我與太子担承。再三相求。小的看見他如此懇切。又有恩惠於小的身上。只得依允。次日馮公公便領小的到東宮去見太子。蒙太子賞金帛酒飯。並蒙太子當面吩咐。許小的做一將軍職銜。此際小的不合應允。過了幾日。太子復召小的進宮商議。他說。皇上一連數日不曾御殿。明日屆當朔望之期。必然御殿。隨令小的身懷利刃。藏在複道。待等駕到。突出行刺。小的應允。蒙太子賞刀一把。黃金二十錠。并以酒食饋。而小的既感太子與馮公公之深恩。雖赴湯蹈火。自無不允。繼蒙娘娘召小的進昭陽正院。特賜以金珠翡翠等物。所以小的不得已。隨時就從馮公公到複道中藏躲。及見聖駕。此時小的事出不已。即便持前行兇。是真求列位大人開恩。則個嚴嵩大怒。拍案罵道。皇宮內院。豈是別人進得去的。難道宮門外。都沒有入守的麼。且問你。你是昨夜進宮。還是預早進宮的。陳春道。小的是前月初九。蒙馮公公帶進宮去。直住到此時。的嚴嵩怒道。皇后賢淑。太子仁孝。天下共知。汝何妄想。誣捏以卸己罪。可即從實招來。如有半句支吾。我這裏刑法重得很呢。陳春道。小的今日既已被獲。那敢說謊。此是確言。求爺詳察。文華在旁插嘴道。不肯招認。就要用刑。你還是招不招。陳春道。小的一派都是真言。再沒一毫謊誣的了。趙文華道。不打如何肯招。吩咐下去。重打四十大板。看他招不招。左右答應。一聲吆喝。如鷹拿虎捥一般。把陳春簇下。此時陳春。只道勉強過。便可以過去。也不言語。隨着衆人。下階被衆人按在地下。叫聲行杖。趙文華吩咐取頭號板子。與我重打。左右即將頭號板子。重重打下。將下去五板之後。陳春就不能叫喊了。打到四十板之後。竟不能少動彈。幾致失聲。趙文華叱令以冷水澆其面。少頃方纔醒來。陳春此時雖則復甦。然痛極心迷。不知人事矣。文華叱令復拖上堂來。又問到底。此是外邊甚麼人主使呢。快些說來。不然復使三木矣。陳春只是昏昏沉沉。不聞上面說。

話又恐再用極刑只得點頭以圖免打嚴嵩道此人句句確供以無遁飾亦不必苛求根株矣立即吩咐左右仍帶往廷尉處收管聽候再訊胡正道在旁說道如此供詞豈足憑信當細心鞫之方能澈其涇渭嚴嵩道彼已昏去容當再訊於是各各散去是日嚴嵩回府即請趙文華張居正二人過府商議嚴嵩道今日雖然陳春這般口供且看胡正道之言似不深信的言語倘若再究其情如何是好居正道這却容易今夜殺之以滅其口則可以無憂矣嚴嵩道怎的能殺他還望賜教居正道待座下今晚自往院中殺之明日來復命就是嚴嵩致謝道全仗駕上居正即便拜辭而出回到府中令家人立即辦下酒席一酌以便等應用旋又令家人到外邊取了毒藥爲末然後將酒席擡了出來居正已暗將毒藥攪在酒內旋着人擡到刑部獄中而來時趙文華早已在獄門等候居正一到即便開門放入來到獄中倉神亭上提出了陳春居正道你怎的受了這般的苦楚自己放心我自處陳春道小的有死無異老爺再休見疑居正道這個我自為主却念着你自到此地未嘗不飽衣足食如今困在牢裏只恐茶飯不敷今特辦些酒飯在此你可飽餐且莫愁悶有從人將酒飯擡到陳春面前說見你向日是穿吃慣的如今在獄諸事掣肘我恐怕你餓了所以我把些酒飯來與你吃了一面放開心事不過旬日之間便可以了局的了陳春叩謝訖文華令人將他的刑具鬆了等他好去吃酒吃飯那陳春那裏得知就裏遂放開量大嚼一頓此時酒醉肉饜好生快活竟自睡了張居正趙文華一齊來到相府回覆自不必說再說那張皇后正在深宮忽見馮保氣喘喘的急奔而來說道禍事到了張后是個受過驚恐的人聽了這一句說話嚇得魂不附體急問道到底爲着甚麼快些說來馮保道如天大事難道娘娘還不知道麼張后道我在這深宮內院知道甚麼來有話快說免得狐疑馮保道今早聖駕在這裏出宮剛出到複道突遇刺客走來幸喜侍衛官捉住這人姓陳名春乃是山東青州人氏供稱會與小奴才相好因而娘娘太子與伊相議教他伺便弑君一一說出如今皇上將這陳春發往三法司會勘去了但不知究是何人所使致累內院此特來報知張后聽得此言吃驚不小指着蒼天說道那個天殺的這般狠毒要害我母子性命馮保道這也不妨如今娘娘何不領着太子一仝前往到萬歲爺跟前問個明白却不是好張后點頭稱善即令馮保到青宮來請太子太子聽得母后傳

宣即便趨赴比及見了娘娘娘娘說道你的大禍臨身汝可知否太子聽了這一句却不知話從那裏說起呆了好一會復問道母后到底爲着甚麼說起這話來張后道你只曉得在青宮誦書却不知道這禍事呢遂將馮保所言備細說知太子聽了嚇得三魂飄渺七魄悠揚自思這椿罪案却也不小似此則我母子無活命矣乃向張后而泣馮保便在旁也覺不安進曰娘娘殿下且止悲淚事當從長計議纔是太子道汝有何策可解此危馮保道亦無別策惟殿下與娘娘即當詣皇上面剖是非或者皇上恩愛不究也未可知張后點頭乃攜着太子望着帝處而來於路十分驚懼馮保亦不離左右帝恰好好在焚椒閣內獨自一人坐着張皇后母子進閣俯伏於地而泣帝令平身問道卿與吾兒何故如此張皇后與太子馮保皆免冠奏道臣等死罪今突遭誣陷因來匍叩金堦歷表清曰伏惟陛下察之帝隨道卿乃朕之內助兒乃國之儲貳豈不深愛耶且起來說話張皇后與太子馮保謝過了恩起來侍立帝側帝道你們所憂者不過因陳春之事而已然朕雖不讀書亦頗明理豈有受囑切而一口便說某人所囑者朕未之信也但該陳春口口聲稱與馮保交好輾轉傳言然亦在理者此事當細研訊之務得其實太子復奏道臣蒙榮養之恩于今一十有餘歲然時時躬待聖躬又何暇得與別人徘徊此事還望聖上詳察皇上笑道今據陳某所供于累內院朕固不信然以弒逆大罪不不得不發與法司會勘汝且回宮朕自有處太子山呼叩謝回宮而去張皇后甚屬不安馮保亦甚惶恐帝皆叱令各回所處朕已明白了決不爲汝等害也張皇后與馮保各各謝恩退下而回正是君命無妄僭子孝父心寬畢竟皇上打發三人去後還有何說且看下回分解

〔批評〕雲峯曰張氏與儲君所謂表裏之相關痛切母子也今突聞驚報且供詞自己在別人則懼怕不迭又何敢直至公堂首告內院其大概可知矣芝亭曰嚴嵩之計固毒然不知天命之數妄爲拗轉乾坤此所以不能終成三字之獄也豈可不察之

第四十三回 畏露奸邪奏離正直

却說帝令太子與張后馮保三人各退之後帝自思觀此情形實不干他母子之事若說沒有人引誘這陳春怎得進

宮事屬狐疑到底莫釋。乃召嚴嵩進宮。問其審出陳春實情否。嚴嵩奏道。陳春口供。干連內院。連臣無設法之處。所以未曾得其確據。昨着刑部司獄收管。仍待復訊。帝道。此事雖乃陳春行刺有據。然彼有牽連內宮。朕家人父子。豈骨肉自戕賊耶。此決不得以此定讞者。惟當究其主使實在之人可也。嚴嵩道。臣亦這般疑議。惟趙文華以陳春乃一介愚民。非有宮中素能出入者。引誘入內。陳春焉得直進宮門。所以只將陳春重責。而陳春則故意詐死。臣等不得已。暫且緩訊。押於獄中。再行定奪。帝道。姑且研悉其情。幸勿造次。致謗宮庭。嚴嵩唯領旨而出。心中悶悶不樂。恐怕一朝敗露。豈不弄巧反拙耶。及至府中人報。陳春已于昨夜死於獄中。嚴嵩方纔放心。這是沒得反露的了。已成死供。再不能翻案的。暫且不題。再說海瑞平定了南交。與指揮商酌定善後事宜。便起程回京復命。循着舊路而行。在路風餐露飲。夜住曉行。不必多贅。由粵至京。七千餘里。虧得歷盡馳驅。二月有餘。方纔到得威京。先在丞相府銷了差名。然後見帝復命。帝見海瑞降夷回京。乃細詢其形。如何到彼寨中。宣讀聖旨之處。卿可備細奏。朕知道海瑞遂將到粵西。與指揮加何商議。復如何定計。燒毀番人糧草。致彼糧盡遁去。即刻連夜追到某地。開讀聖諭。瑚元大喜。深爲悔罪。拜受恩命。逐一告知。帝喜甚。當殿賜酒。與瑞慰勞。即擢海瑞爲都察御史。留京辦事。海瑞謝恩。即日上任。視事出朝。此時嚴嵩正自與張居正。趙文華一班人。朋比爲奸。今見海公突任京秩。又陞都察御史。這京都多少官員。爲都察御史。最堪畏懼的。三日一奏利弊。凡有大小官員。以及宗室親王。若有作奸犯科。皆由都察御史參劾。所以嚴嵩與張居正等。俱不得安時。又有行刺一案。正在狐疑之際。恰好胡正道與海瑞同衙辦事。未免把這宗案情。對他細說。海瑞道。這必是嵩賊所爲。皇上怎麼發落。胡正道道。皇上明知此事不足爲據。只因陳春死於獄中。無可對質之處。所以皇上草草了事。也不題及了。海瑞道。豈有此理。若不嚴行澈究。則將來必效尤。次日遂上一本奏章。其略云。

都察御史臣海瑞謹奏。爲事涉曖昧。乞恩澈分。涇渭事。竊臣蒙恩擢在御史。備位言官。不敢啞忍。以虧厥職。茲果得本年月日。有青州人陳春。藏匿內廷。伺便劫駕。經侍衛臣登時拿獲。即聞陳春大呼。皇后青宮救我等語。旋奉聖旨。發交三法司。並嚴相等會鞫。已經錄有供詞。在案。次日陳春即斃於獄。似此驟死。實屬可疑。夫陳春未曾受刑。當三

司會審之時。不過祇杖四十。又非帶病受刑。何以猝然而死。臣竊疑之。今春已死。是案無可翻之日。然小人計毒。既欲牽連內院。並禍青宮。與殺君奚異。豈可因陳春一死。而竟漠漠不問耶。以致事歸曖昧。伏乞皇上。悉將陳春案卷。發臣覆核。務使葛藤立斷。澈清涇渭。則國憲有賴矣。伏乞皇上。恩准施行。謹具以聞。

這本章一上。帝閱畢。自思海瑞之言。却是有理。且將案卷發往他那裏去看。他怎麼憑空勘得出來。遂提起御畢。批其本尾云。

陳春一案。業經三法司員會勘。錄供在案。第未經得實。而陳春已死。是爲疑案。今據該御史以事屬曖昧。請再復核。以斷葛藤。亦未爲不可。着將陳春一宗案卷。發交該御史復核具奏。欽此。

這旨意一下。嚴嵩吃了一驚。急請趙文華張居正商議道。刻下皇上因海瑞奏請。將陳春一案。仍發交與他復訊。似此如之奈何。居正道。恩相不必憂心。今陳春已死。難道海瑞憑空去根究不成。文華道。不是這般說。海瑞審事精詳。今值此無頭之案。在正無從入手之處。其奏章所云。陳春又非帶病受刑。何以卒死。這話。却是要根究陳春病死之由。必要提取獄卒拷掠。他們受刑不過。必然招供出來。這豈不是連你我二人都拖在水裏麼。爲今之計。須要弄了計策。使了海瑞不能出問這案。方纔得免。不然我等三人皆爲海瑞所算矣。嚴嵩道。此言甚合我意。只是沒有甚麼差使。叫他立即去的。居正道。有了有了。往年各國俱有貢物來京。惟安南一國。自那年就不曾入貢。屈指三載。今太師何不具奏。請差海瑞前往催貢。則可以免這禍患了。嚴嵩大喜。乃即時修本。連夜入宮見帝。帝問卿乘夜來此何幹。嵩奏道。適聞人傳安南國造反。邊鄙之民。盡皆驚竄。臣竊慮之。倘若安南入寇。必連諸番。則兩粵之地。不復爲國家有矣。帝聞言也覺不安。對嵩道人言不知真否。怎麼並無邊報。嵩道。邊上無苦疾。譬如番人入寇。該指揮必然率兵堵禦。彼此相關。勝則毋庸請兵。敗則具奏。如此那得如此之苦。若一動兵。必須損錢兵馬。不如無之爲愈也。帝道。誰可往爲使。嵩奏道。前者南交不靖。乃都察御史海瑞前往。彼以利害說之。番人拱手受命。陛下何不再令一往。必然有濟矣。帝道。海瑞出差回京。坐席未暖。怎麼又令他去。似屬過于奔馳。嵩道。海瑞素被名望。番人欽仰。此去無不濟之理。帝不得已。准奏。加海瑞

兵部侍郎充天使之職。前往安南催貢。並察動靜。並賜以一品儀從。立即前往。嚴嵩領旨出宮。心中大喜。即時到吏部去。令人報知海瑞。再說海瑞自上了那奏章。即便在寓靜候批發。海安道今日老爺已經陞庭了。夫人尚在歷城。何不令小的前去迎接來京。同享榮華如何。海瑞道。日慢。現有疑案未決。待等皇上批發了下來。辦清了案。然後再接來京。未晚過了兩日。只見不見聖旨下來。海瑞自思。道莫非奸賊已知。故意留中不發否。次日吏部差人送欵加職銜。並上諭等。海瑞看了。上諭只得拜受恩命。自怨自嗟。正欲澈清涇渭。免玷宮庭。誰知又有只個遠差。不得已攔下。且把行李收拾。打點起程。次日吏部禮部各各差人送儀從。聖旨到海瑞謝恩畢。即與海安一路出京而來。望着粵省而去。嚴嵩看見海瑞出京去了。復與張居正商議道。海瑞這廝雖然去了。彼若回來。却又要與你我作對。何不趁早想條計策。將他殺了。斬草除根乾淨去了。我們禍患居正道。這有何難哉。海瑞一主一僕。此去未遠。在下又有一人姓沈名充。此人生來有胆。性喜殺人。令他趕上海瑞住宿之處。伺夜靜時。突入殺之可也。嚴嵩道。甚妙。可即行之。居正即便回府。喚了沈充吩咐如此如此。這道般道。賞他金帛。成功之日。保他一個千總之職。沈充領命。藏匕首即日起程。如飛的追來。自不必說。再說海瑞過了蘆溝橋。是夜宿于飯店。那橋頭有一座關帝古廟。海瑞吩咐海安道。明日五更時候。即便喚我起來。到廟拈香。一則保佑皇圖永固。帝道遐昌。二來求庇你我一路平安。休得誤了。即便燒湯沐浴。至五更。海安起來。請海瑞起。海瑞洗面更衣。恭肅至廟。點燭炷香。祝道。弟子海瑞。蒙聖恩。差往安南國催貢。伏乞神明福庇。該國王拱手。海瑞欵遵聖旨。二則祈保皇圖鞏固。帝道遐昌。三則求神保恩。弟子與僕海安。一路平安。至抵該國。無負聖恩。說罷。再拜起來。簽筒扯了一枝簽來。是要問路途上可有兇險之處否的。是見第十九簽。海瑞謝了神命。海安即向廟祝取了簽簿來看。只是上面寫的是第十九簽。下下。

波浪無端起。扁舟起復沉。野林防暴客。夜渡禍還深。解曰喜中驚。驚中喜。一朝時至矣。兩度皆全美。海瑞看了一會。詳解不透。乃取了紙筆抄錄懷于袖中。回到店中。天尚未明。海瑞向店主討了夫馬。用過早膳。與海安併十餘個挑夫。出店趁早涼而行。正是。

披星非爲利，戴月豈圖名。只緣干祿重，萬里作長征。

海瑞在路上，尤以不得澈底根究，陳春一案爲恨。走了一日，就到野林店面，打了住店。海瑞自思：簽語上有野林防暴客一句，今夜投居，正是野林地面，莫非是今夜有甚兇險之處，應滿腹疑猜，且用過晚膳，海瑞愈想愈慌，自忖神聖之言，不可不信。今夜必有暴客至此，暴客二字，非仇即盜者。我一生不會與人有仇，但只恐竊盜到來，偷取行李。況且現有聖旨在那篋中，倘或失去，如之奈何？遂開箱篋，取出聖旨，端正供着在帳中，暗暗喚起海安道：「你今夜且與我躲在帳中，必有匪人至此，小心防守，庶無遺失之虞。」海安道：「不必在帳中，待小等躲在門後。」那賊必然鑽門而入，那時拴之，豈不容易？正是：防他有策，證彼無知。畢竟海安可拿得着賊否？且看下回分解。

〔批評〕雲峯曰：嚴嵩懼海瑞根究陳春一案，故此詭言，使瑞遠出，令伊竟無一刻安寧，益又令沈充邀殺之，以絕根株，嵩真險毒人也。芝亭曰：使粵和番，方纔差竣，坐席未煖，又使奔逐，帝未嘗不知，而卒爲嵩所使，我甚不解，帝是具何心也。

第四十四回 賣兇殺害被獲依投

當下海安道既有賊人到此，這也不妨，亦不必在帳中守伺候。小的躲在房門背後伏着，那賊人進來，必從房門而進。那時小的乘其不備，突起擒捉，有何難哉？海瑞點頭稱善，且不題。主僕二人計議，再說那沈充領了張居正之命，藏帶着匕首，一氣急急追隨着，看這日追到野林地方，望見海瑞在前，他也不去驚動，諒海瑞必投店安歇。徐徐跟着，到了黃昏時候，海瑞主僕果然投店住宿。沈充大喜，待他入店之後，自身亦入此店，就在海瑞隣房，端侍夜靜時動手。吃過夜飯，又用了許多酒，以壯其胆。在那店房內，直等到二更之後，聽得滿店的客人，俱已睡靜，沈充即便把衣服脫下，只穿一件皂布緊身，兩腿着套褲，足下登了快鞋，懷了匕首，輕輕的把自己房門開了，悄悄潛踪，印着腳兒，來到海瑞房門之外，只聽海瑞在內朗吟道：

百年秋露與春花，展放眉頭莫自嗟。詩吟幾首消塵慮，酒酌三杯度歲華。敲殘棋子心情樂，撫罷瑤琴興趣賒。分外

不加毫末事。且將風月作生涯。

沈充聽畢，自忖道：這些舉動，真是腐儒之氣。這等時候，不早起睡，還在那裏吟詠，只得又等了片刻，又聞吟道：

小窗無計避炎氲，入手新詩廣異聞。笑對癡人曾說夢，思攜樽酒共論文。揮毫墨洒千峯雨，噓氣光騰五彩雲。色卽是空空卽色，淮南春色共平分。

吟畢，少晌又聽裏面說道：見此詩新異，令人閱之，不忍釋手，當作一律以美之。又復吟曰：

絕調新異已聞語，幾重舊案又翻新。狐狸塚現衣冠古，傀儡場中面目真。冰柱雪花空幻象，雞鳴犬吠屬何人。尋常事久非人想，領土輕雲亦染塵。

吟畢，乃漸聞欠伸之聲。迨後寂然不聞復吟矣。沈充竊聽良久，自思此時當睡去，乃從門縫之中窺張，只見孤燈一盞，帳子內氣息如雷。沈充便大着胆，將那房門輕輕的推了一推，却是閉牢了。遂將匕首鑽了門縫，挖了幾挖，那門門也就開了。此際海安正立着不動。沈充挖着門扇輕輕的挨身進去，被海安黑地裏突出雙手，將他揪住，叫道：拿住了！拿住了！海瑞却從帳內跳出了，幫着海安。那沈充幾次掙扎，因海安蠻力，雙手撕住，不但不能動彈，連氣險些被他撕絕了。海瑞道：且勿放鬆，我把條麻繩來網住，休教走去了。沈充自知不好，欲動匕首，誰知撕住不能用力，剛要刺海安，却被海安一丟落地。沈充見無法可施，只得哀求道：不用擲我，如今既已捉住，料難走脫，不必費力。海瑞乃將房門門實，把一張交椅靠在門後，自己坐着。方叫海安將他放鬆。海安道：放不得鬆的，他有兇器在身，先時拿一小刀來刺小的，幸得看見打落地下了，怕他身還有刀，放了必來刺人。海瑞開言，先把燈照過地下，將匕首拾起，又把他身搜過，見並無做賊器具，乃令海安釋放了他。沈充見手無寸鐵，料知插翅難飛，只得跪下哀告道：小人肉眼不識泰山，冒犯尊顏，幸開一面之網，恕免小人之死，則生生世世感德靡既矣。說罷叩頭不迭。海瑞怒罵曰：我先還只道你是小戶貧民，逼于飢寒，故一時萌此不肖之念，覬覦行客，誰知你身藏匕首，意蓋欲行刺，並非作竊。我且問你係何人主使來，快些說來，還可略寬一線，不然夤夜懷刃行刺，欽差大臣，只恐寸斬有餘，而復累及妻妾祖宗也。汝慎思之，毋貽後悔也。沈充

聽了海瑞這番言語。自思句句不差。既已被拿。自然不能逃脫。且又露兇器。不能強辯的了。不若直對他說。或者原諒我係人所使來。係爲從犯。尚可寬恕。否則天明將我交與有司。只怕一頓板子夾棍。不得不招。那時官官相護。有司豈肯容我直供。如嚴刑煅鍊。逼我招認爲首。這是有冤難伸。豈不白白的坐了典刑。不如在他跟前直說爲妙。乃叩頭說道。小的原是張居正府內家奴。只因大人出京之後。家主命小的身懷匕首來趕上大人。不論甚麼地方。殺却大人。將首級回去領賞。可憐小的逼於主命。不得已來此。今爲大人所獲。罪該萬死。伏乞恩開湯網。大發鴻慈。念小的係威逼而行。寬饒性命。則來生犬馬圖報矣。說罷。又叩首。海瑞見他言詞直切。諒無遁飾之處。乃對沈充說道。你的說話。果是真的麼。沈充道。焉敢亂說。但望開恩。海瑞道。你身爲家奴。自然身不由己。主人有命。不得不從。自非你心中起意。吾自諒汝。汝且起來。沈充叩頭稱謝。起來立着。海瑞乃移椅轉座。將房門開了。問道。你如今不成功。如何回見家主。沈充道。小的只幸大人不罪。將就是沈氏歷代祖宗之幸。即此回去。家主將小的殺了。也不敢再萌異志了。海瑞道。不這般說話。你既爲他家奴。自然要受他約束。不能抗違的了。如今又沒有首級回報他。豈不怒你。還要打個主意才好。沈充聽了。連忙雙膝跪下道。小的蒙大人不殺之恩。無以爲報。情愿投在府中。作個家人。早晚侍奉大人。以圖報答深恩。懇乞大人收錄。海瑞道。我如今要往安南催貢。一番跋涉。怎可相累你也罷。住在店中。待我回時。再作商量罷。沈充聽得要往安南。只一句話。不覺喜得手舞足蹈起來。說道。大人要往安南。小的最熟路徑。正要爲大人出力。好報高厚之恩。海瑞道。怎麼安南的路徑。你却熟識。沈充道。小的幼時。從父親在安南去貿易。其國王姓黎。名夢親。原是廣東廣州東莞人氏。其父名喚黎森。在安南貿易。那時尙是安南鄭王居位。無子。單生一位宮主。名喚花花兒。生得美貌多才。只鄭王要招一位乘龍佳婿。不喜他本國的人。要招漢裔。遂高塔彩樓。在那五鳳樓前。出下榜文。要招駙馬。此時所有各商人。俱各齊齊整整的前去迎接彩球。以冀打中。便爲駙馬。那黎森纔得二十二歲。生得面龐俊俏。此際亦走在人叢中。去看一看。誰知天緣有在。恰好無千無萬的人。宮主都不中意。偏偏就看了那黎森。一個綉毬打將下來。正中那黎森的肩上。那些番人大聲齊說。有人中了。大衆鬧然而散。須臾一羣番女。走下樓來。將黎森擁簇到裏面去。見番王。那鄭王

看見了黎森，生得好相貌，不勝之喜。即時把番服與黎森更換，立即封爲駙馬。喚了禮儀，請宮主與他拜了拜天地。祖宗合巹交杯，送入洞房，共成夫婦之禮。不上二年，那宮主生下一子，鄭王一病而死。國中乏人權掌，番人看見他是個半子，就一齊議立黎森爲主。黎森雖然登寶位，不忍改易鄭王宗，仍奉鄭氏爲主，自稱鄭王後。在位五年，黎森亦死。其時黎森之子方纔六歲，幸有大司馬侯光宗，忠心爲國，擁着那六歲之兒，取名黎夢龍，卽大位。及至夢龍到了一十一二歲上，便曉得仁義，不敢蔑祖，仍以鄭氏爲主，取國號曰鄭黎氏。自號爲鄭繼王。如今已是十八歲了。小的隨着父親之際，親見其事的。後來小的父親死在安南，小的不知長進，沒人管束，但任意花消。不半年，已弄得乾乾淨淨，一身無靠。又病起來，倒大街之上，雖有鄉親，也不肯周濟分文。遂至一絲殘喘，待斃通衢。適值繼王出來郊天，見了小的，問起根由，動了惻隱之心，將小的帶回，養病足，足養了半年，方痊愈。又蒙繼王格外施恩，賞小的爲禁中軍士。在宮六年，想起父親棺柩無歸，乃向繼王哀懇，給假回家葬父棺柩。繼王大喜，說小的孝思不匱，賞了一百兩銀子，撥定船隻，夫馬給與小的。自那年回家之後，葬了父柩，又沒生理經營，日復一日，就把那些銀子用光了。依然流落，幸得張居正老爺收錄。若說起到安南那裏，是小的最熟的路徑。二則可爲大人致意，或可少報大人恩典于萬一。伏乞大人俯賜收錄。海瑞聽他說得有原有由，笑道：「你本是個孝子，怎麼一時差錯，却投在奸賊府中的聽用，行此不仁不義、悖理逆天之事，好的是遇着我。若是遇了別人，只恐你今夜就不得生全了也罷。你若能改邪歸正，隨我前去，若是回來之際，却是始終如一，我却荐你一個噉飯之處。若說要隨我回京城裏去，只就不能的。那張嚴等在彼見了你，怎肯相容？你自己想來，如果堅心，方纔可應允我呢。」沈充叩首道：「小的蒙大人這番恩典，怎敢懷着異心。乃對天指燈發誓，海瑞方纔放心，將他收下。次日海瑞起程，攜帶着沈充而行。一路上多虧他用心用力的服侍，後人讀到此處，有詩單讚海瑞，能以正言點化頑劣，其詩云：

石中本有璞，只少切磋人。若得良工剖，堪爲席上珍。凡人皆有性，慣習失其真。今得一木鐸，諄諄改易心。惡念時時改，金言日日親。芝蘭同伴，不覺有香薰。試看沈充者，一念作好人。

畢竟沈充隨着海瑞到安南了。可催得貢物回來否。且看下回分解。

〔批評〕沈充本是孝子。只因一念之差。險犯王章。身罹大辟。幸而海公量大。因得赦其大過。而又以正言規之。頃刻之間。便成好人。沈充亦云幸矣。海公之量。有如滄海。不加罪于沈充。而竟不記恨于張居正。真是難得。

第四十五回 催貢獻折服安南

話說海瑞帶領着海安沈充二人。一路望着安南而來。按下不表。再說那安南國番王黎夢龍。乘着父遺社稷。自稱繼王。有自大之意。往年每年遣使到天朝進貢方物一次。自這黎夢龍登位以來。便欲妄自尊大。起初二三年。還遣官進貢。自後三年。竟不來貢。其時有丞相何坤奏道。伏見國家以來。皆與天朝通好。今聖上欲自尊大。三年不貢。天朝必然見罪。竊料不久。當有問罪之師臨境矣。黎龍夢道。孤自蒙祖宗遺下社稷。復賴上天庇眷。物阜民豐。更兼鄰國皆懼。孤威莫不前來結好。全賴卿等同心協輔。兵精糧足。即使不貢。天朝諒亦無奈我何。孤不忍久居人下。自非池中之物。卿勿復言。何坤見夢龍立此心意。也不再言。出而嘆曰。僅得彈丸之地。而遽欲自大。故激大國。是猶欲以卵敵石。安得不破哉。不說何坤嗟嘆。再說海瑞與海安沈充二人。一路兼程而來。到粵西由桂州一路兼程進發。直至南寧。此際那郡守指揮忽然驚訝。只道他爲甚的復來。俱向海瑞問安。海瑞道。在下來此非爲別事。只因安南國三年不貢。奉聖旨到彼催貢。經臨貴境。擾攪不安。指揮道。大人差竣未幾。何以又出遠差。剛峯道。食君之祿。當報君之恩。何分勞逸。即欲出關而去。指揮道。大人車騎到此。豈有一宵不宿。即便出關的道理。不佞稍備一杯之敬。伏乞大人賞臉。剛峯說道。既蒙大人厚意。只得叨擾了。是夜宿於關內。次日指揮點了一百名精兵護送剛峯前去。剛峯道。不敢相煩。我有二僕服侍足矣。只要十數名挑夫。很夠了。指揮道。雖然如此。然不佞實不放心。今大人既不欲多人相從。在下只撥三十名。以聽驅策。如何。海瑞見他情意殷殷。只得應允。指揮便選了三十名悍兵相隨。親與郡屬官員相送。至關外十里。方纔作別。尤自千聲珍重。萬句叮嚀。海瑞既出了南關不遠。就是安南地界了。沈充道。老爺且在這裏住扎。待小的先到裏面說知番王。叫他前來迎接。方纔體面呢。剛峯道。此去須小心。必要早早的回信。沈充應諾了。即望安南城關而來。走了二

個時辰已到番城。沈充纔得入城，便有許多舊相識問安詢好。沈充此時都不暇應接，只顧望着皇殿而來。這日恰好是十五望日，諸番官文武俱到殿上朝賀。只繼王對着諸臣辦事，故此坐得許久，尚未退朝。沈充恰是走熟的道路，一直而進。那些侍衛都是曉得他是繼王的家奴，沒一個不向他致意詢問寒溫的，所以並無阻攔。沈充一直走到大殿，正見諸臣侍立兩旁。繼王當中端坐，沈充即便趨近案前，俯伏道：「奴才沈充叩見，願大王千歲。」繼王開目看見是沈充，不覺喜動顏色，勅賜平身，問道：「沈充，你自別寡人一去數載，今日却記得回來看看孤麼？」沈充道：「奴才自從叩別龍顏，扶父骸骨歸葬，幸藉大王福庇，一路風和浪靜，直抵家鄉。葬父之後，即欲回來服侍大王，誰想天不從人，一病三年，終然落魄，不知受了多少奔馳，流到京城，幸遇兵部侍郎海大人收留，又幸海大人欽奉聖旨，前來催貢小的，思念大王厚恩，故特前來請安。」繼王道：「甚麼海大人？」沈充道：「是天朝的官員，現爲兵部侍郎，欽奉聖旨，前來我國催貢的。」繼王道：「如今現在那裏？」沈充道：「他現在郊外十里坡，扎下，特請大王前去迎接聖旨。」這位海大人就如宋朝的包龍圖一般的人品性情。皇上十分喜愛他的，所以特旨命他前來。繼王道：「當朝有名的，祇有一個嚴大師，怎麼不令他來？」這人到此，沈充道：「嚴大師見了這海侍郎，猶如蛇見硫磺一般。」繼王道：「爲甚麼緣故？」沈充道：「只因這位海大人，生來性情耿直，只知有公，不諳徇私，不避權貴，他自出身做知縣之時，便敢公然盤查國公的贓款，及至升進京城，做了一個司員。他又奏劾嚴大師，後來太師有罪，皇上發他在彼衙過堂，應卯。這位海爺竟敢將太師行杖，即此兩般，這就是個不避權貴，概可見矣。」此人乃是天朝一個真正之臣也。繼王道：「他來我國何意？」沈充道：「不過與大王相見，要催貢物而已。」繼王道：「孤却不去接他，你且代孤請他進來相見。」孤王殿下立等就是。沈充應諾，辭了繼王，即便飛奔來見剛峯，備將言語說知。剛峯怒道：「夢龍何物，擅敢抗旨，敢不出郊迎接？」沈充道：「老爺且請息怒，耐着些性，到了那裏，却以硬對硬，彼即喜也。」剛峯道：「原來他是這般性的，遂與海安沈充飛馬而來，一路昂然而入，繼王自沈充出去之後，即令帳下武士百人，各帶寶劍，分列兩行，自殿下直至堦下，又將大鼎一隻，下堆紅炭數十斤，鼎內注了沸油，方請瑞入見。海瑞竟昂然而入，看見堦下武士百餘人，各各手按刀鞘，怒目而視，海瑞全不以爲意，只顧上走，但見當中坐着一人，你道他是怎

生打扮

頭帶鹿皮雉尾冠，身穿錦絡綉龍蟠獅鬚寶帶，腰間繫粉底皂靴綠線盤，兩眉恰似殘掃把，雙眼渾似銅鈴懸，一部落腮似胡草鷹鉤大鼻，胆難圓。

剛峯見了長揖不拜，繼王道：「剛峯見孤，焉敢不拜？」剛峯笑道：「豈不聞大國之臣，不拜下邦之主耶？」繼王道：「狐自定疆界，數年來未曾與你國通問，汝今來此，莫非要作刺客耶？」汝亦有孤之武士足備否？」海瑞笑道：「大王只知好武，不知修文，不十年而國中之人，皆目不識丁矣。」社稷不亡，其可得乎？」繼王怒道：「吾國文修武備，汝何得言此？」剛峯笑道：「大王以文修武備四字來哄人耶？」繼王道：「孤且舉其一，二與汝知道。」丞相何坤、侍中江元、翰院勞孔，皆有濟世之才，非書生之見，數黑論黃，口有千言，聊無一策，弄璋摘句，抱膝長吟者，比武則有瓊御檣齊總兵，王游府張全鎮等，皆有萬人不敵之勇，熟諳兵略，何謂無人？」剛峯道：「大王之文臣武將，只能在此恐嚇番愚，則可若以之臨敵，則恐不戰而逃矣。」瑞乃一介之使，來到大王動輒百十餘人，設鼎以待，則修文備武之度可知矣。」繼王聽了，不覺赧顏，即下殿謝曰：「寡人有犯尊顏，幸勿見罪。」遂請海瑞上坐，問道：「先生遠辱敝邦，有何見教？」海瑞道：「久聞大王仁義卓識，素仰威名，惟恨無由得瞻龍顏，今瑞有幸，奉使而至，得睹光儀，殊慰鄙念。」吾天子向有俾於大國，而大國亦時修貢好，臣服抒誠，今已隔絕三年來，故寡君以大王爲不敬，如楚之不貢包茅，無以縮酒一般，故命瑞到大國催征，伏乞大王察之，早日預備貢物，俾瑞回朝復命，則不勝幸甚矣。」繼王道：「孤三年不貢者，蓋別有意也。」今先生乃天朝直臣，不遠而來，孤不忍拂先生之意，且權屈旬日，待孤飭令侍臣，趕緊商議備辦貢物，遣使齎表，一同先生回朝請罪，就是。」剛峯再拜謝之。繼王即宣丞相何坤、設宴光祿寺，相陪於剛峯，飯畢，送瑞於館驛，侍歇。沈充仍不時到宮中伏侍。繼王道：「你又無父母，何不仍在寡人宮中，與孤掌管內務，不勝似奔走天涯海角麼？」沈充道：「新恩固好，舊義難忘，小的久有此心，但念海大人視小的，恩如父子，高厚之德，未報萬一，故不忍遽離之也。」今大王恩諭，明日的對海大人說，仍來侍奉主人左右。」繼王大喜，沈充出宮，即將此意對海大人說明。海瑞說：「吾亦有意欲待把你交繼王，如今你既有言，即日搬進宮去，就是。」沈充叩了頭，次日。

又在海瑞面前說了一些好話。方別去。光陰似箭。日月如梭。海瑞不覺在那裏住了月餘。貢物尙未曾收拾完備。剛峯恐怕皇上盼望。乃修了一紙奏章。令人遞回京中。以慰聖懷。嚴嵩接着。不知又是什麼緣故。遂私自拆開。看見寫道。

欽差大臣剛峯誠恐惶稽首頓首謹奏爲番酋奉詔悔罪事。竊臣不才。謬蒙聖恩。俾以行人之職。恭贊勅旨。前往安南。傳諭催貢。遵即謹費詔前往。開讀恩旨。該番酋深懼伏罪。稽首乞恩。請即趕緊備辦貢物。臣已仰體聖意。督同該番日夕併工趕辦。但需時日。約六月盡方能竣工。臣計離京五月有餘。誠恐有慮聖懷。並滋怠慢之罪。臣理合將該番伏罪情由。及趕辦貢物日期。先行恭摺奏聞。俟該番工告竣之日。臣卽督同番使。押解進京。伏乞皇上睿鑒。臣海瑞謹道。

嚴嵩看了自忖道。難怪沈充一去無踪。誰知海瑞與他到安南。怎麼只黎夢龍又聽他的。只是不知只沈充如何下落。趕不上海瑞。畏罪不敢回來還好。倘是見了海瑞。被海瑞用軟言哄他。帶着他同往。將來回朝。就是有證有贓之禍事。了。只便如何是好。乃卽令家人速請了居正來府說話。正是：一封奏至心驚恐。又用機謀起禍殃。未知居正可會來否。且看下回分解。

〔批評〕海公之遇沈充。此天使之然也。否則繼王之自大。故有日矣。非聽沈充之言。那肯欽敬聽命耶。沈充之傾心於海公者。可謂有眼力之人也。

第四十六回 捏本章調巡湖廣

却說嚴嵩看了海瑞本章。恐怕他日敗露不便。遂使家人立即前往張府。去請居正到來商議。當下居正聞召。急忙來至相府。彼此敘會禮畢。嚴嵩攜了居正的手。來到內書房。私相竊議。嚴嵩道。前者足下差沈充前往中途行事。至今半載不見踪跡。初時僕尤以爲彼因不能成功。畏罪逃匿。不敢回來。如今海瑞却有本章到京。稱說已到安南。如今番國伏罪。立即趕緊辦貢。恐怕聖上盼望。故此先行具奏。約以六月底。在該處起程。不過九月間。儘能回京。僕見本心却疑惑。若是沈充不會趕上。尤可。若是趕上了。遇着海瑞。只廝是極會說好話的。一頓甜語蜜言。那沈充係一勇之夫。那裏

曉得利害只顧免了目前之禍。却不料後來之利害。或者跟着他一路向安南而去。亦未可定。日後回來。豈不是你我一場大禍麼。居正聽了。如夢初醒。一般不禁跌足道。是了。不錯的。丞相一言。却把在下提醒了。正所謂因只一句話。驚醒夢中人。這沈充他自幼隨父親到安南貿易。後來父死。他便流落難歸。只番王本是廣州東莞縣人。乃念鄉情。遂把沈充收爲內務家奴。十分得用。過了七八年。番王只因沈充之父。樞未葬。特賜百金爲路費。沈充得了百金。便將父樞歸葬。後來一病三年。復行流落。沿至京城。所以在下收留爲奴。實見他身材雄偉。所以把這件差事委他。誰知他却如此。丞相之言。猶如目見一般的了。不然。竟能說番王納款麼。必因沈充就是一個活證。這還了得。大家都有些不便之處。如何是好。嚴嵩道。我正爲此着急。足下才大。可想一想。妙計能阻止海瑞不得回京麼。居正一時啾嘴閉目。抓耳撓腮。的沈吟思想了一會。拍掌笑道。有了。有了。嵩急問。足下有何妙計。居正道。便有了。只要丞相出名具奏。方可嚴嵩道。只須止得他不回京。又何惜略動紙筆。足下且說看是如何。居正道。將計就計。目下湖南一帶。地方不靖。連匪類黨。白晝橫行。官兵亦無法可治。明日丞相可將海瑞奏本。一併伸奏。兼說湖廣利害。非海瑞前往不可。目今安南貢物。將次解京。可以無庸海瑞督解。着其就近前往三楚鎮撫。若是皇上准了。那時丞相即着委兵部官員。飛馳前往。攔住着海瑞。不必進京。就往三楚鎮撫。若海瑞不能進京。就緩緩的打探沈充消息。另作計議。所謂急則治其標也。惟丞相察之。嚴嵩聽了。不勝大喜。說道。果然妙計。當即行之。遂修奏本。照依張居正口中所言。一一寫畢。遞與居正觀看。只見寫的是。臣嚴嵩謹奏。爲要情據奏。並乞恩改授。以資彈壓。以安黎庶。而彰國憲事。照得奉旨欽差安南使臣海瑞飛章前來。據稱奉旨前往安南催貢。於本年月日業已到境。宣讀恩詔。該番仰誦皇仁。畏威懷德。即時稽首服罪。立飭番工。採取奇珍異寶。日夕上緊趕辦。各物貢獻。經海瑞督辦在彼。約計六月底始可告竣。計程九月間。始可回京。復命。海瑞誠恐主上廬懷。故先行飛章具奏。候貢物工竣。即應督率回京等情。飛奏前來。據此。理合粘連海瑞原奏。一併上呈。陛下。再者湖廣全屬。地連貴州。交界巴蜀。其地慣出匪類。每多不守正業。遊手好閒。三五成羣。七八結黨。凌辱鄉民。種種不法。皆由地方官有司。歷來法弛所致。匪等見慣。竟成習性。不獨不知有天。而且無法。因此愈熾。愈多。幾如蟻

捕勢難撲滅。省垣有司嚴訪查拿。而該匪等勢必逃匿。充斥四鄉。村民轉難安枕。良善之家。畏其兇暴。縱被魚肉。竟不敢與較。忍氣吞聲。敢怒而不敢言。匪等藉此肆無憚忌。被害之民。無可如何。欲控不敢。懼其報復。慘酷忍之難堪。却之受害。幾有無以爲生之苦。似此則愈縱其囂張。勢將不靖。近年荒旱水火。頻仍若不乘時鎮撫。必致愈肆猖狂。臣不敢瞞隱。有負國恩。伏乞皇上早揀賢能。迅速前往鎮撫。嚴正捕獲。則匪等盡究有法。而良善之家。藉此得安地席。實我皇上仁慈所致。臣等不勝幸甚。荆楚黔黎。亦不勝幸甚矣。臣嚴嵩具奏以聞。

張居正閱畢贊道。文不加點。具見洞達利弊。此本一上。天子自無不准之理。若能得皇上批准。海瑞到了湖廣。然後太師發札。遍諭合省官員。遇便參奏。則可斷絕禍根矣。嚴嵩次日。上朝。衆文武山呼畢。嚴嵩出班奏道。昨據海瑞令人飛章具報。今將原奏。并臣嚴嵩另有奏章。恭呈御鑒。伏乞皇上睿鑒施行。天子令內待接了奏章。展開細看。便道。據海瑞所奏。不日安南貢物將至。有此一人前往。使化外番酋。亦知大義。海瑞可謂使於四方。不辱君命。朕甚嘉之。他日回朝。自當格外擢用。以酬其勞。但丞相併言湖廣一帶匪類聚衆爲害。理當着人前往整飭。不致苦我黎民。但不知誰堪充此任。役丞相以爲何人可使。即前啓朕知道。嚴嵩俯伏奏道。現在安南欽差天使。可充此職。皇上若以之前往。臣保得。不三日。當奏虜功矣。皇上說道。海侍郎品望才智有餘。以之前往。可必有效。但他現在安南催貢。尙未差竣。回京。那得遣之。嚴嵩奏道。地方利弊。只在一時。若不早除。其小醜禍恐不止此矣。海瑞雖未回京。差竣。然該番既已有心趕辦。貢物諒不日亦當告竣。決然遣官。隨同欽差。伏闕謝罪。陛下若以地方官百姓爲重。敕令海瑞急催貢物完竣。催番使督起行程。若入本境。則交有司地方官護送。督解來京。仍着海瑞紆道迅速。飛赴荆楚鎮撫。不必回京。此則實爲兩便。伏乞陛下察之。皇上聽奏大喜。即飭翰林院修撰草詔。差了八百里的飛遞。前往嚴嵩得了旨意。謝恩出奏。竟到兵部。遴選差官起程。方纔放心回府去了。不題。且說那海瑞在南安時。常向蠻王催貢竣工。俾得回京復命。又有沈充在內。爲之照應。一切道沈充不時假傳王旨。到各處工廠。嚴催迫索。所以那些工匠不敢遲延。日夕趕辦。未及三月。貢物俱已告竣。當下南安王將貢物。一點一點。裝車封誌。令翰林臣修了悔罪乞赦之表。具一清摺。將所貢獻各物。計註明白。隨

請海瑞回到殿上當面交代呈上清單請海瑞觀看海瑞接過將清單細看上寫着的

金樹玉樹盆景四座火浣布二十疋（長二丈闊一尺二寸）碧犀念珠一副（共一百零八顆）另佛頭間子（貓兒眼的）象牙一雙（重一百八十餘斤）火鷄四隻（每日食紅燒炭十斤）石犬一對（如鼠大共重二兩三錢）石猴一對（如拳大高三寸善曉人意能持文房四寶）碧玉插屏一對（高五尺）紅玉酒杯十隻（如血色光）文犀燭一對（燃之能照水中怪物）玄狐皮四張（可作冠罩能避風火雨雪）渾天球一個（能量天上廣狹數度時刻）

海瑞看了作揖拜謝安南王即差殿前丞相何坤都督夔元成領兵一百護送各人領旨遂在殿上擺酒送行沈充亦來作餞彼此實不忍捨繼王與沈充直送出關外三十里方才分別正是 一旦成知己那堪賦別離 欲知海瑞回朝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批評〕嵩與海公誓不同日月也任你百般巧計毒謀而卒不能害吾謂天護善人何況忠臣賢士哉天豈無知嵩雖謀計慘毒妙在海公履險而不險只是平安過去即一嵩賊又何能害海公也

第四十七回 巡按台獨探虎穴

却說海瑞領了何坤等衆押着貢物望着內地而來此際方才到桂林地方即便接着兵部差官喚住行脚開讀聖旨道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賢能廉介國之股肱盡瘁鞠躬臣之大節茲爾海瑞爲國爲民屢著勞績前者南交抗命寇虐邊隅爾乃多智多才親宣朕德故邊氛不作一日消除今安南不貢爾復代宣朕旨三年不貢之酋立即伏罪卿之功績當載在史册理宜來京慰勞左右匡襄無如國爾忘家公爾忘私如卿之爲臣者卒少今聞湖廣一帶匪逆甚衆鴟張四載放肆搶劫害我良民故復命爾鎮撫無使寇逆滋蔓擢爾爲湖廣巡撫大使仍兼兵部侍郎銜監察御史拜受巡職之日即使馳赴新任無用來京復命其安南貢物即於接旨之地交該地方有司護送來京爾其速赴

到任欽此。

海瑞接了聖旨，三呼謝恩畢，然後即對差官點明貢物，以及令差官與何坤等相見，隨請該指揮交替，即時分路領了海安轉途而行，望向湖廣進發。一路訪問民情，呈謝恩奏本，暫且按下不表。再說湖廣地名三楚，界連貴粵，地方遼闊，島環山列，更兼民情獷悍，無業之家，不務生理，游手好閒，恃強凌弱，又俗尚結會聯盟，動以百計，其黨甚夥，其凶愈烈。良善之家，受其魚肉，匪徒又勾結兵弁，串通衙役，以作護符，那不肯兵役，心利分肥，不特縱匪爲害，且反爲匪所用。若衙門中有甚消息，他們即便飛報官差一出，而該匪早已遠揚，因而愈無忌憚，往往打家劫舍，官府未嘗不辦，而無奈百票不獲一犯，以致如此。當時衡州有一著名匪類，姓周名大章，其人生得醜偉，性烈如猛火，兩臂有數百斤之力，其父原是一個商賈，遺下數千家財，母親余氏，現有一妹名喚蘭香，姿色頗生得美貌，更兼伶俐，祇周大章自從父死之後，不安本分生理，初時尤有幾分畏懼老母鄰里，不過延請教師到他家中，教他槍棒各技，漸至交結朋友太多，只因他有些產業，手裏呼應得來，更兼他疎財慷慨，揮金如土，每日裏那些不長進的狐朋狗友，邀同各處遊玩，或酒樓或娼館，一舉一動，無非是要鬧事的意思，終日醉而不醒的，在街頭巷尾，打架滋事，聲言好打報不平，其實恃着人衆，分明尋事，捕風捉影的，良善之家，莫不受其暴虐。如此日復一日，朋友愈衆，家業頓消，不到三年光景，便將一付家財弄得精光了。他們是平日飲慣吃慣的，一日窮了，那裏肯安分，不免糾約衆匪做些沒本錢的生意，一次便思二次，二而三三而四，其匪愈衆，其膽愈大起來了。雖衙門中有些知覺，官府出票拘拿，而該匪等又有賄賂官差，故得優游自在。不一年，其膽更大，其黨佈滿一郡。這大章便在河干收拾一隻大渡船，每逢往來，必足百人之數，然後開擺過去。遇了夜間，則行搜劫，日裏假名生理，民間受過了許多禍患。衡州之地，被劫之家，不下數百家，而府裏竟無可如何。近有知者，不敢搭船，稱呼船曰閻王渡，其意謂渡者必死也。大章終日在那衡州碼頭擺渡，亦自恃其勇，非足百人不肯開。周大章復聚黨羽三百餘人，或綠林搶劫，或鑿壁穿窬，無所不至。同時有李阿寧、陳榮華等，各統匪類數百多人，日日在那湖廣攪擾。良善之家，幾不欲生。當下海瑞受了皇命，帶了海安一路訪問而來，並無一人知他是個現在特授巡

按一日海瑞訪到衡州。在路即聞周大章閩王渡之名。意欲前往起渡。海安道老爺休要輕往。小的曾記得在橋頭關帝祈得簽語。上有閩王渡字樣。是要驚險的。今日恰逢其名神聖之言不可不信。莫若老爺到任之後。然後再訪未遲。海瑞說非也。夫國家養士原欲爲君分憂。爲民除害者也。今我欽奉聖旨來訪利弊。豈可因閩王渡一節便退縮不前。誠有負國厚恩。爾勿多言。只在左右伺候便了。海安聽了主人這一番言語。也不敢再言。只得遠遠的相隨。跟着海瑞來到衡州渡頭。只見並無船隻。却有許多人聚在一處說道。今夜三更方才開船。我們要等到三更了。有一老者道。即此待到五更亦要耐煩。不然到那裏去找渡船。少年道。我們幸喜是沒有要緊的事。若有要緊的事。只怕誤了呢。海瑞聽得親切。便走到那說話的人前問道。我們是外江的人。到此不知風俗。適間我聽得列位之言。好生詫異。那老者聽了。忙忙搖手道。休得多言多語。即累我們。海瑞道。老丈怎麼說這話。就是官渡。人到遲了些。也難怪不得人家說話。老者道。你乃外江的人。那裏曉得我們的鄉風。這隻渡船不是當耍的你。若得罪他。只怕你們當不起呢。海瑞道。難道是他的擺渡領了本府的文憑照會。輪餉擺渡有什麼不可說之處。老者道。你到底是個外江的人。不曉得利弊。偏偏我們這渡船。不會領帖輪捐。又不是官渡。從這位閩王渡主出世。比那有文照官渡者更利害着多呢。海瑞道。若無文憑。不輪國餉。便是自擺私渡。有干禁制。何以如此利害。老者說。這裏本是一個合郡的擺渡生理。自此閩王一到他。便把那一概渡船逐去。並不許一隻小舟在此灣泊。惟有這一隻港船在此開擺。每一開船。必足百人之數。然後解纜。若是少了一人。再去不成的。海瑞道。向來各渡皆藉此以爲餬口。難道被他佔了。就不敢出聲麼。老者道。且勿高聲。待我與你說個透澈罷了。海瑞知意。即拖了那老者的手。去到對面陰涼樹下坐着。問道。適聞老丈分付。莫要高聲。是何緣故。我們是異鄉人。不知貴地利害。敢煩老丈指示。庶免有犯鄉規。感激無既。老者復把海瑞看了一會。說道。吾不說明。你不知情。且坐着待我與你聽。海瑞道。你我兩人雲水一天。有什麼話。但說無妨。你看那渡船尚早。你我何不坐此一談。以解呆悶。如何。老者笑道。因是沒可消遣的。待我說來。那閩王渡主姓周名大章。此人生來好勇剛強。兩臂有千斤之力。又是一個破落戶。他從先爲人仗義疎財。專肯結交英雄好漢。情願把這一副家私花消了。這結下許多朋友。又好

相識衙門中的差役。所以他就有意作奸犯科。衙門裏亦將委曲從他。如此數年以來。這周大章不知犯了多少重案。官府雖知而不辦。各衙門俱爲護衛。所以他便佔了這個碼頭。將從前的渡船。多皆逐去。自己起造了一隻大船。日祇一歸。夜祇一往。百人爲率。多亦不載。少亦不開。若有人說那些不知世務的話。在碼頭上包管有禍。所以人多畏懼。改他爲閻王渡。連官府也不敢徵他渡稅。我看你是個外江人。不曉得其中利害。故說你知。在此間少要多嘴。自招禍患呢。海瑞道。難道這周大章是沒有家小的。一味在馬頭胡鬧麼。老者道。怎麼不有。現在前面獅子坡居住。他家還有人呢。海瑞道。還有何人。老者道。老母幼妹。海瑞道。既有相牽。就該體念骨肉之情。怎麼又橫行一朝犯法。只恐悔之無及。老者道。休要管他。他自有無邊的法力呢。我們且到那裏等渡去罷。正是。是非只爲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老者與海瑞作別。仍往碼頭去了。海瑞自思。據老者之言。確確有據。但這周大章。既有家眷在岸。我何不到彼家中。採其虛實。好叫差人前來獲拿。遂不回碼頭。竟大踏步向着老者所指之地行去。只見沿岸一帶。俱是人家。詢周大章的住址。俱言彼家現在前面居住。過了此街。到屋宇盡頭之處。約一里外。便是溪源。此地並無別家。惟有茆屋三間。就是周大章屋了。海瑞聽了。不勝之喜。忙忙向着河邊而來。果見俱是一帶人家。及走至郊外。望見一片野地。獨有三間茆屋。海瑞自思。此必周大章的家了。遂挺身向前。只見雙扉緊閉。似甚寂寥。海瑞又不敢叩門。只得在對門河邊坐下。少頃。有一個婦人開門出來。手提水桶。約有六十餘歲。走到河邊汲水。海瑞自思。此必大章之母也。我若去探消息。就在此人身上。乃故意作出嗟嘆之聲。那余氏亦聽得明白。不覺動了惻隱之心。便問道。只位客官。我看你不是這裏人。怎麼在此。長嘆。海瑞道。小子乃是粵東人氏。因只爲有個密友。在此貿易參茸生理。小子特來投他。誰想朋友於正月間已經回東去了。小子盤纏用盡。寸步難行。只得沿路訪找鄉親。望其念些鄉情。少助資斧。俾得藉此回家。今我一路飄泊至此。自忖身上並無分文。又不敢客寓居住。只得在此坐着。但不知今夜寄宿何處也。余氏見他說得可憐。說道。你在此也無用。到不如及早前往。找尋個把鄉親。幫你三文二文。也是好的。海瑞假泣道。小子亦知如此甚好。但是囊中乏鈔。怎生行走。況且昨就沒有飯吃。今早起來又走了許多的路。如今覺得身子空虛。竟走不起了。余氏嘆道。你既是饑餓不

起也罷。隨我進去待我弄飯。你食暫且舍下權宿一宵。明日早行罷。海瑞道：多謝姥姥。尊姓何名？余氏道：我先夫姓周。老身余氏。海瑞聽姥姥說來道：姥姥是孀居了。可有幾位令郎令媛？余氏道：有一子一女。兒名大章。在這村前擺渡營生。請問客人尊姓大名？欲知海瑞如何答應。且看下回分解。

〔批評〕周大章稔惡昭昭。鄰近村莊無不受其荼毒。今海瑞偏偏到他家內探聽消息。正所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故不知其險矣。似此除暴安良。方見天佑海公也。

第四十八回 黃堂守結連賊魁

却說余氏憐念海公孤旅無依。慨然動念。遂將海公喚到家中。留其過宿。周濟酒飯。當下海公謝了。便隨着余氏進了茆屋。余氏提水進來。復來問道：適間忙了。未曾請教尊姓大名。海公道：小子姓鍾名生。乃是廣東海康人。余氏道：原來是個邊省的人。不遠數千里而來。亦云苦矣。那邊小房空着。請貴駕到裏面暫屈一宵。少頃茶飯便到。海公再拜謝之。便隨着余氏進內。只見一間小小的茆房。正面鋪着一張土炕。兩邊擺了竹椅。壁上有架。上面放着許多鎗刀器械。白閃閃的鋒利無比。令人心胆俱寒。海瑞道：這就是賊人凶器了。少頃余氏拿了一碗一飯。四碟葷菜出來。俱係珍錯之品。海瑞謝道：多承媽媽厚惠。小子何以報德？余氏道：偶爾方便。何須介意。海瑞便將菜物略用了些。就罷了。余氏道：你既苦饑。爲什麼只用這點。難道是嫌粗糲不堪下咽耶？海瑞道：吾聞古人有云：饑食過飽必殞命。小子已饑三天。若是飽餐一頓。未免有累。故寧可少食。余氏笑道：這也說得有理。徐徐將傢伙收了進去。掌出燈來。放在桌上道：你且在此安歇。明日用了早膳才去。海瑞道：今已打攪不安。那敢再擾。郇廚余氏道：行得方便且方便。帶笑而去。把房門反扣了。海公坐在燈下。自思余氏爲人。還近人情。可憐其子法外營生。波及其母將來破案之時。吾必格外寬恕。報以一飯之德。但如今坐在這裏也是無用。對着這個客堂。有何益處。我却來錯了。輾轉沈思。愈加煩惱。那裏睡得着。忽然案頭放着一札。海公便拿起來看。只見上面周大章老兄手披數字。海公便取出書箋來看。上寫着：

前者接得尊諭云云。但此案現據黃三小之失主稱。伊夜過渡船。背負紋銀七百兩。過了對岸時。已三更。正行之間。

忽聞後面追呼之聲，轉瞬十餘人直至，將彼銀子搶去淨盡。月光之下，惟認得足下面貌，供詞堅甚，似不肯於甘休者。弟深以彼昏夜搭船，何得獨負多銀，致招匪人眼目，意欲移重就輕，奈彼堅執不從，以搶爲劫，弟實無奈，暫批候訪拘追。但此案若以三限期滿，不能破獲，彼必上控，似此如之奈何？愚見欲煩足下留心，察其出入，乘便刺之，以滅其口。否則賊情重大，必須勒限嚴緝，深恐上憲添差會營訪緝，似有不利於足下。惟祈高裁，弟不勝幸甚。端此佈達，並請近安。呈大章老兄台鑒。關上遙泐。

海公看了，暗自怒道：「那關上遙乃是衡州知府，怎麼反與賊通，不肖劣員，其罪實堪髮指，乃收其書札於袖內，以爲他日質證。」少頃，忽聞扣門之聲甚急，海公伏在門裏竊聽，裏面余氏答應出來，開了門，又聽得男子之聲說道：「什麼時候了，如何恁早關門？」余氏道：「又到那裏吃得等大醉回來，今夜又作出不好事來呢？」那人道：「你且休管，扶我到裏面睡罷。」余氏道：「你且在草堂上坐着，待我說與你聽。」那人道：「且到裏面睡了，再說罷。」醉得緊了，就要嘔吐出來。余氏道：「裏面有一位迷路的客人在那裏借宿，這時必定睡了，休要驚動他，你且在這裏睡罷。」大章聽了母親一席話，不覺吃了一驚，說道：「我的房裏有許多要緊的東西在內，怎麼留過客在裏面，便帶着醉一步一跌的，走到房門口，此際海瑞大驚，聽他口音分明，就是周大章無疑，又聽得脚步響，要進來，此時欲退不得，欲住不能，正在驚疑之間，忽然一聲响，那門被周大章撞倒了，連人跌進來了。」那余氏便拿燈來照，周大章已扒了起來，不見猶可見了海瑞，不覺怒從心上起，惡向胆向邊生，不分清白，把海公抓住罵道：「你是什麼人，敢來窺探我的事情？」海瑞道：「且請放手，待我說來。」大章將手放開，海瑞被他一推，早以跌在地下。那余氏急來挽起道：「勿驚，勿驚，他是吃醉了的人，休要見怪。」海瑞尤未及回答，那周大章厲聲大叱道：「還不快說，敢是要我動手麼？」海公道：「勿怒，勿怒，只嚇的戰戰兢兢道：『我是個過路，趕不上站頭的，承蒙老太太好意，喚我進來歇宿，不知壯士回來，有失迴避，幸勿見怪。』」大章道：「你是失站的，怎麼不向大路上走，却來向我家只條斷路上來，只明明自來窺伺我家消息，好呀，你却不知老子的利害，到這裏來是個自來送死的了，正是天堂有路多不走，地獄無門却要來，到底你是什麼人，快快說來，如有隱瞞，受我一刀說罷。」身上取出把利刃擲在地

上道你還是說不說。海端說：小子實係迷路的。若是認得路途，就不走這條斷頭路來的了。余氏亦在旁代爲分辯，求他寬恕。大章那裏肯聽。余氏自進裏面去了。他却將房門反扣着，說道：老子此時精神困了，明早再來與你算帳。說罷，帶醉的把一張大椅頂住房門，躺着不覺呼呼的睡去了。再說海公看見明亮的利刃，擲在地下，又見門已扣了，聽得大章呼呼的氣息如雷，正在房門之外，自料不能得脫的，對着利刃道：再不想我海某今日是這般盡頭的了，不覺慘然悲泣起來。且說余氏回房見了女兒，蘭香說道：往日你哥哥却不回來，今夜留了這人敬宿，偏偏地他回來，如今將利刃丟在地下，又將房門反扣了，豈不是明明要他性命麼？好端端的一個人，却被我絕送了性命，於心不安。說罷，竟吊下淚來。蘭香道：明明知哥哥這般性氣的，怎好留那人在家過夜？只就是母親少了打點之處，況且哥哥平生心最多疑，那肯即便放了過去。這個光景，如何是好？余氏道：雖然如此，還要想個計兒救他才好呢。不然這罪孽是了不得的。蘭香說道：有什麼計兒能放走了他，就好了。余氏道：救他不得出來，把那人關在房內，你哥哥又頂在房門睡的，如何救得他出來。蘭香道：既如此，待我想個計策出來。正是：眉頭方一皺，妙計心上來。蘭香思了一回，說：却有了。如今趁哥哥未醒，可將外窗門挖開，母親輕輕喚此人跳出，帶至後門口，放了回身，把窗門放在地上。哥哥醒來，只道他曉得此道的，却不連害我們的了。余氏聽了大喜，即時走到小房門口，細聽大章呼吸鼻息，正在黑暗之中。余氏急將窗門解脫，悄悄的輕喚海瑞跳出。海公一聽，連忙向窗外跳出，上前求救。余氏道：且勿高聲，若要活命，快些隨着我來。海公便緊緊的隨着余氏，黑夜之中，不辨東西，只是隨步而行，約略轉了二三個灣。余氏止步，把門開了，說道：你這從此條路轉過西去，急急前進，如遲恐難逃了性命。海瑞得了活路，謝過了余氏，便依着余氏所指的條路，飛奔而去。正是：鰲魚脫了金鉤釣，擺尾搖頭再不來。後人讀史至此，有詩贊海公忠心爲國詩曰：

爲國憂民不憚勞，幾經凶險幾多遭。身危虎穴終難禍，命寄懸樑亦脫牢。信是忠誠能感格，焉知正直不須逃。海公幸有余婆救，否則黃梁熟已糟。

又有贊余氏心誠慈善，終有好報詩曰：

余婦賢良女。心存惻隱時。憐窮施碗飯。恤寡寄棲遲。孰料兒爲梗。翻憑女巧思。一朝疎密網。萬載羨奇功。有心憐性命。無計諫頑兒。吾欽余氏女。千古令人思。

又有人以詩贊蘭香慧心巧思詩曰

二八深閨女。胸中有巧思。能施活命計。慷慨勝男孩。祇恨兄心毒。翻憐自好姿。赤繩何日繫。誰畫妾雙眉。令女欽嘆賞。當贈五言詩。

當下海瑞得脫了性命。急急的望西而走。幸有微月引路。時已五更。天氣海公只顧狂奔。及至天明。已見城開。便走回店中。叫海安伺候。穿了衣服。來至指揮衙門。正值正門才發頭梆。海安上前向那把門的軍官說道。新任巡按來拜。有機密事要見你家大人。那把門的軍官聽了。卽忙進內通報。指揮急忙出堂迎接。攜手入內。海瑞亦無暇告訴別事。便將閻王渡事情如此如此。這般這般。逐一說知。立卽請去拿人。指揮聽罷。吃了一驚。喜得巡按未遭毒手。卽令中軍官點兵三百前去拿人。正是：只因平日作邪人。惹起官兵動殺聲。未知官兵此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批評〕海公之險。何止千百次。但未曾有這回之險。洵所謂海公死裏逃生者也。天佑善人。故余氏蘭香皆爲之用。

第四十九回 逃性命會司審巨盜

不說指揮使聽得海瑞吃了一驚。急急傳令左右兩旁遊擊。各帶百名官兵前往。捉拿周大章。再說周大章睡到五更。酒醒起來。喚醒余氏點燈。余氏自從放走了海瑞。那裏去睡得着。今忽然聽兒子叫喚。故意不卽答應。裝成熟睡的光景。周大章叫了好幾聲。方才應道。好端端的睡了。又叫什麼。大章道。快些點個燈來。余氏方才扒起來。打着了火。點上燈。拿將過來。周大章卽便接過。自拿到小房面前。開眼一看。只見兩扇窗門兒開了。不覺大驚。急忙進內。瞧着不見了海瑞。大章復到後門來看。只見門已開了。忙轉身到房。細看說道。不好了。這廝也會此道。怪不得走了。只就是我酒醉誤事。轉問余氏。可會聽得其一動一靜否。余氏道。三更以後。我還與爾說話。想必是四更走的呢。大章懊悔不已。急忙

到房內驗點各物。惟是不見了書札。跌足道：「不好了！這書被此人盜去。這還了得！吾料他走亦不遠。勢必追回。着他取到書札。才免禍根。」正欲出門時。天色已明。忽然一派聲叫。前後門打將進來。擁了一屋官兵。大章見了。自知不好。急忙要走。早被軍兵拿下。大章大叫道：「你們拿我做甚麼？官兵道：『你是個積匪大盜。怎麼不拿你去見官爺說罷？』」擁而去。余氏與蘭香。此際亦無可如何。只是哭泣。請人探聽消息而已。這裏海瑞辭了指揮司。回到店中。那地方有司早已知到頃刻之間。多來問安。參見海瑞。吩咐回衙理事。候上了任。然後接見一切供應。俱免。本部院並無眷屬。祇攜一僕。日常兩餐蔬菜。飯已足。地方官聽了。不敢照常供應。惟略具而已。次日海瑞清晨起來。梳洗已畢。穿起了那件大紅布圓領帶了烏紗。不多時。就有地方官領着儀從。來到三聲炮響。海瑞升輿。一路鳴鑼喝道。來到巡按公署。海瑞下轎。拈香。祭門。行了大禮入衙。後出正堂。兩旁書差各役整齊。分班站立。掌印使捧上印盒。跪請開印。用印畢了。當卽有司道府各官進上手本。稟見海瑞。看了。分付單請兩司入見。須臾兩司趨入。行了庭參大禮。海瑞分付另設兩張公案。請兩司左右坐下。獨傳本地知府關上邊進見。那知府只道有體面。得意揚揚的趨進大堂。朝上唱銜。行禮畢。侍立於旁。海瑞道：「貴府榮遷此任。有幾年了？」知府道：「卑職前年來任調補的。海瑞着急說道：『貴府令望久聞。衡民倚之如父母者。正貴府之功德也。』」知府忙打一恭道：「卑府無才無識。謬蒙聖恩。知遇并荷列位大人培植。飭守此郡。自愧有負聖明。與列位大人鴻恩。海瑞道：『本院欽奉聖旨。按臨此地。在路稔聞本處匪類甚多。貴府在此已經二年有餘。郡內頗有著名匪類。』」否。知府說道：『湖廣民情獷悍。性好勇武。多有不務正業者。惟長沙貴陽爲最。敝屬前有數名。頗肆梟張。自卑府到任。概已拘拿。立置之法。今幸寧靜。無煩大人瞿懷。』海瑞道：『多虧貴府設法衛民。驅除奸徒。百姓得以安枕。皆君之力也。』但聞本地有周大章其人。不守本分。又好結黨橫行。現在碼頭開擺閩王渡。貴府可聞乎？」知府說道：『周大章不過一渡夫耳。何得有此強暴。渡名閩王者。以大堂面黑似閩王也。惟大人察之。海公道：『大堂面貌亦不甚黑。身體頗見魁偉。本院昨夜曾在他家歇宿。承他照拂。現有一札託本院轉致。惟君收看便知。』卽令海安將一紙書札傳與他看。知府接書到手。不覺吃了一驚。認得自己手跡。寄與大堂的。此際正是三魂飄海外。七魄往天邊。知府自思：『此書如何得到他手裏。只』

得免冠叩頭說道。只非大章之書。亦非卑職之筆。此必有人栽禍。還望大人明鑒。海瑞道。既非貴府筆跡。想必名姓相同者。而本院錯傳了。可將此書交回本院。知府此時不敢怎的。只得將原札仍復呈上公案。海瑞接回。又對兩司道。兩位大人有所不知。只因本院昨過周大章家中。大章將此書札託本院轉致於他。誰知弄錯了。今煩兩位大人看是如。何。遂令海安將書札遞與兩司看。兩司全立起來共看。可憐知府此際恰如熱釜上螞蟻一般。不知所以。渾身汗下。跽在階下。只是叩頭。只口說該死。兩司看畢共說道。這知府同賊交通。瞞稟大人。實罪無可逭之理。求大人參辦就是了。卑職等有失稽查屬吏。亦難免咎。并求大人處分。說畢退立階下。海瑞道。二位且請復坐。本院自有話說。海瑞道。凡爲府州縣者。民之父母。更沐皇上殊恩。本當以愛國保民爲本務。何貴身膺四秩。位列黃堂。而乃與賊交通。任從大盜行凶。殊覺有負天子厚恩。似此何以居民之上。本院若不正之以法。則將來效尤者不一而足。只恐民不聊生矣。兩司躬身道。該府罪有應得。惟大人施行。海公便對知府道。爾平日只是爲盜。今日有何話說。知府叩頭自說。死罪。求大人格外施恩。海瑞道。害民縱盜之賊。那裏還有恩典與你。分付左右。將知府公服剝下。且帶往獄中監禁。聽候奏辦。左右答應一聲。如鷹拿雞雛一般。早把知府簇擁下去。押往司獄收管去了。少頃人報指揮使大人。委中軍官押解周大章到了。海瑞大怒。分付標滾進來。施刀手答應一聲。飛奔出頭門而來。將周大章一滾三標的滾到大堂。階下伏着海公問道。周大章你可認得我麼。周大章道。小的乃是村民。怎麼認得大人。海公道。你且抬頭一看。本院是誰。大章道。小的有罪。怎敢抬頭。海公道。恕你無罪。你且抬頭一看。大章抬頭一看。不覺吃了一驚。呆了半晌。自思這位大人。我昨夜不該得罪了他。叩頭遂如搗蒜一般。說道。小的真是不曾會過金面的。海公笑道。昨夜二更之時。你曾在家將利刃交我自決。怎麼這時候就不認得本院了。你的款迹。本院是素曉得的。你從實招來。免受刑法之苦。大章道。小的本來不肖。今已被拘。生死惟大人操之。海瑞怒道。本院怎敢擅主人之生死。因你犯法。特此會二位大人。在這公堂勘問。怎麼說這話來。快些招供。如遲刑杖立加矣。大章只是不承認。海瑞大怒。卽對按察司道。只廝不承認。還要相煩大人刑訊。務取實供。歸案爲要。說罷拱一拱手。退入內堂去了。當下二司送過了海公。也退回司法所來。喚了差役人等。將周大章提

到案前嚴訊大章只認平日不守本分所作所爲之事業多不正道。至於搶劫殺人實係小的不敢臬司道胡說。你的所爲早已被巡按大人訪得確切。昨夜大人宿在你家。搜出書札。如今關知府已經監在本司監獄。聽候奏辦。諒你一犯人何敢強梗不招。豈堅強不供。即可漏網。立分付左右動刑。先取皮巴掌儘力重打一百。左右答應一聲。即將大章扯到階下。打了一百個皮巴掌。大章還不招供。臬司大怒。命取夾棍上來。左右將大章上了夾棍。收了緊緊的繩子。把這周大章夾昏的過去。忙用冷水噴面。少頃醒來。周大章被夾得五內皆裂。比打一百個嘴巴掌。雖則口吐鮮血。淋淋夾棍比他十分苦痛。將此夾棍漸漸提起。繩子鬆開。大章坐在階地。臬司又問道。你今可願招供麼。此際大章思想。如不招來。又恐夾棍起來。五內迸裂。慌忙道。小的情願招了。臬司道。不怕你不肯招承。令左右授他筆硯。令其自己寫供。周大章無奈。只得執筆親供。一共認了一十二款。寫完呈上堂來。臬司接過一看。只見上寫着道。

具供招人周大章。只因自幼不肖。不思學習正業。與那匪類朋友商議。要做無本錢事業。業已犯過一十二案。今在大人台前切實供明。並不敢隱瞞。求乞開恩。案款列左。

一案犯白日強姦幼童黃阿棹。未經告發。一案犯晝夜入劫梁阿興家衣服銀錢。業經屢控院司未破。一案犯酗酒打架。傷任阿六到案。一案犯擺渡河。劫在本郡河面擺渡。每遇黑夜便劫掠行客衣物。一案犯白日持刀殺死本街吳錯元妻女兩口。一案犯毆斃茶坊小乙胡亞六。經控未獲。一案犯夥竊本城劉大紳家衣服首飾物件。拒捕傷家丁。一案犯攔街截搶屠戶古阿珍買豬銀兩。經告未獲。

二司看了笑道。你何止犯一十二條案件。還有與那知府通賄這一案。怎的不承認。快些一併寫來。大章道。小的自己犯法。寧甘萬死。怎忍連坐公祖之官。臬司道。該府自己均已供明舊案。你何苦獨欲抹煞。只恐他亦不能救你也。周大章無奈。只得提筆再寫正是。平時貪賄賂。一旦見諸書。畢竟大章供了知府。後來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批評〕海公之處治有法。蓋以平準得宜也。今押知府於獄。而不加刑訊。則尤有愛惜官威體面之意。審官則全其體面。問賊則用其酷刑。海公之斷獄。可稱平允之極也。

第五十回 登武當誠意燒頭香

却說按察司取了周大章的口供，即與布政司會同呈上公堂。海瑞看了大章的口供，即發該司擬議。二司不免再三會酌，方才擬了上去。海瑞將詳文一看，只見上寫着道：

湖廣布按二司張敬齊等爲彙議詳覆事。職等彙議周大章一案，情罪重大，共犯二十餘款，刻難緩決，合依大盜擾害地方律擬議凌遲碎剗處死。其通盜之知府實屬不肖，有玷官箴，合依婪墨縱盜例請旨定奪。但該犯在該屬歷肆擾害，其受害之家平日畏其凶悍，敢怒而不敢言者，不知凡幾。今經審明，合行恭請上方寶劍，立將該犯押赴市曹凌遲處死，以快人心。特彰顯戮，其有供開夥黨候即嚴拿務獲，按律懲辦。職等彙議不知有當否，伏候大人察論。遵行。須至會詳者，右申欽命巡按湖廣部院海嘉靖年月日申。

海瑞看了詳文，即行批道：該司彙辦殊屬協允，如詳可也。復即令書吏立時懸牌一張，其牌示云：

巡按湖廣部院海示：照得匪犯周大章業經弋獲，審明在案，合行處決。爲此牌仰按察司差役知悉，於本月初十日，即將匪犯周大章帶赴轅門，聽候本部院會同指揮部堂督同司道研訊。恭請王命處決，毋違特示切切。

當下將牌懸在轅門。海瑞立即差人持帖往請指揮，這是故套，原是不來，不過遵道着節制這兩個字而已。次日各司道早已在轅門伺候。海瑞整衣冠而出，三聲炮響，升了公座。各司道等上堂參見畢，分東西兩旁而坐。海瑞令將周大章帶上堂來，按差答應一聲，即時把那大章由東角門而進，跪於階下。海公道：周大章，你今日還有悔恨否？大章道：小的犯法萬死不恨，惟有老母幼妹無人養贍，尚思念耳。海公道：你之母妹自有本院格外恩卹，你不必記掛矣。隨令綁下推出，劊子手一聲吆喝，將大章五花大綁。上海瑞提起硃筆勾了，分付推出。左右將大章簇擁而下，由西角門帶出。旋有官兵護押而行。海瑞特請上方寶劍，令中軍官接着按察司二員親押犯匪大章到市曹處決。頃刻之間，周大章已經首身俱碎。見者無不快心歡喜。中軍官等繳令已畢，海瑞令海安將銀子十兩，周卹余氏，撥送老人普濟堂一名。俾余氏終老，以報其相救之恩。惟知府尙在獄中，海瑞即便修了本章，將知府以及周大章犯案情形具摺奏聞。差

官馳驛進京。差官領了奏章，即便飛馳而去。自不必說海瑞既清了周大章及黨羽匪犯一切，遂起馬巡按他郡。一路訪察而來，將所過地方，俱不許有司供給。每到一處，必告示先行貼於要緊之地。其告示十分嚴肅，略云：

欽察巡按湖廣部院海為關防詐僞以肅功令事。照得本院恭膺簡命，巡按此邦。先宜關防慎密，毋使有藉端之弊。本院雖非起家詞翰，然以一榜出身，仰蒙恩眷，由司鐸而轉縣尹，歷任部曹，後承殊遇，俾任封疆，受恩深重，圖報維艱。本院惟有矢公矢慎，飲冰茹蘗，以報我國恩。所有文案一切，皆出親裁，並無假手他人。其餘一切交遊，早已屏絕。山客墨人，醫卜星相，素無往來。倘有不肖匪徒，冒充本院知心，謂關節可通，面情可許，希圖誑騙，亦未可定。為此曉諭合屬，知悉。如有前項匪類，假稱本院知交，從中舞弊，許爾等立時扭獲，交地方官有司詳解行轅，以憑重究。各宜慎遵毋違，特示。

却說這告示先行海瑞隨後繼至。所以經過地方，秋毫無犯。那些百姓聞得海瑞來到，即便沿途迎接，簞食壺漿，以迎其駕。有屈抑者，即到馬前呈訴。海瑞即為申理，歡聲載道。百姓忭舞。一日來到府屬海瑞想起武當山十分靈應，只是要山上進香，必須齋戒沐浴。果然問心無愧者，方能上得山上。否則那當殿的王靈官就是一鞭打落山下。所以到那裏進頭炷香者甚少。當下海瑞來到山下，扎住是夕齋戒沐浴。次日五更即便起來，換了新衣，連茶也不吃一口。即便拈香步行前進。海安打着火把引路。那山果真險峻，海瑞掙扎了精神，許久方才到得山上。遠遠聽得鐘鼓之聲，及至山門，就有道士出來迎接。海瑞來到殿前，抬頭一看，見那王靈官神像手執金鞭，立於當門，恰如生的一般。海瑞自思上山只有一條路上的我五更來此，並無一人同行，怎麼已有頭炷香燒好在此爐中。想必我心不誠，所至遂上了二炷香，拜祝道：弟子海瑞，蒙天眷佑，當今天子殊恩，伏乞神明鑒察。一願皇圖鞏固，二願湖廣合省黎民皆知孝友仁慈，共為良善。三願風調雨順，五穀豐登。祝畢再拜而退。道士進茶。海瑞問道：今早可有人來上香否？道士答道：就是大人一人來此海瑞道：既沒有人來參拜，怎麼頭炷香已有人燒了？莫非是你們上的麼？道士答道：小道們上香點燭，是在殿外的。只炷香的爐，乃是等那誠心的信士來上的。海瑞道：這又奇怪了，又沒有人來燒，又不是你們燒的，怎麼却有

香在爐內。道士答道：大人有所不知。只裏神道最靈。若來上頭香的信士。身心稍有些不清潔一點。就不能上得頭香。那怕三更到來。也有香在爐上。海瑞道：原來如此。想必是我身上不得乾淨。明日再來罷。說畢起身下山而去。一路思想我平生却沒有一些不清不白的事。若說身子上不乾淨。昨夜沐浴。又未茹葷。怎麼神聖却不知我誠心。忽又轉念道：是了。只因我未曾齋戒三日。又未得盡其苦心。是以如此。回到店中。即向海安說道：我今要齋戒三日。然後前往燒香拜神。你等亦宜齋戒沐浴。方隨我去。海安應允。是日爲始。致齋三日。到了第四日。海瑞從四更向盡。即便起來梳洗更衣。仍令海安引路。一路上黑暗如漆。四面松聲。幽鳴斷澗。猿嘯鶴唳。甚不可聞。海瑞只顧前行。却不理會。惟海安一人不免心驚膽戰。來到廟前。只見雙門還閉。側耳細聽。遠聞五鼓。海瑞喜道：吾今定燒得頭炷香矣。遂令海安扣門。道士此際尚未起來。聽得外邊有人叫門。即便起來。看一看神前燈火尙明。那香爐內已有頭炷香在內。海瑞即喚開門。那道士連忙開門。海瑞恭恭敬敬的。走到殿上一看。又有頭香上在爐內。海公即喚道士問道：前次我是不會齋戒。所以不得上頭香。下官自從下山。即時沐浴齋戒。不特葷酒不茹。連一杯清茶也未會吃。一夜無眠。直候至四更五點。即便起程而來。來到寶山。山門尙閉。怎麼却又有頭炷香在爐內。道士說道：大人只要一些不犯。才得上了頭炷香呢。若是不信。請大人即就今夜在此歇宿。看明日如何。海公說道：也罷。我且在此過宿一宵。於是喚了海安。到寓所取了鋪蓋。以及自備的素菜淡飯。來到廟裏。道士見了。不勝驚愕道：怎麼大人一口飯。一口茶。也不肯賞臉。遠遠還累大叔叔搬來。海安說道：不是只般說。我家老爺平生是一個清廉耿介之官。自做官以來。從不會吃過百姓一杯茶酒。不特今日身爲巡按。即此當日出身縣令。也是只般舉動。一切可不用道長費心。道士見他說得懇切。也不勉強。只得由他。主僕自去。便了。當時海公吃過了飯。復令海安取了熱水。重新洗澡一番。夜宿於道房。到了三更。即便起來洗臉梳髮。海安即將香湯送上。海公再三盥浴。復又換了衣服。即到大殿而來。道士們已是成夜守着的。及至海瑞上殿之時。仍是寂然的海公私自道：此時才交三更。諒只一炷香煙。定是我上得的了。欣然趨上殿庭。不覺吃了一驚。細看爐中亦是一炷香煙繚繞。海瑞此時實無可如何。連自己的香也不燒。便來方丈坐下。道士侍立於側。海瑞嘆道：吾自筮仕以來。

絕未嘗虐民貪賄。怎麼欲進一頭香而不可得。這是何故。道士對曰。大人前者在寓安歇。貧道竊意稍有不潔。致不竭誠。今晚却宿在貧道山中。自然清淨。只是不能燒得頭香。貧道亦不解其故。海公道。道院之中。難道亦未潔淨的麼。道士道。道院固屬潔淨。大人今日宿院潔淨。何以未得頭香。實所不解。旁有一行者道。師父勿疑心。吾觀大人自從來此。無不誠心。一連三日而不能上頭香者。吾以爲大人所穿之靴。是乃皮的。本山乃最禁牛。豈非因此耶。海瑞道。我靴固是牛皮所造。但那大殿之鼓。又豈非牛皮所造耶。說聲未了。忽聞殿上一聲響。恰如天崩地裂一般。把衆人嚇得一跳。大衆正在驚疑之際。忽行者來說道。大殿上牛皮鼓。忽然無故自破。其鼓上之皮紛紛都撒於山門之外。海公聽了。不覺吃了一驚。嘆道。神靈不爽。今信然也。正是。一誠能感格。神豈不聽人。畢竟海瑞後來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批評〕雲峯曰。誠能格物。理固然也。今海公謁誠而來。三朝齋戒而不能炷一頭香。是海公自歉於心。自從誠性以來。不肯作一負心事。故心不服。而神之降靈加之。道士之譏諷。適並符合。故牛皮之鼓。不待說完而破。正見神之靈而瑞之誠也。誠亭曰。古言神之感應。今觀斯鼓信然。

第五十一回 小巖賊行計盜嬰童

却說海瑞正說之間。忽聽外面響聲如雷。正在驚疑之際。忽見行者來說道。殿上一面大鼓。不知何故。無故破得粉碎。鼓皮紛紛飛出山門之外。海公與道士各皆驚訝。同出方丈。來到殿上。果見架上只剩得一個鼓圈。在此海公道。我就當場說錯話。故此鼓面破了。道士曰。大人才適說了一句將完。而神道現靈如此之速。是真可敬。於是海瑞隨到神前。謝過。是夜海公仍宿於道院。暫按下不表。又說武當山供奉的玄天上帝。及諸神將聖像。最爲靈感。只由海瑞這一句話。被神明聽到。所以立刻將鼓皮撤去。帝尊即傳王靈官一道法旨。今有海瑞自持耿直。以不得上頭炷香爲恨。故明日與他當上頭炷香。你却於他進香之後。即隨着他行走。如有半點歪邪之念。許將金鞭打死他。回來覆旨。王靈官領了法旨。帶一伺候着海瑞。次日海瑞果然上了頭炷香。不勝之喜。遂賞了道士五錢銀子。即便起馬巡。接他方却不知帝尊法旨。勅王靈官日夕隨着。察其動靜。一日海瑞巡。接到湘潭地面。時當天氣炎熱。走的又是山路。况且又是改裝。

私行。所以地方有司，竟無知者。海瑞走了半日，仍在萬山之中。此刻炎熱大暑，渾身是汗，喉中又渴，山上又無茶肆。海瑞向海安道如此煩渴，如何是好。海安道對面一派是瓜田，老爺且走那裏去摘一個瓜來解渴，亦好。海瑞此時渴得極了，遂依了海安之言，走到對面瓜田之中，只見一個個西瓜結熟在那田上。海瑞分付海安取一個瓜上來解渴。海安領命，即便取來，不知那王靈官在後面看着，不覺動怒起來。正要舉鞭照下打來，忽轉念想：他如今方才摘瓜，看他食罷如何，再作道理。海瑞取瓜，令海安剖開，自己吃了一半，只覺涼沁心脾，頓覺涼生腋下。餘者與海安解渴，二人食訖。海瑞便問道：「譬如此瓜，可值幾何？」海安道：「只值二十文。」海瑞道：「可取四十文，穿在瓜蒂之上，以作面買之意。」海安道：「只可值二十文，何故加倍償之？」豈非太過。海瑞道：「不然，物各有主，今因一時之渴，不問自取，已屬不應，故倍其價而償之，以贖不問自取之咎，庶不有愧於心。」此刻王靈官方才解了怒氣，而海瑞又何曾知到。後來王靈官直跟了三年，見海瑞毫無一些破綻，才去回覆帝旨。此是後話。海瑞巡按各郡已畢，仍回長沙府駐札，更加謹慎愛民，如子滿郡大有仁聲。海安道老爺自從到任已經年餘，可憐夫人此時在歷城，不知怎生的苦了。海瑞道：「不是你言我幾忘之矣，你即日前往迎接夫人來此，遂將一百兩銀子交與海安前去迎接張夫人前來，共享榮華，自不必說。暫且按下不表。又說那嚴嵩把海瑞截往他省，不使回京。此時無所忌憚，越發肆其兇殘。此刻嚴世藩已經夤緣內監王惇，現為吏部侍郎。王惇以司禮內監轉管東廠，看官須知明朝自宣朝，即以後竟無敢諫者。歷代相沿，皆以內監兼管宰相各部事，此外更無他求。況這等人，乃朕家使用之人，何礙之有。自此以後，竟無敢諫者。歷代相沿，皆以內監兼管宰相各部事。正德年間，分設東西兩廠，兼理吏刑兵三部。西廠兼戶禮工三部，所有天下大小事情，皆要關照會稿具奏。惟兩廠之權是重，當下嚴世藩，寓意奉承王惇。王惇亦要他補助，彼此往來甚密。世藩有了王惇，只一脚保標，便自目中無人。而王惇又恃着帝寵，愈加狂悖，遂與世藩朋比為奸，種種兇頑，不堪枚舉。即如定親王朱宏謀，有一內侍任寬，偶出王府閑遊，恰當世藩退朝，在轎簾內看見，不覺神魂飄蕩，在轎內自思道：「天下那有只樣的絕色男子，但不知彼何人，斯生得這般美貌，倘得同他一夜之樂，奚啻身入仙界。」一路思想不置，回到府中，只是默默思念，連飯也不要吃。那家奴任

吉看見主人只般煩惱。連飯也不要吃。便問道：老爺每日退朝。縱有什麼大事。只是都不在意。多是懽天喜地的。今日回府。何以只般悶悶不樂之色。莫非朝中有大事。故麼。世藩笑道：吾父在朝。權秉鈞衡。在皇上跟前。言必聽。計必從。我又同王內監。情勝骨肉一般。即有甚麼彌天大禍。亦有此二人保標。還怕甚麼大事來了。只有我因一件心事。只是難言。所以悶悶不樂。任吉道：老爺有甚心事。只管向奴僕們說。知何必悶悶若此。或者可以代老爺分憂。世藩道：適才退朝。在大街上。偶然見了一個絕色的少年。果然奪人魂魄。但不知他是何人之子。似此又不知其姓名。只可冥想。故此悶悶不樂。任吉道：老爺莫非在那翠花衛衛見的麼。那一個穿繡衣直緞的小後生麼。世藩道：不錯不錯。就是那個人。任吉道：小的只道老爺看見了什麼再世的潘安。復生的宋玉。誰知就是只個不是別人。就是小的同宗。他的個名字喚做任寬。今年才一十七歲。現在定親王府中充役。這定親王就是朱宏謀。乃先朝王爺兄弟。只因這位王爺性好男風。不理政務。所以朝廷不肯封藩。將就封爲定親王。使其在京居住。只此以樂餘年。他府中的美少年。約有四十餘人。俱是十六七歲的。個個美貌如花。只定親王分爲四班。每班十人。每百日一換。個個皆曉得歌唱。更能效女妓娉姿之舞。四十多人中。惟任寬最是定親王之寵愛。比他人更加十倍。昨日老爺所見者。即此人也。世藩道：你既知是一個王爺的親隨。又與你同宗。大抵與你相知。你可能招致來否。任吉道：往者本與小的同姓兄弟。彼此往來甚密。老爺若要他來。只是何難之有。待小的明日自去拉他到來飲酒。那時老爺撞將出來。見機而行。就是世藩道：你就引得他來。我却有重重的賞你。任吉道：小的明日引來就是了。世蕃大喜。任吉即便前去幹事不題。再說定親王朱宏謀。自封以來。却未曾出鎮。只是在京閉住。終日以男風爲事。皇上念他是個皇叔。况且他。不理政事。惟有酷好後庭花。所以不去理會。只定親王日與一羣少年取樂。惟任寬美而多詐。百事承順。善寬主人之意。所以定親王再不能離任。寬片刻。正所謂食則同器。寢則同床。任寬自恃寵幸。有母現在內城居住。定親王愛其子。兼愛及其母。即賞賜他一間宅子。其日用薪水。一切皆代爲給辦。任寬雖屬長隨。然門庭光彩。以及宅內所用一切器皿。皆與公侯相等。只因俱是王府分給來的。這一日任寬適到外邊遊玩。不料爲世蕃看見。彼却不知。仍向王府而去。次日忽見任吉來訪。彼此相見。略敘寒溫。

任吉道：賢弟近日何如？任寬道：近日天氣炎熱，少到外邊，只在府中避暑，所以許久不曾見兄。老兄近日可好麼？任吉道：愚兄祇是終日忙忙碌碌的，會不得半刻空閒，所以少候多時。今日偷空特來看看我弟。任寬道：多謝我兄關照。如此天熱，我們到那裏去乘涼好？任吉道：這城內那一處不是如火熱的？惟有我府裏新起的涼亭，甚是涼快。內中花柳森森，前面荷花靄靄，洵足一樂。我們何不到那裏走走，談談心事罷？任寬道：甚好甚好。於是二人出了王府，直至嚴府世蕃宅中而來。任吉引他進到裏面，來致花亭。果然花木蔭翳，金碧輝煌。玉石欄干之外，就是荷花池。那池中的荷花紅白相將，花下數對鴛鴦戲於水上，果然清幽雅致。香風徐來，沁人心脾。當下任吉請他到亭子上坐着，隨即有兩個小廝上來，伺候獻茶進茗。任寬飲了兩口，只覺香氣異常。那茶碧青，任寬道：小弟在王府三載，所有各處茗茶，也亦嘗過。惟此種茶，却不知名。任吉道：不瞞弟說，只茶並不是日常雜用的茗葉。此乃皇上所用的玉泉龍團香茗。其茶出於棧道之玉泉澗，澗甚深，內黑多巉岩怪石，且深不可測，人難得到。澗內出茶樹，乘霧而生，人固不能往採。惟澗中有白猿作樂，人若採葉，即到邊澗坐下，以鮮果擲去，與猿相換，方才得到。其手澗中所產無多，每年地方官祇貢十餘斤。只是僅僅御用之物。天子賜與太師的家老爺是太師那裏得來的。昨日愚兄值日，恰好王內監到來，家老爺命我煮此御茗，所以才偷些出來。恰好賢弟今日來，此亦我弟之有口福矣。任寬道：多蒙我兄見愛，只恐沒福消受。任吉道：捨得在這嚴家，怕沒得御用之物，旋有一小廝捧着一個菓盒進來。任吉便令將一張八角桌子兒，靠在玉石欄干擺着。小廝把菓盒放下，將一對玉杯、兩雙玉筷，對面安放。任吉便讓任寬坐下。二人對酌。任寬本來量小的，略飲幾杯，便覺昏昏不能安坐，便要告辭。任吉道：人世幾何，酒杯在手，對此良辰美景，若不暢飲幾杯，豈不被花鳥所笑乎？遂再三苦勸。任寬却情勿過，又飲幾杯。此際真是酩酊，人事不知矣。伏在桌上，任吉恐他嘔吐，便令小廝將他扶到亭子內涼床睡了。任寬醉得很了，依着枕頭便睡，呼呼吸息，已入睡鄉矣。任吉看見了，是個真醉，即便來到世蕃內宅。此時世蕃已經端聽佳音已久，見了任吉到來，不勝歡喜，忙問道：事情究竟辦好否？任吉道：那任寬早已睡倒了。世蕃即問道：任寬現在睡在那裏？任吉道：就睡在荷花亭內涼床上，真醉睡着了。呢。世蕃大喜道：你在屏門外守着，不許閑人入內。任吉

答應一聲，卽到園門口守着，自不必說。世蕃此際如拾得活寶一般，喜孜孜的來到花園內，走上荷花亭子來，只見那涼床上，任寬朝外睡着，那任寬臉上兩頰紅暈，恰比桃花帶雨，海棠初睡一般。一見令人魂飛魄散，此際意馬心猿，牽制不住，急急自褪衣服，玉莖直挺，不覺昂然怒立矣。走來寬了任寬下衣，於是乎有此一端。正是：不向桃源洞，偏從峻壁穿。畢竟世蕃與任寬取樂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批評〕雲峯曰：世蕃恃父之勢，而目無親王，更甚於父多多矣。又今結內監朋比爲奸，其家丁私用御茶，此種目無君長，又僭越已極，而帝會知否？芝亭曰：國賊當朝，雖有賢臣，亦遭殺戮，哀哉。

第五十二回 老國奸誣奏害皇叔

却說嚴世蕃乘着任寬醉中，竟不顧得嫩蕊姣花，只自摧殘風雨。那世蕃之巨物，倍於定親王幾倍，所以大爲鑿柄。任寬在醉夢之中，痛醒急欲翻身，却被世蕃緊緊摟住，開目看時，方才得知是世蕃掙扎不得，復兼軟攤酒醉身子，只得任其所爲。事畢後，世蕃起來，那任寬下部已不勝其苦矣。當下任寬勉強起來，覺得肛門腫起，不覺吊下淚來。世蕃着意撫慰道：卿勿怪唐突，祇緣卿冶容迷人魂魄矣。任寬說道：侍郎何欺人太甚，卽小人不堪憐念，當亦體念俺家王爺纔是。世蕃道：我只愛卿，卿何必以王爺壓我，我豈懼此而斷愛卿之心哉。大笑不止。任寬帶怒而出，路至園門，恰見任吉在這裏，任寬更加氣怒，乃罵道：我往日以你爲好人，故此認爲兄弟，誰知你是這般不堪之輩，虧我瞎了雙眼，不識歹人，一路大罵而去。任吉自覺慚愧，無言可答，只得來見世蕃，未見開口，世蕃先說：任寬如此矯強，你有何計可使他常在我處。任吉道：適間小的正在園門口，與他相遇，却被他搶白了一場，恨恨而去。料彼此去必對王爺說，知因這小事，却要惹出大事來。世蕃道：你且寬心，卽使定親王知覺怒了，我亦不懼的。有了我父親及王公公，還怕甚麼人。遂不以爲意。當下任寬却負痛而回，那定親王正在花園內，與諸少年取樂，恰好任寬來到，見了定親王，卽忙跪在地下，放聲大哭。定親王却不知何緣故，卽挽起來，抱在膝上，問道：你好好又不在于宅內，到那裏去來，如何只般光景。任寬哭着道：小的一旦被嚴世寬欺負，便將任吉如何引誘，如何使世蕃凌辱事情，一一說知備細，說罷又哭將起來。定親王卽

將袖兒與他拭淚。又以手伸入內衣來，探他的屁股，摩至肛門突起，不覺大怒道：「好好的，一件東西，怎麼被他弄壞來。這還了得，不覺勃然大怒，火起，按納不住，正是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却說定親王忍耐不住，即便分付家奴何德道：「你可立即傳齊府中人役，立即備馬來，從孤有事去，何德不敢怠慢，立刻傳喚府中人役，共四十名，各人備了馬匹，定親王即上了馬，令各人都隨他去，逕到世蕃府中而來，不一刻，已到府門下馬，直奔進去，那守門的如何敢來攔阻，只得由他進去，當下定親王直入內堂，恰與世蕃剛剛對面，撞過滿懷，定親王一見，無名火起，急把他一把促住，大罵道：「賊子，怎敢如此胆大，欺負孤家，說罷，發拳就打，幸得衆家人用力攔勸，世蕃見勢頭不好，方得脫手，即往內面走了，將三堂門令人緊閉，定親王那肯罷手，追入裏面，只見門扉緊閉，即喚家人用力打開，直闖進去，要找世蕃，誰知此府有後門可出的，世蕃聽見打門之聲，即時已從後門走了，及定親王進來，已尋找不見，定親王忿氣不伸，乃令衆家人把他們衆家人與我痛打一頓，家人們答應一聲，即奮起拳頭，逢人便打，遇物即毀，鬧了一個翻江攪海，把府內許多物件打得粉碎，一衆家人又被他們家人打得頭破血流，個個奔逃不已，定親王乘興還要去尋世蕃，却被衆家丁勸阻回去，按下不表，又說那嚴世蕃出了後門，無處可逃，只得走到父親相府而來，嚴嵩見了，便問何故，世蕃說：「說道：「好端端的，不料那定親王率領匪徒百餘人，打進孩兒府中，把物件搶掠，孩兒與他理論，亦被他打了幾拳，若是孩兒走遲了一步，險被他送了性命，現今還在那裏胡鬧呢。」嚴嵩聽罷，吃了一驚，說道：「只事從那裏說起，我家與他平日並無仇隙，怎麼青天白日，打劫我家，只是何故？」即刻打轎，領着世蕃如飛的趕到新宅而來，此時定親王已自回去了，只見衆家人個個頭破血流，上前說稟，是如此如此，只般只般，自然加些動怒的話頭，嚴嵩聽衆家人之言，勃然大怒，又見那些東西物件盡行損毀，正是火上加油，即大罵道：「素日與兒無怨，怎麼這樣糟蹋我兒家中，你雖是個親王，我怎肯干休，遂分付打道進宮來見天子，帝見丞相面色不和，便問道：「太師今日何故不悅？」丞相俯伏奏道：「臣蒙天子厚恩，父子皆叨顯爵，臣兒另有第宅，不知定親王何故，突於今日率領着不識姓名匪徒，約有百餘多人，打搶進宅，把臣兒扭住苦打，又喝令衆匪將臣兒家人打傷，搶劫一空，其餘搶不去的東西，多行損毀，幸得臣兒走脫，不然亦遭毒手，性

命難逃矣。伏乞陛下作主。帝聞嵩言不解。何故便問道。向日太師可與王往來否。嚴嵩道。臣向未與王交結。帝曰。既沒有來往。必無仇隙。彼無故突然尋禍。只是何解。嵩乘此機關奏道。臣奏伏乞皇上屏退左右。方可奏聞。帝乃叱退內侍。問道。卿有何見聞。只管奏來。嚴嵩走近御前。低聲奏道。臣聞定親王素懷大志。不願伏吾主之下。每有欲出外鎮之心。以便樹植羽翼。行其大事。只因皇上不令他出外鎮。不得遂其不臣之志。深怨皇上。久蓄死士於府中。屢欲大舉。只因臣父子在朝礙目。故此率匪類先欲收臣父子。以便舉事。惟陛下察之。帝聞奏便問道。他尊朕一輩。朕仰體先帝之心。特封爲親王。使之尊貴。奈他忽懷異心。忘本一至於此。太師且退。朕自有處。嚴嵩謝恩出宮而去。帝卽宣吏部尙書唐瑛進宮問道。諸王皆出外鎮。惟定親王在京。朕恐他不得外鎮爲怨。欲以邊藩封之。使其受國。天官以爲何如。唐瑛奏道。諸王皆可封爲外藩。惟定親王則不宜俾以外任。惟陛下察之。帝問道。何以不宜出外。卿可細細奏來。唐瑛奏道。定親王自幼便無大志。凡事迂腐。先帝在日。便知其不能民牧者。故久未受封。只留在宮養閑而已。及陛下登極。方封親王。然王自受職以來。曾不理問外事。終日只與家奴爲樂。日夜嬉笑。全然不知一些尊貴。似此若使之外出。只恐徒惹人笑矣。帝卽說道。卿却未知王之心。今王久懷大志。欲謀不軌。王怨朕常以不封彼爲外鎮。深入於心。故此在京陰蓄死士。屢欲大舉。逐朕。奈有嚴嵩父子在朝爲梗。不敢舉動。今將世蕃毒打。並領匪徒將嚴府劫搶一空。其反迹已彰。明於外。朕欲除之。卿以爲何如。唐瑛聽了。大驚失色。慌忙俯伏奏道。陛下何出此言。必有奸臣暗奏矣。定親王乃陛下之叔。何得有此不臣之事。若說別人。臣不敢信。况王乃廢腐之人。豈懂作此事乎。伏乞陛下詳明察之。休聽奸佞之言。致傷骨肉之情。則天下幸甚矣。皇上說道。卿不必代爲飾說。且退出。勿再多言。唐瑛只得退出宮廷。帝卽命廷尉特旨。卽將定親王下獄。發交三法司嚴訊實情。那廷尉領了聖旨。就把定親王下入獄中。次日三法司再三嚴訊。無如朱宏謀不肯承認。要對頭質證。三法司只得奏復。帝見本上寫的。

三法司臣奉旨嚴訊事。案奉旨發交定親王朱宏謀。臣等會審謀反實情。臣等遵旨再三研究。而定親王實無此情。堅不承認。必須質證方可輪服。臣等謹奏。伏乞皇上聖鑒。謹表以聞。

帝看畢，遂與奸相嚴嵩商議。嵩曰：「陛下若發臣往彼對質，則廷臣不無私議。臣爲陛下導去親王者，惟陛下思之。」帝聞言點頭不語。良久，乃道：「如此，則何以處之？」嵩奏道：「爲今之計，陛下可將他只本章留住不發。該法司又不敢輕縱之。永遠禁於獄中。臣另有計，可以爲陛下除之。」帝准奏，留本不發。三法司候了半月，只不見旨下，各皆思疑，然不敢再奏。只得任他便了。定親王在獄中，又不能立見皇上，只見禁於獄中，終日愁悶。又想起府中那一班少年，不知如何下落，恐其走了，不得回去作樂，直至淚下。今且按下不表，再說那一位海瑞在任，已將滿期，即便請旨回京。陛見皇上心中忽然亦思念忠直海瑞，恰事有湊巧，三載未見，當時即批一道聖諭云：

海瑞出按湖廣於今三載，在省訪拿匪類，遂至地方安靜，甚屬可嘉。着即來京辦事。其所遺湖北巡按一缺，卽着嚴世蕃去欽此。

聖旨一下，那跑掇子的官，卽便向湖北復命。不日已到本省，呈繳了回頭掇子。海瑞卽日打點回京。陛見將印信交送於指揮署裏，擇日攜了家眷起馬。那湖廣百姓個個都來挽留海瑞，俱用好言慰之。竟有流涕不捨者。不說海瑞回京，一路無事，再說嚴世蕃得了聖旨，滿心歡喜，自思又好訛詐百姓。卽日出京，臨行時謂其父曰：「海瑞不日回京，皇上必然重用，父親不可與他作對。凡事稍須依順他一點兒，就放心。」又拜託王惇代爲照應一切。方才出京而去。正是：

爲尊年遠禍，致教拜囑諄諄。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批評〕海瑞入朝，嚴嵩不能安枕，故世蕃乃以話勸之。又託王惇代爲之解危，其可謂逆料者也。

第五十三回 禮聘西賓小嚴設計

却說海瑞一路星馳進京而來，到了內城，將妻子暫且寄寓。次日入朝，見了天子，山呼萬歲畢，帝慰勞道：「卿自筮仕以來，多著勞績，真股肱之臣也。今封卿爲戶部尙書，都察院左都御史。汝其勸哉。」海瑞再拜謝恩而出。將家眷搬往戶部衙門居住。聞得定親王犯法，現在獄中未決，遂再三詳訪，盡知始末情由，勃然大怒道：「如此目無君上，將來不知作何定局了。」卽寫表次日早朝，奏上天子覽其表曰：

戶部尙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海瑞誠惶誠恐謹奏原爲事無確據誣捏顯然乞恩睿鑒事竊照定親王犯法一案蒙聖旨發交三法司會勘其有無謀逆不軌等情已經三法司再三細究而定親王堅不承認復加嚴訊始終並無供認想王係是玉葉金枝錦繡叢中長大乃備嘗刑楚並不供認一詞其無悖逆之心可見矣三法司臣不敢再加嚴刑煅煉曾經聯名覆奏請旨發出確證對質至今三月未蒙批發案疑莫決使定親王久羈禁獄案結無期豈久羈可以自明耶此臣竊有所不解者也竊愿陛下早發指控定親王確證俾三法司得以結案而定親王則死亦分所應得在所甘受也如無確證則必實是外人誣捏無疑乞陛下即將誣捏親王之人發交三法司懲治科以反坐以儆奸宄而肅公令則朝廷幸甚矣臣海瑞不勝懇切待命之至謹表以聞

帝覽表自覺難決復召嚴嵩將海瑞奏本與他一看嚴嵩不覺汗流浹背奏道海瑞自恃其才故翻舊案陛下宜叱之以儆將來諸諫臣以爲前車之鑒也帝曰不然定親王乃朕之叔非比別犯可同今海瑞所奏之言皆有井條勢難留中不發朕意欲釋之奈王法大逆若據釋之如同兒戲還是如何設法太師爲朕思之嚴嵩道陛下既欲釋放定親王何不就令海瑞保其出獄令彼具狀保出那時釋放吾主便可掩飾矣帝首肯即批在奏章上云據奏已悉准將定親王釋放但無人敢保汝既知其忠誠汝能保之即予釋放仍歸藩封可也

硃批已下海瑞看了不勝之喜即時具了保狀呈進宮中定親王得釋曷勝感激海瑞惟王惇與嚴嵩二人心中不快私相議道欲害海瑞奈無隙可乘王惇又修書於嚴世蕃說道海瑞到京師即保朱宏謀出獄等話世蕃看了不勝驚訝也不回書即將原書尾批云伏虎容易捉虎難王惇得了只句話便心中只是不安然追悔無及只得隱忍暫且按下不表再說嚴世蕃自到任以來却不以政務爲心端要賄賂所按地方勒索供給鋪墊銀一萬兩如有不足者立即搜羅其失立時參劾湖廣合省官吏幾不聊生然畏他有勢力無可奈何敢怒而不敢言恨入骨髓加之世蕃性好男風在任端好選用少年美貌者充作跟班閒時取樂不分晝夜時有胡湘東者貌若潘安才同宋玉年十六歲即游泮水一日世蕃詣太學宣講聖諭時湘東亦在執事列內世蕃偶見其貌不覺魂飛魄散已不成禮宣諭已畢世蕃坐於

明倫堂上該學教官率領諸生參謁各各打恭作揖畢嚴世蕃問湘東名字湘東打恭畢道生員姓胡名湘東世蕃笑道好個美名正所謂湘東品第留金管也復問已進學幾年湘東道三載世蕃道今歲恰當科場宜用心舉業以圖上進本院實有厚望焉湘東揖謝世蕃起身上轎而去回來自思湘東又高任寬數倍若得同他相親乃人生一大快事轉念彼又非任寬可比寬乃小人彼乃膠庠之士倘彼不允反弄得不像樣子輾轉思維是夜目不交睫思想不忘次日清晨起來發了一通名刺着人持去學中請那教官前來問話那教官見了巡按名帖即刻穿了衣服趨署連帖親自繳還世蕃令人請進教官參謁畢侍立於側世蕃喚令坐下教官道大人在上卑職理當侍立聽命焉敢僭越就坐世蕃道燕室私兒即爲賓主那有不坐之理教官道謝方才坐下說道不知大人有何教誨乞卽示知世蕃道並沒甚事相勞因昨日偶見書門人胡湘東者其人詞氣溫雅文藝必佳本院衙門少一書稟西席欲請胡先生爲之未知老師心中以爲可否教官起身道胡生才學頗優大人不棄以爲主書啓之席必有可觀此大人栽培之恩而胡生之幸也卑職卽當令其趨叩崇墀早晚聽其訓誨世蕃道既老師代爲應諾在下有關書贄儀統煩帶去旋令家人取了一百兩銀子關書一札交與教官那教官接了銀子關書作謝而別回到學署卽令門斗去胡湘東家傳他來見湘東聽得老師請往隨着門斗來到學宮內來見老師湘東問曰老師見召有何教訓教官道賢契運來矣可喜可賀湘東道門生一介貧儒有何喜賀伏祈老師明示教官笑道昨日巡撫大人偶見賢契詞氣清華心切仰慕今日特召我去意欲延足下代主筆硯之任現有關書贄儀着我代請不知足下意下何如湘東道門生是一介儒生兼之庸愚成性毫無知識何敢受此大任教官道巡按以足下才貌過人故欲延置之幕府此所謂好賢下士者也湘東道既有關聘煩借一看教官乃將關書銀子遞與湘東觀看湘東見其關書上寫束脩銀子一年一千兩整又見贄儀一百兩喜不自勝便欣然應允教官亦喜卽日回覆按院嚴世蕃一聽教官回覆應聘之言那世蕃喜不自勝真慚心願過了兩日嚴府令隨親跟班來接湘東湘東欣然就館初見賓主甚懽而世蕃深心計算故不露其面目凡有書契之類悉送湘東代筆光陰似箭日月如梭早已過了兩月世蕃巡按各郡東與之俱往一日巡到辰州此時朔風驟至彤雲密布十分

寒冷人役等皆畏寒。是日世蕃傳令且停車馬。就在館驛之中扎住。湘東政主書箋自然相隨在內。世蕃久有此心。然無隙可乘。有時語及猥褻。湘東則正色不答。是以空有扳花之心。實乏僥倖之便。只日世蕃卻忍不住。心生一計。分付近身家人。叫取些蒙汗藥來。帶在身邊。我却請胡師爺吃酒。酒至半酣。你可將蒙汗藥放於酒中。卽是你之頭功。自有重賞。那家人應諾幹辦而去。卽到外邊探取回來。備應用。世蕃卽辦酒來請湘東賞雪飲酒。湘東正在無聊之時。便欣然就赴酒席。當下二人見禮畢。分賓主坐下。世蕃坐在下位。道。今日日本欲前往按臨。但見天雪漫漫。越下越大。夫役艱於進前。故暫止于此地。然值此寒日無聊之下。無可消遣。故備一杯水酒。同先生賞雪。湘東道。煖酒燒葉。取雪烹茶。正文人之雅事。當與雅人共之。世蕃道。先生本屬雅人。故請先生共之。旋卽令家人將酒筵擺上。彼此坐下。相與暢飲。二人酒至半酣。世蕃卽道。值此佳景。先生豈可無章句以詩詠耶。今以三分安息香爲限。如詩不成。卽以金谷酒數杯。此時湘東詩酒之興正豪。欣然應允。卽請命題。世蕃故以險韻作難。乃道。卽景題賞雪可也。但韻雖用八庚。若過香限者。謂巨觥三大爵。仍再作詩。湘東應諾。世蕃令人取過紙筆兩具。各放一旁。相與罷飲。搆思果然。世蕃詩才敏捷。香未及半。已經脫稿。而世蕃故意諄諄絮絮。全家人共語以亂其心。香已過度。湘東之詩方才急急脫稿寫成。世蕃笑道。香已過限。無用看閱。先生當罰三大爵。再作。遂將花箋放下。湘東道。過限受罰。理所應得。立飲之。世蕃復令點香說道。先生今當作急矣。但不得與前詩相合一字。以杜襲前之弊。如有襲前一字。照樣要你另起爐灶。湘東終是個年輕之人。不覺英氣勃勃。大聲應之。復揮毫思索。只因前詩已被他拿住了。若犯一字。不特不算。反要受罰。所以湘東左思右想。八句詩詞改塗不盡。及至脫稿。香限早已過度。世蕃說道。今番又過了限。如何是好。也罷。陪飲以終其令罷。湘東道。晚生學力遲鈍。酒量淺小。惟大人諒之。世蕃遂以三爵勸湘東。而自己飲三杯相陪。湘東此時酒已八分。又一連飲幾大觥。就有十分醉意。說道。不限香。晚生就與大人聯句罷。正是。酒興詩豪難制伏。故教勇奪詩壇職。畢竟湘東後事何如。且看下回分解。

〔批評〕世蕃之用心。可謂深矣苦矣。先以西席奉之。並不見一些破綻。直至兩月有餘。方才發作。可謂深於用意。

也。

第五十四回 雞奸庠士太守逃官

却說世蕃又以香限過度不肯收閱乃道兄才過於修整只患不工故以遲鈍今已連做兩首足見真才矣但先有令兄飲六觥就算完了酒令罷湘東是個好勝之人便欣然而飲飲畢將詩呈於世蕃觀看世蕃看畢大加稱賞道今藝比前藝更佳妍麗非常果是大才無關遲鈍也復以巨觥相敬湘東不得已勉飲一觥此時酒氣上湧不覺嘔吐狼藉醉臥於几上人事不知世蕃見他沉醉得很乃令人去其外面污衣扶到床上卸其衣褲乘其堅而入不覺玉莖直抵其中湘東疼痛不止正開醉目朦朧彷彿乃是世蕃然此際頭重身輕欲動不能掙扎幾回旋復沈沈睡去世蕃恣意取樂一番元精已洩又復抱持而宿直至夜深湘東酒才稍醒自覺身被箍緊即時掙扎起來猶見殘燈几上坐了自覺肛門腫痛舉步維艱不覺勃然大怒回視床中正見世蕃呼呼鼻息此刻不能按捺無名火起只見几上有大石硯一個急取手出擲向床中世蕃假作睡狀觀其所以今見湘東怒擲石硯急起躲閃那硯塊擲去幸而未中世蕃身上那一大塊石硯把床梆打得粉碎世蕃不禁大怒走下床來將湘東抱住大叫家丁快來快來連說有賊家人遂各各起來執持器械那些家人正在夢中聽得是家主房中喊賊家人一統來到房中只見是湘東與世蕃相持世蕃見家人來了急喚道快來捉那賊子衆家人走將上前把湘東拿下世蕃道只賊彘夜入內行刺代我權且看守到了天明自有處法衆家人將湘東擁下胡湘東亦不言語次日天明世蕃寫了一道文書到學裏先行斥革湘東功名一面發去府獄監禁這翼教官將公文展開一看只見上面寫道

吏部侍郎巡按嚴爲逆生謀殺事照得該學生員胡湘東以一介寒儒本院愛其清才延至幕府厚其束脩一則冀養其材二則俾以箋啓之任本院愛才不謂不深栽培不謂不厚今該生潛入行轅暗藏利刃入帳行刺幸本院知覺得早不然一命已傾送於該生之刃下矣立即呼起家人拿獲搜得利刃行刺之具現在賊證顯然除將該生即發府監禁押聽候提訊外理合移知學道並檄悉該學遵照立將該生詳革以憑本部院提訊究辦該學毋得徇延

千咎速須至檄者

教官看罷不覺一驚過了半晌自思胡生沈潛蘊藉豈有此事况且嚴公與胡生素無仇隙而生何故行悖之事其中必有原故然檄文已下不得不詳遂將湘東所犯事迹上詳學道這學道姓朱名藍字佩蘭原是探花出身由禮部郎中得授此職爲人耿介不阿今見該學申詳大爲詫異細想天下刺客儘多但未見曾有秀才持刀殺人者况稱該生現於嚴公爲賓主而該生何故於行刺行轅之中此事難憑一面之詞今已將該生發府監禁必飭該府詳訊况嚴氏權勢正炎地方官不無仰承其意胡生怎免冤屈之禍吾爲學道但此學中難信之事可不一拯手耶遂分付書吏立備移文一道前往嚴公行轅投遞移提胡生到學轅問訊書吏領了言語即時寫好呈上那朱藍連忙押了簽由驛飛馳前往自不必說又說那胡湘東當日下了監禁也不言語任由他拘押再不一言那知府受了世蕃囑託立時提出湘東審訊要他承認行刺湘東笑道秀才行刺此是新聞公祖大人照樣辦法就是了知府道你只話却又奇了那嚴公以你爲一介飽學秀才故此不惜千金聘你却不知報德而反以爲仇身懷利刃私入臥內非行刺而何到底你同嚴公有甚仇恨之處只管對着本府直供或可原宥亦未可定如不若直說來今日本府又奉嚴公面諭豈可草率以了其事不成若再三推諉三木之刑將及你矣湘東笑道若論世蕃以千金之聘則爲過厚况以書契之席何須千金老公祖亦可想見矣至於無故受人厚聘正愧無功以享其祿賓主相歡並無一言不合出入俱隨其賓主之情可謂深矣又何得謂之仇隙耶突而以行刺之罪誣人惟公祖大人察之欲直說來則有玷斯文體面若不承認則無以解脫所謂啞子吃黃連自家有苦自家知者也知府聽了疑其言語有因乃緩其刑仍復收監再訊審了幾日那學道移文已至世蕃行轅投遞世蕃展開一看只見寫道

湖廣學道朱爲移提事案據辰州府學申詳稱該學生員胡湘東蒙聘請爲幕以主書箋西席關書贊儀皆經該學手送該生應聘馳赴行轅蒙格外之施按臨各郡出入俱隨突於本年月日奉檄內聞該生於某月日夜懷利刃私入行轅幕帳以爲望外之幸竟敢突懷悖逆行刺大僚殊堪詫異理合移提來省本道親訊以正刑章而戒合學之

將來想該生讀書明理受恩必報其人何意行刺行轅被經喊衆當場拿獲發府監候審訊繳飭詳革該生奉此合即遵照據詳前來本學道即照移提事乞將該生移解來省以便按臨擬案實爲公便須至移者右移欽差巡按部院嚴嘉靖年月日移

世蕃看了忖思學道忽然移文前來移提若不發去即屬不實倘若發去只恐前事一旦敗露醜態不堪此時又反爲不美躊躇不決乃分付家人前去請知府來家人領命去不多時把知府請至行轅參見畢世湘道前者發來該犯至今已久還不見動靜什麼緣故知府道據訊該生不認亦不言事涉嫌疑故此復行監禁再行覆訊世蕃道該生刁狡彼既犯法便欲含血噴人扯入入水貴府即不能定獄也罷本部院却有個善法汝當依法行之隨即袖中取出一封小柬遞交知府道歸請看閱依法而行幸勿有誤日後定然厚報知府唯唯而退回到府中將小柬拆開只見上面寫的道

伏虎容易捉虎難幸勿輕輕使歸山須當聊效東窗事何必區區方寸間

知府看了尋思道只句話分明要我效秦檜害岳飛之事想此生必有冤抑我今若遽殺之何以對天地鬼神與孔子寧可拚官不做豈可以害人性命便有釋放該生意思伺至夜深令人於獄中提出該生來到內堂細訊原委湘東只是不言知府道今君生死在即只爭一言若不早說自悔無及我以你讀書人未必有此悖逆之事不忍加害足下不言死立至矣湘東道事實有因只難啓口乞賜紙筆一用知府即令家人去其刑具給其文房四寶湘東原有不欲下筆之意知府道生死關頭在此一刻了胡生不得已把筆寫了幾句道

丈夫貧豈受人憐儒士何勞厚聘錢可恨將人爲媵妾餘桃可啖肯他先秀才不作龍陽寵國士那堪入帳綠酒醉被污誰忍得端州石硯把床穿使君若問何原故只看其中字與言

寫畢呈上知府知府笑將起來道彼亦太無廉恥豈可把秀才作龍陽者乎湘東不覺紅脹滿臉知府忽然大怒道國賊辱及斯文這還了得遂將世蕃之柬與胡生觀看畢泣告道愿公祖大人早刻行事罷免得有累公祖知府道非也

若是本府俯從所使，不肯將東與你看，爲今之計，定當釋你。你可星夜奔往京師，去那海瑞大人處，告他一狀，以伸其冤可也。湘東道雖蒙公祖大人恩釋，但生員此去，豈不累及公祖大人麼？知府道我亦不欲久在此爲官，况我又無家眷在此，不過數名家丁相隨，今夜就與足下棄官而逃，何如？湘東道公祖十載寒窗，才博得黃堂四秩，前程遠大，正未可量。何必區區爲我一人而棄官耶？知府道不必多言，且隨我去，叱令家人將湘東刑具多行釋放，急收拾行李，細軟物件，將印信掛於樑上。（封金掛印，千古美談，其有關公之遺風耶？獨借其不傳姓名耳，抑作書者不欲傳耶？不然，好德而不好名，此爲真德，亦不必揣傳其名氏也。）當下收拾畢，知府帶了家人同湘東從衙門內後門奔出去了。比及天明，衙役起來，過堂時候，還不見裏面有動靜之處，及進內一看，方知知府合家逃走了。衙役書吏立即飛報上司，正是：有道則治世，此官亦足嘉。畢竟後來知府湘東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批評）天下事多有不可解者，今世蕃好男風，而欲污及斯文，眞所謂不分好歹也。安得怪湘東之一硯耶？湘東一硯，猶不足以被其辜，而世蕃以行刺誣之，欲效東窗一事，可謂世蕃罪惡，直不容於天地之間。辰州知府棄官釋放胡湘東，同逃至京師，亦是千古奇人。

第五十五回 王太監私黨欺君

却說那衙役次日見署內無人出入，又見印籍懸於樑上，方知知府棄官而逃，連着湘東亦不見了，即忙報知本道，只兵備道即來查驗倉庫，卻不會虧空，便收了印信，申詳巡按及指揮世蕃一見大怒，即誣控如府主使湘東行刺，今又私釋重犯，棄官同逃，立了文案，一面委員暫署府篆，一面通飭合屬訪拿，按下不表，且說那學道聽了，只個消息十分狐疑，只得罷了，再說那知府同湘東帶家人等行未及三日，見通街徧貼榜文，嚴拿甚緊，遂不敢日行，惟有夜走而已，可憐他們受盡了多少風霜之苦，方才捱到京師，知府尋覓寓處，同湘東寓下打聽得現爲戶部尚書海瑞大人，清如水，當時遂寫了狀子，着湘東前去攔輿喊冤，適當瑞大人退朝，出了午門，將至衙前，忽然一聲大叫冤枉，湘東道清天大人伸冤，正喊着，海大人止住轎，便問那人道：你是那裏人，姓甚名誰，縱有冤枉，該赴地方官處呈控，怎麼到此攔

與叫冤。湘東道生員姓胡名湘東。乃湖廣辰州府人氏。原是府學生員。冤被巡按嚴世蕃所陷。如今如此千難萬難。才得到大人跟前申冤。伏乞恩准。海大人聽是嚴世蕃心中對頭。就有幾分喜悅。遂問道：你既有冤情。攔與告狀。可有狀呈否？湘東遂向袖中取出呈子。送上海大人。接了狀詞。便分付道：且將胡湘東押候。待本院作主就是了。湘東叩謝了。海瑞回轉衙門。狀詞拿出。放案上觀看。只見上寫着道：

告狀人湖廣辰州府學生員胡湘東。稟爲目無法紀。辱及斯文事。竊生以一介寒儒。於某年得游泮水。於本年因在府學宣講聖諭。冤遇現任巡按嚴世蕃。瞞生年少。意欲移甲作乙。充作龍陽。預伏奸心。故託本學某致生關書。贊儀稱延聘。生入幕。以主書啓之席。孰知其用心深險。初見並無一語相戲。生在彼兩月有餘。豈料於某年某月日。以酒將生灌醉。竟污下體。及生酒醒。忿怒。以石硯擲之。奸賊登時喝令家奴。將生綁縛。發交府監。誣害生員。突至臥內行刺。幸托知府某體仰上蒼之心。以事涉嫌疑。權且監候。再行訊核。孰料世蕃又懷惡念。欲置生員於死地。私授知府小東。央令將生效岳飛東窗之事。則奸之心。如秦檜可知。知府不忍害生。承彼大義。放生奔逃。生以釋己累人。亦所不忍。復不肯行。而知府某仗義棄官。與生同逃至此。伏乞大人申此奇冤。究此不法。則天下幸甚。沾恩上赴大人。辭前作主。

海瑞看完了狀子。勃然大怒。罵道：那有此事。世蕃賊奴。欺人太甚。辱及斯文。又復坑害。這還了得。即批：

前後狀詞之語。俱堪髮指。候具奏。差提世蕃來京質訊。如果屬實。立即按擬。爾仍靜候可也。其該府棄官同逃。因事逼於從權。原無過犯。尙屬可嘉。着即前往吏部衙門具呈。聽候奏辦可也。

將批懸於衙前轅門上。海瑞便連夜修起本章。將世蕃所犯事款。以及該府仗義釋放胡湘東。同逃進京。控告各情。逐一具列在上。次早入朝。俯伏金階。奏道：臣海瑞有本章啓奏陛下。帝說道：卿有何奏。海瑞便將胡湘東如何被污。怎的受陷。知府某如何棄官同逃。逐一奏知。遂將本章呈上。龍案之前。天子看了本章。笑道：那有只等奇事。如今知府某在於何處。海瑞道：現在內城寓處。同胡湘東居住。天子道：可即宣來見朕。海瑞領旨出朝。着人隨湘東至寓所。宣召知府。

某上殿。及至天子問道：你是某知府麼？知府奏道：臣就是某府某某。天子說道：胡湘東一事，你盡知否？知府便將胡湘東爲何受聘被污，世蕃怎麼陷害他，便如何釋放湘東，備細奏聞一遍。天子聞奏說道：你尚有仁心，朕勅吏部註名入冊，仍以府道用。那知府謝恩而出。天子問海瑞道：卿意如何辦法？海瑞奏道：天子犯法，同於庶民，今嚴世蕃身爲大員，而作禽獸之行，加之誣捏陷害，情罪重大，伏乞陛下立提進京，交臣嚴審按擬，則國家除此奸臣，而天下幸甚矣。天子道：依卿所奏，就是卽下一道旨意云。

據戶部尙書海瑞所奏，嚴世蕃在任，污辱秀才胡湘東，復行誣陷，致該府知府某不忍陷害，仗義釋放湘東，同逃來京，控告殊堪駭異。着廷尉官立卽差提飛騎，前往鎖拿協員嚴世蕃來京，交戶部尙書會同三法司審擬具奏。欽此。道旨一下，廷尉官卽差了緹騎，前往鎖拿嚴世蕃去了。再說那嚴世蕃之父，聽得此事，大驚失色，急請張居正、趙文華到府問計。文華道：偏偏又發在戶部去審，若是別人，還可以說個情分。這海瑞向來同我們不對的，如何是好？居正道：此事除非去求王惇，或可設法挽回。他同令郎相好，必然肯出力。在皇上跟前保奏的，嚴嵩道：足下所說甚好，就煩足下一行，居正應諾，卽便告辭。一路來到東廠，時王惇權威日甚，兼理西廠事務，六部之權，多歸掌握。其門如市，所有六部人員，每日清晨俱來參謁，竟擁擠不堪。居正正在門房候了半日，方才略覺清淨。又值王惇用點心，又候了一個時辰，始得傳進。居正隨着小太監來至內堂，只見王惇危坐几上，手執柳木牙簽，在那裏剔牙。居正跪下，口稱王公公。那王惇只似未曾聽見一般樣子。居正不敢復語，跪在地下，約有一個時辰。王惇方才問道：下面謁的何人？左右小太監答道：禮部尙書張居正。早已在此。王惇道：來此何幹？居正道：卑職奉太師的鈞命，來請公公過太師府上一敘。王惇道：你是奉太師之命，可立起來說話。居正謝了，起立於側。王惇問道：太師安否？居正答道：太師藉庇安康。太師亦着卑職來請公公安好。王惇笑道：只幾日還吃的斤把燒酒。太師請咱去做甚麼？居正道：太師有要話請公公光降。面陳。王惇道：你也不知麼？居正道：卑職略知一二，未悉其詳。王惇道：你且略略說與我知道。居正道：只因太師令郎出任湖廣巡按，現有辰州秀才胡湘東，與某知府前來控告嚴少爺，污辱斯文等事。皇上下大怒，發交戶部、海瑞審訊。會同三法司，現

已差人前往鎖拿少爺。太師此際不知所主。因念公公同少爺會有八拜之交。故特命卑職前來。敬請過府商議。王惇道：「這從那裏起的。」居正道：「就是那胡湘東來京告狀鬧出的。」王惇道：「難道他竟告了御狀麼？」居正道：「亦不會告了御狀。只在那戶部裏告的。」王惇道：「此事定是海瑞在皇上跟前說的。」居正道：「正是。他還請旨發在他那裏審問。才是冤家難解呢。」王惇道：「且自由他。咱也不到相府去了。待我明日上朝說個分上。就是居正謝道：「略得公公吹噓之力。則嚴少爺可以不死矣。」王惇道：「你且放心。一面回覆太師說。我既與他令郎相好。彼事就是我事一般。居正聽言後。辭謝而出。回到相府。一言不表。且說王惇思想了一夜。若說不辦。又礙法憲。若說要辦。則世蕃不能倖免。次早入朝侍於帝側。文武山呼。奏事已畢。帝退入內宮。王惇亦隨侍於側。帝問道：「汝在此做甚麼？」王惇便俯伏在地奏道：「奴才有個下情。上瀆天聽。伏乞皇上俯容奴言。天子道：「有什麼事。只管起來細奏。」王惇謝恩起來奏道：「嚴家父子有功於國。今爲狂生所陷。致被戶部尚書加以誣奏。天威震怒。立差飛騎拿問。但胡湘東不過一狂生也。貪他人之賄賂。未免含血噴人。扯世蕃俱入渾水。惟陛下察之。帝道：「胡湘東之言。固難憑信。現在某府釋放逃官。經朕面訊。此事却明明不爽。豈能爲彼掩過耶？」王惇道：「某知府安知不聽從上首有司上憲所使。有意誣害忠良。然陛下不可不察。帝道：「世蕃所犯。容或有之。但朕念其父子功勳。未忍立究。每欲一爲之庇。又無法可解。如之奈何？」王惇道：「陛下誠開一面之網。則奴才自有解禍之法。帝問道：「你有何法可解？」王惇奏道：「陛下主天下生死之大權。欲恕一臣子。只在一言耳。今胡湘東既已前來告狀。亦經陛下准了。海瑞的奏章。若遽不問。則廷臣必有私議。且胡湘東心中不服。必致嘵嘵瀆奏。爲今之計。陛下廣施仁澤。仰體上天好生之德。將世蕃罰俸三年。革職留任。亦足以蔽其事。况春秋書傳云：「罪不加尊。今世蕃身爲封疆大吏。亦足爲尊貴矣。陛下誠能仿春秋之義。恩赦世蕃。誰不云天子有德。善准人情。天子聽了大喜道：「汝乃一內宦。尤知大義。朕依你所奏。即差兵部快馬趕回聖旨。正是：只因幾句話。遺下萬年譏。畢竟差官飛馬馳去。可能趕得到否。且看下回分解。」

〔批評〕內宦之專權。自宣宗起。而帝相承。俾之帶任天下之大務。而內宦兼之。凡六部宰相。皆爲節制。故嵩與世

審不得不阿諛之也。

第五十六回 海尚書奏闕面聖

話說王惇再三在天子面前爲嚴世蕃解說。天子准奏。即時差了兵部跑官。限行八百里趕回廷尉官。另頒聖旨。着吏兵兩部知會。將嚴世蕃罰俸一年。革職留任。胡湘東加恩賞賜舉人。就留京會試。以償其辱。聖旨一下。各各懷遵。海瑞聞知不勝之怒。我想如此大事。使王惇一言。便可免議。似此則無青天矣。若由宦官端權。將來朝廷法令。俱爲他們敗壞了。於是連夜修成本章。要與王惇去做對頭。其奏章云。

戶部尚書臣海瑞爲奏宦官近禁理宜復闕。以杜復萌。以肅宮幃事。竊照內侍一項。原因自宮而進。充役於內廷。聽候驅使。但念初割之際。其人尙幼。淫具未發。及至年近十六。血氣當生。其具因之亦長。難保寸長之慮。但古諺云。飽煖思淫。慾飢寒起盜心。今該宦等承恩養餉。食終日無所事事。復近禁幃。日恆與諸宮娥雜沓。春花秋月。不無有感。似此聲息易通。往來皆便。不可料之事。難免無虞。倘有不測。污玷宮幃。非此等宦官不足以驅使。今既捨之不能。則當思其所以制之之法。請得以五年爲期。修之即復次。差令宗人查驗。如有物具稍長者。即復加闕割。則可以無患矣。伏乞皇上睿鑒施行。臣海瑞謹奏。表以聞。

次日早朝。海瑞拿了本章。趨殿朝賀畢。天子道。有事啓奏。無事退班。海瑞當時奏道。臣戶部尚書海瑞。有本章面奏陛下。天子道。卿又有何事。海瑞俯伏金殿。將本章呈上。內侍手接。放於龍案之上。天子細看畢。笑道。卿家所奏之言。殊爲有理。朕亦每常以此爲慮。今卿家所奏。正合朕意。即當舉行。宗人府丞事務煩多。恐不能分其職任。就可委卿主政。便是。時海瑞謝恩。當殿前大呼道。奉旨着戶部尚書海瑞查驗內廷宦官。若有陽具稍長者。及早報名。聽候復割。如有隱匿者。即以違制律治之。當下海瑞大呼三次。是海瑞恐怕日久。皇上海約。故此當殿大呼。以爲君無戲言。使衆聞知。而不能改命之意也。那些內侍們聽了。個個嚇得面如土色。海瑞領了聖旨。即日傳了掌理宮幃總管老太監沙惠元。來到將聖意說知與他聽了。沙惠元道。請問大人意思如何。海瑞道。這是皇上的旨意。如今特請公公到此。非爲別的。

煩將宮內所有的年近二十者，不問好歹，俱要開列名字，年歲造備清冊，送過做衙門來，待在下好點驗。如應割者，再行開割，如不應割者，免之。此是欽命，老公公幸勿遲誤。如其不然，大家多有處分。沙惠元笑道：「咱如今年已經八十二歲，還要開割否？」海瑞道：「事有定例，七十以上者，毋庸開割。老公公即此未屆六十，也可以免驗的。」沙惠元道：「這就是大人的恩典了，哈哈大笑。方才別去，過了兩日，沙惠元着小太監送清冊過府，那小太監見了海瑞，叩頭不已。海瑞笑道：「你之意，不過要求免驗否？」小太監復叩頭道：「求大人恩典，免驗罷了。」海瑞問道：「你叫什麼名字？」那小太監道：「小的喚做進祿。今年才一十三歲。」海瑞道：「你今才得一十三歲，休慌且去罷。」進祿叩謝回宮，不題。海瑞隨將送來的花名冊子，展開細細閱看，只見上面寫載得甚為明悉，共有一十八處，各有所統，共有一千五百人，處處聲敍得明白，且看下面便知。

總理內府掌管司禮監太監沙為備造清冊，移送查核事。現奉聖旨，准戶部尚書海咨准前情，合備清冊，以備查核。須至冊者。

計開。

正大光明殿供殿司禮太監四名，率領副司禮太監六名，統領小太監共九十名。

司禮太監姓名計開：王一煥年三十八歲，黃珩年四十歲，漆璘年二十三歲，朱瑗年五十二歲。

副司禮太監六名，任行年十八歲，李寧年十七歲，榮華年三十一歲，溫飽年二十五歲，周吉年三十歲，喜兒年四十四歲，小太監胡敬堂等共九十名，下有註明年歲姓氏。

奉光殿司禮太監四名，率領副司禮太監六名，小太監九十名。

司禮太監四名開列：鍾山年四十八歲，十進兒年二十七歲，朱升年四十三歲，龜公年三十二歲。

副司禮太監六名，朱開年五十三歲，尤遠年三十八歲，翠兒年二十五歲，廣住年二十九歲，張喜年四十二歲，狗兒年十七歲，小太監何仁等共九十名。

崇正殿司禮太監四名。副司禮太監六名。統領小太監共九十名。

司禮太監四名開列。八十七年二十五歲。三寶年五十一歲。周章年十八歲。甘興年十七歲。

副司禮太監六名。羅曜。星年九十歲。免差驗。松壽。兒年五十三歲。柏齡。年四十一歲。柳春。年三十七歲。張松。年二十歲。金定。兒年三十六歲。小太監優福等共九十名。

大安殿司禮太監四名。副司禮太監六名。統領小宮小太監共九十名。

司禮監四名開列。一清。年二十五歲。二福。兒年十八歲。玉兒。年二十四歲。侯光。年二十九歲。

副司監六名。張仙。保年二十八歲。三星。兒年五十二歲。喬兒。年九十二歲。免差驗。廣仁。年六十六歲。羽。四四年八十一歲。現病。八十九年二十五歲。小太監區朱等共九十名。

景安殿司禮太監四名。副司禮太監六名。率領小太監九十名。

司禮太監四名開列。蘇源。年七十一歲。現出差。唐福。年五十六歲。優祿。年三十九歲。廣才。年二十八歲。侯福。年三十七歲。張福。年五十三歲。

副司禮太監六名。吳喜。年六十三歲。現出差。恭達。年四十五歲。現出差。海英。年三十三歲。鍾福。年四十六歲。張約。年五十二歲。朱廷。年三十三歲。小太監仇喜等共九十名。皆有年歲註明。

太清宮司禮太監四名。統領副司禮太監六名。率領小宮小太監共九十名。

司禮太監四名開列。尤兒。年三十六歲。現病。廣善。年二十一歲。吉兒。年三十七歲。清海。年二十九歲。

副司禮太監六名。得福。兒年十九歲。中庸。年二十八歲。李珊。年五十四歲。任祿。年五十二歲。何祺。年七十歲。周禔。年一十二歲。小太監馬祿兒等共九十名。俱有年歲註明。

冊內煩絮。不能備載。不過略記其大略而已。當下海瑞看明了花名冊子。隨即喚手下的書吏進衙。分付道。即日就要認真查驗諸內侍。你們諸書吏中。選六十名。伺候本部堂。再到有司衙門去借六十名精壯差役。並懸示日期。聽候查

驗。衆書吏領命，卽去分頭備辦。正是：三年一割斷淫根，內侍聞知也失魂。畢竟海公如何再行關割，且看下回分解。

〔批評〕雲峯曰：關割之例，自海公始。自帝廟之後，以魏忠賢始行奏免，海公其大有造於諸宦者矣。芝亭曰：海公之謀，却爲肅清禁掖起見，讀者不必以私仇報復爲言也。

第五十七回 剛峯搜關調任去釘

却說書吏領了海瑞言語，立將應行事宜，逐一備辦。行文到太興縣裏，去相借得精壯差役六十名，前來供役。書吏遂將牌示送來，剛峯簽押畢，掛了出去，懸在那午門之外。此際驚動許多內監，前來觀看，人人無不吐舌，頗見海瑞存心好利害，衆內監皺眉歎氣而已。其牌示云：

欽差查驗海爲曉諭事，照得本院恭奉聖旨，查驗內外宮監，如有應再關割者，卽行關割，如不需關割者，卽行註冊。免割。欽遵在案。合行牌示內監等知悉。凡有爾等應行再割者，於某月日齊赴本部堂衙門東邊站立聽候親行查驗。再割如無需復關者，亦若應割之內侍，齊集西邊站立聽驗。註冊免割。如有一名不到，卽係抗違聖旨。本部堂卽以違制律處之，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衆內侍看了，人人愁悶，個個吃驚。其時王惇亦已知曉。那小太監道：明日海蠻子要將俺們再行關割，不知爲何這樣冤業呢。王惇道：他們自有他們的事，再不干連咱們的。前日老沙造花名冊子時，也着小廝前來這裏知會，被咱搶白了幾句。後來又着人來說，却不敢把咱們這裏的人名字上冊，愁他怎的。不表王惇自固，再說海瑞將冊子反覆細看，却不見有王惇名字。尋思道：這沙惠元亦怕這個人，連王惇二字也不敢上冊子。我正要收拾這廝，今日怎肯由他漏網。明日要他知我這海蠻子的利害如何，卽時分付海安道：你明日伺候時節，却將聖旨，以及萬歲龍牌，供在當中，吩咐刀斧手、皂隸人役等，俱要齊集，我一喝，打立卽拿下，決不容情。海安聽命，自己去備辦，且不必說。海瑞又想道：他們到底是天子的親近家奴，我若遽然行刑，須有凝他們體面。思忖已定，急急入宮見帝。帝問海瑞進宮何幹，海瑞奏道：臣

奉命明日查驗諸宦官。但恐有躲匿不到。畏懼再割者。臣即當拘提。此輩乃陛下家奴。若不經之以法。則不成憲典。臣若行刑。則又有不便。故臣特來請旨。帝道：「這是朕躬所行之事。他們何敢不遵。彼輩如有身匿不遵者。卿即以法律繩之。休得容情。」海瑞謝恩。天子又恐他們強恃不服。乃點了四名御前侍衛。如有諸宦不聽海瑞號令。你等立即拘提。便宜行事。當下四名御前侍衛。隨着海瑞出宮而來。聽候差遣。海瑞回到衙門中。即令廚下備了一席酒筵。特請了四名侍衛進內共飲。飲至半酣。海瑞道：「四位是奉了聖旨來的。他們如有藏匿。怕再割者。諸位不須畏懼。只管前往拘提。就是侍衛道。我們受足了這班狗子的氣。懷恨已非止一日。明日他們不犯便了。若稍有犯。我等怎肯依他。」海瑞道：「如此方才是與國家辦事的。當時相與盡歡而散。次日清早。海瑞升堂坐下。沙惠元早已伺候。海瑞念其年老。厚禮待之。令取椅來。讓他旁坐。沙惠元道：「大人不再鬧咱就殺。怎敢僭坐。」海瑞道：「那裏說來的話。都是與朝廷出力。焉有不坐之理。」沙惠元再謝而坐。當下海瑞就問惠元道：「他們會來否。」惠元道：「俱已到齊。」聽候大人查驗。海瑞分付關割手前來伺候。隨令應再關割者。進須臾五百餘人。一齊進來。立於東邊。個個面如土色。海瑞看了笑道：「不必憂割的。過了今日。就永不用割了。」隨令六十名書吏分作六隊。每名領着內侍五名。詳加搜驗。六十名差役督率關割手用刀。不得私狗。如違者立斃杖下。一面點名。一起叫了過去。到堂押去驗割。須臾聽得東廳下喊痛之聲大作。沙惠元聽了。不覺手塞了兩耳。合了雙眼。恰似呆的一般。真兔死狐悲。無不悽然。海瑞談笑自若。不上兩個時辰。早已關割完了一個個。捧着陽具。候示而行。隨應傳進不應割的來到。仍令吏差役督率查驗。一面註冊。不一時完了。海瑞問道：「惟有東廠王惇。西廠柏霜。爲何不到。」沙惠元道：「他二人前也曾遣人前往知會。奈彼不肯註冊。稱是廠臣不到內院。不須過驗。」海瑞聽了。怒道：「豈有此理。他雖在廠。亦是家奴一例。怎敢抗違聖旨。當即分付侍衛官四名。立刻分提二人到來問話。」四人聽了。如飛的前往。恰好王惇這日。原是要躲這危。走到嚴府裏下棋去了。侍衛官到東廠西廠二處。只看見柏霜。不看見王惇。二人侍衛官將柏霜擁去。尋覓殆遍。却不見王惇。只得回復海瑞道：「他沒什麼地方去躲。只得在嚴府裏面。你等可到嚴府內去尋。必然有的。」當下四個侍衛官如飛而去。海瑞指着柏霜道：「你這狗頭奴才。本部堂今日欽奉聖旨查驗。爾等

竟胆敢不來伺候麼。柏霜笑道：「我只道是甚麼事情，咱乃侍奉皇上的人，怎麼受你的約束。你小小的一個尙書，也要受咱節制，怎麼這等大模大樣的海瑞大怒，分付海安備下香案，請過聖旨龍牌，供在當中。海瑞與沙惠元皆退坐一旁。柏霜方才朝着聖旨跪下。海瑞道：「本部堂面承聖諭，如諸宦官不遵查驗者，立行提拘究懲。今你敢在本部堂面前違抗，就與違旨的一般罪名，分付左右拖下，先打八十板，再行驗割。柏霜此際知上了當，也不敢矯強，只得哀求海瑞道：「望大人施恩。海瑞道：「那裏施恩於你。你這等殘廢人，左右速速行杖。左右答應一聲，不由分說，竟將柏霜剝去冠袍，扯到丹墀之下，重重的打了四十大板。柏霜早已失聲。海瑞叱令止杖，以冷水噴其面，須臾番起，漸漸甦醒。海瑞叱令按着在地驗過，只見陽具稍長一寸有餘。海瑞即令刀割手齊根割去，可憐那柏霜咬牙暈去，鮮血迸流。海瑞令抬過一邊，急見四個侍衛簇擁着王惇而來。王惇一眼看見了柏霜這般光景，又見有聖旨供在當中，急急跪下認罪。海瑞道：「你爲什麼不早來伺候。王惇道：「只因今早皇上召進宮去問話，是以來遲。伏乞恕罪。海瑞道：「也罷，即是皇上那裏宣召，却還怨得過，分付帶將下去驗割。王惇求道：「望大人看在廠臣面上，免驗罷。海瑞道：「這是朝廷公事，海某怎敢以私廢公。這却斷使不得的，分付帶轉來親驗。此時王惇也不敢則聲，一任由他。海瑞親自走下座來，仔細驗過，只見本不甚長，祇有一寸突出。海瑞隨令齊根割了。王惇痛不可忍，大呼幾聲，登時暈了過去。海瑞道：「不割死這廝，留他在朝何用。約有半個多時之久，方才甦醒。海瑞道：「今番你却自在了，本部堂有幾句言語，你且聽着，則永無憂矣。王惇道：「敬依教訓。海瑞在座上吟了八句詩道：

自作孽來還自受，奸謀到底遇天收。
罰俸革職存留任，枉法偏徇可知否。
莫言暗室相欺慣，上天視聽豈能休。
金刀一割邪心事，回去還思早回頭。

王惇聽了這幾句言語，方才悔悟，知是海瑞爲着自己庇護嚴世蕃一案所致，乃悔悟道：「從今以後，咱再不去管閑事了。伏乞大人開恩一線，於咱自新，以圖報効罷。海瑞笑道：「你且依着我的好言語，自然做了好人。你且去罷。王惇這次被海瑞去了他的八分威風，從此不敢作威端門守分。安命度日。後人有詩八句，單道海公能以正氣化人，而王惇亦

可謂善於改過者。雖有前愆，亦足宥之。詩云：

聖言有過，休憚改善。能補過，卽爲賢。芝蘭香久，薰身德。鮑廟聞深，不覺然。若使早能遷善日，免教此際受連。如今並看王惇者，且自爭磨洗濯天。

當下海瑞把諸宦官，闢割訖，進宮復旨。且奏知王惇善於改過，堪嘉可善。帝道：「卿可謂正能逐邪者也。」欽賜匾額，以旌其忠。並御筆親書，盛世貞臣四字。海瑞謝恩，出朝。嚴嵩聞知，心中愈怒。又見王惇如此光景，如失左右手一般。張居正、趙文華等，日夜要害海瑞。只恨皇上又賜匾額，寵任正重，無計可施。日夕思維，並無計策。忽而南京戶部尚書員缺，嚴嵩便與三司聯奏，保舉海瑞蒞任前往。只因這南京乃是當日太祖建都之處，後因永樂皇帝遷都北京，那南京仍有宮殿，以及王諸府第，並先帝陵在此。尙設五部尙書，在此推缺的，就是吏部、惟戶、禮、兵、刑、工五部是實。這南京就是諸親王在此居住，事務極煩，而責任甚重。人人都不願到彼做官，然非才幹廉能者，不克此任。當下天子見了奏章，尋思南京重地，非海瑞前去不可。乃批了一道聖旨云：

南京戶部尙書員缺，該處重地，非才學兼長，忠正耿介者，不可當此重任。據太師聯同三司會奏，議調現任感京戶部尙書海瑞，以之調補。則地方庶有裨益。着海瑞立卽前往補授可也。欽此。

聖旨一下，嚴嵩與張趙二人大喜。卽到吏部那裏，知會吏部領了旨意，卽把海瑞改註了南京戶部尙書冊名。海瑞受了恩命，只得卽日離京就道。一路上好不嚴肅，帶領着海安及張氏夫人，一路餐風宿雨而來。正是：多能多幹多奔逐，那得偷安半刻閒。畢竟海公此去南京吉凶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批評〕雲峯曰：海公自筮仕以來，未曾得一席之安，一時之暇，而帝會不一念之斯，亦奇矣。抑以瑞爲人才特出，不得不如此也。耶。吾固未之解也。芝亭曰：帝未嘗不知嚴趙之所使，然而實非海公不能前往。看官當體察此意。

第五十八回 繼感劾奸矯詔設禍

却說海瑞領了聖旨，卽日攜了眷屬，到南京赴任而去。按下不表，再說那嚴嵩等看見海瑞不在朝中，愈加橫暴。此時

嚴世藩亦已回京。仍復舊職。惟王惇一人不與相濟。其餘一黨奸賊。把個朝廷弄得不成體統。嚴嵩等又在遼東開了馬市。使夷漢互相貿易。多官不敢諫阻。又劾王安石青苗錢之法。青苗錢者。以時屆青黃不接之際。農夫正值拮据。又受錢糧追呼。所以將錢借與百姓納糧。俟其禾稻成熟之時。倍利償還。此先王安石行之。而民滋擾。幾不聊生。今嵩復行之。而民益敝。又將北直一帶關隘之兵將卸去。其地貼近北番。朝廷關隘被胡人佔着。不計其數。邊報日急。而嵩不肯發兵相援。或謂之曰。今邊地被諸胡侵掠。而守將被圍甚急。朝廷不發兵往救。豈不誤事。嵩曰。不然。若一關將失。有人去救。以後都望人救。故此嵩意不肯發兵。逕致北直一帶關隘。俱被胡人侵佔。時有兵科給事中楊繼盛。恨嵩誤國。連夜修了本章數萬十罪。本將修起。繼盛正欲繕完。忽見燈燭風搖。火光頓滅。十指疼痛。又聞鬼泣之聲。自窗而入。黑暗中。見其先人立於燈下。以手指其奏稿。又搖手再三。一陣陰風。倏忽不見。繼盛悟道。莫非是先人顯靈。不許我上此本。又轉念道。食君之祿。當報君恩。嚴嵩等誤國。豈忍旁觀默不一見言語乎。即此受誅。亦必要上此本。乃令其子楊琪代繕。琪亦諫道。嵩固誤國。然朝廷不少大臣。曾不敢以一言劾嵩者。今父親以一給事而欲參奏宰相。况嵩乃上之心腹寵臣。今欲劾之。是猶以卵擊石也。惟大人察之。繼盛怒道。爲臣盡忠。只知興利除弊。至於生死禍福。非所計也。喝令楊琪急繕。琪不得已繕之。次早繼盛入朝。趨班出奏。嚴嵩趙文華張居正嚴世藩等欺君罔上。召覈賣國。將本章呈上。內侍手接本章。展放龍案上。帝看只見寫道。

兵科給事臣楊繼盛。誠惶誠恐。謹奏。爲國賊欺罔。召覈殃民。弄法壞紀。請將擬議。而肅廟廊。以安社稷事。竊見丞相嚴嵩。出身雖屬科甲。而品行實同小人。巧媚工諛。以清詞得幸。蒙皇上不次擢用。不三年而兼鈞衡。受恩既深。圖報宜殷。乃嵩不知報本。崇權肆橫。擅作威福。樹黨賣官。弄法壞紀。蠹國而肥家。召覈以殃民。無所不至。朝廷正士。惟恐去之不速。村野奸徒。只憂置之不上。復庇於世藩。無惡不作。甚至誣陷親王。玷污秀士。種種不堪。擢髮難數。廷臣畏其權勢。結舌不敢上陳。即有一二諫臣。而嵩必借以他事陷之。不致其死不休。年來賢路閉塞。朝廷村野之士。實目覩而心傷。敢怒而不敢言。似此國賊。嵩竊之日。正社稷傾危之時。臣受國恩深重。萬死不足以報高厚。敢惜微軀。袖

手旁觀國家之危哉。伏乞陛下俯聽臣言，請速斬嵩等，以謝天下。則天下幸甚，社稷幸甚。謹列嚴嵩十大罪於左：

一、崇權肆橫，自視尊大。在京文武以及內外鎮，皆要勒取賄賂，否則誣陷。

一、賣官鬻爵，嵩自秉鈞衡，以張居正、趙文華參用，分任吏刑各部，以爲爪牙。內外官缺，任意賄賣，門庭如市，敗壞紀綱，莫此爲甚。

一、罔上欺天，嵩貪賄賂積贓數百兆，不能悉數。建造楠木房屋，其中園亭窗格，仿照大清宮儀式，欺罔僭越，特甚。

一、淫辱污穢，嵩選良家女子年十五以上，藏於府第，動以千數。勝倍宮庭嬪妃，擅用御樂。

一、擅召邊衅，嵩貪胡人賄賂，私開馬市，番漢往來雜沓，致啓邊鄙兵端，又不奏聞，致失北直一帶關隘。

一、忌賢妬能，內外臣工，凡有忠介者，嵩必以計陷之，致朝無正士。

一、擅主生殺，內外功臣，凡有不附於己，立即指使他人，誣以重罪，如刑部侍郎胡敬岩、詹事府枕馬郭光容等，皆以忤嵩開罪，卒斃於獄。

一、縱子行凶，伊子嚴世藩，毫無一善，輒置之上卿。世藩藉勢殃毒士林，如荊州秀才胡湘東，竟受玷污。世藩反加誣陷，致誣親王造反，可惡已甚。神人共憤，罪不容誅。

一、圖危椒殿，嵩以甥女育爲己女，進於陛下。圖謀大位，致陷皇后青宮被禁，幸蒙犀燭，幾致久幽。

一、搜括民財，嵩以貪壑未滿，效王安石青苗錢法，加之倍利，民不聊生。又縱家人嚴二等重利放債，剝衆民脂膏。

帝覽表意頗不悅，然細察其詞，亦屬真切，乃溫語道：「卿乃一給事，擅劾大臣，無乃太過。」朕姑留之，採擇而行。繼感謝恩而出。帝退入后宮，令內侍召嵩入，以表示之。嵩忙俯伏奏道：「楊繼威與臣不睦，故擅造臣十罪，潛害伏乞陛下作主。」帝

道：「楊繼威未必盡誣，然卿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無致廷臣嘵嘵上陳，擾朕聽聞可也。」嵩泣謝道：「陛下視臣如子，帝令退出，嚴嵩回到府中，急召張趙二人進府，以楊繼威之本章示之。張居正嚇得汗流夾背，趙文華慌得目瞪口呆。二人半晌方才說得話出，嚴嵩以天子之語對張趙二人道：「幸蒙皇上寬容，不然吾等已付廷尉矣。」趙文華道：「太師當即除之。」

否則復生禍矣。嵩道：「如何法兒收拾他？你當思出個妙策來。」張居正道：「爲今之計，太師即可矯旨殺之，以絕將來效尤者接踵而起。嚴嵩然之，即使人誣繼盛罪，立付廷尉。時繼盛之子方在書房臨池，家人來報道：「老爺已被廷尉執去，探道是因前日之表所致。嵩要斬草除根，少爺在所不免，可早爲計。」琪嘆曰：「破巢之下，焉有完卵？」家人曰：「少爺如不肯走，旋亦被執去。未幾日，繼盛父子皆被害於獄中，而帝實未嘗知也。嵩既鳩殺繼盛父子，愈加兇橫。時有蘇州府知縣莫懷古，秩滿擢任光祿寺丞，莫懷古攜妾雪娘，帶僕莫成來京供職。上任後，大加修飾衙門，糊壁糊窗，栽花種竹。此時有裱褙匠湯忠，來與裱糊書院窗壁，恰好懷古手弄玉杯，湯忠看見異光瑩潔，白潤無瑕，在旁不勝欣羨。懷古道：「汝亦好此耶？」湯忠道：「小的當日原是開古玩店的，因爲落了本錢，致此改行裱褙。月前蒙各衙大人叫去，認識寶物，所以略知一二。今見了大老爺這一隻杯兒，不免失口稱好，果然稀世之珍也。」懷古道：「你既認得此杯，何名呢？」湯忠道：「這是溫涼寶玉杯，又名一捧雪，原是隋朝之物。煬帝在江都陸地行舟，有余氏進的二隻杯，亦名余杯，本是一雙，只因煬帝在龍舟之上，與蕭后飲醉，彼此把杯，偶然失手，碎了一隻，其杯斟酒在內，杯却隨酒之色，溫涼有度，此乃罕有之物也。懷古道：「果然說得不差。此杯乃先人所遺，雖有佳客前來，吾亦未嘗露白。今汝見之，亦云幸矣。」湯忠道：「小的只雙眼睛看的也不少，只是未曾見此說罷，隨到上房裱褙，恰好雪娘在內，被湯忠看見，不覺魂飛天外，魄散九霄，一面做活一邊偷眼去看雪娘，目不轉睛的，只管呆看，誰知裏面雪娘未曾得知，所以任他偷看一飽。這湯裱褙暗思道：「天下間那有這樣絕色的婦人，我老湯若得與他一沾蘭蕙之氣，勝做二品京堂，了一肚子的胡思亂想，故意慢慢的裱糊，至晚工竣，方才出來，回到舖中，呆呆的坐着想，連飯也不去吃，即便上床睡下。這一晚那裏睡得着一味的思想計策，忽然想出一條毒計來了。拍掌笑道：「是了，是了，次日來到府中，特請世蕃安，原來這湯忠每常到嚴府，認識寶玩慣的，世蕃因此也亦喜他。當下湯忠見了世蕃，世蕃問道：「這幾日可有什麼好玩器否？」湯忠道：「沒有什麼好的，只因昨日偶到新任光祿署中，看見這位莫老爺手弄一隻溫涼一捧雪玉杯，真是稀世之寶，遂將此杯始末備細對世蕃說知一遍。世蕃道：「這也容易，明日我到他那裏，與他買了就是。」湯忠道：「這恐不易，那莫老爺是個古板人，他曾說過，雖有佳客，不輕露白。」

的只怕他不肯呢。世蕃道：你可先到他家說知。若是不允，再作理會。湯忠領命急急來到莫府，以世蕃之意對懷古說。明懷古道：此是先人之遺寶，那肯輕易與人。這却使不得的。湯忠道：不然。處今日之勢論之，莫說小人得罪老爺，自不能與老爺相抗。老爺亦不能與嚴府相抗。莫若捨此杯以博嚴府之歡，如何？懷古道：此却不能。情願棄官不做，湯忠道：如今老爺可連夜另找白玉，僱工做成，照樣一隻送去就是了。懷古道：只怕露出馬脚來，反爲不美。湯忠道：不妨的。老爺送杯前去，嚴府必喚小的去認。那時小的就說原物便了。懷古道：就煩善爲我致意。容日裝璜送去就是。容當厚報。湯忠道：這個算什麼。不過要老爺好結識解仇怨。小的何敢望報。湯忠告辭去了。懷古即刻選了一塊雪白羊脂美玉，喚了精工巧匠，日夕併工，趕造起來。正是：不忍丟遺物，甘教棄此官。畢竟懷古做僞杯送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批評〕古云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一隻玉杯，寒不能衣，饑不能食，何必執此玉杯，而結怨於世蕃，無乃太過耶。

第五十九回 僕義妾貞千古共美

不說這莫懷古日夕令匠人併工去趕做那玉杯，却說那湯裱褶仍回到嚴府，扯謊說道：小的奉了鈞命，前往莫府傳意，莫懷古聽得大人要取玉杯，不勝之喜，聽說還有幾色薄禮，連夜趕辦。不過數日，他親自送府來。嚴世蕃喜不自勝，過了幾日，湯裱褶又到莫府來問造起那個假玉杯否。那莫懷古道：昨夜方才完工做起，遂取將出來。遞與湯裱褶觀看。那湯裱褶接過手一看，假意歡喜稱贊道：果然巧匠做得好，一點不差。如同那真的一般。明日老爺可親自另備過幾色陪禮，送將過去。那嚴大人必然歡喜，就可以掩得過了。盡歡而言，莫懷古聽了大喜道：受教。果然次日備了幾色禮物，將那假玉杯一併親自到嚴府送上。世蕃見了大喜，設宴相謝。莫懷古亦以爲掩飾得過了。盡歡而散。到了次日，嚴世蕃召湯裱褶入府內去認識那玉杯是真是假。那湯裱褶故意失驚道：罷了罷了。世蕃急急問道：何故如此失驚。湯裱褶指着玉杯說道：這個那裏是真的玉杯呢。世蕃道：你怎麼知道不是真的。湯裱褶道：若是真的，溫涼寶杯斟酒在內，隨着立即酒氣溫涼。又玉色隨着酒色變易的。若是大人不信，可即刻試之。自然就辨得出真假了。世蕃即令人

取了酒，滿滿的斟在杯內，果然玉色不變，酒又不溫不涼，如同常杯一樣。世蕃見果然不是真杯，不覺勃然大怒，說道：「莫懷古何等樣人，焉敢竟是當面相欺？這還了得！」湯裱褶從旁說道：「這都是那莫懷古看大人不在眼裏，所以如此。世蕃此際猶如火裏加油一般，那裏忍耐得住？」即時分付左右擺道：「親到莫府搜取真杯，領着家丁湯裱褶等而來，再說那莫懷古自送了假玉杯之后，心中只是不安，正與雪娘商議此事，忽見莫成慌慌而至，急說道：『禍事到了！』懷古忙問何事？」莫成道：「如今嚴府驗出了假杯，這位嚴大人親自前來搜檢呢，說畢便往裏面而去。懷古聽得此言，嚇得魂不附體，正在無可如何之際，只聽得一片聲叫道：『快些出來接見！』莫懷古急急出迎，只見世蕃威怒立於堂上，叱道：『你是何等樣人，敢來哄我，該當何罪？』莫懷古道：『卑職祇有這玉杯，今已與大人了，何處說起？』乃是假的。世蕃道：『你休要瞞我，那溫涼杯的原故我已知之，今送過府者乃是假的一些，也不是，還敢在此胡言搪塞。』本部堂要來搜了呢。莫懷古只得劄硬強說道：『任大人去搜就是了。』世蕃越發大怒，分付左右進內，將婦女家人攔住一邊，隨即率領狼僕入內遍行搜檢，所有箱匣盡行打開，却終搜不出來，便說道：『你却預先收藏，故無真杯蹤跡。』今我限你三日，却要那真杯呈出，如若不然，將你的首級來。懷古唯唯而退。世蕃恨恨而出，懷古氣倒在地，雪娘急入呼救，約有半個多時，方才甦醒。懷古道：「怎麼不見了真杯？如何是好？」雪娘道：「適見莫成在內，此際却不見了莫成，意必怕搜着，早將真杯藏過，從後門去了。也未可知。」懷古正驚疑之際，忽見莫成卻從屏門後轉出來，說道：「險些被他搜出真杯來了，遂將預知世蕃必來親搜，故此預先藏過真杯，從後門走了，待他們去了，方才回來，隨將真杯交還了懷古。懷古接過了，復以世蕃限期對莫成說知。」莫成道：「老爺之意若何？」懷古道：「此杯乃先人遺下的手澤，豈肯拿去以媚奸賊？寧捨此官不做，亦不肯爲此不肖之事。」莫成道：「如此老爺則當早自爲計。」懷古聽了，即命莫成與雪娘連夜收拾了細軟，連夜趕走出城去了。次日人報世蕃世蕃大怒道：「這賊怕他飛上天去不成？」即時召了張居正到府，告知備細。居正道：「這也不難，待弟回衙發出一角文書，廣緝逃官的捕文，又到趙兄處說差了兵部差官沿途趕去，不問那裏拿着，只稱太師鈞旨，就交該處有司正法就是了。」世蕃大喜，居正即便前去行事不提，再說莫懷古一行人出了城，急急望着小路而行，一路上怕驚怕恐的行。

了兩夜是夜宿於野店。那雪娘本是身懷六甲。此時胎氣已足。又因在路上辛勤。動了胎氣。晚上腹中作痛。到了二更半。後時分產下了一子。懷古雖則歡喜。然在奔逃之時。未免覺得悽涼。又嫌累贅。又不敢在店裏。次日只得雇了一乘煖車。與雪娘坐了。仍復沒命的奔逃。不敢少息。正欲奔回四川而去。這一日正來到黃家營地方。懷古乘着馬。押着車子先行。莫成在後照料行李。懷古正行之際。忽然前面走出幾個人來。大聲喝道。逃官住那裏走。那懷古在馬上吃了一驚。說時遲那時快。那幾個差官不容分說。早把懷古與雪娘拿下。嚇得僕夫魂不附體。急急奔回。路逢莫成。告知原委。莫成大驚失色。乃不敢進。將行李寄於野店。沿路探得前面祇有黃家營總兵。戚繼光在此駐紮。諒此去必交與總兵正法。莫成即便趕上。遙望前途數人。細看果是主人。莫成此際不敢前進。躲在松林之內。時已天色昏黑。再說差官押着莫懷古夫婦。望前直進。問從人此地知府知縣衙門何在。從人稱說此地名野店舖。三百里均是山路。前面二十里。就是黃家營。那裏有一員總兵在此駐紮。有皇令先斬後奏之權。生死機關在他自主。差官聽了。即令從人趕早些行。急急的奔馳。一更以後方才來到營門。差官立時通報。進見了戚總兵。備說逃官莫懷古已獲。現奉太師鈞旨。不問何處。即交有司正法。戚繼光便問逃官何人。四個差官道。前任蘇州府知府。擢陞京秩的莫懷古。戚繼光聽見是莫懷古。不覺心中吃了一驚。暗暗叫苦不已。原來戚繼光前在蘇州參將任上。時曾與莫懷古結爲刎頸之交。今日聞知。豈不吃驚。只得強裝面目道。既是逃官。又有太師鈞旨。即當正法。但不知有何憑據發來否。差官道。有即向懷中取出牌文一道。戚繼光就燈之下細看。果見有丞相與兵部的印信。將牌文收下。分付道。犯官權且監在後營。侍等本鎮立傳軍官。擺圍處決。就是差官道。小的明日黎明就要起身的。大老爺休得遲誤。說畢。就將莫懷古夫婦交與軍士收下。差官自去休息不題。再說那莫成看見主人入了營門。遂急急的趕上。正到營門。遇着幾個差官。剛剛走出來。慌忙迴避。待他去後。乃直闖到帳中。早被軍士拿下。莫成道。我不是歹人。乃是犯官莫懷古的家人。莫成要面見大老爺。有機密事報軍士。將莫成帶到內帳。繼光正在燈光之下。躊躇設法。要救莫懷古。忽然見莫成來到。即時叱退了軍士。遂問莫成。你家老爺所犯何罪。你且將原委說與我聽。莫成便將如何起如何止。說與繼光知道。說罷。痛哭着跪下。哀求拯

救主人。繼光道：你且起來，我自有的處法。即令人取莫懷古夫婦至，彼此相持對哭。繼光道：此非是哭處，須得想出個計策。脫此牢籠，若是天明，則難活矣。懷古道：死就死了，還有什麼計策？莫成道：小人到有個計策在此。繼光道：快些說來。莫成道：小的蒙老爺養深恩，又爲小的成了家室，今既有了後嗣，死無恨矣。欲代老爺一死，不知可否？繼光聽了，不覺雙膝跪在莫成面前道：若得如此，你主人不致死了。懷古道：豈有此理？此我之事，豈忍累你性命？莫成道：小人不過是一個無用的家奴，老爺乃莫氏一家燈火的獨苗，豈有就死而不顧宗祧耶？當時叩頭流血。懷古道：我今有子了，還怕什麼？莫成道：出胎十多日，何便爲人？老爺休要錯了主意，便向戚繼光道：乞大老爺將小的立綁了出去，放了家主。則死亦瞑目矣。繼光不勝嗟嘆，勸懷古道：兄勿過迂，莫成有此忠義之氣，只索成其美名罷。懷古方才允肯，與雪娘當着莫成拜了幾拜。繼光即令人將莫成上了鎖，懷古開了鎖，隨取號衣軍帽，令箭一枝，交與懷古道。快些改換星夜奔走，勿得留戀。令妾自當隨差回京，諒亦無妨。大害對雪娘道：少頃娘子須要作出真情，休露出馬脚來。雪娘應允。繼光便催趕懷古起行。於是夫妻主僕朋友大哭一場，時已交三更。繼光迫令懷古急去，隨將莫成、雪娘依舊帶回後營。隨即分人去請幾位差官，一全前來監斬。一面分付軍士擺圍押犯，不必多點燈火。差官已到。繼光道：特請尊差來此監斬犯官。差官道：大老爺處決就是。繼光道：不然，夜裏去行刑，須要眼同處決。當下分付押犯前去教場伺候。繼光隨後就與衆差官押後而至，只聽得前面那莫懷古大罵嚴賊湯裱，不止到了教場。繼光陞坐方畢，只見一婦人撲至公案之前，軍士將他亂打。繼光喝住細問，方知是懷古之妾雪娘，要求面決。繼光道：這也使得。即令軍士把他領到懷古行刑處相見。那雪娘一見，就相抱而哭，說不盡夫妻的情了。那莫成道：你且附耳來，我有話講。雪娘忙附耳上去。莫成道：我腰下現藏了玉杯在此，你可取去藏過，交與戚老爺收貯。待等老爺回日交還。雪娘聽知，旋向莫成腰間取過，藏了身上。又說許多的話，又哭不止。繼光在座，叱令衆軍士將那個婦人帶過一邊，立即行刑。衆將士領命，將那雪娘扯過一邊去了。莫成大笑不止，引頸受刑。繼光在座，不覺吊下淚來。那差官見了，問道：犯官被獲，立置典刑。大老爺爲什麼吊下淚來呢？繼光道：上天有好生之德，今見人死，豈有不下淚之理。當下劊子手呈上了人頭。繼光用銀珠

原
书
缺
页

